

---

---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58 ·

文學類

談藝錄  
談文學  
論雅俗共賞

錢鍾書著  
朱光潛著  
朱自清著

上海書店

---

---

開明文學新刊

# 人·獸·鬼

錢鍾書著

定價  
一元六角

作者是以博學和智識聞名的，他用深邃的目光和犀利的觀察解剖人生。這本集子保持着他一貫的風格。這裏包含四個短篇小說：「上帝的夢」，「貓」，「難感」，「紀念」。每篇像一朵有刺的花，美麗，芬芳，發散出無限的色香，可是，同時用毫不容情的諷刺，引起我們一種難以排遣的惆悵。

開明文學新刊

# 寫人在邊上

錢鍾書著 六角五分

作者在序文裏說：「人生據說是一部大書」，「下面的幾篇散文只能算是寫在人生邊上的。」

開明書店

印行



## ★ 開明書店印行 ★

開明文學新刊

# 灌木集

李廣田著

這是作者自選的散文集。題名「灌木」

定價  
二元四角

「灌木」是他的謙德。他把大文章比做喬木，把自己的文章比做叢雜的灌木。他說：「灌木是矮矮的，生在地面，春來自生，秋去自枯，沒有轟天的枝柯，也不會蔚為叢林，自然也沒有棟梁舟車之材，甚至連一樹嘉蔭也沒有，更不必說什末開花與結果。頂多，

也不過在水邊，山麓，道旁，塚畔，作一種風景的點綴，可以讓倦飛的小鳥暫時棲息，給昆蟲們作為住家而已。」

單是這幾句話就顯示出他的風格。

開明文學新刊

# 詩的藝術

李一廣元田四著

本書包含五篇談詩的文字，中間三篇解釋當代三位詩人（卞之琳、馮至、方敬）的作品，就在這些解釋之中，作者發揮了他自己的見解。

---

錢鍾書著

談藝錄

## 序

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始屬稿湘西。甫就其半。養疴返滬。行篋以隨。人事叢睦。未遑附益。既而海水羣飛。淤濱魚爛。予侍親率眷。兵燹儉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蟻聚。憂天將壓。避地無之。雖欲出門西向笑而不敢也。銷愁舒憤。述往思來。託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說。詩解頤。爲趙岐之亂思。係志。倚撫利病。積累遂多。濡墨已乾。殺青尠計。苟六義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篋藏閣置。以待貞元。時日曷喪。清河可俟。古人固傳心不死。老我而捫舌猶存。方將繼是。復有談焉。凡所考論。頗采二西之書。二西名本昭代叢書甲集西方要紀小引。歸寧李詩集卷八二西時。以供三隅之反。蓋取資異國。豈徒色樂器用。流布四方。可徵氣澤芳臭。故李斯上書。有逐客之諫。鄭君序譜。曰旁行以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雖宜尼書。不過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來意卽名東土法。堪譬借根方說之言。非作調人。稍通騎驛。附說若干事。則史通補註篇固云。除煩則意有所慳。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註。蕭志離亂。羊記伽藍。遺意足師。祖構有據。余既自歎頽愚。深慚家學。重之喪亂。圖籍無存。未遑善忘。不辭多謬。當疑莫解。考異罕由。乃得李丈拔可。徐丈森玉。李先生玄



伯、徐君調孚、陳君麟瑞、李君健吾、徐君承謨、顧君起潛、鄭君朝宗、周君節之、或錄文相郵、或發篋而授、皆指饋貧之困、不索借書之報、并書以志仁人嘉惠云爾。壬午中元日鍾書自記。

右序之作、去今六載、不復追改、以志一時世事身事耳。書既脫稿、偶供友好借觀、沈兼士先生過聽、徐森玉丈之曾、加歎賞、欲爲刊板、柯靈唐弢二君亦謀收入叢書印行、事皆不果、卒由王伯祥葉聖陶兩先生審定、付開明書店出版。周振甫華元龍二君於稿中失字破體、悉心警正、周君并爲標立目次、以便翻檢、底下短書、重累良友浪拋心力、尤所感愧、余校閱時、見援據未備者數處、而排字已就、未宜逐處補闕、因附益於卷尾。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又記。

# 目次

時分唐宋乃風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別 1

補任注黃山谷詩<sup>6</sup> 附論當句對之源流 13 山谷不薄蘇詩 16 任史二註大體詳密 25 附論曲喻 27 【附說一】山

谷漁獵世說

論近人詩：黃公度——嚴幾道——王靜安 29 【附說二】說華山之華字

論詩樂離合 32 論文體遞變 34 【附說三】西人言詩樂離合 38 【附說四】論八股文 39 【附說五】退之以文爲

詩 40 【附說六】西人論以文爲詩 42 【附說七】西人論文體演變 43 評近人言古詩即史 46

論性情與才學 48

論神韻 48 【附說八】論神 51

論李長吉詩修詞設色 54 論學長吉詩者 56 長吉詩境 59 論長吉用韻賦物 57 長吉詩之凝重險急 60 長吉詩之幽

峭 60 長吉詩好用暗泣字 61 【附說九】心與境之融會 62 長吉詩好用代字 63 長吉與杜韓 69 長吉詩屢邀光陰

之速與年命之促 69 【附說十】詩用義和扶馬事 71

模寫自然與潤飾自然 71

宋人論韓昌黎 76 昌黎與大願交往事 77

- 荆公儷龔昌黎詩 82 附論詩用虛字 83 詩中善用「而我」字 87 對仗之用語助 88 詩用語助之流失 92
- 李雁湖半山詩註 93 沈小宛荊公詩註 94 增補荊公詩註 94
- 宋人論昌黎學文學道 97
- 朱子論荊公東坡 99 論辨奸論 101
- 朱子書法 101 朱子詩學 102
- 陶淵明詩之顯晦 103 詩品之品第附詩 107
- 論張文昌詩 109
- 論趙松雪詩 111 【附說十一】虛谷詩論與松雪相背 113
- 論王漁洋詩 113 論妙悟 115 詩有活句 117 【補遺】讀詩之活參死參 367 論學與悟 119
- 論公安竟陵詩派 120 【補遺】詩歸以禪說詩 368
- 論漁洋詩說 125 論竹垞詩說 126 論竹垞詩 127 【附說十二】論田山薑詩說 129
- 說圖 130 【補遺】說圖 369
- 呂東萊說詩講活法 135 劍南仿宛陵詩 135 論平淡 136
- 論放翁與誠齋詩 139 放翁之比偶組運 139 【附說十三】學誠齋詩者 142 放翁連心高論 143 放翁詩學中晚唐 144 附
- 虛谷論晚唐與江西詩派 145 【補遺】南宋之晚唐與江西詩派 370 放翁詩意境變化兩句法多複出 147 放翁詩之境

- 漆紙釋 149  
 【補遺】放翁詩中議論 370  
 趙廋北論放翁未語 150  
 會理初論放翁失之鑒 151  
 放翁詩工於寫景敘 153  
 放翁詩活句後人 153  
 【附說十四】內景與外景 154  
 放翁詩之二義事二官腔 155  
 廋北晚歲詩論矜卓都盡 156  
 廋北隨園心餘三家嗜好同異 157  
 論廋北詩 157  
 附論詩之情韻理意 157  
 廋定庵論常州高才 158  
 定庵有取於廋北單語 159  
 蔣子瀟推定庵文而襲其詩 160  
 袁蔣趙三家之議論風格交誼 161  
 論心餘詩 164  
 心餘於山谷詩具藥解 165  
 單語取宋詩止於蘇杜一源 165  
 惜抱稱山谷而  
 依託明七子腔調 166  
 明七子斥山谷詩類選 166  
 牧齋深非山谷詩 167  
 明人主宋詩者：孫大雅——黃容江——唐荊川——陳白沙——黃梨  
 洲——呂晚村——葉星期 167  
 附論亭林船山樂淵詩 170  
 清人主宋詩者：汪璧玉——姚南青——姚惜抱——盧  
 紹弓——吳仲倫——梅伯言——曾文正——張濬卿——范肯堂——沈乙庵 171  
 曾同光體詩者數典忘祖 173  
 論清  
 詩：黃梨洲——呂晚村——吳孟舉——汪鈍翁——陳宋齊——查初白——錢謙石——萬栢坡——王穀原——汪璧  
 玉——錢謙伯——姚鼐場——劉海峯——姚惜抱 173  
 論明義興開宗 174  
 施北研元遺山詩箋註校正 174  
 【補遺】施註校正 371  
 談藝有南北之見 176  
 元遺山爲北方之強 176  
 中州集命名之意 177  
 遺山評蘇黃與江西派詩 177  
 【補遺】遺山之於蘇黃 371  
 評李亦元正遺山論詩詩 182  
 北人之輕江西派者：王從之——趙閑閑——周德卿——李屏山——尹無忌 183  
 北人之學江西派者：張伯英——劉仲  
 英——劉迎——路鐸 184  
 補廋北論北宋人著述流布金元 185  
 劉靜修詩繼遺山 187

- 論記錄失真 189 詞章不足徵人品 189 論言行不符 189 文調風格足以徵見性情 191 「附說十五」以目藝文 194 「附說十六」文如其人與文本諸人 194
- 論宛陵與永叔 195 論宛陵與東野 195 宛陵詩於渾朴中出若秀立喻奇創 196 賀黃公論宛陵詩爲永叔所害 198 阿光前之稱宛陵詩者 199 宛陵詩之村俗古淡 200 詩文之果學者由於佳處 201
- 少陵七律兼備衆體 202 學杜之陳後山楊鐵崖 202 杜榛 202 義山學杜 203 中晚唐宋元明人之學杜榛 204 簡齋放翁開明七子之風 205
- 錢謙益尊昌黎山谷 206 薄石以古文爲詩 207 薄石以學入詩 208 附論學人與文人 210 薄石詩於朴厚中含靈秀 211 薄石詩爲覃谿及清高宗所誤 211 薄石詩用虛字多惡濫 212 附論古人詩用虛字之得失 213 薄石言情詩 214
- 七律之當句對 216 當句對以薄石爲最多 217 對仗貴以不類爲類 219 對仗格式較夥之五家：白香山——李義山——杜荀鶴——邵堯夫——楊誠齋 221 「補遺」附論柏梁體入七律 372 薄石萃古人句律之變 224 諸七裏對仗 226
- 薄石詩拙而非率 226 詩之幽情漏瘦透纖 229 詩之尖薄膚廓 230
- 評 Arthur Waley 論中國詩：白香山——隨園詩話 230 各家之攻隨園 231 「補遺」曲園之於隨園 372
- 隨園強學同志 233 隨園非薄清浪信禪喻詩之失 234 「補遺」意境有餘則篇幅見短 372 妙悟非禪家所得私 237 隨園主性靈之流失 241 性靈與學力 243 清浪詩話之周匝弊 244 「附說十六」得心應手與得手應心 247 隨園詩學於名家深而於大家淺 251 隨園深非分朝代查時期之祇輕遺失 255 隨園立說與實齋相契 260 隨園記聞較雜存爲真 261 隨園

- 論玉蕊生柳詩 261 隨園記事與礪石合 262 隨園評毛西河論東坡詩未諦 262 隨園論詩有理語之失 263 沈歸愚論理語  
 理趣 264 言理詩之兩大宗 266 釋氏詩 267 情景含蘊與理趣映發 269 理趣異於比興 274 【附說十七】說理詩與佛子  
 絕不類 277 【補遺】釋氏不重文字 374 【附說十八】寒山黨同伐異之說 279 釋老橫梗生死之見 280 【附說十九】  
 山水通於理趣 282 陶詩本於儒學 284 【附說二十】東野山谷詩有玄學詩風格 287  
 隨園述方望溪事 288 附論望溪之豁刺詐偽 288 隨園論詩不解近取諸身 290 隨園論詩有取於時文 290 隨園引周櫟岡語  
 未爲探本 291 隨園論王荊公改詩 292 附論荊公詩好模擬 293 【附說二十一】模仿之正反二種 296  
 隨園言代字 297 代字之二種 298 隨園舉俗語出處之誤 300 隨園論山谷詩未諦 302 詩之兼想與因 303 隨園引詩有未諦  
 者 304 隨園掩襲與實齊寡陋 304 隨園引詠始皇詩之出處及翻案 304 隨園引詩誤記作者 305 隨園所引詩有與西哲暗  
 合者 306 隨園推楊誠齋爲耳食牙慧 307 隨園論滄浪語 308 以禪喻詩說探源 309 【補遺】附論宋人好比學詩於學  
 禪 374 隨園引詩之翻案作 312 實齊痛詆隨園而論學大旨實與相契 313 【附說二十二】實齊六經皆史說探源補闕 315  
 【附說二十三】言公有二意 319 隨園記事之評證 320  
 法白瑞蒙文藝論補正 321 白瑞蒙文藝論與滄浪詩話冥契 329 【補遺】澹洛丁納所以事物色相爲入道階梯 375 【附說  
 二十四】論神祕經驗 332 【補遺】論破我 375 【又】論神祕經驗 376 【附說二十五】論聲無哀樂 348  
 論詩中用人地名 350 【附說二十六】論右承畫雪與芭蕉 357  
 評陳太初論庾子山 358 論庾子山詩賦 359 一手之作詩文迥異一人之說判若冰炭 364

## 談藝錄

錢鍾書默存著

余雅喜談藝，與並世才彥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議論。二十八年夏，自滇歸滬，瀆小住。友人魯叔璠，吾黨言詩有癖者也，督余撰詩話。曰：咳唾隨風拋擲，可惜也。余頗技癢，因思年來論詩文專篇，既多刊布，將彙成一集，即以詩話爲外篇，與之表裏經緯也可。比來湘西窮山中，悄焉寡侶，殊多暇日，興會之來，輒寫數則自遣，不復詮次。昔人論文說詩之作，多冠以齋室之美名，以誌撰述之得地，賞奇樂志，兩美能并。余身丁劫亂，賦命不辰，國破堪依，家亡靡託，迷方著處，賃屋以居，先人敝廬，故家喬木，皆如煮園神樓，望而莫接。少陵所謂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每爲感愴，因逕攘徐禎卿書名，不加標別，非不加也。無可加者，亦以見化鶴空歸，瞻烏爰止，蘭真無土，桂不留人，立錫之地，蓋頭之茅，皆非吾有。知者識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嫺娟子也。

詩分唐宋，唐詩復分初盛中晚，乃談藝者之常言，而力持異議，頗不乏人。蘇平仲文集卷四古詩選

唐序論楊士弘唐音體例不善。早曰：盛時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爲正變者云云。已開錢牧齋有學集唐詩英華序之說。余竊謂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磨合。士弘手眼未可厚非。詩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故藝西溟湛園未定稿卷四唐賢三昧集序，卽詰牧齋謂四唐不可以作詩者之年月論，如毛詩作豳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爲周東遷後人，而其詩不害爲小雅。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喪亂，爲周東遷前人，而其詩不害爲王降而風云云。斯言也，并足以上折平仲。惜尙未能明拈風格之分。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態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若袁才子與施蘭垞書，隨園詩話引徐嵩語所云：皆皮相目論，不值通人一笑。余作文學小史緒論，已辭而闕之矣。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卽謂本朝人尙理。唐人尙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爲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楊誠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詩序曰：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劉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



江西詩派小序仍以後山、陵陽、子勉、均父、二林等皆非江西人爲疑。蓋未聞誠齋此論。詩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楊序之指。猶夫英國十八世紀女主（Queen Anne）臨朝而其一代詞章乃號羅馬大帝時代文學。按此名初見于 Goldsmith: The Bee, No. viii. 第二篇當時文壇主監爲安迪生而身後論定竟被十九世紀女主時班首之稱。參觀 Bonamy Dobrée: Essays in Biography, 第三篇“Joseph Addison: The First Victorian.”固知文章流別

初不拘名從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德詩人希勒（Schiller）有論詩派一文（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謂詩不外兩宗。古之詩真朴出自然。今之詩刻露見心思。一稱其德。一稱其巧。顧復自註曰。所謂古今之別。非謂時代。乃言體製。（Fass wenn hier die neuen Dichter den alten entgegengesetzt werden, nicht sowohl der Unterschied der Zeitalter als der Unterschied der Manier zu verstehen ist.）故有古人而爲今之詩者。有今人而爲古之詩者。且有

一人之身攬合今古者。

見 Schillers Sämtliche Werke, Säkular-Ausgabe, Bd. XII, S. 189. 按佛羅貝亦分詩人爲二派（classes）。

語蓋與希勒暗合。見 Correspondance de Flaubert, édition

Louis Conard, Le série, p. 385. 希勒以古詩人賦物之不著我相。比爲上帝創世。人見神而不可親。上帝相（Wie die Gottheit hinter dem Weltgebäude, so steht er hinter seinem Werk S. 183）。佛羅貝亦謂上帝無往不在。而無處不見。作者書中有我。端宜如此（L'artiste doit être dans son œuvre comme Dieu dans la création, invisible et tout-puissant; qu'on le sente partout, mais qu'on ne le voie pas）。尤尤合。見 Corr., IVe série, p. 164. 佛羅貝

書牘中屢申明斯意。是亦非容刻舟求劍矣。李高潔君（C. D. Le Gros Clark）英譯東坡文成書。余爲弁言。即謂詩區唐宋與希勒之詩分古今。此物此志。後見吳雨僧先生。良齋詩草序。亦持是

說。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爲聲詩。高明者近唐。沈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葉橫山原詩內篇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謝而復開。蔣心餘忠雅堂詩集卷十三辯詩云。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爲。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可見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極。之有兩儀。本乎人質之判。玄應明白。見劉邵人物志九徵篇。按即 Jung: Psychology of Types 所分之 Introvert 與 Extrovert。非

徒朝代時期之謂矣。乃尙有老宿。或則虐今榮古。謂宋詩時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則謂唐詩太古。宜學荀卿之法。後王均堪絕倒。且又一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爲唐體。晚節思慮深沈。乃染宋調。若木之明。蟄蛰之景。心光既異。心聲亦以先後不侔。明之王弼州。即可作證。弼州於嘉靖七子。實爲冠冕。言文必西漢。言詩必盛唐。四部稿中。莫非實大聲弘之體。然弼州續稿一變於氣高腔。幾乎剗言之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屢和東坡詩韻。續稿卷四十一宋詩選序自書。嘗抑宋詩者。爲惜格故。此則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蘇長公外紀序於東坡才情。贊不容口。且曰。當吾之少壯時。與于鱗習爲古文詞。於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毋論蘇公文。卽其詩最號爲雅麗。蘇

樣者。雖不能爲吾式。而亦足爲吾用。讀書後卷四書蘇詩後曰。長公詩在當時。天下爭趨之。如諸侯王之求封於西楚。其後則若垓下之戰。正統離而不再屬。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於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頗不以爲然。下文詳言東坡神明乎少陵詩法之處。可與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藝苑后言論東坡語參以蘇接杜。識見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後放言云。死亦不須埋我。教他蟻樂盡愁。全本東坡開道劉伶死便埋一絕。則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蘇詩矣。雖詞氣尙負固於高。不肯遽示相下。

而乃心則已悅服。故錢牧齋列朝詩集丁集。周櫟園因樹屋書影卷一。皆記弇州臨歿。手坡集不釋。

要可徵祖祧唐宋。有關年事氣稟矣。

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詩學之不同。非謂弇州晚年詩勝早年也。吳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太倉十子詩序。讀牧齋荻抹弇州盛年用意之類詞。雖而表晚歲

類然自放之言云云。議論極公。弇州稿中篇什。有重無韻。木強率直。實不如前稿之厚情並茂。蓋變未至道。況而愈下者也。

近來湖外詩家。若陳抱碧。程十髮輩。由唐轉宋。

適堪例類。唐宋詩之爭。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隨園調停之說。當時亦早有。如戴吳東野農歌集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云。安用雕鏤嘔肺腸。詞能達意卽文章。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不知格調之別。正本性情。性情雖主故常。亦能變運。豈曰強生區別。劃水難分。直恐自有異同。博沙不聚。莊子德充符肝膽之論。東坡赤壁賦水月之間。可以破東野之惑矣。

疚齋丈嘗示所爲后山詩註補箋。余以爲山谷內外集。雖經天社。青神疏通解釋。亦不無瑕隙。留爲後人著手餘地。方虛谷瀛奎律髓卷二十四。已讓任註。而并止能言山谷詩字面事料之所出。而不

識詩意。舉遊王舍人園、送顧子敦兩詩爲證。茲復采鄙見所及者，略補數則，而評騭雌黃，不以充數焉。一、林夫人欸乃歌與王稚川第二首云：從師學道魚千里。天社註引齊民要術載陶朱公養魚經，略謂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六谷，魚在其中周遊，自謂江湖。按山谷此事凡四使，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有小池已築魚千里。天社註與此大同。去賢齋有爭名朝市魚千里，十月十五早飯清都觀有心遊魏闕魚千里，則不在內外集二註中。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曰：山谷詩爭名朝市魚千里，關尹子云：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又龔頤正芥隱筆記曰：山谷用魚千里事，蓋出關尹子，以池爲沼，以石爲塢，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千里字有著落，說較天社爲長。二、演雅云：春蛙夏蟬更嘈雜。天社註引詩五月鳴蜩，按困學紀聞卷十八謂出楊泉物理論，虛無之談，無異春蛙秋蟬，聒耳而已，是也。山谷題淡山岩第一首：春蛙秋蟬不到耳。天社未註，亦卽用此。三、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天社註引盧仝：水泛碧天色。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引溫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皮日休松陵集：漢水碧於天。以此爲長。又按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明楊基眉菴集寓江寧村居病起寫懷第七首云：無數白鷗閑似我，一江春水碧於天。疑卽取此二語入七律爲一聯也。四、演雅云：絡緯何嘗省機織，布穀未應勤種播。天社註但釋蟲鳥

名并引杜詩布穀催春種。按山谷句法實本詩大東。曉彼牽牛不以服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抱朴子外篇博喻有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一節。金樓子立言篇九下全襲之。而更加鋪比。山谷以人機杼自成組織。所謂脫胎換骨者也。五贈鄭交云。草堂丈人非熊鰥。天社引史記齊世家。非龍非鰥。非虎非熊。而六韜以非虎爲非熊。按葉大慶考古質疑卷三略云。吳氏漫錄論豫章此詩及漁父詞用非熊鰥。據六韜史記皆作非虎非熊。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大慶按李翰蒙求云。呂望非熊。徐狀元補註引後漢書崔駰傳註云。非熊非鰥。史記六韜皆作虎。唐人避高祖諱。故杜詩白氏六帖。章懷註東漢書。用史記之文。改非熊之字。豫章亦本諸此而已。熊鰥世之常言。書詩鹽鐵論皆有之。善註文選於賓戲引史記。非有先生論引六韜。實非原文。彷彿記憶而爲之註爾。不足爲據也。此節甚精。可以補天社註。六留王郎云。蟲鳥聲無人。天社註引昌黎琴操。四無人聲。按樊宗師絳守園池記云。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吳師道補趙仁舉註云。黃魯直送王郎詩全用此。師道作吳禮部詩話亦言之。應補七。送王郎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天社未註句法出處。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二十九。謂仿歐公奉送原父侍讀出守永興。酌君以荊州魚枕之蕉。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等。

語。孫奕示兒編卷十。謂顧況金璫玉佩歌云。贈君金璫大霄之玉佩。金璫禹步之流珠。五嶽真君之祕籙。九天文人之寶書。山谷仿作云云。晁無咎仿作行路難云。贈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雕牀。一蘭秋蟬之麗艷。百和更生之寶香。按胡孫二說。皆未探本。鮑明遠行路難第一首云。奉君金巵之美酒。瑇瑁玉匣之彫琴。七彩芙蓉之羽帳。九華蒲萄之錦衾。晁作亦名行路難。歐黃兩詩又皆送人遠行。蓋均出於此。與顧歌無異。宋趙與時賓退錄卷四。謂黃詩正用鮑體。明郭子章豫章詩話卷三。謂歐黃語本鮑詩而加藻潤。是矣。八和答外舅孫莘老云。道山鄰日月。天社註。道山見上註。然此詩見卷二。以前詩中未有道山字。亦無上註。天社蓋誤憶也。山谷屢用道山字。和答子瞻憶館中故事云。道山非簿領。天社註。蓬萊道山。天帝圖書之府也。以團菜洮州石硯贈無咎文潛云。道山延閣委竹帛。天社註。道山見上註。送少章云。鴻雁行飛入道山。天社註。道山見上註。姚範援鶉堂筆記卷四十云。道山見後漢書竇章傳。按章傳云。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章懷註。老子爲守藏史。并爲柱下史。四方所記文書。皆歸柱下。事見史記。言東觀經籍多也。蓬萊海中神山。爲仙府幽經祕錄。並皆在焉。天社註。未言出處。宜補。宋人多以道山爲館閣之稱。觀王暉道山清話跋可知。東坡送魯元翰之道館雖云樂。次韻子由與孔常父唱和之蓬山耆舊散。老學菴筆記載孫叔

詣賀祕書新省成表云。蓬萊道山。一新華玉之構。范石湖送吳智叔檢詳直中祿使閩詩云。直廬須愛道家山。皆用此事。九送舅氏野夫之宜城第一首云。春網薦琴高。天社註。琴高。鯉魚也。列仙傳。琴高乘赤鯉。歐公亦有琴高魚詩。按趙與時賓退錄卷五云。今甯國府涇縣東北有琴溪。俗傳琴高隱處。有小魚。他處所無。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集。網取鹽曝。州縣苞苴。索爲土宜。舊亦入貢。乾道間始罷。前輩多形之賦詠。梅聖俞。王禹玉。歐陽公皆有和梅公餞琴高魚絕句云云。聖俞宜州雜詩又云云。聖俞。宜人也。汪彥章書賦長篇云云。蜀人任淵註山谷詩。不知土宜。但引列仙傳。直云鯉魚。誤矣。沈澹菴廬詩話卷上亦引此。以正任註。十次韻劉景文登鄴王臺見思詩云。平原秋樹色。天社註。平原今德州。山谷時監德州德平鎮。按菴廬詩話卷上謂平原二字。當讀如江文通恨賦。賦望平原。不必指地名說。頗有理。十一。懷半山老人次韻第二首云。樂羊終愧巴西。天社註。引韓非子。按此見韓子說林。淮南子人間訓。說苑貴德篇均載之。山谷以秦西巴爲巴西。談藝者引爲笑柄。與東坡之儂家舊姓西同成口實。梁玉繩清白士集卷二十二云。抱朴子良規云。樂羊以安忍見疎。秦西以過厚見親。疑秦西是複氏。山谷詩恐是秦西之誤。十二。戲呈孔毅父云。校書著作頻詔除。猶能上車問何如。天社註。上車何如。見上註。按無上註。搜轡堂筆記卷四十謂上車不著則著作。體中何

如則祕書見顏氏家訓勉學篇。隋書經籍志是也。可補十三。詠李伯時摹韓幹三馬云。一雄可將十萬雌。天社無註。援鵝堂筆記卷四十謂本論衡初稟篇。按初稟篇論鳥別雌雄云。骨節強則雄。自率將雌。山谷節取其字。十四。次韻子瞻題郭熙畫山云。黃州逐客未賜環。天社註引荀子曰。反絕以環。援鵝堂筆記卷四十謂賜環見曲禮大夫士去國疏。又荀子大略篇。詩羔裘箋疏。按天社引荀子語。卽出大略篇。然賜環自本禮疏。賜環則還語。可補十五。觀伯時畫馬作云。徑思著鞭隨詩翁。天社註引晉書劉琨傳。祖生先吾著鞭。按王楙野客叢書卷十九謂劉琨語。大綱言著鞭耳。非爲馬設。先此有三國志蜀何祗謂楊洪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可補。又此詩每句用韻。每三句一轉韻。三疊而止。茗溪漁隱叢話卷四十八謂其格甚新。野客叢書卷二十謂此體起於素冠之詩。按詩經素冠之什。凡三章。章三句。每句用韻。王說極是。然王未舉七言古詩之用此體者。全唐詩僅存富嘉謨詩一首。曰明冰篇。卽三句轉韻之體。岑嘉州走馬川行亦純用此體。按江瑛松烟小錄卷一謂此詩起黃入天。韻賦二句。蓋行字衍文無義。誤自題中隱入。削之則川。遠天。亦三押韻脚。是也。十六。聽宋宗儒摘阮歌。題下天社註引唐書元行沖傳。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云云。按援鵝堂筆記卷四十引舊唐書音樂志。謂阮咸項長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明於古墓得之。又歌云。自疑者域是前身。囊中探丸起人死。天社註引高僧傳。按援鵝堂筆記



卷四十引耆域經。又溫室浴經。載耆域能醫衆病事。皆可補。十七。戲答王定國題門兩絕句之二云。花裏雄蜂雌蛺蝶。同時本自不作雙。天社引李義山柳枝詞云。花房與蜜脾。蜂雄蛺蝶雌。同時不同類。那復更相思。按斯意義山凡兩用。閨情亦云。紅露花房白蜜脾。黃蜂紫蝶兩參差。竊謂蓋漢人舊說。左傳僖公四年。風馬牛不相及。服虔註。牝牡相誘謂之風。列女傳卷四。齊孤逐女傳。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崔篆易林大有之姤云。殊類異路。心不相慕。牝牡無猥。無室家。又革之蒙曰。殊類異路。心不相慕。牝牛牡猥。獨無室家。論衡奇怪篇曰。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慾動。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與合者。異類故也。義山一點換而精彩十倍。馮浩玉谿生詩詳註於此詩。未嘗推究本源。徒評以生澀二字。天社亦不能求其朔也。十八。題小景扇。草色青青柳色黃云云。天社註引文選及太白詩。按此亦如黔南十絕之點竄香山。實唐人春思詩。非山谷作。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已云。唐賈至趙嘏皆有此詩。山谷蓋偶書扇上耳。至詩中作吹愁去。嘏詩中作吹愁卻。卻字爲是。蓋唐人語。猶云吹卻愁也。楊誠齋集卷百十四亦云。此賈至詩也。特改五字耳。十九。寧子與追和岳陽樓詩復次韻二首之一云。箇裏宛然多事在。世間遙望但雲山。天社註引蔡文姬雲山萬重語。按此自用王摩詰桃源行。峽裏安知有人事。世間遙望空雲山。按岑嘉州太白胡僧歌云。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鑷色。即此意。天社

註殊迂闊。二十題王黃州墨跡云。掘地與斷木。智不如機。聖人懷餘巧。故爲萬物宗。天社註引易繫詞。斷木掘地。萬民以濟。按困學紀聞卷十八引孔融肉刑論云。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掘地。詩意本此。二十一次韻文潛云。張侯文章殊不病。天社註謂無衰茶之氣。按此承上文君亦歡喜失微恙來。註未覈。二十二次韻文潛立春日三絕句第一首云。渺然今日望歐梅。已發黃州首重回。試問淮南風月主。新年桃李爲誰開。天社謂是憶東坡。東坡謫於黃州。歐陽修梅聖俞。則坡舉主也。按此詩乃崇寧元年十二月中作。時山谷已罷太平州。外集載崇寧元年六月在太平州作之一二首云。歐觀腰支柳一渦。小梅催拍大梅歌。又木蘭花詞云。歐舞梅歌君更酌。則是歐梅皆太平州官妓。太平州古置淮南郡。文潛淮陰人。貶黃州安置。黃州宋屬淮南路。故曰淮南風月主。蓋因今日春光。而憶當時樂事。與廬陵宛陵了無牽涉。南宋吳淵退菴遺集卷下太平郡圖記自言作揮塵堂。卷上揮塵堂詩第二首云。歐梅歌舞恨新知。亦其證驗。天社附會巾幘爲鬚眉矣。二十三題回文錦詩圖云。亦有英靈蘇蕙手。祇無悔過竇連波。按樓鑰攻媿集卷七十三跋蘇氏回文錦詩圖云。武氏及見晉史之成。不知何所據依。記載如此之詳。末云。因述若蘭之多才。復美連波之悔過。山谷正用武氏記。而任子淵止以晉史註之。豈未考此記耶。又按困學紀聞卷十八亦言此。翁氏集註未引。

玫瑰集也。二十四王充道送水仙花云。山礬是弟梅是兄。天社註謂山礬卽場花。按淮南子俶異訓云。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山谷句用此。又戲詠零陵李宗古居士家馴鷓鴣云。山鷓之弟竹雞兄。二十五自巴陵入通城呈道純云。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歸。天社註引歐公詩。按甌北詩話卷十二論香山寄韜光詩。以爲此種句法脫胎右丞之城上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竊謂未的。此體創於少陵。而名定於義山。少陵開官軍收兩河云。卽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曲江對酒云。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白帝云。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義山杜工部蜀中離席云。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雲雜雨雲。春日寄懷云。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無人。又七律一首。題曰當句有對。中一聯云。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此外名家如昌黎遺興云。莫憂世事兼身事。且著人間比夢間。香山偶飲云。今日心情如往日。秋風氣味似春風。寄韜光禪師云。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元微之鶯鶯詩云。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酬李復言元日郡齋感懷云。去日漸多餘日少。賀人閒闌故人稀。江樓月云。月色滿牀兼滿地。江聲如鼓復如風。杜牧之和春雪云。銀闕雙高銀漢裏。玉山橫列玉墀前。郭鄴寒食寄李補闕云。人間後事悲前事。鏡裏今年老去年。薛能新柳云。柔性定勝剛性立。

一枝還引萬枝生。答寄鶴云。幸有遠雲兼遠水。莫臨華表望華亭。雨霽宿望喜驛云。飛鳥旋生啼鳥在。後人常似古人情。漢南春望云。奸邪用法原非法。唱和求才不是才。鄭谷渭陽樓閒望云。後車定見前車覆。今日難忘昔日憂。江際云。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潯然是偶然。獻狄右丞云。身爲醉客思吟客。官自中丞拜右丞。自遣云。誰知野性非天性。不扣權門叩道門。重訪黃神谷策禪者云。初塵芸閣辭禪閣。卻訪支郎是老郎。周朴喜賀拔除正字云。李膺門客爲閒客。梅福官銜改舊銜。薛逢詠柳云。縈砌乍飛還乍舞。撲池如雪又如霜。馬戴題廬山寺云。東谷笑言西谷響。上方雲雨下方晴。高駢遣興云。沈憂萬種與千種。行樂十分無一分。杜荀鶴途中有作云。枕上事仍多馬上。山中心更甚關中。王易簡辭官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李山甫隋隄柳云。但經春色還秋色。不覺楊家是李家。寓懷云。長疑好事皆虛事。那恐閒人是貴人。歐陽炯棋詩云。古人重到今人愛。萬局都無一局同。陸龜蒙別墅懷歸云。題詩朝憶復暮憶。見月上弦還下弦。獨夜有懷云。清澗無波鹿無魄。白雲有根虬有鬚。韋莊湘中云。楚地不知秦地亂。南人空怪北人多。司空圖浙上云。愁看地色連空色。靜聽歌聲似哭聲。吳融經汴路云。秋聲暗促河聲急。野色遙連日色黃。富水驛云。只合雙飛便雙死。豈悲相失與相忘。褚載投邢節度云。流年怕老看將老。百歲求安未得安。張蠟華陽道者云。惟餐白

石過白日。擬騎青竹上青冥。裴說亂中入故鄉云。一國半爲亡國燼。數城俱作古城空。李洞贈莊嚴律禪師云。塵劫自營還自壞。禪門無住亦無歸。劉子儀詠唐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復短亭。王禹偁偶置小園云。衆響靜連衙鼓響。柴門深近子城門。黃州詩云。刺史好詩兼好酒。山民名醉又名吟。邵堯夫游上寺云。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和魏教授云。遊山太室更少室。看水伊川又洛川。所失吟云。偶爾相逢卻相別。乍然同喜又同悲。答友人勸酒吟云。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原只爲多求。王荊公眞讚云。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今人猶昔人。酬朱昌叔云。拙於人合且天合。靜與道謀非食謀。酬楊樂道云。相知不必因相識。所得如今過所聞。江雨云。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遶北山雲。劉原父小園春日云。東山雲起西山碧。南舍花開北舍香。劉貢父酬黃朝議云。材者不如愚者樂。前人多作後人資。梅宛陵春日拜壘云。南嶺禽過北嶺叫。高田水入低田流。羅尙友謁閣門使蕭注云。人間酒客兼詩客。天上文星與將星。皆導山谷先路。山谷亦數爲此體。如雜詩之迷時。今日如前日。悟後今年似去年。同汝弼韻之。伯氏清修如舅氏。濟南蕭灑似江南。詠雪之夜聽疏疏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衛南之白鳥自多人自少。汚泥終濁水終清。次韻題粹老客亭詩後之。惟有相逢卽相別。一杯成喜只成悲。又與邵堯夫所失吟。同聲相應矣。二十六子瞻詩句妙一世。乃

云效庭堅體云。我詩如曹鄴。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天社註引詩譜。周禮等書。明字面所出。按史繩祖學齋佔畢卷二。謂山谷此四句。陽若尊蘇。深意乃自負。而諷坡詩不入律。曹鄴雖小。尙有四篇之詩入國風。楚雖大國。而三百篇絕無取焉。黃嘗謂坡公文好罵不可學。又指坡公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信斯言也云云。深文周内。殊不足信。蓋自江西詩成派以來。餘子紛紛以薄蘇爲事。史氏囿於風氣。遂作曲解。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嘗駁此節。謂以近世文人相輕之心。臆度古人。惜未引事實以折史氏。山谷讀歎蘇詩能令人耳目聰明等語。姑置不舉。史氏引黃第一語。見答洪駒父第二書。明言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規。絕非抹殺全體之謂。引黃第二語。則山谷僅言蓋有文章妙一世。而詩句不逮古人者。是否指坡公。尙有疑義。故野客叢書卷七。謂爲曾子固而發。且曰。以坡公詩不逮古人。猶陳壽謂孔明不長將略也。按廣雅碎金卷四。後附其昶小瀛集日記五則。皆阿諛張文襄詩之言。有云。白不致望蘇項背。而蘇詩又用歸鋒。非正宗。故山谷微言刺之。意謂曹鄴雖小。孔子列之國風。楚雖大邦。實爲化外。蓋亦竊學齊佔畢議論。而不知辨正也。袁氏詩得山谷之變。橫豎綴。故回護如此。然既推文襄詩律得之。陸白蘇爲深。而又作爾許語。則遠不如今人獨適官詩者之圖到矣。二十七。寺齋睡起第二首云。人言九事八爲律。倘有江船吾欲東。天社註引漢書主父偃傳。所言九事。其八爲律。按容齋隨筆卷十二云。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爲律令而言。則爲字當作去聲。魯直以爲平聲。誤矣。二十八。記夢詩。天社於題下引洪駒父

詩話、冷齋夜話記山谷語云云。按張佩綸潤于日記。光緒己丑三月十六日。略謂此皆山谷飾詞。據續通鑑長編元祐六年所載。此詩當是因得起居舍人。爲韓川勅罷。改祕書著作而作。靈君以況宣仁。衆真以況羣輔。雲牕霧閣以言天閣。爲雲霧所翳蔽。窗中遠山二句對韓川勅詞而發。自解其少年綺詞非實迹。兩客爭棋句指傅堯俞。許將一兒壞局句指陳軒。謂如軒者。無人論列之耳云云。說頗新穎。然按續通鑑長編卷四百十一。元祐三年五月。趙挺之參山谷操行邪穢。遂罷著作郎。仍爲著作佐郎。與此事極相類。山谷是年有情人怨戲效徐庾漫體三首。東坡集有和作一首。皆豔詞。涉旨。亦正可援此例索隱比事。而張氏讀山谷詩諸則獨未之及。豈亦自知鑿空周內。一之已爲甚耶。使山谷詩真寓此意。亦何必對其外甥諱哉。竊謂駒父詩話記山谷自言一貴游事。最近似。冷齋夜話本多捏造。此條坐實詩所言爲一枕遊仙。逐句較量。尤類癡人說夢矣。二十九次韻楊明叔見餞云。金石在波中。仰看萬物流。天社註云。金石見上註。按困學紀聞卷十八云。二句出趙岐孟子註。萬物皆流而金石獨止。三十次韻楊明叔見餞云。皮毛剝落盡。唯有真實在。天社註引藥山答馬祖云。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真實。又引涅槃經云。如大村外。有娑羅林。中有一樹。先林而生。足一百年。其樹陳朽。皮膚枝葉悉皆脫落。惟真實在。按天社說是矣而未盡。寒山子詩集卷上有有樹先林生一詩。

與涅槃經意同。結句曰：皮膚脫落盡，惟有真實在。山谷蓋全用其語。寒山、貞觀時人，在藥山前。苕溪漁隱前集卷四十八引正法眼藏藥山答石頭曰：皮膚脫落盡，惟有真實在。謂山谷全用藥山禪語，而不知藥山之用寒山語，亦失之矣。此喻佛典常見，如雜阿含經卷三十四之九六二別譯卷十之一九六等

均有之。山谷詩人，好掇寒山、梵志及語錄，未必求其朔耳。三十一、夢李白作竹枝詞云：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天社註引傅玄琵琶賦序，以爲漢烏孫公主事。山谷認作明妃事，蓋誤。按野客叢書卷十引石崇明君詞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云云。謂山谷正用石崇詞序。天社未考。按嶺東壁考信錄提要卷上謂自杜

詩千載琵琶以後，詞人沿用，遂謂琵琶爲昭君所自彈。幸現有石崇詞可證云云。東坡此條論宋人尙知考辨，至明而衰，因舉韓退之劉夢得誤以桃源爲神仙，杜少陵誤以昭君爲自彈琵琶，然知洪興祖能據淵明記以明桃源之非神仙，而不知宋人匪僅不以昭君爲自彈琵琶，且以昭君與琵琶本無係屬也。洪園札記卷一論古事沿誤條中，以昭君琵琶爲石崇懸擬之詞，初非故

實。此言最概括，可合野客叢書說以補。三十二、題驢瘦嶺馬鋪云：老馬饑嘶驢瘦嶺。天社無註。按劍南詩集卷五十五雜感第三首云：艱危寧度瘦驢嶺。自註：瘦驢嶺在舒黔間。前輩或有作驢瘦嶺，蓋誤也。季夏雜興第二首亦云：嶢嶢瘦驢嶺。可補。三十三、同首又云：病人生入鬼門關。天社註引班超生入玉門關語。按唐沈佺期入鬼門關云：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楊炎流崖州詩云：一去一萬里。



千知千不還。崖州何處在。生度鬼門關。宜引此。三十四、病起荆江亭卽事第十首。天社註語皆不詳。按朱弁曲洧舊聞卷六備說山谷此詩本事。文長不錄。又吳子良林下偶談卷四論此詩鑄字未穩。子豈應鑄父。悼夫亦不能鑄和叔。皆可補。三十五、贈米元章詩第二首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天社註。漢舊儀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元暉謂謝元暉。按張昞雲谷雜記卷三云。任說非也。虎兒蓋米芾子友仁小字。曾儲百家詩引云。友仁少俊早成。魯直有元暉古印章。因以爲字。是山谷以古印偶有元暉二字。故贈之。令字元暉。以芾字元章。故有繼阿章之語。淵既不得其實。缺之可也。竊謂天社註黔南十絕。已引曾氏詩選。何竟忽於此事耶。三十六、次韻中玉水仙花第二絕云。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自註。聞民間事如此。天社註引高子勉國香詩序及高表弟王性之詩。著其本事。按能改齋漫錄卷十一載高詩。洪邁夷堅丙志卷十八詳記此事。并引高王二詩。可補。三十七、次韻德孺惠貺秋字之句云。願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天社註引史記孔子世家。纍纍然若喪家之狗。按黃東發日鈔卷六十五謂喪家狗喪本平聲。山谷作去聲用。其說是也。史記卷四十七集解引王肅及韓詩外傳。皆謂是喪事人家之狗。山谷誤以爲無家之狗。據庭立紀聞卷二引彭齊賦東坡詩。則宋人多讀去聲。後來沿襲其訛。堅觚二

集卷四嘲弔客詩。遂有家風誤認喪家狗。不過當年讀去聲之句矣。三十八、書磨崖碑後云。南內淒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天社註引唐書玄宗紀。上皇遷居興慶宮。李輔國遷之西內。興慶卽南內也。又引高力士傳。隨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長流巫州。按若溪漁隱叢話卷三十一。疊佑歸田詩話卷中。皆謂山谷詩宜作西內。作南內。誤是也。天社以興慶當之。曲爲山谷文飾。與下句意不貫矣。三十九、又同篇云。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天社註。春陵或作春秋。非是。引元結春陵行序云云。按若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四十七。引此詩作春陵。後集卷三十一。又引作春秋。謂元次山集。但有時議三篇。指陳時務。無一言以及明皇肅宗父子間。子美杜鵑詩。正爲明皇遷居西內而作。則次山二三策。亦當如杜鵑詩有爲而言。若以時議三篇爲是。則事無交涉。乃誤用也。匏廬詩話卷下。駁天社。謂山谷詩爲元結中興頌發。與春陵行無與。當作春秋。引范石湖中興頌詩。絕憐元子春秋法。卻寓唐家清廟詩。楊誠齋浯溪賦。宜忠臣之痛心。寄春秋之二三策也。爲證。按石湖詩有序。謂元子以魯史筆法。純綱含義云云。語意尤顯。然鑒錄二月九日。引山谷此詩。又作春陵。何耶。又歸田詩話卷上。已略明此指。亦引范詩楊賦爲說。其說甚長。天社若溪。皆失之固也。曾季狸艇齋詩話。多載江西派先輩論詩語。聞見頗切。亦謂山谷詩意。言元結頌用春秋之法。其首四句。卽春秋書法也。援鶉堂筆記卷四十。謂容齋隨筆亦作春秋。次

山獻時議時。尙未爲道州。二三策者。或卽指爲道州刺史時謝表。南通中語云云。信如姚氏所言。則世上但賞瓊琚詞一句無著落。瓊琚詞斷非爲謝表而發。自以匏廬之說爲近似。袁文璽牖閒評云。親見山谷手書作春秋。尤足以息諸家之爭。惜匏廬未引。四十和王定國詩。聞蘇子由病臥續溪云。朝趨去天咫。天社註引天威不遠顏咫尺。按容齋四筆卷七云。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字。無字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西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正用此。四十一。叔父釣亭云。影落華亭千尺月。夢通岐下六州王。青神註引東坡詩。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亭影許長。又帝王世紀。詩正義文王平六州云云。按墨莊漫錄卷四亦說此聯。下句引毛詩。漢廣疏。與青神略同。上句引華亭船子和尙偈。千尺絲綸直下垂。滿船載得月明歸云云。其解較確。山谷有自書船子和尙歌跋。極致讚歎。墨莊胡不引此作佐證。四十二。招吉老子範觀梅花云。及取江梅來一醉。明朝花作玉塵飛。青神註引何遜雪詩。玉塵云云。按野客叢書卷二十。謂此二句出潘佑詩。勸君此醉直須歎。明朝又是花狼藉。四十三。蕭巽萬敏修和食筍詩答之。題下青神引吳氏漫錄。山谷南還。至南華。見萬壠詩版云云。按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三。取漫錄此則曰。南華在韶州。屬廣東。山谷謫宜州。屬西路。且卒於宜。而曰南還。何耶。所取甚是。青神以此詩編入元豐六年。山谷尙在

太和葛聖功、廬陵人。與山谷同鄉。漫錄所載不可信也。四十四、立春云。看鏡道如咫。青神註引杜詩、勳業頻看鏡。按困學紀聞卷十八引汲冢周書云。遠人來驩。視道如尺。山谷蓋使此語。四十五、百花洲雜題云。神理不應從此盡。百年草樹至今青。青神註引謝靈運述祖德詩、龜暴資神理。按此用世說第十七、戴公過林法師墓語。冀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青神註誤。附說 四十六、弈棋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恃。蓋借王偉代侯景草檄語。以喻棋眼。瀛奎律髓卷二十七批云。梁元帝旨一目。引用此事。謂棋兩眼而活。一眼而死。天下中分或作三分。此又謂救棋各分占路數也。皆奇不可言。按棋眼之說。最先見於漢桓譚新論。嚴可均全後漢文卷十三輯言體篇云。世有圍棋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下者守邊隅。趨作罣目。不能防衛。而令罣中死棋皆生。葛常之韻語陽秋卷十七引王無功佚詩圍棋長篇云。雙關防易斷。隻眼畏難全。王荊公贈葉致遠五古亦云。或撞關以攻。或覷眼而壓。覷者。徐鉉圍棋義例所謂可斷不斷。先以子視之也。山谷之一目甘死。卽無功之隻眼難全。青神註殊疏略。四十七、次韻答張沙河云。親朋改觀婢僕敬。成都男子寧異今。青神註上句引孟郊詩。是也。下句引漢書蕭望之傳。杜陵男子大誤。按三國志張裔傳。裔。成都人。北詣孔明咨事。送者數百。還與所親書曰。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沙河令亦張姓。故用其語。山谷

爲張文潛、晁無咎作詩。已屢用此傳中假鬼教語矣。四十八、和陳君儀讀太真外傳第二首云：扶風喬木夏陰合，斜谷鈴聲秋夜深。人到愁來無處會，不關情處總傷心。青神註引太白詩：按艇齋詩話謂全用樂天詩意。峽猿亦無意，隴水復何情。爲到愁人耳。皆爲斷腸聲。比所謂奪胎換骨法也。四十九、次韻奉送公定云：醇朴乃器師。青神註：器師疑是吾師。按困學紀聞卷十八謂出荀子解蔽篇，不可以爲器師。五十、呈吉老縣丞云：艇艣今無種。青神註：此兩姓今無人。按困學紀聞卷十八引太玄難十九云：角舳舳二字與解豸同。論衡是應篇云：一角羊也。註誤。五十一、壽聖觀道士快軒庭堅集句詠之。青神註引冷齋夜話而駁斥之。謂覺範妄加評品。不知山谷實集古人詩成篇。因逐句註其原作者。按覺範此評見冷齋夜話卷五。當是見山谷文不加點。遂誤以爲自作。然卷三明載山谷論集句。貴拙速不貴巧遲。亦失於照顧矣。青神於安得青天化作一張紙一句。闕而不說。此爲唐裴說懷素臺放歌中句。詩話總龜卷十六引零陵志載之。何谿汶竹莊詩話卷十三引山谷跋懷素邊衣詩曰：說詩句甚麗。喜作卓爾奇怪。零陵總記敘述僧懷素草書。載說詩一首。尤詼詭也。若溪漁隱叢話後集卷十七亦節引山谷跋。蓋山谷確睹此詩。故賦快軒。遂撫取之。皆青神作紙張之語。西方各國詩中 all the sky were parchment and all the sea were ink. 其源蓋出 Irving Linn 撰文。見羅略傳。上開至梵文之 Athana Jataka. 見 PMLA Vol. LIII, no. 4. 五十二、快軒集句云：一

粒粟中藏世界。青神註引呂洞賓詩云。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銚內煮乾坤。按夏元鼎編呂純陽金丹詩訣上卷七律第二十七首作二升鐘內煮山川。詩話總龜卷四十四引楊文公談苑載洞賓詩。有此聯。亦同。青神微誤。四庫提要據詩訣下卷竊頭坯歌中富鄭公趙閱道等語。定爲宋人所託。今以文公山谷所引定之。則詩訣中篇章有在北宋以前行世者矣。五十三過家云。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卷三云。此當用范史楊倫語。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外集註於此略之。五十四宮亭湖云。左手作圓。右手作方。世人機敏便可爾。一風分送南北舟。斟酌神功宜有此。青神註引韓非子等書。說左手句。按東坡泗州僧伽塔詩云。至人無心何厚薄。我自懷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山谷此四句。乃翻案也。五十五題槐安閣云。白蟻戰酣千里血。黃粱炊熟百年休。按次韻子瞻贈王定國云。百年炊未熟。一垓蟻追奔。卽此聯意。又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一宮壁云。雨來戰蟻方酣。與此聯上句。皆用錢昭度野墅夏晚詩第四句。白蟻戰酣。山雨來。五十六題陽關圖云。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青神註引樂天一聲腸一斷。按能改齋漫錄卷七謂用義山贈歌妓詩。斷腸聲裏咽陽關。五十七以虎臂杖送李任道云。八百老彭嗟杖晚。青神註引神仙傳。論語老彭云云。按困學紀聞卷十八謂出莊子釋文。彭

祖至七百歲。猶曰悔不壽。恨杖晚而吐遠。五十八。別集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史季溫註。詩最多體製。三句者蓋亦罕見。周詩則有麟趾。甘棠等篇。山谷此詩蓋舍近例而援古法。由是推之。山谷不特平生句法奇妙。早年詩格已高古矣。按方濬師蕉軒隨錄卷三云。青衫烏帽蘆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十一年。此山谷送鄉人赴廷試詩。見宋吳垞五總志。今山谷詩別集據西清詩話。截去首句。十一年訛今八年。季溫不考其訛誤。而誇三句詩爲高古。頗疏陋。五十九。題養浩堂畫第二首云。陳郎浮竹葉。著我北歸人。季溫未註。按此用唐薛照幻影傳所載陳季卿事。見太平廣記卷七十四。季卿下第不得歸。終南山翁折竹葉。命季卿注視壁上瀛寰圖。遂得縮地歸也。任史二註。久號善本。大體詳密。實符其名。方東樹昭昧詹言卷四乃謂任註甚疏漏。史更劣。而一無舉例。殆以編定姚鼐塢援鵝堂筆記。見補註山谷詩若干事。遂臆必武斷耶。鼐塢所補如道山。賜環。轅溝。襄諸則。天社皆發厥端。特未精審耳。其說次韻子瞻以紅帶寄王宣義詩。所舉宣義名字里貫。及與東坡姻婭。均見天社此詩原註。而方氏按語。謂出史青神註。卽斯一端。張冠李戴。可見渠儂胸中。初不了了。以余寡陋。則見他書中有說山谷詩出處者。求之二註。往往赫然已備。如楊升菴外集卷七十八云。山谷厥芽初長小兒拳。以爲奇語。然太白

有不知行徑下。初拏幾枝蕨。已落第二義。按山谷語。見觀化七絕第十一首。內外集皆未收。故註所不及。太白語見憶秋浦桃花舊遊詩。而天社爲內集贛上食蓮五古作註。已引山谷此詩。及太白語。升菴未之見也。能改齋漫錄卷三論山谷黔南絕句襲香山。卷六論思親十二時句本朱畫詩。容齋隨筆卷一論畫睡鴨詩出徐陵鷺鷥賦。黔南十絕用香山詩。卷十二論宿觀音院詩用夔字。續筆卷三論和張文潛八詩用郢書燕說。朱子大全集卷八十三跋山谷詩亦論用夔字。天社所註。皆能閉門造車。出而與諸家合轍。潤于日記光緒己丑三月初七日論山谷於荆公始終無貶詞。次韻西太一次章嘏義不如放寬云云。天社註太迂。詩意祇言呂惠卿發私書太忍。子由彈之是也。然所據者。卽天社註中已引之文。特就而別作解釋耳。又如曾裘甫艇齋詩話釋山谷詩十餘事。舍前所采二事外。任史註多與相合。有論謝送宣城筆詩一則云。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虎鬚。親聞徐師川口誦作宣城諸葛尊雞距。筆陣王家將鼠鬚。雞距。鼠鬚。皆筆名。曰蹲曰捋。則無意義。曰尊曰將。則有理云云。此固可補青神之註。以備一說。然青神據山谷手書本。自較傍人轉述爲長。無意義之評。則殊可笑。夫蹲字與雞距雙關。捋字與虎鬚雙關。又借虎鬚以喻鼠鬚。筆。山谷用字法。固如是也。例若青州從事斬關來。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王侯鬚若綠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湘東



一自誠甘死。未春楊柳眼先青。蜂房各自開戶牖。失身來作管城公。白蟻戰酣千里血等句。皆此類。酒既爲從事。故可斬關。筆既有封邑。故能失身食肉。鬚既比竹。故堪起風。蟻既善戰。故應飛血。蜂窠既號房。故亦開戶。均就現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將錯而遽認真。坐實以爲鑿空。大段涅槃經卷五如來性品第四之二論分喻云。面貌端正。如月盛滿。白象鮮潔。猶如雪山。滿月不可卽同於面。雪山不可卽是白象。翻譯名義集卷五第五十三篇申言之曰。雪山比象。安責尾牙。滿月況面。豈有眉目。卽前引抱朴子金樓子論鋸齒箕舌之旨。慎思明辨。說理宜然。至詩人修詞。奇情幻想。則雪山比象。不妨生長尾牙。滿月同面。儘可妝成眉目。英國玄學詩派 (Metaphysical Poets) 之曲喻 (Conceits) 多屬此體。吾國昌黎門下頗喜爲之。如昌黎三星行之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揚。東野長安羈旅行之三句九過飲。每食惟舊貧。浪仙客喜之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玉川月蝕之吾恐天如人。好色卽喪明。而要以玉溪爲最擅此。著墨無多。神韻特遠。如天涯曰。鶯啼如有淚。爲濕最高花。認真啼字。雙關出淚濕也。病中遊曲江曰。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坐實渴字。雙關出沱江水竭也。春光曰。幾時心緒渾無事。得及游絲百尺長。執著緒字。雙關出百尺長絲也。他若交城舊莊感事曰。新蒲似筆思投日。芳草如茵憶吐時。亦用此法。特明而未融耳。山谷固深於小李者。後

山詩如打門何日走周公、據此本玉川謝孟諫新茶詩。將取打門。後山添一「走」字。愈坐實矣。風吹蛛網開三面等句。亦得此訣。曾氏從徐師川、呂本中遊。呂伯恭亦尊之爲父執。見呂東萊文集卷三。與魏齊曾先生書。而其言曠曠如是。可見註詩文而僅徵典數實。終不能擱掌見痕。鞭皮出血也。

【附說一】山谷熟於世說。爲作詩漁獵之資。此宋人之公言也。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云。黃庭堅喜作詩得名。好用南朝人語。專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綴葺而成詩。沈作哲寓簡卷八云。黃魯直離莊子。世說一步不得。方回桐江集卷五劉元暉詩評云。黃專用經史雅言。晉宋清談。世說中不要緊字。融液爲詩。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二十九跋山谷手錄雜事墨迹。略謂所錄皆漢晉間事。預儲爲詩文材料。昔在永樂大典中。見山谷建章錄。正類此。按山谷與曹荀龍書。明云。摘取左傳漢書中善事佳句。按田山薑好鉅釘。故古歡堂雜著卷六即引山谷此語以自解。宋無名氏南窗紀談謂黃魯直作小簡始專集取古人才語以敘事。朱弁曲洧舊聞卷九論宋人尺牘。亦謂山谷始刻意摘古人佳語爲之。按問于日記光緒乙酉四月十五日論似雅實俗。因謂山谷致句宗高尺牘。聯篇謎語度詞。閱之噴飯。蓋山谷恥于乞。故以文滯稽云云。尙未知其全也。山谷狐穴之詩。兔園之冊。無可諱言。論者以魏道輔立身險鄙。與蘇黃黨派不同。遂因人廢言。謂其語不足信。然則朱少章、方虛谷皆推尊山谷者。將何以解其說耶。少章風月堂詩話稱山谷以龜體工夫。造少陵。列界。虛谷瀛奎律髓卷二十六批山谷清明詩。列

之於一祖三宗。  
上繼少陵。

近人論詩界維新。必推黃公度。人境廬詩奇才大句。自爲作手。五古議論縱橫。近隨國甌北。歌行鋪比翻騰。處似舒鐵雲。七絕則襲定盦。取逕實不甚高。語工而格卑。愴氣尙存。每成俗豔。尹師魯論王勝之文曰。瞻而不流。公度其不免於流者乎。大膽爲文處。亦無以過其鄉宋芷灣。差能說西洋制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爲點綴。而於西人風雅之妙。心性之微。實少解會。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過胡稚威海賈詩。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不過淮南子倣真訓所謂。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而爲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詩。所謂。高士累朝多合傳。佳人絕代少同時。公度生於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黃白黑種同一國耳。凡新學而稍知存古。與夫舊學而強欲趨時者。皆好公度。蓋若輩之言詩界維新。僅指驅使西故。亦猶參軍蠻語作詩。仍是用佛典梵語之結習而已。嚴幾道號西學鉅子。而癡瑩堂詩。詞律謹飭。安於故步。惟復太夷繼作論時文。一五古起語云。吾聞過綏門。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貼。余嘗拈以質人。胥歎其運古入妙。必出子史。莫知其直譯西語。Il ne faut pas parler de corde dans la maison d'un pendu也。點化鎔鑄。真風爐日炭之手。非喀司德。巴立門。玫瑰戰。薔薇兵之類。恨全集祇此一例。其他偶欲

就舊解出新意者。如日來意興都盡、涉想所至、率然書之三律之大地山河忽見前。古平今說是渾圓。偏仄難逃人滿患炎涼只爲歲差偏。世間皆氣古書云。汽電今看共策勳。誰信百年窮物理。反成浩劫到人羣。直是韻語格致教科書。羌無微情深理。幾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學亦求卑之無甚高論者。如斯賓塞、穆勒、赫胥黎輩所譯之書。理不勝詞。斯乃識趣所囿也。老輩惟王靜安少作時時流露西學義諦。庶幾水中之鹽味。而非眼裏之金屑。其觀堂丙午以前詩一小冊。甚有詩情作意。惜筆弱詞靡。不免王仲宣文秀質羸之譏。古詩不足觀。七律多二字標題。比興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勝義。是治西洋哲學人本色語。佳者可入飲冰室詩話。而理窟過之。如雜感云。側身天地苦拘攣。姑射神人未可攀。雲若無心常淡淡。川如不競豈潺潺。馳懷敷水條山裏。託意開元武德間。終古詩人太無賴。苦求樂土向塵寰。此非柏拉圖之理想。而參以浪漫主義之企羨(Sehnsucht, Nostalgie du pays et du temps)乎。出門云。出門惘惘知奚適。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購書那計讀。且消今日敢論旬。百年頓盡追懷裏。一夜難爲怨別人。我欲乘龍問義叔。兩般誰幻又誰真。此非普羅太哥拉斯(Protagoras)之人本論。而用之於哲學家所謂主觀時間(Duration)乎。參觀 A. Woll: Correspondence of Spinoza, p. 119.百年頓盡一聯。酷似唐李益同崔邠登鶴雀樓詩之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

卽知長。宋遺老黃超然秋夜七絕亦云。前朝舊事過如夢。不抵清秋一夜長。皆淮南子說山訓所謂拘囹圄者。以日爲修。當死市者。以日爲短之意。張茂先情詩卽曰。居歡愒夜促。在戚怨宵長。李義山和友人戲贈。本此旨而更進一解曰。猿啼鶴怨終年事。未抵熏爐一夕間。然靜安標出眞幻兩字。則哲學家舍主觀時間而立客觀時間。牛頓所謂絕對眞實數學時間者是也。(Absolute, true, and mathematical time) of <sup>Newton: Princ.</sup> *Philos.*, V, I. 句如人生過後唯存悔。知識增時轉益疑。亦皆西洋哲學常語。宋儒林之奇拙齋紀聞曰。疑字悔字。皆進學門戶。用意無此曲折。所撰紅樓夢評論第五章申說叔本華人生解脫之旨。引自作生平頗憶挈盧敖一七律爲例。可見其確本義理。發爲聲詩。非余臆說也。丙午以前詩中有題友人小像云。差喜平生同一癖。深宵愛誦劍南詩。今觀所作。平易流暢。固得放翁之一體。製題寬泛。亦近放翁。若五月十五夜坐雨之水聲粗悍如驕將。山色淒涼似病夫。則尤類朱竹垞書劍南集後所指摘者。修詞時有疵累。如曉步一律。世所傳誦。而萬木沈酣新雨後。百昌蘇醒曉風前。四時可愛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中間四句。皆平頭以數目起。責賢者備。難免算博士之誚。又如前所引雜感頸聯。馳懷敷水條山裏。託意開元武德間。卽仿放翁出遊歸鞍上口占。寄懷楚水吳山裏。得意唐詩晉帖間。句調。不曰義皇以上。或黃農虞夏。而曰開元武德。當是用

少陵有歎結句。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敷水條山四字。亦疑節取放翁東籬詩。每因清夢遊敷水。自覺前身隱華山。以平仄故。易華山爲條山。附說然敷水華山乃成語。唐于鄴題華山麻處士所居。卽云冰破聽敷水。雪晴看華山。靜安語跡近雜湊。屬對不免偏枯。路歧一典。三數葉內屢見不一見。亦異於段柯古之事無複使者也。靜安三十五以前。詩律尙不細如此。然靜安博極羣書。又與沈乙菴遊。而自少至老。所作不爲海日樓之艱僻。勿同程春海以來所謂學人之詩者。得不謂爲深藏若虛也哉。

【附說二】陸友仁硯北雜志卷下曰。張說華山碑云。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然則不當爲去聲也。按水經注卷十九早言。遠而望之若華狀。故名華山。可爲陸氏說佐證。杜荀鶴詩中。華山之華卽讀平聲。如費徵君墓云。不知三尺墓。高卻九華山。又送李明府云。惟將六幅絹。寫得九華山。然今詩人敢用作平聲者。尠矣。又按陸氏所引出西嶽太華山碑銘序中。實唐玄宗語。張燕公僅作銘耳。

焦理堂雕菰集卷十四與歐陽製美論詩書略謂。不能已於言。而言之又不能盡。非弦誦不能通志達情。可見不能弦誦者。卽非詩。周秦漢魏以來。至於少陵香山。體格雖殊。不乖此旨。晚唐以後。始盡

其詞而情不足。於是詩文相亂。而詩之本失矣。然而性情不能已者。不可遏抑而不宣。乃分而爲詞。謂之詩餘。詩亡於宋而遁於詞。詞亡於元而遁於曲。譬如淮水之宅。既奪於河。而淮水匯爲諸湖也。云云。按通志卷四十九樂府總序謂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理可乎。奈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樂日微。章句雖存。聲樂無用。正聲序論復申厥說。理堂宗旨。隱承漁仲。而議論殊悠謬。近有選詞者數輩。尙力主弦樂之說。隱與漁仲理堂見地相同。前邪後許。未之思爾。詩詞曲三者。始皆與樂一體。而由渾之劃。初合終離。凡事率然。安容獨外。文字。弦歌。各擅其絕。藝之材職。既有偏至。心之領會。亦難二用。強欲并合。未能兼美。或且兩傷。不克各盡其性。每致互掩所長。即使折衷共濟。乃是別具新格。並非包綜前美。匹似調黑白色。則得灰色。以畫寒爐死灰。惟此最宜。然謂灰兼黑白。粉墨可廢。誰其信之。若少陵詠韋諷畫松。所謂白摧朽骨。黑入太陰。豈灰色所能揣摩。正須分求之於粉墨耳。詩樂分合。其理亦然。理堂遽謂不能弦誦。卽非詩。何其固也。附說三程廷祚青溪集卷二詩論第十五力駁鄭漁仲說。以爲詩之切學者二。義理。聲歌。而樂不與。徒以詩爲樂之用。則詩與樂皆失其體。雖程氏旨在申孔子詩教之說。主以四始六義。救三風十愆。而其言殊可節取。曰義理。則意義是也。曰聲歌。則詩自有其音節。不盡合拍入破。所謂何必絲與竹者也。亦所謂

拗破女兒噪者也。

參觀卷一詩話卷四：詩集表裏集：殷李西園：又 David Daiches: The Place of Meaning in Poetry 一書。

理堂詩亡云云。又拾明人唾餘。

金劉祁歸潛志卷十三始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間俚曲。明曹安牘言長語卷上亦曰漢文唐詩宋性理元詞曲。七子祖唐祧宋。厥詞尤放。如李空同集卷四十八方山精舍記曰宋無詩。唐無賦。漢無騷。何大復集卷三十八雜言曰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胡元瑞詩藪內編卷一曰宋人詞勝而詩亡矣。元人曲勝而詞亦亡矣。又曰西京下無文矣。東京後無詩矣。又曰騷盛於楚。衰於漢。而亡於魏。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卷二曰五言亡於齊梁。卽不爲七子流風所鼓者。亦持此論。如郎仁寶七修類稿卷二十六曰嘗言唐詩晉字漢文章。此特舉其大略。究而言之。文章與時高下。後代自不及前。漢豈能及先秦耶。晉室能草書。至如篆隸。較之秦漢。古意遠不及也。唐詩較之晉魏。古選之雅。又不可得矣。至若宋之理學。眞歷代之不及。若止三事論之。則宋之南詞。元之北樂府。亦足配言耳。陳眉公太平清話卷一曰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人清談書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詩小說。宋人詩餘。元人畫與南北劇。皆自獨立一代。王損齋鬱岡齋筆塵卷四曰唐之歌失而後有小詞。則宋之小詞。宋之眞詩也。小詞之歌失而後有曲。則元之曲。元之眞詩也。若夫宋元之詩。吾不謂之詩矣。非爲其不唐也。爲其不可歌也。陳



士業寒夜錄卷上。記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之類。爲我明一絕耳。尤西堂良齋雜說卷三曰。或謂楚騷。漢賦。晉字。唐詩。宋詞。元曲。此後又何加焉。余笑曰。只有明朝爛時文耳。理堂蓋隱襲此論。不知李空同爲是說時。王文祿文脈卷二已條駁之。夫文體遞變。非必如物體之有新陳代謝。後繼則須前仆。譬之六朝。儷體大行。取散體而代之。至唐則古文復盛。大手筆多含駢。取散。然儷體曾未中絕。一線綿延。雖極衰於明。參觀沈德符野獲編錄。坊分類本卷十四六條。而忽盛於清。駢散並峙。各放光明。陽湖揚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錯綜者。幾見彼作則此亡耶。復如明人八股。句法本之駢文。作意胎於戲曲。附說四豈得遂云制義作而四六院本乃失傳耶。詩詞蛻化。何獨不然。詩至於香山之鋪張排比。詞亦可謂盡矣。而理堂作許語。豈知音哉。卽以含蓄不盡論詩。理堂未觀宋之姜白石詩說耶。亦未聞王漁洋。朱竹垞。全謝山之推白石詩爲參活句。有唐音耶。按謝山語見鮑培亭文集外。增補詞叢刻白石道人詩詞許論未收。白石詩說獨以含蓄許黃洛翁。以爲清廟之瑟。一唱三歎。其故可深長思也。詩亡之歎。無代無之。理堂盛推唐詩。而盛唐之李太白古風第一首卽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難陳。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蓋亦深慨風雅淪夷。不甘以詩人自了。而欲修史配經。全篇本孟子詩亡

然後春秋作立意。豈識文章未墜。英絕領袖。初匪異人任乎。每見有人歎詩道之窮。傷己生之晚。以自解不能作詩之嘲。此譬之敗軍之將。必曰。非戰之罪。歸咎於天。然亦有曰。人定可以勝天者矣。亡國之君。必曰。文武之道。及身而盡。然亦有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者矣。若而人者。果生唐代。信能倚裳聯襖。傳觴授簡。敦槃之會。定霸文盟哉。恐祇是少陵所謂爾曹。昌黎所謂羣兒而已。而當其致慨詩亡之時。並世或且有秉才雄驚者。勃爾復起。如鍾記室所謂踵武前王。文章中興者。未可知也。談藝者每蹈理堂覆轍。先事武斷。口沫未乾。笑齒已冷。愚比杞憂。事堪股鑑。理堂執著詩餘二字。望文生義。不知詩餘之名。可作兩說。所餘唯此。外別無詩。一說也。自有詩在。漢餘爲此。又一說也。詩文相亂云云。尤皮相之談。文章之革故鼎新。道無它。曰以不文爲文。以文爲詩而已。向所謂不入文之事。物。今則取爲文料。向所謂不雅之字句。今則組織而斐然成章。謂爲詩文境域之擴充。可也。謂爲不入詩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司空表聖集卷八詩賦曰。知非詩詩。未爲奇奇。趙閑閑滄水集卷十九與李孟英書曰。少陵知詩之爲詩。未知不詩之爲詩。及昌黎以古文渾灝。溢而爲詩。而古今之變盡。附說五。蓋皆深有識於文章演變之原。而世人忽焉。今之師宿。解道黃公度。以爲其詩能推陳出新。人境廬詩草自序不云乎。用古文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事非昌黎至巢經巢以文爲詩之意耶。推之

西土正爾同揆。六附說理堂稱少陵。豈知杜詩之詞。已較六朝爲盡。而多亂於文乎。是以宗奉盛唐如

何大復。作明月篇序。已謂子美詞固沈著。調失流轉。實歌詩之變體。甌北詩集卷三十八題陳東浦

敦拙堂詩集復云。嗚呼浣花翁。在唐本別調。時當六朝後。舉世炫麗藻。青蓮雖不羣。餘習猶或蹈。惟

公起掃除。天門一龍跳。近人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亦以太白爲復古。少陵爲變古。何待至晚唐兩宋

而敗壞哉。漁洋論詩絕句嘗云。耳食紛紛談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堪以移評。經生輩自翊實事求

是。而談藝動如夢人。嚙語。理堂不足怪也。詩情詩體。本非一事。西京雜記載相如論賦所謂。有心亦

有迹也。若論其心。則文亦往往綽有詩情。豈惟詞曲。若論其迹。則詞曲與詩。皆爲抒情之體。並行不

倍。文中子關朗篇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林艾軒與趙子直書以爲孟子復出。必從斯言。

蓋吟體百變而吟情一貫。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詩者。或試其技於詞曲。宋元以來。詩體未亡。苟

能作詩。而故靳其情。爲詞曲之用。寧有是理。七附說王靜安宋元戲曲史序。有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之

說。謂某體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於理堂。謂某體限於某朝。作者之多。卽證作品之佳。則又

買菜求益之見矣。元詩固不如元曲。漢賦遂能勝漢文。相如高出子長耶。唐詩遂能勝唐文耶。宋詞

遂能勝宋詩若文耶。兼擅諸體如賈生。子雲。陳思。靖節。太白。昌黎。柳州。廬陵。東坡。遺山輩之集固在。

盡取而按之。乃有人作詩史。於宋元以來。祇列詞曲。引靜安語爲解。惜其不知歸潛志。雕菰集。已先發此說也。顧亦幸未見雕菰集耳。集中卷十尙有時文說。議論略等尤西堂。亦謂明之時文。比於宋詞元曲。然則斯人詩史中。將及制藝。以王、薛、唐、瞿、章、羅、陳、艾、代、高、楊、何、李、公安、竟陵乎。且在國家功令。八股大行之世。人終薄爲俳體。錢泳履園叢話卷二十一。至以時文之不列品。比於豬之不入圖畫。明清才士。仍以詩詞駢散文名世。未嘗謂此體可以代興。然則八股卽家誦人習。而據理堂所云。通志達情言之。亦雖存實亡而已。後體盛而無以自存。前體未遁而能不亡。按之事實。理堂之說。豈盡然耶。

【附說三】此卽西方美學家所謂利害衝突是也。L. A. Reid: *A Study in Aesthetics* 中 “Competition of Interests and their Fusion” 一章論此最善。以爲詩樂相妨者有 Croce: *Aesthetic*, Eng. tr. by Douglas Ainslie, p. 115 on “The Union of the Arts”; Santayana: *Interpretations of Religion and Poetry*, pp. 253 ff; Roger Fry: *Transformations*: “Some Questions in Aesthetics”. 以爲詩樂同源。皆聲之有容 (Lauter-gebärde) 而詩後來居樂上者有 A. Schmarsow 參觀 Max Dessoir 所編 *Zeitschrift*

*für Ästhetik und allgemeine Kunstwissenschaft*, Bd. II, S. 316 ff.

【附說四】八股文實駢儷之支流。對仗之引中。阮文達礪經室三集卷二書文選序後曰。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卽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洪武永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卽宋四六之流派。是四書排偶之文。上接唐宋四六。爲文之正統云云。余按六代語整而短。尙無連牀之句。暨乎初唐四傑。對比遂多。楊盈川集中。其製尤夥。汪隨山松烟小錄卷二謂柳子厚國子祭酒兼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張公墓誌銘中駢體長句。大類後世制藝中二比云云。卽是此意。宋人四六。更多用虛字作長對。謝伋四六談塵謂宜和多用全文長句爲對。前人無此格。孫梅四六叢話卷三十三論汪彥章四六。非隔句對不能。長聯至數句。長句至十數字。古意寢失。四庫提要明胡松編唐宋元明表條云。自明代二場用表。而表遂變爲時文。久而僞體雜出。或參以長聯。如王世貞所作一聯。多至十餘句。如四書文之二小比。言尤明切。皆可與阮汪說印證。惜均未及盈川。至於唐以後律賦開篇。尤與八股破題。了無二致。八股古稱代言。蓋揣摩古人口吻。設身處地。發爲文章。以俳優之道。抉聖賢之心。董思白論文九訣。其五曰代是也。宋人四書文自出議論。代古人語氣。至楊誠齋方始。及明太祖乃定代古人語氣之例。

堂文集卷八周以清、侯康所作四書文源流考：然二人皆未推四書文之出駢文。

竊謂欲窺見孔孟情事，須從明清兩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

栩栩欲活。漢宋人四書註疏，清陶世徵活孔子，皆不足道耳。其善於體會，妙於想象，故與雜劇傳奇相通。徐青簾南詞敘錄論邵文明香囊記，即斥其以時文爲南曲。然尙指詞藻而言。吳修齡圍爐詩話卷二論八股文爲俗體，代人口氣，比之元人雜劇。袁隨園小倉山房尺牘答戴敬咸進士論時文一書，說八股通曲之意甚明。焦理堂易餘籥錄卷十七以八股與元曲比附，尤引據翔實。張詩舫關隴興中偶憶編記王述菴語，謂生平舉業，得力牡丹亭，讀之可命中，而張自言得力於西廂記，亦其證也。此類代言之體，最爲羅馬修辭教學所注重，名曰 *Prosopopoeia*。學僮皆須習爲之。見 Quintilian: *Institutiones Oratoriae*, Lib. III, viii: 49-52.亦以揣摩古人身分，得其口吻，爲最難事。*Ibid.*: "Personae difficultas ..... uniuscujusque eorum [Pompey and Ampius] fortunam, dignitatem, res gestas intuitus omnium, quibus vocem dabat, etiam imaginem expressit." Cf. VI, 1, 25. 馬建忠適可齋記言卷二有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課書記卒業考試，以臘丁文擬古羅馬皇賀大將提都征服猶太詔等。參見 D. Morlet: *Histoire de la Clarté française*, P. 114. 所舉十九世紀法國中學作文課題。即洋八股也。

【附說五】呂惠卿首稱退之能以文爲詩。魏道輔臨漢隱居詩話記治平中，與惠卿沈括等同在館下談詩。沈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爾。呂吉父曰：詩正當如是。詩人以來，未有如

退之者云云。吉父佞人。而論詩識殊卓爾。王逢原廣陵集中附有吉甫答逢原五古一首。學韓公可謂嚼得髓。宜其爲昌黎賞音矣。朱竹垞曝書亭集太原縣惠明寺碑跋謂碑文書丹皆出吉甫手。雖當時能文善書者無以過之。余按東軒筆錄清波別志皆載吉甫結怨於荆公。上取自解。荆公曰終是會做文字。四六話亦記吉甫貶建州。上表云云。東坡曰福建子終會作文字。竹垞所謂吉甫與荆公文字知契者。揆之於理當也。北宋學韓詩者歐公荆公逢原而外。不圖尙有斯人。南宋劉辰翁評詩尋章摘句小道恐泥。而須溪集卷六趙仲仁詩序云後村謂文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不同。其所乏適在此。文人兼詩。詩不兼文。杜雖詩翁。散語可見。惟韓蘇傾竭變化。如雷霆河漢。可驚可快。必無復可憾者。蓋以其文人之詩也。詩猶文也。盡如口語。豈不更勝彼一偏一曲。自擅詩人詩局局焉。靡靡焉。無所用其四體云云。頗能眼光出牛背上。與金之趙閑閑一南一北。議論相同。林艾軒集有讀韓柳蘇黃集一篇。比喻尤確。其言曰韓柳之別猶作室。子厚則先景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別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卽余前所謂侵入擴充之說。子厚與退之以古文齊名。而柳集中詩婉約琢斂。不使虛字。不肆筆舌。未嘗如退之以文爲詩。艾軒真語妙天

下者。池北偶談卷十八引林艾軒論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接客。亦見此篇。隨園詩話卷一論蘇黃。引艾軒語。疑卽本之池北偶談。未見林集。故小倉山房尺牘卷十再答李少鶴。復引此數語。而歸之於宋人詩話。漁洋則確曾見艾軒集。香祖筆記其門人林石來曾有艾軒詩鈔相寄。又嘗向黃虞稷借閱艾軒全集。偶談卷十六復有艾軒駁詩本義用法語二則。艾軒集中尙有直甫見示次雲乞豫章集數詩。偶成二小絕。亦致不滿於山谷。有曰。神仙本自無言說。尸解由來最下方。蓋卽斥學詩如學仙。脫胎換骨之說也。

【附說六】西方文學中。此例綦繁。茲就詩歌一體而論。如華茨華斯 (Wordsworth) 之力排詞藻 (Poetic diction) <sup>見 Lyrical Bal.</sup> leads: Preface. 卽欲以向不入詩之字句。運用入詩也。爾俄 (Hugo)

言一切皆可作題目 (Tout est sujet) <sup>見 Les Orienta.</sup> les: Préface. 希來格爾 (Friedrich Schlegel) 謂

詩集諸學之大成 (eine progressive Universalpoesie) <sup>見 Athenäum/fragm.</sup> etc, Nr. CXVI. 卽欲以向不

入詩之事物。拈摭融會而入詩也。此皆當時浪漫文學之所以自異於古典文學者。後來寫實文學之立異標新。復有別於浪漫文學。亦不過本斯意而推廣加厲。實無他道。俄國形式論宗 (Formalism) 許克洛夫斯基 (Victor Shklovsky) 論文謂百凡新體。祇是向來卑不足道



之體忽然列品入流(New forms are simply canonization of inferior genres)誠哉斯言不可復易。竊謂執此類推雖百世以下可揣而知。西方近人論以文爲詩亦有可與表裏。閑閑須溪之說相發明者。參觀 John Bailey: *Whitman* (English Men of Letters, N. S.) "Poetry often finds a renewal of its youth by a plunge into an invigorating bath of prose," etc. 又 T. S. Eliot: *Introduction to Johnson's "London" and "The Vanity of Human Wishes"* (Halewood Books Edition) "The originality of some poets has consisted in their finding a way of saying in verse what no one else had been able to say except in prose," etc.

【附說七】易餘籀錄卷十五有一則亦同答歐陽書之說。竊謂理堂此類議論。西方人四十年前奉爲金科玉律者也。文章辨體(Gattungskritik)德國人夙所樂道。

參觀 F. Gundolf: *Goethe*, S. 17-20. 謂

古代論文以人就體。近代論文由人成體。有云 "Während im Altertum die Gattung das Mass des grossen Menschen war, ist seit der Renaissance der Mensch das Mass, der Richter oder der Verrichter der Gattung." 至法國 Brunetière 以強記博辯之才。采生物學家物競天演之說。以頗可與余駁理堂語發明。

爲文體沿革亦若動植飛潛之有法則可求。所撰文體演變論。至於今光焰未燭。中論文體推陳出新(Transformation des genres)諸例。如演講文體亡而後抒情詩體作。戲劇體衰而後小說體興。

見 L' E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pp. 22-28.

與理堂所謂此體亡而遁入彼體云云。如笙

聲之同音矣。然說雖新奇，意過於通。André Lalande: *Les illusions évolutionnistes*, vii:

“L’Assimilation dans l’art”及 F. Baldensperger: *Études d’histoire littéraire*, t.

I, Préface: 一據生物學，一據文學史，皆抵隙披瑕，駁辨尤精。按 Lalande 論文學作三與科學研究

且即以此意攻 Fontenelle 之言進步。見 L. Foulon, p. 118. 惜 Lalande 未選以其矛攻其盾也。顧知者不多，故智論尙未廓清耳。比見吾國一

學人撰文，曰詩之本質，以訓詁學參之演化論，斷言古無所謂詩，詩卽記事之史。根據甲骨鐘

鼎之文，疏證六書，穿穴六籍，用力頗劬，然與理堂論詩同爲經生拘見而已。夫文字學大有助

於考史，天下公言也。Niebuhr 羅馬史 (*Römische Geschichte*) 自序至推爲史學使佐

(*Die Hilfswissenschaften*) 之魁首，然一不慎，則控名責實，變而爲望文生義，論語八佾

哀公問社，周人以栗，宰我曰：使民戰栗。孔子斥之。按之孔訓，皇疏卽斥宰我之本字而妄說厚

誣古人也。故 Whately 論思辯以字源爲戒 (*Fallacy of etymology*) p. 116. 吾國考

古厥例綦繁，謂直躬非人名。韋經前證以蒼兕爲獸稱。經義會稽之山，禹嘗會計，朝歌之邑，民必

朝諛。論衡槐名玉樹，後人譏曰虛珍。訂補書曰金縷，時輩傳言真鍛。金縷子重華殛鯀，本爲

玄魚。路史懿公好鶴，誤認白鳥。重論文乃至幹黃能蠶之禹，亦卽卵生，悲素絲染之翟，竟復身

墨學人新論。下士大笑。昔行人拒侯辟疆。

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屠者解公斂皮。

尸子

客不過康衢長者之

門。吏欲逮莊里丈人之子。

尹文子大道下

命狗曰富。叱則家毀。名子曰樂。哭亦不悲。

劉子部名

識趣拘迂。與

斯無異。夾漈通志諡略序五雖謂禹名取獸。湯名取水。當亦不料及此也。求之談藝。則荆公字

說謂詩爲寺人之言。取詩經。寺人孟子。作爲此詩。用圓厥說。亦其倫比。夫物之本質。常於此物

發育具足。性德備完時求之。苟賦形未就。秉性不知。本質無由而見。此所以原始不如要終。窮

物之幾。不如觀物之全。蓋一須在未具性德以前。推其本質 (behind its attributes) 一祇在

已具性德之中。定其本質 (defined by its attributes)。

參觀 Works of Aristotle, edited by W. D. Ross, vol. VIII, Metaphysics 1015a.

1072b.

若此士文所云。古本無詩。所謂詩者。卽是史記。則必有詩。方可究詩之本質。詩且未有。

性德無麗。何來本質。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此與考論結繩時之書法。沒字碑之詞藻。何以異乎。

或曰。呂紫微贈吳周保詩曰。讀詩再到新刪後。學易仍窺未畫前。子太似裴頠之崇有矣。應之

曰。未畫有易。說本伊川。語錄所謂有理然後有象。朱子集易圖所謂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

文王、周公、孔子之易。王伯厚玉海易所謂有未畫之易。易之理。有既畫之易。易之書。易理與天

地同始。而卦象則後世聖人所爲。理寓氣中。易在畫先。故可求已周宙合而尙未落圖象書契

之理。若此士之說。則太初無詩。詩在史後。豈得相提並論。厥物本無。而謂其質已有。此佛所斥撮摩虛空。詩人所嘲宵來黑漆屏風上。醉寫虛空。月蝕詩者也。復次。詩者。文之一體。而其用則不勝數。先民草昧。詞章未有專門。於是聲歌雅頌。施之於祭祀。軍旅。昏嬖。宴會。以收興觀羣怨之效。記事傳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後。參觀 R. Walleschek: *Anfänge der Tonkunst*, S. 257 論 Drama 次之。 參觀 E. Grosse: *Anfänge der Kunst*, S. 239. 此士古詩卽史之說。若有符

次之。 賦事之詩。與記事之史。每混而難分。參觀 E. Grosse: *Anfänge der Kunst*, S. 239. 此士古詩卽史之說。若有符 驗。然詩體而具紀事作用。謂古史卽詩。史之本質卽是詩。亦何不可。論之兩可者。其一必不全。是矣。況物而曰合。必有可分者在。謂史詩兼詩與史。融而未劃可也。按此卽 Vico 論荷馬之說。參

tr., pp. 233-5; Croce: *Philosophy of Vico*, Eng. tr. by R. G. Collingwood, ch. xiv & xvi.

謂詩卽以史爲本質。不可也。脫詩卽是史。則本

未有詩。質何所本。若詩並非史。則雖合於史。自具本質。無不能有。此卽非彼。若人之言。迷惑甚矣。更有進者。史必徵實。詩可鑿空。古代史與詩混。良因先民史識猶淺。不知存疑傳信。顯真別幻。號曰實錄。事多虛構。想當然耳。莫須有也。述古而強以就今。傳人而借以寓己。史云乎哉。直詩 (Poiesis) 而已。故孔子曰。文勝質則史。孟子曰。盡信則不如無書。於武成取二三策。王仲任論衡於書虛之外。復有語增。儒增兩篇。增者。修辭所謂夸飾 (Hyperbole) 亦史通所謂施之

文章則可用於簡策則否者。由是觀之。古人有詩心而缺史德。與其曰古詩卽史。毋寧曰古史卽詩。此春秋所以作於詩亡之後也。且以藝術寫心樂志。亦人生大欲所存（Kunstwollen）。儘使依他物而起。亦復顯然有以自別。參觀 Alois Riegel: *Stilfragen*, S. 20, 24; 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 p. 78 (on useful labor), *Art as Experience*, p. 327 (on the "aesthetic strand")。譬如野人穴居巖宿。而容膝之處。壁作圖畫。茹毛飲血。而割鮮之刀。柄雕花紋。斯皆所以娛目試手。初無裨於蔽風雨。救飢渴也。詩歌之始。何獨不然。豈八識田中。祇許歷史癖有種子乎。初民勿僅記事。而增飾其事以求生動。卽此題外之文。已是詩原。論者乃曰。有史無詩。是食筍連竹。而非披沙揀金。以之言詩史一門。尙扞格難通。而況於詩之全體大用耶。卽云史詩以記載爲祈禱。詞句音節之美。不過資其利用。然有目的而選擇工具。始事也。就工具而改換目的。終事也。此又達爾文論演化之所未詳。而有待於後人之補益者。參觀 Wundt: *Philosophie*, S. 325 ff.; "Heterogenie der Zwecke"; Vaihinger: *Philosophy of As If*, Eng. tr., p. xxx; "The law of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means over the end"; Charles Bouglé: *Leçons de sociologie sur l'évolution des valeurs*, p. 89 et seq.; "Polytélisme". 三家不期而合。然黑智爾已略悟斯旨。見其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S. 30. 近世價值論者。有所謂價值方嚮下移。卽此是也。參觀 Oh. von Ehrenfels: *System der Werttheorie*, Bd. I, S. 132 ff.; "Zielfolge nach abwärts".世之作文學演變史者。盍亦一窮演化論究作何說。毋徒似王僧虔家兒之言老子也。

王濟有言。文生於情。然而情非文也。性情可以爲詩。而非詩也。詩者。藝也。藝有規則禁忌。故曰持也。持其情志。可以爲詩。而未必成詩也。藝之成敗。係乎才也。才者何。顏黃門家訓曰。爲學士亦足爲人。非天才勿強命筆。杜少陵送孔巢父曰。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張九微與王阮亭書曰。歷下諸公皆後天事。明公先天獨絕。趙雲松論詩詩曰。此事原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林壽圖榕陰談屑記張松寥語曰。君等作詩。只是修行。非有夙業。雖然。有學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學者也。大匠之巧。焉能不出於規矩哉。

余嘗作文。論中國文評特色。謂其能近取諸身。以文擬人。以文擬人。斯形神一貫。文質相宣矣。舉證甚詳。友人謂余。漁洋提倡神韻。未可厚非。神韻乃詩中最高境界。余曰。拙文中已引宋張茂獻文箴。方虛谷瀛奎律髓評許渾春日題韋曲野老村舍詩語。明唐順之記李方叔論文。而說明之矣。人之骨肉停勻。血脈充和。而胸襟鄙俗。風儀凡近。則僧父堪供使令。以筋力自效耳。然尙不失爲健丈夫也。若百骸六臟。賅焉不存。則神韻將安寓著。毋乃精氣遊魂之不守舍。而爲變者乎。故無神韻。非好詩。而祇有神韻。恐併不能成詩。此殷璠河嶽英靈集序論文。所以神來、氣來、情來三者並舉也。漁洋三昧。本諸嚴滄浪。不過指含蓄吞吐而言。池北偶談引汾陽孔文谷所說清遠是也。而按滄浪詩辯。

則曰。詩之法有五。體製、格力、氣象、興趣、音節。詩之品有九。高、古、深、遠、長、雄、渾、飄逸、悲壯、淒婉。其大概有二。優遊不迫、沈著痛快。詩之極致有一。曰入神。詩而入神。至矣盡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云云。可見神韻非詩品中之一品。而爲各品之恰到好處。至善盡美。選色有環肥燕瘦之殊觀。神臂則貌之美而賞玩不足也。品庖有蜀膩浙清之異法。神臂則味之甘而餘回不盡也。必備五法而後可以列品。必列九品而後可以入神。

參觀莊子天運篇論粗梨橘柚  
論衡自紀篇論美色悲音酒食

優游痛快各有神韻。放翁與兒輩論文

章偶成云。吏部儀曹體不同。拾遺供奉各家風。未言看到無同處。看到同時已有功。竊謂倘易已字爲始字。則鑑賞更深一層。譬如滄浪之論入神是也。滄浪獨以神韻許李杜。漁洋號爲師法滄浪。乃僅知有王、韋。撰唐賢三昧集。不取李、杜。蓋盡失滄浪之意矣。故居易錄自記開王原祁論南宗畫。不解閒遠中何以有沈著痛快。至蠶尾文爲王芝慶作詩序。始敷衍其說。以爲沈著痛快。非特李、杜。昌黎有之。陶、謝、王、孟莫不有。然而知淡遠中有沈著痛快。尙不知沈著痛快中之有遠神淡味。其識力仍去滄浪一塵也。明末陸時雍選古詩鏡、唐詩鏡。其緒論一編。標舉神韻。推奉盛唐。以爲常留不盡。寄趣在有無之間。蓋隱承滄浪。而於李杜皆致不滿。譏太白太利。爲才使。譏少陵失中和。出手鈍。病在好奇。詩病在過一條中。李、杜、韓、白。胥遭指摘。獨推尊右丞。蘇州一則以爲摩詰不宜在李、杜下。再

則以爲詩貴色韻。章彙有之。斯實上繼司空表聖與王駕評詩之說。而下接漁洋者。後人因菲薄漁洋。而亦歸罪滄浪。塗說亂其皁白。俗語流爲丹青。恐古人不受此誣也。翁覃谿復初齋文集卷八有神韻論三首。胸中未盡豁雲霾。故筆下尙多帶泥水。然謂詩有於高古渾樸見神韻者。有於風致見神韻者。有在實際見神韻者。亦有虛處見神韻者。神韻實無不該之所云云。可以矯漁洋之誤解。惜未能爲滄浪一白真相。胡元瑞詩藪內編卷五曰。作詩大要。不過二端。體格聲調。興象風神而已。體格聲調。有則可循。興象風神。無方可執。故作者但求體正格高。聲雄調豐。積習之久。矜持盡化。形迹俱融。興象風神。自爾超邁。譬則鏡花水月。體格聲調。水與鏡也。興象風神。月與花也。必水澄鏡朗。然後花月宛然。詎容昏鑑濁流。求睹二者。竊欲爲胡氏更進一解曰。詎容水涸鏡破。求睹二者。姚鼐塢援鶴堂筆記卷四十四云。字句章法。文之淺者也。然神氣體勢。皆由之而見。其猶子惜抱本此意。作古文詞類纂序目云。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此滄浪說之註腳也。附說古之談藝者。其所標舉者。皆是也。以爲舍所標舉外。詩無他事。遂取一端而概全體。則是者爲非矣。詩者。藝之取資於文字者也。文字有聲。詩得之爲調。爲律。文字有義。詩得之以侔色揣稱者。爲象爲藻。以寫心宣志者。爲意爲情。及



夫調有弦外之遺音。語有言表之餘味。則神韻盎然出焉。文心雕龍情采篇云。立文之道三。曰形文。曰聲文。曰情文。按 Ezra Pound 論詩文三類。曰 Phanopoeia, 曰 Melopoeia, 曰 Logopoeia, 與此詞意全同。參觀 How to Read, pp. 25-28; A B C of Reading, p. 49. 惟謂中國文字多象形會意。故中國詩文最工於刻劃物象。則惟驗之見矣。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詠歌者。則論詩當如樂。好雕繪者。則論詩當如畫。好理趣者。則論詩當見道。好性靈者。則論詩當言志。好於象外得懸解者。則謂詩當如羚羊掛角。香象渡河。而及夫自運謀篇。倘成佳構。無不格調詞藻。情意風神。兼具各備。雖輕重多寡。配比之分量不同。而要之缺一不可。

【附說八】西洋談藝 Walter Pater: *Appreciations*: “Style” 篇中。論文格有 Mind 與 Soul 之殊。近來 Henri Brémont: *Prière et poésie* 第十一章分別 Animus ou l'esprit 與 Anima ou l'âme 所謂 Soul 若 Anima 其詞其意。即中土所謂神也。體會極精。Maupassant: *Pierre et Jean*: préface 記 Flaubert 論文語。亦以神 (l'âme) 為主。可參觀西洋文評所謂 Spirit 非吾國談藝所謂神。如新約全書名句 “Not of the letter, but of the spirit; for the letter killeth, but the spirit giveth life.” <sup>2</sup>ians, iii, 6. 文家常徵引之。Spirit 一字。即意在言外。得意忘言。不以詞害意之意字。故嚴幾道譯 *Esprit des lois* 爲法

意 Mind 與 Soul 之別。在西方哲學實爲常言。Plotinus 六書九章 (*Enneads*) 以 Nous 別於 Psyche 詩人 Lucretius 物理篇 (*De rerum natura*) 卷三以 Animus 別於 Anima 近如 Lotze 人極二字出周子太極圖說論 (*Mikrokosmos*) 第五卷第一章亦專講 Geist 與 Seele 有異。Nous 也。Animus 也。Geist 也。Mind 也。皆宋學家所謂義理之心也。Lucretius III, 140. Consilium 而 Psyche 也。Anima 也。Seele 也。Soul 也。皆宋學家所謂知覺血氣之心。Lucretius III, 121. Vita. 亦即陳清瀾學蔣通辨斥象山陽明養神之神是也。然而神有二義。養神之神。乃莊子在宥篇無搖汝精神。將守形之神。絕聖棄智。天君不動。至莊子天下篇。天地並神明往之神。並非無思無慮。不見不聞。乃超越思慮見聞。別證妙境而契勝諦。易所謂精義入神。孟子所謂大而聖。聖而神。孔叢子所謂心之精神謂之聖。皆指此言。故 Plotinus 略本柏拉圖別 Noesis 出於 Dianois 之意。又拈出一未定名之功能。謂是 Nous 之充類拔萃。按 W. R. Ing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Lecture ix 名爲 Spirit. & L. A. Watkin: *Men and Tendencies*: "Plotinus." 引 Clement 謂爲精 (Pneumatica sperma). 後來 Boethius 於知覺 (Sensus, imaginatio) 理智 (Ratio) 外另舉神識 (Intelligentia) 按 *Consolationes philosophiae*, v. 4. 德國哲學家自 Wolff 以下莫不以悟性 (Verstand) 別出於理性 (Vernunft) 謂所造尤超卓。Jacobi

之說更隱與近人 Bergson 語相發。按 Jacobi 說見 The Logic of Hegel, tr. by W. Wallace, p. 109; pp. 249-250, notes. Bergson 亦於知覺與理智之外別標直覺 (Intuition) 其認識之

簡捷與知覺相同而境諦之深妙則并在理智之表蓋均合神之第二義此皆以人之靈明分而爲三 (trichotomy) 文子道德篇云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金樓子立言篇上一

條全 同 晁文元法藏碎金錄卷三亦謂覺有三說隨淺深而分一者覺觸之覺謂一切含靈凡有

自身之所觸無不知也。按即文子所謂下學二者覺悟之覺謂一切明哲凡有事之所悟無不辨也。按即中學三

者覺照之覺謂一切大聖凡有性之所至無不通也。按即上學皆與西說脗契文子曰耳者舉聞根

以概其他六識即知覺是亦即養神之神神之第一義也談藝者所謂神韻詩成有神神來之

筆皆指上學之神即神之第二義 Pater 與 Brémont 論文所謂神是也略爲穿穴爬梳如

右。

自杜牧之作李昌谷詩序有牛鬼蛇神之說宋景文論長吉有鬼才之目說詩諸家言及長吉胸腹間亦若有鬼胎潘彥輔養一齋詩話至謂好作鬼語乃天壽之兆即力爲長吉辯護者皆不得不恨其奇詭清初姚鼐湖昌谷詩註凡例始謂世間安得有奇即有亦安得有不可解者昌谷無奇處無

不可解處。世人耳食無定識。遂如夢中說夢云云。故其註一取時事附會。自序曰。元和之朝。內憂外患。賀懷才兀處。慮世道而憂人心。孤忠沈鬱。命詞命題。刺世弊而中時隱。倘不深自弢晦。則必至焚身。斯愈推愈遠。愈入愈曲。愈微愈減。言者無罪。聞者不審云云。朱文端公箋註長吉詩自序謂。十二月樂詞。爾風七月也。章和二年中。爾雅爾頌矣。夜來樂大隄曲諸篇。其采蘭贈藥之遺乎。讀平城雁門之章。如見東山采薇之意焉。善讀者可以興觀。可以羣怨云云。陳本禮協律鉤元自序謂。長吉集中如箜篌引。銅駝悲。北中悲。假龍吟。崑崙使者劍子歌。貴公子夜闌曲。老夫採玉歌。洛姝真珠等篇。咸感切當時。目擊心傷。託於詠物寫景。使人不易窺其意旨云云。三家之旨略同。張篋齋澗于日記。嘗謂考據家不足與言詩。乃亦欲以本事說長吉詩。不解翻空。務求坐實。尤而復效。通人之蔽。將少不更事。刻意爲詩之長吉。說成飽經憂患。寄意於詩之屈平。蓋欲翻牧之序中稍加以理。奴僕命騷二語之案。皆由腹笥中有唐書兩部。已撐腸成痞。探喉欲吐。無處安放。於是併長吉之詩。亦說成史論。雲愁海思。化而爲冷嘲熱諷。學士心目。限於世法常理。初不知韋宗所謂。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也。夫言者未必無罪。而聞者或知所戒。斯詩有美刺。苟聞而不審。何以刺爲。此譬如旣信孔子作春秋。所以正人心。抑邪說。使亂臣賊子懼。而復稱述何休公羊解詁。謂孔子懼禍。隱晦其文。不

自知前後之矛盾也。長吉同時元、白，諷諭具在，幾見喪元而焚其身乎？牧之與長吉，年輩差接，聞知見知，作序明言，騷有感怨刺，言及君臣理亂，賀則無是，姚氏生千載之後，逞其臆見，強爲索隱，夢中說夢之譏，適堪夫子自道耳。長吉穿幽入仄，慘淡經營，都在修詞設色，舉凡謀篇命意，均落第二義。故李賓之懷麓堂詩話謂其有山節藻梲，而無梁棟，雖以黎二樵之竺好，而評點昌谷集，亦謂其於章法不大理會。喬鶴儕蘿蘿亭札記卷四至斥昌谷餽飭成文，其篇題宜著議論者，即無一句可采。才當在溫歧之下，溫猶能以意馭文藻，昌谷不能與李黎二家所見實同。余嘗謂長吉文心，如短視人之目力，近則細察秋毫，遠則大不能睹輿薪，故忽起忽結，忽轉忽斷，複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字，如明珠錯落，與離騷之連牀荒幻，而情意貫注，神氣籠罩者，固不類也。古來學昌谷者多矣，唐自張太碧惜花第一、第二首，遊春引第三首，古意、秋日登岳陽樓晴望、鴻溝行、美人梳頭歌，已濡染厥體。按張碧自序詩云：嘗讀李長吉集，春拆紅翠，譯開蠻戶，奇峭不可攻，及覽李太白詞，天與俱高，青且無際，觀長吉之篇，若勝崗之顛，觀諸阜者云云。然此二篇則學長吉。孟東野有讀張碧集詩，稱爲先生今復生，則碧之年輩，不在長吉後。同時莊南傑樂府五首，稍後則韋楚老祖龍行、江上蚊子歌，亦稱殆庶。按胡元瑞詩藏內編卷三，謂韋楚老祖龍行，雄邁奇警，長吉所出，大誤。長吉後於元和，學長吉者，當以斯人爲最早矣。而非澀，調急而不險，惟李義山才思綿密，於杜韓無不升堂嗜臠，所作如燕臺、河內，無愁果有愁，射

魚、燒香等篇。亦步昌谷後塵。按溫飛卿樂府：出入太白昌谷兩家。詭麗恣悅。然義山奧澀。更似昌谷。宋自蕭貫之宮中曉寒歌。初爲祖構。金

則有王飛伯。元則有楊鐵崖及其門人。明則徐青簾。皆擗摭割裂。塗澤藻繪。青簾尤雜駁不純。時有

東坡鸚鵡哥嬌之歎。按黃之雋唐堂集卷五有韓孟李三家詩選序。自言以謝皋羽楊鐵崖徐青簾詩。鈔附三家之後。所以山源竟委。黃氏能以東野與退之昌谷齊稱。可謂具眼。然謝楊徐三人。實不關韓孟事。祇可配昌

谷耳。又未道張翥等亦似疏漏。黃氏於昌谷用力甚深。集中卷二十一雜著論昌谷有七言律。尤爲創論。又考定昌谷賦高軒過。當在十九二十之間。陳本體協律鈞元即取其說。惟謝皋羽晞髮集能立意

而不爲詞奪。文理相宣。唱歎不盡。皋羽亡國孤臣。忠愛之忱。洋溢篇什。長吉苟真有世道人心之感。

亦豈能盡以詞自掩哉。試以長吉鴻門宴。較之宋劉翰鴻門宴。皋羽鴻門宴。鐵崖鴻門會。則皋羽之

作最短。良由意有所歸。無須鋪比詞費也。蓋長吉振衣千仞。遠塵氛而超世網。其心目間離奇俶詭。

眅人間事。所謂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古人以與太白並舉。良爲有以。若偶然諷諭。則又明白曉暢。如

馬詩二十三絕。借題抒意。寄託顯明。又如感諷五首之第一首。寫縣吏誅求。樸老生動。真少陵三吏

之遺。豈如姚氏所謂聞之不審者乎。李仁卿古今註補遺論作詩天才。謂若必經此境。始能道此語。

則其爲才也隘矣。如長吉筌篲引。女媧煉石補天處云云。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李氏考據家解作

此言。庶幾不致借知人論世之名。爲吠聲射影之舉矣。

牧之序昌谷詩。自風橋陣馬以至牛鬼蛇神數語。模寫長吉詩境。皆貼切無溢美之詞。若下文云。雲

烟綿聯，不足爲其態。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春色杳杳，不足爲其和。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則徒事排比，非復實錄矣。長吉詞詭調激，色濃藻密，豈迢迢杳杳，明潔之比。且按之先後，殊多矛盾。雲烟綿聯，則非明潔也。風檣陣馬，鯨呿鼉擲，更非迢迢杳杳也。閱微草堂筆記謂秋墳鬼唱鮑家詩，當是指鮑昭。昭有代蒿里行，代挽歌。亦見四庫總目 卷一百五十頗爲知言。長吉於六代作家中，風格最近明遠，不特詩中說鬼已也。蕭子顯南齊文學傳論稱明遠曰：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鍾磬詩品論明遠曰：倣詭靡嫚，骨節強驅邁疾，與牧之風檣陣馬，時色美女，牛鬼蛇神諸喻，含意關合，諒非偶然矣。

高地愛 (Gautier) 作詩文，好鏤金刻玉，其談藝篇 (L'Art) 亦謂詩如寶石精鏤，堅不受刀 (Le bloc résistant) 乃佳。故當時人有至寶丹之譏 (Le matérialisme du style)。見 Petit de Juleville 著 et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t. VII: "La critique", par E. Fagnat 引 A.-A. Cuvillier-Fleury 著 "Journal des Goncourts", 27, décembre 1855 本 34 "La matérialité du style de Gautier"近人論

赫貝兒斯 (F. Hebbels) 之歌詞，愛倫坡 (E. A. Poe) 之文，波德萊亞 (Baudelaire) 之詩，各謂三子好取金石硬性物作比喻。見 Gerhard Wagner: Komplex, Motiv und Wort in Hebbels Lyrik; D. H. Lawrence: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Poe"; J. M. Murry: Countries of the Mind: "Baudelaire."竊以爲求之吾國古作者，則長吉或其倫乎。如李憑箏篋引之崑崗玉碎，鳳

凰叫石破天驚，逗秋雨，殘絲曲之縹粉壺中沈琥珀，夢天之玉輪軋露濕圓光，唐兒歌之頭玉硤硤

眉刷翠。南園之曉月當簾掛玉弓。十二月樂詞之香汗沾寶粟。夜天如玉砌。秦王飲酒之義和敲日  
 玻璃聲。馬詩之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勉愛行之荒溝古水光如刀。春歸昌谷之誰揭頰玉盤。東  
 方發紅照。江南弄之酒中倒臥南山綠。江上團圓貼寒玉。北中寒之山瀑無聲玉虹寒。溪晚涼之玉  
 烟青濕白如幢。將進酒之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等等。此外動字形容字之有硬性者。如箜篌引  
 之空雲頽山凝不流。憶昌谷山居之掃斷馬蹄痕。劍子歌之隙月斜明刮露寒。雁門太守行之黑雲  
 壓城城欲摧。塞上胭脂凝夜紫。霜重鼓寒聲不起。唐兒歌之腫人剪秋水。十二月樂詞之老景沈重  
 無驚飛。缸花夜笑凝幽明。戰卻凝寒作君壽。白天碎碎墮窮芳。浩歌之神血未凝身問誰。走馬引之  
 玉鋒堪截雲。馬詩之夜來霜壓棧。駿骨折西風。騎策歌之直貫開花風。傷心行之古壁生凝塵。新筍  
 之簞落長華削玉開。斫取清光寫楚詞。羅浮山人與葛篇之欲剪湘中一尺天。昌谷讀書之蟲響燈  
 光薄。張丈宅病酒之軍吹壓蘆烟。自昌谷到洛後門之淡色結畫天。夜飲長眠曲之薄露壓花蕙園  
 氣。硯歌之踏天磨刀割紫雲。梁臺古意之芙蓉凝紅得秋色。神絃曲之桂風刷葉桂墜子。蘭香神女  
 廟之膩頰凝花勻。贈陳商之劈地插森秀。別皇甫湜之晚紫凝華天。惱公寫女子分婉臨蓀之腸攢  
 非束竹。肢急似張弓。古時填渤海。今日鑿崆峒。尤奇而製。皆變輕清者爲凝重。使流易者具鋒鏘。孟



東野詠秋月曰。老骨懼秋月。秋月力劍棱。又曰。一尺月透戶。乞栗如劍飛。以月比劍。長吉劍子歌則以劍比月。而其芒寒鋒銳。無乎不同。李仁卿古今註卷八論司空表聖詩好用韻字。竊按表聖言詩主神韻。故其作詩賦物。每曰酒韻。花韻。所謂道一以貫者也。長吉之屢用疑字。亦正耐尋味。至其用骨字。死字。寒字。冷字句。多至不勝舉。而作用適與疑字相通。若詠鬼諸什。幻情奇彩。前無古人。自楚辭山鬼。招魂以下。至乾嘉勝流題羅兩峯鬼趣圖之作。或極詭誕。或託嘲諷。而求若長吉之意境。陰淒。悚人毛骨者。無聞焉爾。劉文成二鬼之篇。怪則是矣。鬼則未也。神絃曲所謂山魃食時人森寒。正可喻長吉自作詩境。如南山田中行。蘇小小墓。感諷第三首等。雖死弄人院本(Death's Jest-book)中短歌佳篇。何以過茲。蘇曼殊數以擺倫比太白仙才。師梨比長吉鬼才。不知英詩鬼才。別有所屬。唯貝多士(T. L. Beddoes)可以當之。至於擺倫之入世盡俗。而謂之曰仙。師梨之霞舉風逾。而謂之曰鬼。亦見此僧於文字海中飄零。未嘗得筏登岸也。長吉將進酒云。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浩歌云。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唯澆趙州土。按希臘古詩有二。爲樂須及生時。酹酒墳前。徒成泥淖。死人固不能飲一滴也。<sup>見Greek Anthology, tr. by G. Burgess, p. 276.</sup>則略同高菊礪清明日對酒所謂。人生有酒須當醉。一滴何曾到九泉之意。視長吉更進一解。

夫鮑家之詩。操調險急。長吉化流易爲凝重。何以又能險急。曰斯正長吉生面別開處也。其每分子之性質。皆凝重堅固。而全體之運動。又迅疾流轉。故分而視之。詞藻凝重。合而詠之。氣體飄動。此非昌黎之長江秋注。千里一道也。亦非東坡之萬斛泉源。隨地湧出也。此如冰山之忽塌。戈壁之疾移。勢挾碎塊細石而直前。雖固體而具流性也。故其動詞如石破天驚。逗秋雨。老魚跳波瘦蛟舞。露脚斜飛濕寒兔。自言漢劍當飛去。苔色拂霜根。宮花拂面送行人。烟底鷺波乘一葉。光風轉蕙百餘里。暖霧驅雲撲天地。霜花飛飛風草草。碎霜斜舞上羅幕。天河夜轉漂迴星。夫人飛入瓊瑤臺。東關酸風射眸子。直貫開花風。天上驅雲行。河轉曙蕭蕭。楊花撲帳春雲熱。七星貫斷姮娥死。飛香走紅滿天春。天河之水夜飛入等。又屢言轆轤之轉。轉也。飛也。撲也。鷺也。舞也。皆飄疾字。至逗字。貫字。射字。又於迅速中含堅銳。按此可與赫貝兒斯常用之 fackeln, strahlen, blitzen, schmücken, prangen 參觀。長吉言物體多用凝字。死字。言物態則凝死忽變而爲飛動。此若人手眼。其好用青白紫紅等顏色字。譬之繡盤剪綵。尙是描畫皮毛。非命脈所在也。

長吉賦物。使之堅。使之銳。余旣拈出矣。而其比喻之法。尙有曲折。夫二物相似。故以此喻彼。然彼此相似。祇在一端。非爲全體。苟全體相似。則物數雖二。物類則一。既屬同根。無須比擬。長吉乃往往以

一端相似。推而及之於初不相似之他端。余論山谷詩引申翻譯名義集所謂雪山似象可長尾牙。滿月似面。平添眉目者也。如天上謠云。銀浦流雲學水聲。雲可比水。皆流動故。此外無似處。而一入長吉筆下。則雲如水流。亦如水之流而有聲矣。秦王飲酒云。敲日玻璃聲。日比璫瑯。皆光明故。而來長吉筆端。則日似玻璃光。亦必具玻璃聲矣。同篇云。劫灰飛盡古今平。夫劫乃時間中事。平乃空間中事。然劫既有灰。則時間亦如空間之可掃平矣。他如詠懷之春風吹鬢影。自昌谷到洛後門之石澗凍波聲。銅仙辭漢歌之清淚如鉛水。皆類推而更進一層。古人病長吉好奇無理。不可解會。是蓋知有木義而未識有鋸義耳。

長吉好用啼泣等字。以詠草木者。則有如箜篌引之芙蓉泣露香蘭笑。蘇小小墓之幽蘭露如啼眼。湘妃之九峯靜綠淚花紅。黃頭郎之竹啼山露月。南山田中之冷紅泣露嬌啼色。新筍之露壓烟啼千萬枝。五粒小松歌之月明白露秋淚滴。春歸昌谷之細綠及團紅。當路雜啼笑。昌谷之草髮垂恨鬢。光露泣幽淚。夫子山誌墓。故曰。雲慘風愁。松悲露泣。賓王哀逝。故曰。草露當春泣。松風向夕哀。山谷懷古。故曰。萬壑松聲如在耳。意不及此文生哀。此皆有所悲悼。故覺萬彙同感。鳥亦驚心。花爲澌淚。若徒流連光景。如劉子言苑篇所謂秋葉泣露如泣。春葩含日似笑。侔色揣稱。如舒元與牡丹

賦所謂向者如迎。背者如訣。坼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裏者如舞。側者如跌。亞者如醉。慘者如別。或颯然如招。或儼然如思。或帶風如吟。或泣露如悲。

接皮日休桃花賦。杜牧晚晴賦均仿此。

皆偶一爲之。未

嘗不可。豈有如長吉之連篇累牘。強草木使償淚債者哉。殆亦僕本恨人。此中歲月。都以眼淚洗面耶。詠蟲鳥如秋來之衰燈。絡緯啼寒素。帝子歌之涼風。雁啼天在水。李夫人之孤鸞。驚啼秋思。發屏風曲之城上。烏啼楚女眠。追賦畫江潭苑之鸞鸞。啼深竹。寄十四兄之莎老。沙雞泣。房中思之臥聽莎雞泣。徒成濫調。無甚高妙。

附說

與葛篇之千載石牀。啼鬼工。亦不過杜詩上泣真宰之意。惟宮娃

歌之啼。姑弔月鉤闌下。將進酒之烹龍炮鳳玉脂泣。一則寫景幽悽。一則繪聲奇切。真化工之筆矣。

【附說九】李義山學昌谷。深染此習。如幽淚欲乾。殘菊露。湘波如淚色。漻漻。天桃惟是笑。蠟

燭啼紅。怨天曙。薔薇泣幽素。幽蘭泣露。新香死。殘花啼露。莫留春。鶯啼花又笑。鶯啼如有淚。留

淚啼天眼。桐葉微香冉冉淚涓涓。野菊強笑欲風天。李花卻擬笑春風。天桃皆昌谷家法也。溫飛卿

卻不爲此種。曉僊謠之宮花有露如新淚。全集僅斯一例。而晚歸曲有云。湖西山淺似相笑。生面別開。并推性靈及乎無生命知覺之山水。於莊生之魚樂蝶夢。太白之山花向我笑。少陵之山鳥山花吾友于以外。另拓新境。而與杜牧之送孟遲詩之雨餘山態活相發明矣。夫偉長之

思如水流。少陵之憂若山來。趙嘏之愁抵山重疊。李頎之愁量海深淺。按是詩亦見李羣玉集。詩家此製。爲

例繁多。象物宜以擬衷曲。雖情景兼到。而內外仍判。祇以山水來就我之性情。非於山水中見其性情。故僅言我心如山水境。而不知山水境亦自有其心。待吾心爲映發也。嚴鐵橋全漢文卷三十九載劉向別錄云。人民蚤蝨。多則地痒。鑿山鑽石則地痛。此與東觀漢記載馬援上書。論擊山賊。須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蟻蝨。必剃之蕩之。論衡解除篇謂民居地上。猶蚤蝨賊人肌膚。皆不過設身處地。懸擬之詞。並非真謂土皮石骨。能知有感。試以劉更生所謂地痛。較之孟東野杏塲詩所云。踏地恐土痛。損彼芳樹根。此誠天不知。剪棄我子孫。彼祇設想。此乃同感。境界迥異。要須流連光景。卽物見我。如我寓物。

參觀 E. Spranger: Lebensformen, S. 39: „Der sinnlich-konkrete Eindruck erwirkt, in meinen Gemütskräften eine solche Bewegung, dass er zugleich als Ausdruck bezeichnet werden kann“. cf. S. 43-4.體異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物

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對而賞觀。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懷。可與之融會。論語雍也篇。孔子論知者動。故樂水。仁者靜。故樂山。於游山玩水之旨。最爲直湊單微。定盦續集卷三命儒人畫

山水鉞云。後世一切之言。皆出於經。獨山水草木家書。出於老莊。蓋尙沿俗說。老莊所言自然。非謂山水。亦猶斯多噶派所言自然 (Physis)。與浪漫主義所言自然。貌同而心大異也。

仁者知者於山

靜水動中。見仁見智。彼此有合。故樂。然山之靜非卽仁。水之動非卽智。彼此仍分。故可得而樂。

外物異體。與吾身心合而仍離。可樂在此。樂不能極亦在此。飲食男女然。皆無假他物。自樂其樂。事理所不許。即回味意深。亦必心造一外境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第七十三山

川頌。雖未引論語此節。實即擴充其意。按劉氏論語正義失引此惜理解未深。徒事鋪比。且指在修身礪節。無

關賞心樂事。戴逵山水兩贊亦乏遊目怡神之趣。董相引詩經。節彼南山。論語。逝者如斯。頗可

借作申說。夫山似師尹。水比逝者。物與人之間。有待牽合。境界止於比擬。若樂山樂水。則物中

見我。內既通連。無俟外人之捉置一處。按孔子甚有得於水。故舍論語所載樂水歎逝之外。孟子離婁章徐子道孔子語曰。水哉水哉。宗鏡錄卷十本劉湛莊子藏山仲尼臨川

語。說孔子歎逝水事。頗有妙諦。

子華子執中篇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幾微悟妙。真道得

此境出者矣。若以死物看作活。靜物看成動。譬之山開雲吐氣。風憤浪生花。梁朱記筆送別不及詩塔勢湧

出。江流合抱。峯能吐月。波欲蹴天。一水護田以繞綠。兩山排闥而送青。此類例句。開卷即是。然

祇是無生者如人忽有生。尙非無情者與人竟有情。乃不動者忽自動。非無感者解同感。此中

仍有差異也。按此略當於T. Lipps論Einfühlung四類中第一類(Allgemeine appetitive Einfühlung)與第二類(empirische oder Natureinfühlung)之間。見Aesthetic, Bd. II,

32更如落日飛鳥遠。憂來不可極。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此誠情景相發。顧情微景渺。幾乎

超越迹象。自是宜詩而不宜畫者。按歐陽永叔雜詩九事之七云。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兩相融會。趣遠之心難形。若

乃高下向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術。非精鑒之事也。真造微之論。郭頤伽繆爾繪夏錄引此則。謂元人倪王諸家不傳之金丹。歐公已見及此云云。知言哉。意俱遲之遲。乃時間中事。本

非空間藝術如畫者所易曲達。參閱 Leasing: Laokoon, § 16 ff. 論 Neben 與 Nacheinander 之別。且不競不極。詞若缺負未足

(privative)而意則充實有餘。猶夫無極即太極。無聲勝有聲。似爲有之反。而卽有之充類至盡。此尤文字語言之特長。非他藝所可幾及。參閱 Brousson: Anatoly France en Pantoufles, p. 84 (l'epithète negative); Walter Raleigh: Style,

pp. 17-21 (negative capability of words; Literature alone can deny) 說尤精妙。少陵以流水與不競之心相融貫。然畫家口號曰。靠

山不靠水。蓋水本最難狀。必雜山石爲波浪。以鱗介作點綴。不足於水。假物得姿。見北宋黃道廣川畫跋卷二書

孫白畫水圖。是以方干盧阜山人畫水詩曰。常聞畫石不畫水。畫水至難君得名。況求畫水中不競

之心哉。飛卿生山水畫大盛之世。卽目有會。淺山含笑。雲根石色。與人心消息相通。其在六法。

爲用不可勝言。北宋畫師郭熙林泉高致集第一篇山水訓。於此意闡發尤詳。有曰。身卽山水

而取之。則山水之意度見矣。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澹

而如睡。春山烟雲連綿。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陰。人坦坦。秋山明淨搖落。人肅肅。冬山昏霾翳塞。

人寂寂云云。後來沈顯畫塵亦曰。山於春如慶。於夏如競。於秋如病。於冬如定。見佩文齋書譜卷十四引。瑞

士哲人亞彌愛兒 (Amiel) 雨後玩秋園風物。而悟風景卽心境 (Un paysage quelconque

est un état de l'âme) 參閱 Fragments d'un journal intime, Tome, I, p. 51, 31 octobre 1851.後來居友 (Guyau) 益加發揮。

見 *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 p. 15: "Le paysage est un état d'âmes", etc.

實卽郭淳夫之意也。比見一法人著書，謂風景卽心

境一語。本之王摩詰。

R. V. Feldman: *L'esthétiqu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p. 7: "L'expression de Wangwei, peintre des Tang, rendue familière par Amiel."

余按

說郭卷九十一載摩詰畫學祕訣論畫山水。不過曰：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此外均布景運筆之法。王世貞畫苑載摩詰山水論。與此大同。局於規矩迹象。初無直指心源之語。不知此法人何所本也。豈誤解新唐書王維本傳畫思入神一語耶。其他論畫如宗炳、王微、張彥遠輩。所謂神乃對形言。所謂心乃對手言。皆指作畫時之技巧。尙未知物之神必以我之神接之。要如元僧覺隱妙語所云：我以喜氣寫蘭，怒氣寫竹。

無文齋書畫譜卷十六引紫  
桃軒雜錄：按雜錄無此則。

蓋猶一聞未達，須至北

宋以後始抉剔此祕而無遺。抑所謂我乃喜怒哀樂未發之我，雖性情各具而非感情用事，乃無容心而卽物生情，非挾成見而執情強物。春山冶笑，我祇見春山之態本然。秋氣清嚴，我以爲秋氣之性如是，皆不期有當於吾心者也。李太白贈橫山周處士詩言其放浪山水，有曰：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閒雲隨舒卷。安識身有無。蘇東坡書晁補之藏與可畫竹第一首曰：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凝神。董彥遠廣川畫跋卷四書李營丘山水圖曰：爲畫而至相忘畫者。卷六書時記室藏山



水圖曰：初若可見，忽然忘之。又書范寬山川圖曰：神疑智解，無復山水之相。又書李成畫後曰：積好在心，久而化之，舉天機而見者山也。其畫忘也。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六記：曾無疑論畫草蟲云：不知我之爲草蟲耶？草蟲之爲我也？曰：安識身有無？曰：嗒然遺其身。曰：相忘。曰：不知。最道得出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

參觀 Durkheim: "De ne pas rester concentré sur soi, de s'ouvrir au dehors, de laisser la vie extérieure pénétrer en soi, et de communier avec elle jusqu'à s'y oublier complètement." 又 Delacroix: Psychologie de l'art, p. 35. 論 l'animation de l'univers 引。又 W. Ehrlich: "Dann nämlich ist gar nicht mehr ein Gegenüber da, sondern die Landschaft-erlebnis unpersönlicher Art-ist selbst-präsent, hat weder einen Beobachter 'Vor' sich, noch eine Dinglichkeit 'hinter' sich, sondern ist absolut 'da'." — Das unpersönliche Erlebnis, S. 29.

否則先入爲主，吾心一執，不見物態萬殊。春可樂而庚信和庚四則云：無妨對春日，懷抱只言秋。秋可悲而范堅乃有意作美秋賦。唐賈至作沔州秋興亭記，李白秋日魯郡堯祠亭贈別，劉禹錫秋詞皆言秋之可喜。漢郊祀歌日出入篇曰：春非我春，夏非我夏，回黃轉綠，看朱成碧。良以心不虛靜，挾私蔽欲，則其觀物也。亦如列子說符篇記亡斧者之視鄰人之子矣。我既有障，物遂失真。同感淪於幻覺。參觀 Ruskin: Modern Painters, Vol. III, iv, xvii, sect. 24: "Pathetic fallacy." 如孔德璋北山移文之風雲帶憤，石泉下愴，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諠，林慙無盡，澗愧不歇，雖極嘲諷之致，無與游觀之美。試以北隴騰笑與晚山淡笑相較，差異顯然。長吉詩

中好用涕淚等字。亦先入爲主之類也。至吾國堪輿之學。雖荒誕無稽。而其論山水脈形勢。亦與繪畫之同感無異。特爲術數所掩耳。程堂別稿卷四十四秋山論文一則曰。相家書云。山靜物也。欲其動。水動物也。欲其靜。此語妙得文家之祕云云。按青島先生非經。山欲其凝。水欲其澄。兩句下舊註云。山本乎靜。欲其動。水本乎動。欲其靜。程堂引語殆本此。實則山水畫之理。亦不外是。堪輿之通於藝術。猶八股之通於戲劇。是在善簡別

者。不一筆抹撥焉。又按以露珠爲淚。如劉庾略李諸作所云。西詩中亦有之。例如 George

Herbert: "Virtue"; "The dew shall weep thy fall to-night; For thou [sweet day] must die." 又 Lord Chesterfield: "Advice to a Lady in Autumn": "The dews of the evening must carefully shun, / Those tears of the sky for the loss of the sun."

長吉又好用代詞。不肯直說物名。如劍曰玉龍。酒曰琥珀。天曰圓蒼。秋花曰冷紅。春草曰寒綠。人知韓孟城南聯句之有紅皺黃團。而不知長吉春歸昌谷及石城曉日之有細綠團紅也。偶一見之。亦復冷豔可喜。而長吉用之不已。如詠竹五律。黏著呆滯。固不必言。劍子歌。猛虎行。皆警鍊佳篇。而似博士書券。通篇不見驢字。王船山夕堂永日緒論譏楊文公漢武詩。是一漢武謎。長吉此二詩。亦劍謎。虎謎。如管公明射覆之詞耳。瑤華樂云。鉛華之水洗君骨。與君相對作眞質。欲持斯語。還評其詩。

蓋性僻耽佳。酷好奇麗。以爲尋常事物。皆庸陋不堪入詩。力避不得。遂從而飾以粉堊。繡其繁輓焉。微情因掩。眞質大傷。牛鬼蛇神。所以脫俗也。代詞尖新。所以文淺也。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謂長吉詩。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間一切皆詩。實道著長吉短處。花草蜂蝶四字。又實本之唐趙璘因話錄論長吉語。長吉鋪陳追琢。景象雖幽。懷抱不深。紛華散藻。易供尋擿。若陶杜韓蘇大家。化腐爲奇。盡俗能雅。奚奴古錦囊中。固無此等語。蹊徑之偏者必狹。斯所以爲奇才。亦所以非大才歟。

長吉詩境。杜韓集中時復有之。杜元都壇歌之屋前。太古元都壇。青石漠漠松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韓遊青龍寺之然雲燒樹火實駢。金烏下啄頰蛇卵。魂翻眼倒迷處所。赤氣冲融無間斷。皆近長吉。而長吉詩如仁和里雜敍皇甫湜。感諷五首之第一首。贈陳商等。朴健猶存本色。雅似杜韓。開愁歌亦爲眉疎目爽之作。苦畫短奇而不澀。幾合太白玉川爲一手。相勸酒亦殆庶太白。然而異者。太白飄逸。此突兀也。春歸昌谷及昌谷詩。劇似昌黎五古整鍊之作。北中寒可與韓孟苦寒兩作驂靳。昌谷出韓門。宜引此等詩爲證。世人僅知舉高軒過。目論甚矣。況高軒過本事頗有疑竇耶。

細玩昌谷集。舍佗僚牢騷。時一抒洩而外。尙有一作意。屢見不鮮。其於光陰之速。年命之短。世變無

涯。人生有盡。每感愴低徊。長言永歎。天上謠則曰。東指羲和能走馬。海塵新生石山下。浩歌則曰。南風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吳移海水。王母桃花千遍紅。彭祖巫咸幾回死。秦王飲酒則曰。劫灰飛盡古今平。古悠悠行則曰。白景歸西山。碧華上迢迢。今古何處盡。千歲隨風飄。過行宮則曰。垂簾幾度青春老。堪鎖千年白日長。繫井則曰。一日作千年。不須流下去。日出行則曰。白日下崑崙。發光如舒絲。奈爾鑠石。胡爲銷人。羿彎弓屬矢。那不中足。令久不得奔。詎教晨光夕昏。拂舞歌詞則曰。東方日不破。天光無老時。相勸酒則曰。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崦嵎竹。扶馬螭桃鞭。附說夢天則曰。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皆深有感於日月逾邁。滄桑改換。而人事之代謝不與焉。他人或以弔古興懷。遂爾及時行樂。長吉獨純從天運著眼。亦其出世法。遠人情之一端也。所謂世短意常多。人生無百歲。常懷千歲憂者非耶。參觀 Horace: Carmine, Lib. I, 4, "Ad Sestium": "Vitaee summas brevis spem nos vetat inchoare longam." 雲溪友議梁溪漫志皆引

王梵志詩。世無百年人。擬作千年調。亦此意。李太白亦有日出入行。略謂人非元氣。安能與之久徘徊。然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霜。魯陽揮戈。遠天矯誣。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自天運立言。不及人事興亡。與長吉差類。然乘化順時。視長吉之感流年而欲駐急景者。背道以趣。嗚呼。淮海變禽。吾生不化。洛溪流葛。逝者如斯。千年倏忽之感。偏出於曇華朝露如長吉者。義山夕陽樓絕句云。欲問孤鴻向

何處。不知身世自悠悠。尤堪爲危涕墜心者矣。

【附說十】詩中用義和扶馬一事。以黃仲則綺懷第十二首結句爲最妙。郭麐靈芬館詩話卷八曰。論詩各有胸懷。其所愛憎。雖已亦不能自喻。黃仲則詩佳者夥矣。隨園最愛其前後觀潮之作。楊荔裳愛誦其似此星辰非昨夜二語。金仲蓮愛誦其全家都在秋風裏二語。余最賞其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義和快著鞭。真古之傷心人語也云云。按司空表聖狂題第十五首曰。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四記楊誠齋語。好色傷生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按此即 I Henry IV, V, 1, 3d Yin. Falstaff 答 Prince Hal以爲卽表聖詩意。王百穀尺牘謀野集與梁伯龍曰。足下尺五虬髯。白如霜。尙沈湎慾海。以爲義和之輪未駛。而加策耶。仲則特反用其語。輕生祈死。遂益令人惘惘不甘耳。

長吉高軒過篇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一語。此不特長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於道術之大原。藝事之極本。亦一言道著矣。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無所謂道術學藝也。學與術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勝。天。人心之通天者也。書皋陶謨曰。天工人其代之。法言問道篇曰。或問彫刻衆形。非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百凡道藝之發生。皆天與人之湊合耳。(Homo additus naturae)顧天一而已。純乎自然。

藝由人爲，乃生分別。綜而論之，得兩大宗。一則師法造化，以模寫自然爲主。其說在西方，創於柏拉圖。參觀 Republic, 328-327; 595-607; Laws, 659-674, etc.發揚於亞理斯多德。參觀 Poetics, I: 5; II: 2; IV: 9; V: 1; VI: 2-6, etc.重申於西塞羅 (Cicero)

參觀 Orator, II: III.而大行於十六、十七、十八世紀。參觀 J. E. Spingarn: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Renaissance, pp. 27-47; I. Babbitt: New Laocoon, chap. 1.其焰

至今不衰。沙士比亞所謂持鏡照自然 (To hold, as 't 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者是。

見 *Hamlet*, III, ii, 22. 按 Cervantes: *Don Quixote*, pt. I, bk. iv, chap. 21 引 Cicero 語大同。Spingarn 著 pp. 104-5 有考。H. Thomas: *Shakespeare and Spain* (The Taylorian Lecture, Oxford 1922), p. 11 引 Fitzmaurice-Kelly 論，似未知此。昌黎贈東野詩，文字觀天巧一語，可以括之。觀字下得最好。蓋此派之說，以爲造化

雖備衆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簡擇取舍之工 (Selective imitation) 卽觀巧之意。

也。二則主潤飾自然，功奪造化。此說在西方，萌芽於克利索斯東 (Dio Chrysostom) 參觀 Oratio, Cognitione, I, lib. vi.近世則培根 (Bacon) 參觀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BK. II,

牟拉託利 (Muratori) 參觀 J. G. Robertson: Genesis of the Romantic Theor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p. 76. ff. ("far eminente la natura")。儒伯 (Joubert)

參觀 Pensées, Titre XXI, 2.公因兄弟 (Edmond et Jules Goncourt) 參觀 Journal, jeudi jan. 1861; 8 juin 1862; 3 juillet 1863.波德萊

亞 (Baudelaire) 參觀 Curiosités esthétiques: "Salon de 1859."韋斯裏 (Whistler) 參觀 Ten O'clock.皆有悟厥旨。唯美派作者

(Aesthetes) 尤信奉之。但丁所謂造化若大匠製器，手戰不能如意所出，須人代之斲削 (Ma-

natura la dà sempre scema, / Similmente operando all'artista, / Ch'ha l'abito dell'arte  
e man che trenia.) <sup>15</sup> *Paradiso*, XIII, v. 76-8. 長吉筆補造化天無功一句。可以提要鉤元。此派論者不特以爲

藝術中造境之美。非天成境界所及。至謂自然界無美可言。祇有資料。經藝術驅遣陶鎔。方得佳觀。此所以天無功而有待於補也。竊以爲二說若反而實相成。貌異而心則同。夫模寫自然而曰選擇。則有陶甄矯改之意。<sup>16</sup> *Aristotle*: *Politica*, 1281 b. 自出心裁。而曰修補。順其性而擴充之曰補。刪削之而不傷其

性曰修。亦何嘗能盡離自然哉。師造化之法。亦正如師古人。不外擬議變化耳。故亞理斯多德自言。師自然須得其當然。寫事要能窮理。<sup>17</sup> *Poetics*, 1451. 蓋藝之至者。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師天寫實。而犁然有當於心。師心造境。而秩然勿倍於理。沙士比亞嘗曰。人藝足補天工。然而人藝即天工也。 (*This*

is an art / Which does mend nature, change it rather, but / That art itself is Nature)

<sup>18</sup> *The Winter's Tale*, IV, iv. Polixenes 語。圓通妙澈。聖哉言乎。人出於天。故人之補天。即天之假手自補。天之自補。則必

人巧能泯。造化之祕。與心匠之運。沆瀣融會。無分彼此。及未達者爲之。執著門戶家數。懸鵠以射。非應機有合。寫實者固牛溲馬勃。拉雜可笑。如盧多遜。胡釘鉸之倫。造境者亦牛鬼蛇神。奇誕無趣。玉川昌谷。亦未免也。<sup>19</sup> *A. J. Symonds: Essays Sp. Latine and Suggestive*, Vol. I: "Realism and Idealism", "The Model" 兩文。殊惜妙理爲詞頭所掩。故知者無多。又引亞理斯多德詩學第二卷

第二十六章中語：皆曲解原意，人工補天，當引但丁、李拉託利、喬伯、公固、波德萊亞等語耳。

韓昌黎之在北宋，可謂千秋萬歲，名不寂寞者矣。歐陽永叔尊之爲文宗，石徂徠列之於道統。按李

昌黎祭文，首推其鑿斥二氏之功，故李光地榕村全集卷九發行摘篇以韓文公配諸葛武侯，即據此文。至北宋理學家，孫明復始尊昌黎爲知道，不雜於異端。泰山集與張洞書論文爲道用，以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並稱，石守道出孫氏之門，徂徠集中幾無篇不及昌黎。如上趙先生書、上蔡副樞書、上范思遠書、與士建中書、上孫少傅書、答歐陽永叔書、與君貺書、士書、與裴員外書、與范思遠書、送祖擇之序、送張緒李常序、泰山書院記、怪說中、讀原道、尊韓、救世、辨誘諸篇，不但以文中子與昌黎並稱，且每以昌黎追配孟子，蓋全不以之爲文士，皮日休請韓文公配饒太學書之意，至徂徠而發揮殆盡矣。即朱子與汪尚書書所斥爲浮誕輕佻之東坡

門下，亦知愛敬。子瞻作碑，有百世師之稱，少游進論，發集大成之說，故釋契嵩激而作非韓三十篇，吹毛索瘢，義正詞厲，而其書題稱道者，自是厥後，迄於有明，雖偶有異議，如王陽明傳習錄論道，僅謂爲文人之雄，祝枝山罪知錄談文，且薄爲粗儂之體，張孟奇疑耀考行事，以爲趣榮貪位，始諫佛骨，晚請封禪，乃兩截人。按此即契嵩之說，見鍾津文集卷十八非韓第十。要或就學論，或就藝論，或就人品論，未嘗概奪而不與

也。有之，則自王荊公始矣。故吳虎臣能改齋漫錄卷十謂荊公不以退之爲是，余按荊公早歲作送孫正之序，雖曾以退之之不惑釋老，與孟子之不惑楊墨，並稱孟韓之心，以勉正之，其他則多責備求全之說。劉昫拘迂老生，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本傳，痛斥昌黎恃才肆意，有盤孔孟之旨，羅池神廟碑，諱辨毛穎傳，文章紕繆，然終之曰：至若抑楊墨，排釋老，雖於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按此非



韓：特本劉氏語而擴充之。故非韓第十七篇第二十三篇第二十四篇第三十篇皆引此傳之語。契嵩老於世故。文集卷一勸書第一偏舉韓文中遺佛法之語。并謂韓子於老墨皆有取。非耶執一端而不通者。是贊昌黎也。非韓第一第十四第十七則前所舉以贊昌黎者。今胥爲詰難之交。蓋勸書所以游說公卿。不較悍然攻訐也。且於昌黎則非難之。於並世之歐陽永叔。自命爲繼昌黎而擴斥佛老者。則譽其知道能文。卷八記復古。卷十上永叔書可徵。真堪一笑。以較荆公。尙爲寬恕。荆公說性。原性二文。與昌黎顯相牴牾。上人書以爲昌黎於文。雖千百年中卓絕。而徒語人以其詞。失文之本意。其詩奉酬永叔見贈云。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當能追孟子。終身安敢望韓公。秋懷云。柴門半掩掃鳥迹。獨抱殘編與神遇。韓公旣去豈能追。孟子有來還不拒。語尙含蓄。未明斥也。而寄蔡天啓云。揚雄尙漢儒。韓愈真秦俠。送潮州呂使君云。不必移鱸魚。詭怪以疑民。有如大顛者。亦弗與爲禮。讀墨云。退之嘲魯連。顧未知之耳。退之醉孟軻。而駁荀揚氏。至其趣舍間。亦又蔽於己。董伯懿示表晉公淮右題名碑云。退之道此尤儻偉。筆墨雖巧終類俳。讀韓云。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次韻信都公石枕軒席一詩。至取退之戲語而文致之。有云。豈比法曹空自私。卻願天日長炎曦。指退之謝鄭羣贈席詩也。與劉昫契嵩之譏毛穎傳。皆焚琴煮鶴。殺風景語。退之可愛。正以雖自命學道。而言行失檢。文字不根處。仍極近人。全唐文卷六百八十四張籍上昌黎二書。痛諫其好辯。好博進。好戲玩人。昌黎集中答書具在。亦殊有卿用卿法。我行我素之意。豪俠之氣未除。真率之相不掩。欲正仍奇。求厲自溫。

與拘謹苛細之儒曲異品殊科。諸君所論。譬如恨禰衡之無規檢。責孔融之有冰稜矣。據唐摭言卷五。張文昌二書。亦半爲毛穎傳而發。故云。駁雜無實。有累令德。則劉昫輩之說。由來亦久。按毛穎傳實作風離合影射特去怪誕之情事而已。太平廣記精怪類中雜器用門多其例。榕村語錄續編卷五亦譏其好遊戲。貪仕宦。一能文狂生。渾身俗骨。

然臨大事不放過。如諫迎佛骨。使王庭湊是也。最爲平情之論。荆公於退之學術文章以及立身行事。皆有貶詞。殆激於歐公。程子輩之尊崇。而故作別調。拗相公之本色。朱弁曲洧舊聞卷三余在太學條謂。歐公及許洛諸先輩。皆不以能古文許介甫。然則今生安敢望韓公。眞爲負氣語。蔡元鳳王荆文公年譜考略卷五辨荆公非有意貶退之。顧所引僅酬永叔一律。讀韓一絕。其他均掄而不舉。意在洗雪荆公。遂曲爲之諱。亦異於實事求是者。俞文豹吹劍錄謂。韓文公。王荆公皆好孟子。皆好辯。三人均之好勝云云。殊有識見。彼此好勝。必如南山秋氣。相高不下。使孟子而生於中占。或使當荆公之世。無涑水盱江輩之非難孟子。恐七篇亦將如韓集之遭攻擊耳。古來薄韓者多。姓王。半山。陽明而外。王逢原。廣陵集示王聖美。葛子明五古。深非退之。南內朝賀。示兒兩詩。謂是德累。王得臣。塵史卷中亦謂淵明以子賢愚掛懷。猶不避子美之譏。退之符讀書城南教子取富貴。宜荆公集四家詩不之取。王若虛。津南遺老集中文辨指摘韓文字句不少假。王世貞早作藝苑卮言。斥退之於

詩。一無所解。

按見弁州四部稿卷百四十七。於退之文則推重謂有上追西京者。特至晚年讀書後卷三書韓文後。尤善善從長耳。碑眉公擬古錄卷四載弁州自言。數年來其推轂韓歐賸賈爲大雅之文。而於退之詩。則初論似

未變。世人據弁州題歸震川遺象贊中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趣。久而自傷等語。以爲弁州知韓文之妙。乃晚年事。蓋未詳考。又以爲弁州心折震川。推之冠一代人文。亦不甚確。讀書後卷四書歸震川文集後自記與震川抵牾事。顯

末。又曰。觀其遺集。故是近代名手。所不足者。起伏與結構。又書洵詞云。讀歸震川時義。厭其不可了。若干尺操。將子讀七經樓文集卷五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謂。弁州非真推震川。乃老而懷虛。自貶以揚之。是也。桐城末派頗說歸方。

誤弁州老去之公心。爲才屈之降款。加以錢牧齋記事失實。養其傳說。故略訂正於此。近人則王闓運、王志深譏退之學古遺貌存神之謬。湘綺樓日

記民國五年五月自稱其文出起衰公之上。南皮佐史總姓王後。見朝野僉載卷三又一談助。

周濂溪按部至潮州題大顛堂壁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佛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

珍重更傳衣。退之與大顛三書。適可與靈源與伊川二簡作對。而聚訟尤紛紜。東坡說以爲僞。歐公

跋以爲真。陸放翁老學菴筆記卷六謂黠僧所造。以投歐公之好。故第三書引易繫詞作易大傳。朱

子作韓文考異始定爲退之之筆。陳蘭甫東塾集卷二書僞韓文公與大顛書後謂責韓公不常與

大顛往來則可。必欲以僞爲真。則雖歐公朱子不可掩後人眼目。今觀荆公送呂使君詩中語。亦見

退之與大顛三書。幾如淵明之閒情一賦。宋人認作白壁微瑕矣。黃東發日鈔卷三十五直齋書錄

解題卷十六以朱子此舉爲不可曉。楊升菴不喜朱子。而好襲東發議論。參觀少室山房錄卷五五行條遂推波助瀾。

李穆堂服膺陸王。深惡朱子。每借申雪昌黎荆公爲名。以攻朱子。初稿卷四十六亦有書賈作昌黎

與大顛書後，氣盛詞峻，失之臆必，尙不如升菴言之成理。升菴外集卷四十九論朱子論人，好在無過中求有過，稱秦檜有骨力而譏岳飛爲橫，其必欲證明與大顛書真出韓公手，亦不樂成人之美也。因舉李漢韓集序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等語，以爲此書旣在集外，其僞可知。後來崔東壁考信錄提要卷上，凌揚藻蠡勺編卷二十二皆據李漢序以定三書之僞，實隱本其說而推衍之。然張溥雲谷雜記卷二早言，昌黎知制誥李漢竟未收，柳子厚天說引昌黎論天之文，劉夢得柳集序舉昌黎遠弔之書，五寶聯珠集載昌黎分韻得尋字五律，皆在散逸，安得自矜無有失墜云云。王白田讀書紀疑卷十六亦謂據柳子厚與韓愈論史官書、段太尉逸事書、答韋珩書、送僧浩初序，退之皆有書與子厚，四書今不見集中。劉夢得柳文序所謂退之以書來弔，韓集亦無李漢之言，豈其然乎？則楊崔凌三家之說，猶不免盡信李漢一面之詞。且李漢所編韓集中，自有與孟尙書簡書，稱大顛爲能外形骸，以理自勝，則亦不必曲爲退之諱矣。退之與僧徒往還不絕，趙德麟侯鯖錄卷八謂退之不喜僧，每爲僧作詩，必隨其淺深侮之。陳善捫蝨新話卷二謂退之送惠師、靈師、文暢、澄觀等詩，語皆排斥。劉後村詩話前集謂唐僧見韓集者七人，惟大顛、穎師免於嘲侮，此外皆爲嘻笑之具。而晁以道嵩山集卷十四懼說贈然公曰：予嘗怪韓歐力排浮屠，而其門多浮屠之雄，如澄觀、契嵩輩。

能自傳於後世。實二公之力爲多。夫毀其教而進其徒。豈非一反。李敬齋古今註卷七亦歷數退之集中爲僧侶所作詩文。以爲大醇小疵。張爾岐蒿菴閒話卷一謂退之送文暢詩。高閑序皆以富貴利慾相誇誘。不類儒者語。竊計文暢輩只是抽豐詩僧。不然必心輕之。三君皆不免皮相。未能如趙陳、劉三氏之究極退之語意也。余按朱子退之死款之說。見語類卷百三十七。明說因與孟簡書中以理自勝等語而發。升菴以爲指與大顛三書大誤。胡元瑞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六已訂正之。魏默深古微堂外集再書宋名臣言行錄後。至曰升菴捏造死款之說。以誣朱子。則升菴豈若是誕哉。默深衛護朱子。而竟不一讀語類。蓋伐異必須細究敵說。黨同乃至浸忘師訓。理固然耳。若以岳飛爲橫。乃朱子門人沈憫問語。非出朱子。見語類卷百三十一。同卷屢斥秦檜之奸。初無假借。少室山房筆叢卷十亦有辨論。升菴之妄。在此不在彼也。退之與大顛第二書謂海上窮居。無與話言。要顛相過。第三書怪顛不過。謂非通道。則是空谷之喜足音。豈師說從而相師之誼耶。與孟簡書亦謂近奉釋氏。乃傳者之妄。遠地無可與語。因召大顛。與語亦不盡解。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下文責數百言。莫非申明攘斥佛老之願。所以自爲別白者至矣。皮襲美文。藪卷九有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稱退之能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可見唐之儒者。未嘗

以退之與大顛往來。而疑其信持佛法也。卽五代時劉昫作舊唐書。苛責昌黎。而亦以斥釋老稱之。未據此事。增益罪狀。惟契嵩鐔津文集卷十九非韓第十四論馬彙之行狀。特記刺血書佛經事。謂昌黎外專儒以護其名。內終默重佛道。第十七論與孟簡書。略謂昌黎強掩言愈多而迹愈見。以理自勝云云。已信其法。佛教順理爲福。與大顛游。談理論性。已廁其福田利益矣。又引韓子問道大顛。三平擊牀悟入一事。謂昌黎尊大顛而毀佛。如重子孫而斥祖禰云云。深文周内。游談無根。明達池大師竹窗隨筆。韓昌黎條引與孟簡書中語。則謂退之悍然不信佛法如故。何曾悟入。可見後世緇流之有識者。未嘗執著形迹。引退之以自張門面也。契嵩已坐實退之參禪。宗永撰宗門統要。本果繼作正宏集。捏造事實。謂退之參大顛。有一百八念珠公案。爲上根人。說大乘法。癡人夢話。齊東野語。奉見教。本說書卷五十三李瑒傳事鬼宿。本尙書故實人固宜搗鬼。而儒者亦復相驚伯有。殊可哂也。俞文豹吹劍錄謂韓公潮州之行。豪氣鏢盡。謝表披訴艱辛。真有淒慘可憐之狀。至於佛法。亦復屑意。答孟簡書云云。文豹見宗門統要。疑其誕謾。觀公此書。似不誣也。夫答孟簡書。明言不屑意於佛法。俞氏豈善讀書者。馬永卿嬾真子卷二道王抃語。謂退之號毀佛。實則深明佛法。其送高閑上人序。得歷代祖師向上休歇一路。所見大勝裴休圓覺經序云云。更爲望文牽合矣。余嘗推朱子之意。若以爲壯歲識見

未定迹親僧道。乃人事之常。不足深責。至於暮年處困。乃心服大顛之能外形骸。方見韓公於吾儒之道。祇是門面。實無所得。非謂退之卽以釋氏之學。歸心立命也。故僅曰。晚來沒頓身已處。蓋深歎其見賊卽打。而見客卽接。無取於佛。而亦未嘗有得於儒。尺地寸宅。乏真主宰。韓文考異中註與孟簡書。亦發此意。雖較唐人爲刻。要非周內之言。更非怪退之與僧徒書札往還。詩篇贈答也。不然。朱子早歲詩爲二氏言者多矣。一則曰。聊被釋氏書。超然與道俱。再則曰。登山懷釋侶。盥手閱仙經。三則曰。所慕在玄虛。終朝觀道書。參觀夏心伯讀朱質疑卷一朱子出入於老釋者十餘年考謂此等詩皆作於二十四歲以前。至其交往。亦有仰上人可師

之流。何以都著集中。不稍掩飾乎。

東發日鈔卷三十四論朱子此等詩亦曰。朱子博於二氏書。而他日謂昌黎與大顛交。乃平生死案。何嚴也云云。李穆堂遂坐實朱子之攻乎異端矣。參觀初稿

卷四十五書靈寶真法後。卷四十六書五燈會元後。

荆公送呂使君詩作闢佛語。寄王逢原亦云。孔子大道塞於灰。力排異端誰助

我。而集中詩作禪語不計數。仿寒山拾得卽至二十首。亦屢與釋子酬答。道山清話載唐子方見公誦華嚴經。吹劍錄外集記公與葉濤云。博讀佛書。勿爲世間閑文字。賓退錄卷五記公坐禪時作胡笳十八拍。自言坐禪實不虧人事。雖可笑。亦見公刻意學佛。復作楞嚴疏解。可謂躬蹈而厚責於昌黎者。至其暮年捨宅爲寺。請僧主持。如朱子語類與余國秀語所譏。又豈韓公人人火居之旨哉。爲儒家言者。以退之南遷交大顛爲病。而浪子和尙惠洪石門文字禪有次韻遊南台詩。乃曰。永懷佩

強韓退之。南遷正坐譏訶佛。可發一笑。李肇國史補記昌黎數事。皆非佳話。有昌黎敬徑山。出妻拜之。請賜法名一則。後人卻未有引爲話柄者。何耶。

邵氏聞見後錄卷十八以爲荆公既鄙夷退之力去陳言。而自作雪詩。又全襲退之語。余按荆公讀韓可憐無補費精神一語。卽退之贈崔立之詩中語。改益字爲補字。按李肇註荆公詩。僅於此句下引韓詩云云。上句未註。故魏了翁經外雜抄

卷二補言其上句力去陳言。出退之答李翊書。又黃氏日抄卷五十九力非朱子編韓集之錄荆公此絕。以爲象山他日亦卽以無補費精神譏朱子云云。在荆公或爲反唇之譏。邵氏欲以矛攻

盾。何爲近捨此耶。荆公詩語之自昌黎沾丐者。不知凡幾。豈特雪詩而已。譬如元豐行曰。田背坼如龜兆出。此荆公得意語也。故寄楊德逢又曰。似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後山詩話記山谷論荆公詩暮年愈妙。卽稱此語。以爲前人未道。不知昌黎南山詩形容山石瑩确。卽曰。或如龜坼兆。或如卦分繇。又如孔子詩曰。聖人道大能亦博。學者所得皆秋毫。李雁湖未註出處。按此逕用昌黎送王秀才序起語。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再用前韻寄蔡天啓曰。微言歸易悟。捷若髭赴鱗。比喻新妙。雁湖亦未註出處。按此本昌黎寄崔立之詩。連年收科第。若摘領底髭。他如懷鐘山曰。何須更待黃梁熟。始覺人間是夢間。則本之昌黎遺興曰。須著人間比夢間。寄孫正之曰。少時已感韓子語。東西南北皆欲往。則又所謂自首滅等者矣。然此皆不過儉語儉意。更有若



皎然詩式所謂偷勢者。如游土山示蔡天啓之或昏眠委翳四句。用前韻贈葉致遠之或撞關以攻十二句。全套昌黎南山詩爛漫堆衆皴一段格調。和文淑湓浦見寄之髮爲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又本於昌黎次鄧州界之心訝愁來惟貯火。眼知別後自添花。匪特玄花二字。擷取昌黎寄崔立之詩玄花著兩眼句已也。曾子實劉起潛皆以爲荆公絕句機軸。得之昌黎天街小雨潤如酥一首。隱居通議卷六卷十一荆公五七古善用語助。有以文爲詩渾灝古茂之致。此祕尤得昌黎之傳。按詩用盧字。劉彥和文心雕龍第三十四章句篇結語已略論之。蓋周秦之詩騷。漢魏以來之雜體歌行。如楊惲拊歌。魏武帝諸樂府。蔡文姬悲憤詩。孔雀東南飛。沈隱侯八景詠。或四言。或五言。記事長篇。或七言。或長短句。皆往往使語助以添逶迤之概。而極其觀於射洪之幽州臺歌。太白之蜀道難。戰城南。宋人雜言一體。專仿此而不能望項背也。五言則唐以前。斯體不多。如十九首。同心而離居。故人心尙爾。李延年歌。絕世而獨立。趙壹疾邪詩。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曹植樂府。扶桑之所出。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忽亡而復存。王粲詠史。惜哉空爾爲。劉楨贈徐幹。我獨抱深感。不必與比焉。徐幹室思。自君之出矣。明鏡闇不治。端坐而無爲。重新而忘故。嵇康答二郭。天下悠悠者。有能從此者。郭遐周贈嵇康。欽哉得其所。怒焉如輞轡。阮籍詠懷。誰可與歡者。存亡誠有之。去者余不及。來者吾

不留呼吸永矣哉。秦宓遠遊、虎則豹之兄、鷹則鵠之弟。陸機樂府、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贈弟行矣。怨路長。怒焉傷別促。潘尼贈王元貺。畢力贖康哉。張協雜詩。川上之歎。逝曹嘉贈石崇。爲國之俊傑。嵇紹贈石崇。未若酒之賊。劉琨贈盧諶。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謝混。誠族子。數子勉之哉。張駿雍露行。在晉之二世。謝靈運述祖德。而不纓垢氛。謝惠連夜集。誠哉曩日。歡展矣。今夕切。鮑昭樂府。餘人安在哉。遠矣絕音儀。有願而不遂。謝世基連句。偉哉橫海禽。壯矣垂天翼。何偃冉冉孤生竹。歡願亦云已。坐守零落耳。謝朓懷故人。山川已間之。觀朝雨。懷古信悠哉。丘巨源聽鄰妓。中山安在哉。沈約樂府。苦哉遠征人。悲矣將如何。遊鍾山。結架山之足。登玄暢樓。迴望山之陰。詠月。清光信悠哉。江淹雜體。遠與君別者。而我在萬里。楚客信悠哉。因之平生懷。效阮公。竚立誰語哉。悼室人。佳人永暮矣。吳均樂府。監裔陽之春。贈柳惲。迢遞江之沔。贈王桂陽。送別江之干。送劉餘杭。置酒峯之巖。壽陽還。結景雲之峯。贈周興嗣。孺子賤而貧。閨怨。妾坐江之介。何遜宿湓口。共泛溢之浦。歎白髮。求我谷之嶠。陸倕贈任昉。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沈炯十二屬。豬蠹宵悠哉。何處士酬解法師。道林俗之表。慧遠廬之阿。庾信酬薛文學。子居河之曲。治渭橋。司職渭之陽。隋煬帝樂府。先聖之所營。賜史祥。振旅河之陰。還京師。是月春之季。虞騫登鐘山下峯。攜手巖之際。費昶。

巫山高。彼美巖之曲。唐人如宋之間謁禹廟。而今功尙敷藥。君臣有禮焉。傷王七祕書監。物在人已矣。張說樊姬墓。楚國所以霸。樊姬有力焉。李百藥途中述懷。福兮良所伏。今也信難通。戲贈迎新婦。三星宿已會。四德婉而孌。楊炯西陵峽。盤薄荆之門。滔滔南國紀。洞庭且忽焉。孟門終已矣。蘇頌和聖製春臺望。壯麗天之都。神明王者宅。哭樂安少府。夢寐殊悠哉。已而梁木摧。蕭穎士答韋司業見過。夫子覺者也。其能遺我乎。呂溫寄季六協律。戒哉輕沽諸。行矣自寵之。王維贈張諲。隱居十年餘。宛是野人也。青溪請留盤石上。垂釣將已矣。高適出獵。失之有餘恨。獲者無全軀。復屢用行矣。去矣已矣。孟浩然符公蘭若。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王龍標題瀟池。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詠史。歎息嵩山老。而後知其尊。香積寺禮僧塔。愚也駭蒼生。聖哉爲帝師。韋應物再遊龍門。邈矣二三子。茲焉屢遊盤。儲光羲貽劉高士別。壯哉麗百常。美矣崇兩觀。貽袁三。天子儉爲德。而能清約身。茅山。良以真心曠。兼之外視閑。寄申大。況我行且徒。而君住獨蹇。暢當贈宇文丞。爲語弋林者。冥冥鴻遠矣。平阿館赴郡。德綏乃吾民。不得將庶矣。徐彥伯比干墓。大位天下寶。維賢國之鎮。殷道微而在。特進貞而順。員半千隴右途中遭非語。出遊非懷璧。何憂乎忌人。宋務光海上作。曠哉湖沙地。大矣乾坤力。王灣登終南山。常愛南山遊。因而盡原隰。晚夏池亭。逮此乘務閒。因而訪幽叟。崔顥贈懷一上。

人但有減度理。而生開濟恩。陶翰出蕭關懷古、愴矣苦寒奏。懷哉式微篇。李華雜詩、玄黃與丹青。五氣之正色。儒風冠天下。而乃敗王度。詠史、何意李司隸。而當昏亂時。賈至閒居秋懷、信矣草創時。顧況丁行者詩、飼豕如人焉。領我心之虔。憶亡子、懷哉隔生死。悵矣徒登臨。其他用之字、哉字、而字句多不勝舉。

按施愚山鑾齋詩話有詩用之字條、寥寥數例、皆何所之、之作赴往解、乃動詞、非語助也。又如十九首采之欲遺誰、陸機照之有餘輝、劉伶付之與瑟琴等句、之作其物其人解、乃代名詞、亦非語助。故此類句皆從略。又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十二詩詞虛字條、亦甚簡。

六代則徐幹一作、仿製者尤多。入唐則李杜以前、陳子昂、張九齡使助詞

較夥。然亦人不數篇、篇不數句、多搖曳以添姿致、非頓勒以增氣力。唐以前惟陶淵明通文於詩、稍引厥緒。朴茂流轉、別開風格。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倒裳往自開、問子爲誰歟。孰是都不營、而以求其安。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日日欲止之。今朝真止矣。

其以之作代名詞用者亦極妙。如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唐人則元次山彌參古文風格、語助無不可

用。尤善使焉字、而字如而欲同其意、而苟求其祿、而能存讓名、而可愛軒裳、似不知亂焉。豈不如賊焉。快意無比焉。常竊媿恥焉。於斯求老焉。五古而字起句。昔人尙有焉字押韻。前此僅劉楨、張九齡、宋之問、張說詩中各一見耳。昌黎蒼萃諸家句法之長。元白五古、亦能用虛字、而無昌黎之神通大力。充類至盡。窮態極妍。竹莊詩話卷七選昌黎南溪始泛三首、引蔡寬夫詩話云、三首乃末年所作。

獨爲閒適。有淵明風氣云云。夫昌黎五古句法。本有得自淵明者。蔣叔起垂金蔭綠軒詩鈔卷一云。昌黎有小詩數首。力摹彭澤。偶讀一過。從而追和之。乃指江漢雖云廣。長安交游者。夜歌岐山下四首而言。竊意秋懷。晚菊等篇。詞意亦仿淵明。不待南溪始泛。淵明止酒一首。更已開昌黎以文爲戲筆調矣。昌黎亦善用而字。尤善用而我字。其祕蓋發自劉繪。繪有所思云。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唐人陳子昂同宋參軍夢趙六曰。驂馭游青雲。而我獨踳躐。丁仙芝贈朱中書曰。而我守道不遷業。李東川題李丞山池。他人驢驢馬。而我薛蘿心。王昌齡觀江淮名勝圖。再詣臨海嶠。而我高其風。張九齡奉使南海曰。行李豈無苦。而我方自怡。孟浩然下瀨石曰。榜人苦奔峭。而我忘險艱。劉長卿贈別韋建章造曰。而我倦棲羈。別君良鬱陶。韋應物答韓郎中曰。而我豈高致。偃息平門西。儲光羲泛東溪曰。草木含新色。而我任天和。貽劉高士別曰。簪珮何璀璨。而我送將歸。沈千運感懷弟妹曰。性情能免此。而我何不易。皆偶用而已。太白獨多。如贈新平少年之而我竟何爲。寒苦坐相仍。贈柳少府之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贈劉都使之而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懷岑倫之美人竟獨往。而我安得羣。望廬山瀑布之而我樂名山。對之心益閒。昌黎五言如苦寒之而我於此時。恩光何由沾。食曲河驛之而我抱重罪。子子萬里程。寄李大夫人之而我竄逐者。龍鐘初得歸。祖席之淮南悲木落。而

我亦傷秋。皆有轉巨石挽狂瀾之力。韓門如孟東野遠遊之而我獨何事。四時心有違。賈浪仙古詩。惟翫月長篇。最步武昌黎。中固亦云。此景亦胡及。而我苦淫耽。荆公用而我字無不佳。如寄耿天驥云。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邀望之過云。豈魚有此樂。而我與子無。游亭云。豈予久忘之。而欲我小停。夢黃吉甫云。豈伊不可懷。而使我心往。車載板云。而我更歌呼。與之相往返。送張拱微云。嗟人皆行樂。而我方坐愁。觀此諸例。則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斷可識矣。李雁湖註奉答永叔七律云。江東王儵尙友謂予。荆公於退之文。步趨俯仰。升堂入室。而其言如是。豈好學者常慕其所未至。而厭其所已得耶。不免回護。且不知荆公詩法。亦若永叔之本於昌黎。忖他人之同學。欲獨得其不傳。遂如逢蒙挽射羿之弓。康成操入室之戈耳。五代詩家多不能爲此等古體。故盧多遜苦吟曰。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直是不讀次山。昌黎人語矣。又前所舉陸士衡。謝惠連。陸倕等以矣。對哉諸聯。搜逮索偶。平仄俱調。已開近體詩對仗之用語助。唐人如宋廣平應制曰。丞相邦之彥。非賢諒不居。老臣庸且憊。何德以當諸。更以虛字作扇對。他若廣平送張說巡邊應制曰。以智泉寧竭。其徐海自清。劉憲薦福寺應制曰。佳哉藩邸舊。赫矣梵宮新。崔沔恩賜樂遊園宴曰。復承天所賜。終宴園之陽。劉元度幸大薦福寺應制曰。佳哉藩邸舊。赫矣梵宮新。孫綽酬張九齡曰。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航。李

東川送暨道士、中州俄已到。至理得而聞。儲光義酬張五丈、松柏以之茂。江湖亦自忘。張燕公挽李工部之昔焉稱夏日。今也諡冬卿。蘇許公和聖製長春宮登樓之帝迹奚其遠。皇居之所崇。聞韋使君引綈之惻矣。南鄰問。冥然東岱幽。杜審言和李大夫奉使之澄清得使者。作頌有人焉。莫以崇班閔。而云勝託捐。褚朝陽五絲之水底深休也。日中還賀之。按結句曰。汨羅空遠。而以虛字作縮腳語。王摩詰哭祖自虛之謬。合同人旨。而將玉樹連。爲善吾無已。知音子絕焉。示外甥之老夫何所似。敝宅倘因之。汎前陂之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孟襄陽尋梅道士之重以觀魚樂。因之鼓枹歌。其他不成對偶者。如過檀溪別業之苦雨之寄。首當路者。去矣北山岑。余亦陶樓者。經過竊慕焉。尋辛酉盛矣。霄漢在茲乎。淪落而誰遇。栖皇有是夫。祖詠清明宴劉司勳別業之以文嘗會友。唯德自成鄰。李端早春夜望之行矣。前途晚歸。歟故國賒。下第上薛侍郎之幸得皮存矣。須勞翼長之。劉長卿哭魏兼遂之艱危負且共。少小秀而文。貫休別姚合之言之離別易。免以道途難。李羣玉吾道之鳳兮。衰已盡。犬也吠何繁。杜荀鶴逢友人之白髮多生矣。青山可往乎。與弟話別之干人不得已。非我欲爲之。以及較著之聯若杜少陵之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古人稱逝矣。吾道卜終焉。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白樂天之險阻嘗之矣。栖遲命也。夫一之已歎關。

於命三者何堪併在身。李義山之真人塞其內。夫子入於機。求之流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溫飛卿之至言。今信矣。微尚亦悲夫。角勝非能者。推賢見射乎。其例已多。宋人更以此出奇制勝。如王中父之命也。豈終否。時乎不暫留。韓持國之用舍時焉耳。窮通命也歟。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王介甫之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歐陽永叔之藏之十襲。真無用。報以雙金。豈所宜。劉貢父之貧且賤焉。真恥也。壯之良者。盍行乎。斯文未喪。微而顯。吾道猶存。嘯也歌。謝病歸來。真老矣。傷春刻意益茫然。劉原父之歸歟。那慍見去矣。約輕齋。五十已過。無聞爾。三百雖多。奚以爲。驅之老馬。尙知道。行矣泥龜。久不靈。蘇東坡之君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曲。無和者。應思郢。論少卑之。且借秦。李師中之山如仁者靜。風得聖之清。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暮矣。天無晴。唐子西之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吾道非邪。來曠野。人生樂爾。復何時。歲云暮矣。無雙雁。我所思兮。在五羊。黃山谷之夫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日者傾三接。天乎奠兩楹。日邊置論誠深矣。聖處時中乃得之。張文潛之歲云暮矣。風落木。夜如何其。斗插江。梅執禮之天之未喪斯文也。吾亦何爲不豫哉。王才臣之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又歸去來兮。覺今是。不知我者。謂何求。曾幼度之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韓子蒼之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汪浮溪之何時盛。



之青瑣闥。妙語付以烏絲闌。潘倬之逝者如斯。未嘗往。後之視昔亦猶今。朱新仲之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彼黃金罍。陸放翁之誰其云者。兩黃鵠。何以報之雙玉盤。長安之西過萬里。北斗以南惟一。劉後村之師言起予者。翁問情人耶。方秋崖之翁之樂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鄭清之之。兕容於野。雖非地。豹澤其文。似識時。名家集中。膾炙人口之聯。更僕難數。然窠臼易成。十數聯以上。即相沿襲。譬如唐子西佳月一聯。張文潛歲云一聯。即與李師中二聯相犯。汪浮溪、朱新仲、陸放翁三聯亦大類。他如鄧林村居之數筆。遠山仁者靜。一箇流水聖之清。尤顯襲師中句。丁開可惜之日者。今何及。天乎有不平。望而知爲本山谷日者一聯。王阮上巳阻風之天氣未佳宜且住。樹猶如此我何堪。與朱新仲之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濤如此亦安歸。幾乎應聲踐迹矣。

豐集中詠瀑布。尚有虛字二聯。以其鈍拙。故與他家中虛字拙聯皆從略。

宋人詩中有專用語助。自成路數。而當時無與於文流者。邵堯夫擊

按新仲此聯。不見潛山集中。後村詩語引之。王氏義

壤集是也。惟近體虛字雖多。而虛字對如知時所得誠多矣。養志其誰曰不然。全集不數見。惟首尾吟押支韻一題中途屢爲之。如無聲無臭儘休也。不忤不求還得之。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義若不爲無勇也。幸如有過必知之。信道而行安有悔。樂天之外更何疑。實與梅執禮、王中父、韓持國所作。無以大異。明之陳白沙、莊定山衍其宗派。而皆視祖師稍爲雅飭。語助不如康節之濫。

白沙虛字對更少。如色香本出梨之右。風味真無嶺以南。偶一爲之。生動差似唐子西。韓子蒼。定山虛字對較多。如天乎賢孝真佳壻。詩也幽閒亦壽機。鼎乎何可論爲蓋。柱也焉能夢作車。頭巾氣殊不可耐。至開闢以來原有此。蓬萊之外更無山。越水以更惟剡曲。子陵而下幾漁翁。則尙不失爲詩句。然理學家作詩用語助。雖無當風雅。猶成文理。至竟陵派以語助爲詩訣。遂如柳子厚譏杜溫夫所謂助字不中律令者矣。如鍾伯敬之何非寒其聲。待此花之朝。是爲月之時。筆體老而清。禪者之戶庭。夫惟或隔之。大奸之臂足。名稱稍以臘別之。茲花終負梅之名。旣雨兼之晚。孤帆莫適從。卽論茲山絕。登茲者亦稀。一花分合處。形與影耶神。計爾南歸三月餘。十之五六住吾廬。行行吾欲之官矣。此際情詞不可言。譚友夏之奇矣哉。吾師退言於水木。懸之而後宿。回首夕其暉。柴門之內滿。升降之際微。十年之前後。雪來秀之山光有。且尙爲人子。得無憂老親。解者須之後。勤哉慎厥初。蔡敬夫之未見胡然夢。其占曰得書。居之僧尙髮。來者客能琴。及後來倪鴻寶之及其老也戒。故翹舌之能。鍾鼓享之背。齋咨賦者誣。如此笑枋。殊難備舉。或則不通。或則不必。真宋太祖論朱雀之門所謂之乎者也。助得甚事者。按談苑湘山野錄二書作朱雀之門。邵氏聞見錄作明德之門。方巨山秋崖小集題曹兄耕綠軒七古云。君不見建隆聖人之玉音。者也之乎助何事。卽指此事。蓋理學家用虛字。見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虛字。出於矯揉造作。故險而酸。一則文理通而不似詩。

一則苦做詩而文理不通，兼酸與腐，極以文爲詩之醜態者。爲清高宗之六集，擲石齋、復初齋二家集中惡詩，差足佐輔，亦虞廷賡歌之變相也。

方氏瀛奎律髓頗薄雁湖半山詩註，屢屢言之。偶觀其書，實亦未盡如人意。好引後人詩作註，尤不合義法。如屢入集中之王逢原寄慎伯筠詩，宜乎侔儻不低斂句。雁湖註乃引呂居仁詩。昔李善註文選於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句下引繁欽定情詩云：有此言，未詳其本，亦不過徵及同時作者。雁湖則何藉口哉？故卷三十六末劉辰翁評曰：嘗見引同時或後人詩註意，不知荆公嘗見如此等否？深中雁湖之病，用典出處亦多疏漏。吳騷拜經樓詩話卷二謂見有庚寅補註，或出雁湖門人，是宋時早有補註。劉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亦已譏雁湖註歸腸繞鍾山，不引吳志，妄以蟲疑冰，不引盧鴻一。唐彥謙語，清姚鼐塢援鵝堂筆記卷五十糾正諸則，都精確不磨。引吳都賦鰓字註，以明荆公送福建張比部，長魚組上通三印句不誤，尤足闕王得臣。見廬史 陳善。見門齋新話卷四 黃震。見日鈔卷六十四 等之口。惟段成式酉陽雜俎卷十七有所謂印魚，本劉涓子註來，惜鼐塢未引爲佐證。徐位山管城碩記卷二十六取遜齋閑覽論印子魚，卽引吳都賦及述異記，并舉荆公此詩，蓋在鼐塢之前。鼐塢又曰木末一首，編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二語，未詳其意。齊安院詩復用此二句云。

云。則不免千慮一失。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六。明言白雪則絲。黃雲則麥。履齋示兒編卷十。且欲易縹爲捲。易割爲收。則絲麥自見。而用意不露云云。荆公詩集補註。博采廣摭。用力甚劬。足以成一家之學。如註小姑詩。謂詠青谿小姑。註送王彥魯詩。引宋書王懿傳。此類三數則。皆卓然有功於雁湖。惜矜心盛氣。勇於自信。每有李註未誤。而妄事糾彈。如陽焰。乾愁二註是也。且志在考史。無意詞章。繁文縟引。實尠關係。自序謂李註亦云瞻博。然人物制度。猶有未盡。概從缺略。李氏在南宋。世傳史學。號爲方聞。又時代不甚遠。洵乎註書之難云云。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矣。雁湖不詳制度人物。正以本朝人註本朝書。小宛所謂時代不甚相遠。於朝章國故。聞知見知。耳濡目染。無須徵文考獻。鋪陳終始。施之註蘇。任之註黃。亦皆詳於事料。略於掌故。小宛此言。祇可責備後世註家。豈足爲雁湖病耶。姚氏沈氏於詞章。初非專家。故荆公詩句之襲前人。而李註未言者。仍從闕略。又皆不及後村詩話。瀛奎律髓。評雁湖註語。於槎客所謂庚寅補註。亦均未道。近人張篋齋篤好荆公。至以半山配義山眉山爲三山。其潤于日記。光緒壬辰四月十一日。自言在塞上。以雁湖註甚略。頗求宋人稗說補之。惜未得見。余嘗增註三十許事。及觀姚沈二家書。恍人先我。十居八九。擇二家所未言者。略存數則。聊爲蹄涔之益云爾。至荆公蹈襲前人處。則

別著之。本昌黎詩文兩事。已見前文。茲亦不贅。妄以蟲疑冰句。後村引盧唐兩氏句。亦未得其朔。孫綽遊天台山賦曰。晒夏蟲之疑冰。陸龜蒙賦螢亦云。咸促盡疑冰。并識於此。遊土山示蔡天啓云。荷堅方天厭。按鮑廬詩話卷下云。荆公以厭與蝶。捷爲韻。論語天厭之。釋文厭。於豔反。此讀作於葉反。誤。又再用前韻云。往往心不厭。亦誤。再用前韻寄蔡天啓云。東京一祭酒。收拾偶余愜。雁湖註。退之作石鼓歌時在東都。按祭酒自指許慎。後漢書儒林傳。僅言慎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浚長。而慎子冲上書安帝。則稱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詳見段玉裁註。荆公此詩。必指許慎。觀上下文可知。雲山詩送孫正之。雁湖註。僅言孫侔爲荆公畏友。按老學菴筆記卷七有論荆公與孫正之交誼始末。又謂此詩余有不可誰余規句。乃用顏延年陶靖節。誰箴余闕語。重登寶公塔云。應身東返知何國。雁湖未註。按高僧傳。僧伽者。葱嶺北何國人也。施註蘇詩泗州僧伽塔下引東坡云。泗州大聖傳云。和尚何國人。又曰。世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書西域傳。乃有何國。按履齋示兒編卷十三事誤條中論何國。全同東坡語。冷齋夜話卷九則謂姓何何國人。乃應對機鋒。李邕贊寧皆癡人。以夢爲真。夢中說夢。後村大全集卷四十四用初韻贈壁上人云。笑然僧伽改姓何。當是本冷齋語也。又按北史西域傳康國條下。亦有何國。

荆公詩中何國二字。疑用此。張侍郎示東府新居詩。因而和酬第一首云。恩從隗始詫燕臺。雁湖註引史記。昭王爲郭隗築宮而師之。又引復齋漫錄云。前輩以荆公詩燕臺爲失。然太白詩云。何人爲

築黃金臺。則承襲之誤久矣。按能改齋漫錄說同。葉大慶考古質疑論荆公此句。略云。新序及通鑑亦云築宮。不言臺也。水經注有固安縣昭王築金臺而太子丹踵之之說。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鮑昭放歌行曰。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李善註引王隱晉書及上谷郡圖經。任昉述異記曰。燕昭爲郭隗築臺。唐文粹皇甫松有登郭隗臺詩。李白杜甫詩皆屢用黃金臺。柳子厚詩亦有之。白氏六帖載黃金臺事云云。按此則見永樂大典卷一萬一百五十六。四庫館臣輯考古質疑失收。茲據文芸閣神常子枝語卷三十七所鈔最要。齊東野語卷十七一則略同此。極爲詳實。可補葛溪驛云。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疏桐葉半黃。雁湖無註。按艇齋詩話云。予嘗疑夜間不應有蟬鳴。後見說者云。葛溪驛夜間常有蟬鳴。此正與寒山半夜鐘相類。張文虎舒藝室牘稿書艇齋詩話後云。不知李義山已有五更疏欲斷之語。謾成云。日月不膠時易失。雁湖註。言常去而不留。按此本司空表聖短歌行。女媧只解補青天。不解煎膠黏日月。按此則見玉川白冰第。三言。日月黏。偶書云。我亦暮年專一壑。偶聞車馬便驚猜。雁湖註引莊子秋水篇。且夫擅一壑之水。按陸士龍集卷一逸民賦序起語云。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邱之歡。擅一壑之美。荆公用專字本此。松間云。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不知。雁湖註引石林詩話載王介諷荆公詩。按王明清玉照新志。种明道抗疏辭歸終南。上命設筵禁中。令廷臣賦詩寵其行。獨翰林

學士杜鎬辭不能詩。誦北山移文一首。明道不懌曰。野人焉知大丈夫之出處哉。荆公詩蓋取此也。焦氏筆乘續集卷六亦言荆公此詩用本朝事。惟未云玉照新志。又以明道爲明逸。得孫正之詩因寄呈曾子固。沈氏補註引宋史隱逸傳。孫侔字少述。復據姑蘇志。謂一字正之。按穆堂別稿卷三十。九書孫侔傳後已據宋文鑑中林希所撰傳。考定孫少述卽孫正之矣。韓忠獻挽詩第二首云。木稼曾聞達官怕。雁湖註引舊唐書讓皇帝事。按黃朝英靖康緗素雜記卷一說此最精。文長不錄。朝英固爲王氏新學者。可以補雁湖註。雁湖所註荆公晝寢五律。中有縮脚語助聯者。今譌入劉原父公是集卷十九。又荆公次韻酬朱昌叔第四首云。白下門東春水流。暮春七絕云。白下門東春已老。按養一齋詩話卷六論陳後山寄寇十一詩。楊柳藏鴉。白下東。以平添一東字。趁韻爲病。天社註亦僅引古樂府。步出白門前。楊柳可藏鴉。而不知荆公有先例在也。後山絕句二首之一云。丁寧語。鳥傳春意。白下門東第幾家。更見東字之確有指。亦如其謁外大父墓之叢筵夾道更須東。謝人寄酒之百壺能爲故人東。山口之晴湖半落東也。

荆公讀墨一詩。與明道語針鋒正爾相對。河南遺書。李端伯記大程語。謂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孟子後大見識人。如斷曰。孟醇而荀揚小疵。若不是見得。千餘年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小程論韓。則

較乃兄爲刻。劉元城編伊川語使記謂韓論荀揚非也。又謂退之正在好名中。又謂退之晚來爲文。所得甚多。學本是修德有言。退之卻是倒學了。

按能改齊漫錄卷八謂小程之意。本臨川吳子經法語曰。古人好道而及文。退之學文而及道。子經與荆公論文甚著。

倒

學二字殊妙。卽荆公上人書之意。可與章實齋文史通義所謂橫通作對。朱子語類卷百三十七評原道卽謂無頭學問。評讀墨亦謂韓公第一義是學文字。第二義方究道理。象山語錄卷上亦謂韓退之是倒做。因欲學文而學道。可見宋人於韓。非溺愛不明者。然畢竟大端回護退之。如元城編伊川語謂退之云。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說。非襲古。亦非鑿空。必有所見。朱子與周益公論歐文書謂韓公自言己之道乃孔孟所傳。其言不讓。亦譬爲農而自言服田。爲賈而自言通貨。亦非所以爲誇云。象山語錄卷上亦謂退之云。軻死不得其傳云云。何其說得如此端的。又如魏了翁經外雜鈔卷二。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八皆摘退之上李實書。以爲與順宗實錄自相矛盾。了翁謂韓公有求於人。則詞卑諂不可據。大經至以汪彥章之於李忠定相比。他如符讀書城南詩。及三上宰相書。輕薄爲文。哂罵未休。宋人集矢者。實繁有徒。王逢原采蓮詩。王得臣鑒史語前曾道及。陸唐老語則東雅堂昌黎集註符讀書城南註中已引。他如漁隱叢話前集卷十六引東坡云。退之示兒皆利祿事。老杜則不然。所示皆聖賢事。張子韶橫浦日新云。韓退之求官書略不知恥。豈作文者文當如是。心未必



然乎。陸象山語錄卷上云。韓退之不合初頭俗了。如符讀書城南三上宰相書是矣。俞文豹吹劍錄

外集論符讀書城南。謂賢如昌黎。以利祿誇誘其子。洪容齋三筆卷十一據此詩。謂昌黎覬覦富貴。

鄧志弘棋欄集跋陳了翁書邵堯夫訓子文。謂昌黎愛子之情則至。導子之情則陋。然仍多諒宥之

詞。山谷書符讀書城南詩後小跋。即力爲昌黎辯護。樊汝霖昌黎年譜註早引之。黃東發日鈔卷五

十九論符讀書城南云。亦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僞者。按。北詩話卷三末一則。集賢堂文

書城南首皆發揮此意。蓋與山谷東發開合。張子韶橫浦心傳錄卷上論退之三書爲人所議。曰。不可以世俗見觀君子。按。板橋

讀昌黎上宰相書絕句云。也應不肯他途進。祇把書來上相公。王國炳詠史亦云。洙泗無暖席。斯人詎可避。三上宰相書。詎議艱難意。至抹撥其文。宋人更絕無妙有。即陸象山

語錄亦云。有客論詩。先生誦昌黎調張籍一篇云。讀書不到此。不必言詩。若廣陵、東坡、容齋等之私

淑韓公。又不待言矣。

升菴外集卷四十四力詆荆公。謂爲千古權奸之尤。日引黃鄮山語。謂朱子於東坡。憎而不知其善。

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按。李卓吾景仰升菴。贊書卷五幾備之於聖賢。故同卷文公著書條亦引升菴各說。而譏朱子

東坡長處各條。姚存本國朝文錄卷十五晚學齋文集卷四皆載王宏撰書。唯題跋後。補朱子讚美東坡之語。尙爲未盡。宜以東塾讀書記卷二十一論朱子晚年雅重東坡。則補之。其說甚辯。朱子於王蘇

有軒輊。觀與汪尚書書及語類卷一百三十答斐卿一條可見。蓋以東坡爲人放誕。持身不如荆公。

之飭。遂因此而及其餘矣。故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德行那得似荆公。道學家之嫉惡過嚴如此。朱子雖學道，性質欠和平中正。張南軒呂東萊與朱子書，屢以爭氣傷急爲誡。朱子答林擇之詩亦云：長言三復儘溫純，妙處知君又日新。我亦平生傷逼迫，期君苦口卻諄諄。語類卷一百四亦謂某氣質有病，多在忿懣，綽有自知之明。至與象山爭而不勝，又因象山作王文公祠堂記，亦爲荆公平反，乃激而移怨江西人，并波及荆公。眞愛及屋烏，而惡及儲胥者，語類卷一百二十四曰：江西士風，好爲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如荆公子靜，按卷九十五有江西人志大而心不小條可參卷一百三十九曰：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皆王陸並舉，殊耐尋味。文集答劉公度書云：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見之否？升菴之罵荆公，亦有鄉里之私心在。魏默深古微堂外集再書宋名臣言行錄後卽云：升菴以太白爲蜀人，遂推之出少陵上。其尊二蘇而攻朱子，亦爲蜀人故。然默深大肆咆哮，爲朱子洗脫。於朱子書實未細讀，與升菴亦五十步百步間。升菴丹鉛雜錄卷七朱紫陽一節，今見外集卷五十二，推尊朱子各體文語，全襲黃東發日鈔卷三十六末一節，而不具主名。則於朱子之文，尙是拾人牙慧。末痛言道學家之不工文，更可見借朱子以鍼砭當時，並非眞賞。遂輕信黃氏過情之稱也。

周草窗浩然齋雅談卷上曰：直齋陳先生言：蘇明允辨奸論雖爲介甫發，然亦間及二程，所以晦菴極力回護云云。余按辨奸一論，雖出蜀黨，而其意則洛黨亦有之。二程遺書卷上，呂與叔記明道對神宗語，謂安石之學不是，不須遠引，可以近徵。詩稱周公公孫碩甫，赤鳥几几，其盛德之形容如此。安石則一身不能治云云。參觀呂東萊文集卷二下，記伊川在涪，衣冠雖不華盛，而極於整肅，飲食雖不豐厚，而極於精美。豈非明允囚首垢面之說乎。

李穆堂初稿卷四十六書辨奸論後二則，以嘉靖本嘉祐集無辨奸論，因論此文爲河南邵氏僞作。按同卷復有書宋名臣言行錄後，書邵氏開見錄後二文，皆爲荆公父子而發，痛斥邵氏及朱子。蔡元鳳王荆文公年譜考略卷十更爲之推波助瀾，惜未引

明道此論，亦可資洛黨僞託之傍證也。穆堂鄉曲之見甚深，清世宗硃批論旨第四十九冊雍正六年十月十一日廣西巡撫郭銍奏稱穆堂巡撫粵西，修本省通志，至名宦傳，凡江西同籍悉行濫載。黃唐堂作穆堂初稿序亦言其文章學術師法不出本鄉，而奄有前古，其於荆公猶是志也。

朱子題曹操帖云：余少時曾學此表，時劉共父方學顏書鹿脯帖，余以字畫今古誚之，共父謂予：我所學者，唐之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余無以應。又題荆公帖云：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周必大益公題跋有跋王荆公進鄴侯遺事奏稿，亦謂朱公喬年之子元晦爲某言：先君子少喜學荆公書云云。草齋考亭

父子。此事劇類。朱子早歲本號詩人。其後方學道名家。寄江文卿。劉叔通詩曰。我窮初不爲能詩。笑殺吹竽濫得癡。莫向人前浪分雪。世間真僞有誰知。自註。僕不能詩。往歲爲濟菴胡公以此論薦。平生僥倖多類此。殊有詞若憾而實深喜之意。方盧谷爲江西門下功狗。衛黃陳如護頭目。而桐江續集卷二十五有夜讀朱文公年譜十二絕。其一云。濟菴老薦此詩人。屈道何妨可致身。負鼎干湯公豈肯。本來餘事壓黃陳。盧谷晚年儼以理學家自居。推江西詩學而排江西道學。參觀蘇軾詩集卷四十二朱文公詩批語雒閩真傳。言之勿作。集中又屢推朱子爲鄉先輩。故遂并涪翁。后山而不之屑矣。律髓屢言朱子詩學后山。得其三昧。如卷十六九日七律。卷二十梅花五律批語。而此處忽又將朱子壓倒後山。真是興到亂道。按朱子語類卷

一百一謂尹和靖任講官。諫高宗曰。黃山谷詩有何好處。看他做什麼。只說得此一言。

按此可與册府元龜載丁居晦

答唐文宗問李杜語參觀。顧亭林曰。知錄卷二十六通鑑不載文人條引之。居晦謂此非君上要知之事。亭林取其語以折李因篤。且曰。通鑑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則尙未爲探本之論。史通二體篇早論春秋家之短曰。高才僞德。跡在沈冥者。不在道而詳說。賈如柳惲。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細則纖芥無遺。粗則丘山是棄云云。豈特不錄文人而已。又卷一百四謂有人樂作詩。若移以講學。多

少有益。符聖功曰。趙昌父前日在此。好作詩。與語道理。如水投石。按昌父欲以詩人爲道學家。出朱

子之門。四庫提要別集類十三有考。其詩亦盧谷所推崇不置者。至以之上配后山。

參觀桐江集卷一送胡植芸北行序。卷四跋趙章泉詩。及瀛奎律髓中批語。

未識盧谷見朱子顯斥黃趙之以詩人自了。又將何詞自解。文人而有出位之思。依傍門戶。不敢從

心所欲。勢必至於進退失據。況虛谷穢德彰聞。依託道學。其去金蓮記中賈儒者幾希。朱子在理學家中。自爲能詩。然才筆遠在其父章齋之下。較之同輩。亦尙遜陳止齋之蒼健。葉水心之遒雅。晚作尤粗率。早作雖修潔。而模擬之迹太著。如趙閑閑所謂字樣子詩而已。虛谷論詩。頗有眼力。其推朱子詩。未必由衷。桐江集卷五劉元暉詩評。僅稱朱子選體卓絕。卽指其摹擬之體。唐權文公五古如晨坐寓興。郊居歲暮。因書所懷。書紳詩諸篇。已導朱子先路。虛谷未之或知也。

淵明文名。至宋而極。永叔推歸去來詞爲晉文獨一。東坡和陶。稱爲曹劉鮑謝李杜所不及。自是厥後。說詩者幾於萬口同聲。翕然無間。宋蔡寬夫詩話言。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惟韋蘇州、白樂天、薛能、鄭谷皆頗效其體。國粹學報己酉第八號載李審言丈媿生叢錄。一則云。太白韓公恨於陶公不加齒敍。卽少陵亦祇云。陶潛避俗翁也。余按少陵夜聽許十誦詩曰。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江上值水如海勢。曰。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其不論詩而以陶謝並舉者。尙有石橫閣詩之優游謝康樂。放浪陶彭澤。李羣玉贈方處士云。喜於風騷地。忽見陶謝手。卽本少陵來。不得謂少陵祇云陶潛避俗翁也。如以陶潛避俗翁爲例。則太白金風第一首。雖數古代作者而不及淵明。他詩如贈皓弟。贈徵君鴻。贈從孫銘。贈鄭溧陽。贈蔡秋浦。贈閭丘宿松。別中都明府兄。答崔宣城。九日

登山、遊化城寺清風亭、醉題屈突明府廳、嘲王歷陽、紫極宮感秋、題東谿公幽居諸作，皆用陶令事。沈歸愚唐詩別裁評昌黎薦士詩，早怪其標舉詩流而漏卻淵明，而昌黎詩如秋懷、晚菊、南溪始泛、江漢雖云廣等，未嘗不師法陶公。前已言之，清初精熟杜詩，莫過李天生，續刻受祺堂文集卷一曹季子蘇亭詩序論少陵得力文選，且云：少陵全集託興莫如開府，遺懷專擬陶公，由是觀之，蔡李二氏所言，近似而未得實。余泛覽有唐一代詩家，初唐則王無功，道淵明處最多，喜其飲酒，與己有同好，非賞其詩也。爾後如王昌齡、高適、孟浩然、崔曙、張謂、李嘉祐、皇甫曾、嚴維、戴叔倫、戎昱、竇常、盧綸、李端、楊巨源、司空曙、顧非熊、邵謁、李頻、李羣玉、盧肇、趙嘏、許渾、鄭谷、韋莊、張蠟、崔塗、崔道融、汪遵等，每賦重九歸來，縣令、隱居諸題，偶用陶公故事，顏真卿詠陶淵明，美其志節，不及文詞。錢起詩屢稱淵明，惟寄張藍田云：林端忽見南山色，馬上還吟陶令詩。始及淵明之詩。孟郊報張翰林舍人見遺云：忽吟陶淵明，此卽羲皇人。許渾寄李遠云：賦擬相如詩似陶，皆空泛不足爲憑。崔顥有結定襄郡獄效陶一首，劉駕有效陶一首，曹鄴有山中效陶一首，司馬扎有效陶彭澤一首，唐彥謙有和陶淵明貧士七首，并未能劣得形似。張說之、柳子厚皆不言紹陶。借用宋王質錄名然張詩如聞雨、柳詩如覺衰、飲酒、讀書、南谿、田家五首，望而知爲學陶。南谿、田家兩作尤精潔恬雅。韋蘇州於唐賢中，最有晉宋

間格。曾效陶二首。然種瓜一首。不言效陶而最神似。蘇州行旅之什。全本謝客。柳州乃元遺山論詩絕句。所謂唐之謝靈運。二家之於陶。亦涉筆成趣焉耳。東坡稱淵明詩。質而實綺。樸而實腴。王右丞田園之作。如贈劉藍田。渭川田家。春日田園。太風流華貴。持較淵明西田穫早稻。下溪田舍穫。有會而作等詩。似失之過綺。儲太祝詩多整密。惟同王十三偶然作第一第三首。田家雜興。淳朴能作本色田夫語。異於右丞之以勞農力田爲逸農行田者。然皆未屑斤斤以陶詩爲師範。故右丞偶然作第五首。陶潛任天真云云。專論其嗜酒傲兀。未及其詩。文集與王居士書。至斥其忘大守小。終身抱慚。并不取淵明之爲人矣。至白香山明詔大號。自吟拙什。因有所懷云。蘇州及彭澤。與我不同時。題潯陽樓曰。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又怪章江州。詩情亦清閑。所作詩亦屢心摹手追。薛大拙論詩曰。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故鄭都官讀許昌詩集。卽云。李白欺前輩。陶潛仰後塵。讀前集第二首。自言曰。愛日滿階看古集。祇應陶集是吾師。然少陵李羣玉以陶謝並稱。香山以陶韋等類。大拙以陶李齊舉。雖道淵明而未識其出類拔萃。至薛鄭所謂師法淵明者。二家集中亦不可得而按也。鍾記室詩品稱淵明爲隱逸詩人之宗。陸魯望自號江湖散人。甫里一集。莫非批抹風月。放浪山水。宜與淵明曠世相契。集中襲美先輩以龜蒙獻五百言。提獎之重。蔑有稱實。再抒鄙懷。用伸酬謝一篇。

亦溯風騷沿革。尤述魏晉來談藝名篇。如子桓典論、士衡文賦、解道彥和文心、長言永歎。尤唐人所絕無。僅有而竟隻字不及淵明。更推而前。則晉代人文略備於文心雕龍才略篇。三張、二陸、潘、左、劉、郭之徒。無不標其名字。加以品題。而獨遺淵明。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敍晉宋以來詩流。淵明終不與。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亦最舉作者。別爲三體。窮源分派。與鍾記室詩品相近。而仍漏淵明。記室詩品列淵明於中騁。自序上篇歷數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以及劉、郭、孫、許。推謝客爲極致。與休文論指。無乎不同。而於淵明。勿加齒列。惟自序下篇末稱五言警策。陶公詠貧。得與二十一作者之數。謝客則擬古登臨。稱道者再。故篇首曰。曹劉文章之聖。陸謝體貳之才。則其篇終論列。直是蘇侯之配。唐堯。匪特信噲等伍。老韓同傳而已。挾妙別尤。識所未逮。顏延之與淵明友善。及其亡也。爲作哀誄。僅稱徵士孤生介立之節。於其文章。祇曰。文取指達。幾不以淵明爲工於語言者。陽休之能賞淵明文。言其往往有奇絕異語矣。而所撰陶集序錄乃曰。詞采未優。美中致不足之意。鮑明遠、江文通學陶。皆祇一首。而仿他人者甚多。江學嗣宗至十五首。鮑學公幹至五首。則以淵明與其他文流類視。何嘗能刮目相看。當時解推淵明者。惟蕭氏兄弟。昭明爲之標章遺集。作序歎爲文章不羣。莫之與京。顏氏家訓文章篇。記簡文愛淵明文。常置几案。動靜輒諷。顧二人詩文。都沿時體。無絲毫貽



息淵明處。昭明與湘東王書論文祇曰：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宋陳仁子撰文選

補遺，趙文作序，述仁子語，亦怪昭明選淵明詩，十不存一二，可見淵明在六代三唐，正以知希爲貴。

卽今衆議僉同，千秋定論，尙有王船山、黃春谷、包慎伯之徒，或以爲淵明量不弘而氣不勝，開游食

客惡詩。

見夕堂永日  
緒論內編

或以爲今情五言之境，康樂其方圓之至矣，猶之洙泗之道，徧及人倫，雖陶彭澤

亦夷惠老莊之列也。

夢陔堂文集卷  
三與梅蘊生書

或以爲淵明詩不如康樂詩，竟體芳馨。

見藝舟雙楫答張翰風書，按莊  
韓門詩學集間有謝詩累句條，

可參

歸去來詞言不麗而意無則。

書韓文  
後下篇

則當時之進前不御，奚足怪乎？近有箋詩品者二人，力爲

記室回護，一若記室品詩，悉本枰心，成此鐵案，無毫髮差，不須後人作諍友者，於是曲爲之說，強爲

之諱，固必旣深，是非遂淆，心勞日拙，亦可笑也。記室以淵明列中品，予人口實，一作箋者引太平御

覽卷五百八十六云：鍾嶸詩評，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劉楨、王粲、阮籍、陸機、潘岳、左思、謝靈運、陶潛

十二人，詩皆上品。又一作箋者亦引太平御覽卷五百八十六云：鍾嶸詩評，古詩：李陵、班婕妤、曹植、

劉楨、王粲、阮籍、陸機、張協、潘岳、左思、謝靈運、陶潛十二人，詩皆上品。據此一條，遽謂陶公本在上品，

今居中品，乃經後人竄亂，非古本也。余所見景宋本太平御覽，引此則並無陶潛，二人所據，不知何

本。單文孤證，移的就矢，以成記室一家之言，翻徵士千古之案，雄猛事，吾見亦罕，不煩傍引，卽取

記室原書以破厥說。記室自序中篇云。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而今本時有錯亂。如中品晉張華。乃置魏何晏、應璩之前。作箋者以御覽所引爲未經竄亂之原本。何以宋之謝客在晉之陶公之先。與自序體例不符。豈品第未亂而次序已亂乎。則安知其品第之未亂也。且今本上品之張協。作箋者所引御覽獨漏卻。而作箋者默不置一詞。何耶。高仲武中興間氣集卷下論皇甫曾有曰。昔孟陽之與景陽。詩德罔慚厥弟。協居上品。載處下流。當卽指詩品等次而言。可見唐時詩品上品有張協。與北宋初太平御覽之上品無張協而有陶公者。果孰爲古本哉。一作箋者所引御覽有張協。然合之古詩。數爲十三。不得云十二。記室論詩。每曰某源出於某。附會牽合。葉石林、王漁洋皆早著非議。然自具義法。條貫不紊。有身居此品。而源出於同品之人者。如上品王粲之本李陵。潘、張之本王粲。陸、謝之本陳思。中品謝瞻等五人之本張華。謝朓之本謝混。江淹之本王微。謝朓、沈約之本鮑照。其例是也。有身列此品。而源出於上一品之人者。中品魏文本李陵。郭璞本潘岳。張、劉、盧三人本王粲。顏延本陸機。下品檀、謝七人本顏延。其例是也。有身列此品。而源出於一同品一上品之人者。鮑照本張華。張載是也。若夫身居高品。而源出下等。詩品中絕無此例。古人好憲章祖述。每云後必遜前。如論衡超奇。抱朴尚博所嘲。菜甘蜜苦。山海日月分古今。

按拉丁文中 Antiquus 一字數義。古先也。作勝二也。引申之爲愛悅三也。此最曲傳信而

好古之心。蓋 antiquus 自 ante 來。本猶吾國文之前字先字。不特指時間之古。亦指品地之優也。參觀 Gabriel Tarde: *Les lois de l'imitation*, p. 269 論吾國人好古。惟於拉丁文釋義舉例。尙未審確。

齊世鈞世

之論。增冰出藍之喻。持者蓋寡。使如箋者所說。淵明原列上品。則淵明詩源出於應璩。璩在中品。璩詩源出於魏文。魏文亦祇中品。譬之子孫。儼據祖父之上。里名勝母。曾子不入。書稱過父。大令被譏。恐記室未必肯自壞其例耳。記室之評淵明曰。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竺意貞古。詞興婉愜。又標其風華清靡之句。此豈上品考語。固非一字之差。所可矯奪。記室評文。眼力初不甚高。論詩貴氣盛詞麗。所謂骨氣高奇。詞彩華茂。故最尊陳思。士衡。謝客三人。以魏武之古直蒼渾。特以不屑翰藻。屈爲下品。宜與淵明之和平淡婉。不相水乳。所取反在其華靡之句。仍囿於時習而已。不知其人之世。不究其書之全。專恃斟酌異文。安足以論定古人。況并斟酌而未備乎。余因略述淵明身後聲名之顯晦。於譚藝或不無少補云。

唐書韓愈傳謂從遊者。孟郊。張籍其尤。退之與馮宿論文書亦稱門下爲文。李翱。張籍。送孟東野序則謂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李詩篇罕見。韓孟雲龍上下。東野贈無本詩云。詩骨聳東野。詩濤湧退之。爾時旗鼓。已復相當。張文昌祭退之詩云。公文爲時帥。我亦微有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是退之與文昌亦齊名矣。然張之才力。去韓遠甚。東坡韓廟碑曰。汗流籍湜。走且僵。千古不易之論。

其風格亦與韓殊勿類。集中且共元白唱酬爲多。惟城南五古似韓公雅整之作。祭退之長篇尤一變平日輕清之體。朴硬近韓面目。押韻亦略師韓公。此日足可惜。其詩自以樂府爲冠。世擬之白樂天。王建。則又大誤。文昌含蓄婉摯。長於感慨。興之意爲多。而白王輕快本色。寫實敘事。體則近乎賦也。近體唯七絕尙可節取。七律甚似香山。按其多與元白此唱彼于。蓋雖出韓之門牆。實近之壇坫。征婦怨云。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在如畫燭。謂贅也。立譬極妙。大般涅槃經壽命品第一云。如以一掬水投於大海。然一小燈助百千日。法苑珠林卷六十一僧亡名自誠云。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十七世紀文家蒲頓 (Robert Burton) 解愁論 (*Anatomy of Melancholy*) 第二部第二節謂愛欲之苦。無須例證。十八世紀詩家楊氏 (Edward Young) 諷諭詩 (*Satires*) 第七篇笑註疏之學爲多事。小說家史木萊脫 (Tobias Smolett) 旅行趣牘 (*Humphry Clinker*) 六月十日梅爾福 (J. Melford) 作函。譏以人智妄測天道。皆有白日中舉燭之喻 (Set a candle in the sun or hold a candle to the sun) 疑本之賽尼加 (Seneca) 論苦樂與道德語。而加以變化。 *Epistola*. LXVI: "Quem ad modum minuta lumina claritas solis obscurat; .....et quocunque afulsit, ibi. quidquid sine illa apparet, extinguitur." 然賽尼加句。尙是日月出而燭火熄之意。三家取譬。乃與文昌巧合耳。陽明傳習錄卷下答黃勉叔曰。既去惡念。如日光

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出。若惡念既去。又要存善念。即是日光之下。添燃一燈。比喻亦同。按瓊詞地論卷十

五云：映障所礙。如小光大光所映。故不可得。所謂日光映星月等。又如月光映事業星。西方詩人中 Sappho 首詠此意（見 E. M. Cox: The Poems of Sappho, p. 78）。Petrauch 詩中亦有此論。Trionfo d'amore, cap. iii 謂諸美見

Laura 神索氣奪。如衆星見日（E. veramente è fra le stelle un sole）。而 Trionfo delle morte, cap. i 謂諸美與 Laura 作伴。如衆星映日。借光增耀（Stelle chiare pareano, e' mezzo un sole, / Che tutta ornava, e non togliava lor visiva）。用意更妙。四庫提要據祭退之詩。遺約有修章。令我序其末。以爲文昌目盲復明之證。按

退之集中贈張十八助教一絕已云。喜君眸子重清朗。文昌詠懷亦云。老去多悲事。非唯見二毛。眼昏書字大。耳重語聲高。又患眼云。三年患眼今年較。免與風光便隔生。昨日韓家後園裏。看花猶似未分明。何不以此爲證。

人言趙松雪詩學唐。余謂元人多作唐調。方桐江。宋之遺老。爲江西派後殿。本非元人。惟柳待制不作同時雍容新秀之體。蹊徑巉峭。頗近宋格。而才力微薄。未足成家。松雪詩瀏亮雅適。惜肌理太鬆。時作枵響。七古略學東坡。乃堅緻可誦。若世所傳稱。則其七律。刻意爲雄渾健拔之體。上不足繼陳簡齋。元遺山。下已開明之前後七子。而筆性本柔婉。每流露於不自覺。強繞指柔作百鍊剛。每令人見其矜情作態。有如駱駝無角。奮迅兩耳。亦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規撫痕跡。宛在未除。多襲成語。似兒童摹帖。如見章得一詩。因次其韻一首。起語生吞。賈至春思絕句。草色青青柳色黃云云結語活剝李商隱

春光絕句。日日春光  
日光云云

倘亦有會於二作之神味相通。遂爲撮合耶。一題之中。一首之內。字多複出。至

有兩字於一首中三見者。此王敬美藝圃摘餘所謂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正不可藉口沈雲

卿。王摩詰輩以自文。且唐宣宗與李藩等論考試進士詩。已以一字重用爲言。是唐人未嘗不認此

爲近體詩忌也。唐詩紀事  
卷二載

宋元間名家惟張文潛柯山集中七律最多此病。且有韻脚複出。松雪疏忽。

略與等類。然唱歎開闔。是一作手。前則米顥寶晉英光集詩。舉止生硬。後則董香光容臺集詩。才短

韻薄。惟松雪畫詩三絕。真如騁之斬矣。元人之畫。最重遺貌求神。以簡逸爲主。元人之詩。卻多描

頭畫角。惟細潤是歸。轉類畫中之工筆。松雪常云。今人作畫。但知用筆纖細。傅色濃豔。吾所畫似簡

率。然識者知其近古。佩文齋書畫  
譜卷十六引

與其詩境絕不侔。匹似其東城絕句云。野店桃花紅粉姿。陌頭楊柳

綠煙絲。不因送客東城去。過卻春光總不知。機杼全同貢性之湧金門外見柳詩。

湧金門外柳垂金。三  
日不來成綠陰。折取

一枝入城去。使  
人知道已春深。

而趙詩設彩纖穠。貢詩著語簡逸。皎然可辨。幾見松雪之放筆直幹耶。東坡所謂詩畫

一律。其然豈然。

按詳見拙作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吾鄉倪雲林自言。  
作畫逸筆草草。而清閨閣集中詩皆秀細。亦其一例。

陶宗儀輟耕錄卷九記松雪言。作詩

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戚輔之佩楚軒客談。陸友仁硯北雜志亦著是說。并皆載松雪言。使

唐以下事便不古。明七子議論肇端於此。

按詩用實字。松雪從父趙與時賓退錄卷十  
即載厥說。詳見下文論詩用人名地名條。

與方虛谷之論七律

貴用虛字。十一附說適相反背。是以桐江續集中道子昂無慮二十餘次。皆祇以書畫推之。隻字不及其詩篇。蓋一則沿宋之波。一則續唐之緒。家法本逕庭耳。

【附說十一】虛谷之說。可觀桐江集卷一鮑子壽詩序。卷四跋趙章泉詩。卷五劉元暉詩評。

問田夫條。又瀛奎律髓卷四十二后山贈王聿修商子常詩批語。卷四十三山谷十二月十九

日發鄂渚詩批語。非五字七字皆實之爲難。而虛字有力之爲難云云。江西派大家后山近體用虛字多於山谷。若溪漁隱輩

話前集卷五十引詩眼。記山谷謂詩句中無虛字方雅健。故虛谷亦隱推后山出山谷上。桐江

集卷一送胡植芸北行序於有宋一代作者。稱宛陵后山章泉三人。山谷不與。瀛奎律髓卷十

七后山寄無駱詩批云。自老杜後始有后山律詩。往往精於山谷。

周櫟園尺牘新鈔卷四載張九微與王漁洋書云。諸名士序歷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爲重。夫歷下

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明公御風以行。身在五城十二樓。豈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

絳灌隨陸。非不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儔夫。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天也。蓋謂漁洋以天分勝也。隨園

詩話卷三駁絕代銷魂王阮亭之說曰。阮亭之色。並非天仙化人。使人心驚。不過一良家女。五官端

正。吐屬清雅。又能加宮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香。取人碎金。成其風格。蓋謂漁洋以人工勝也。竊以

爲藏拙卽巧。用短卽長。有可施人工之資。知善施人工之法。卽是天分。雖隨園亦不得不稱其縱非絕色。而五官生來尙端正也。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筆。則譬如飛蓬亂首。狼籍闔眉。妍姿本乏。風流頓盡。吾鄉鄒綺十名家詩選所錄。觀自得齋叢書中收爲漁洋山人集外詩者。是其顯例。如香奩詩云。香到濃時嘗斷續。月當圓處最嬋娟。腸當斷處心難寫。情到鍾時骨自柔。惡俗語幾不類漁洋口吻。引申隨園之喻。其爲邢夫人之亂頭粗服耶。抑西子之蒙不潔耶。奚足與彭羨門作豔體倡和哉。江鈍翁說冷。載彭王倡和集事。松桂堂集中豔體七律。綺合葩流。秀整可喜。異於漁洋之粗俗貧薄。卽其卷三十一之金粟閣詞七絕百首。曲寫閨房靜好之樂。以及牀第燕辟之私。雖多冶而傷雅。然心思熨貼。王次回不能及。漁洋詩最不真切。未解辦是也。

漁洋天賦不厚。才力頗薄。乃遁而言神韻妙悟。以自掩飾。一吞半吐。撮摩虛空。往往並未悟入。已作點頭微笑。閉目猛省。出口無從。會心不遠之態。故余嘗謂漁洋詩病在誤解滄浪。而所以誤解滄浪。亦正爲文飾才薄。將意在言外。認爲言中。不必有意。將弦外餘音。認爲弦上無音。將有話不說。認作無話可說。趙飴山談龍錄謂漁洋一鱗一爪。不是真龍。漁洋固亦真有龍而見首不見尾者。然太半則如明太祖殺牛而留尾插地。以陷土中欺主人。實空無所有也。妙悟云乎哉。妙手空空已耳。施愚山螭齋詩話自比其詩於人間築室。一磚一木。累積而成。漁洋之詩如華嚴樓閣。彈指卽現。有一頓一漸之別。漁洋詩話亦載厥說。則愚山又爲妙悟之說所欺。漁洋樓閣乃在無人見時暗中。



築就而復除其土木營造之迹。使有煙雲蔽虧之觀。一若化城頓現。其迂緩實有倍於愚山者。煙畫東堂小品於一。王貽上與林吉人手札。陶澍跋云。如蠡勺亭詩沐日浴月四字。初欲改虎豹驂馬。既欲改驂馬爲水兕。此等字亦在撚髭求安之列。豈所謂華嚴樓閣者。固亦由寸積尺累而始成耶。正與余言相發。嘯亭雜錄卷八記漁洋詩思蹇澀。清聖祖出題面試。幾致曳白。茲事雖小。可以見大。觀其詞藻之鉤新摘雋。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筆。與酣放淋漓。揮毫落紙。作風雨而起雲煙者。固自異撰。然讀者祇愛其清雅。而不甚覺其餽飭。此漁洋之本領也。要之漁洋談藝四字。典、遠、諧、則。所作詩皆可幾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遺老放恣。雜駁之體。如沈廷芳跋望溪墓誌云云。詩若文皆然。貪多之竹垞。祇能爲饋貧之糧。愛好之漁洋。方可爲拯亂之藥。功亦偉矣。愚山之說。蓋本屠長卿來屠繼烈鴻苞節錄卷六上一則略謂。杜甫之才大而實。是造建章宮殿千門萬戶手。李白之才高而虛。是造清微天上五城十二樓手。

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卽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學道學詩。非悟不進。或者不好漁洋詩。遂并悟而非之。真因噎廢食矣。高忠憲困學記云。平日深鄙學者。張皇說悟。此時只看作平常。自知從此方好下工夫耳。陸桴亭思辨錄輯要卷三云。凡體驗有得處。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喚作

悟。曠作物格知至。古人把此個境界看作平常。按劉應居通觀卷論悟二可參觀又云。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斷。

悟頭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擊不已。火光始現。然得火不難。得火之後。須承之以艾。繼之以油。然

後火可不滅。故悟亦必繼之以躬行力學。按此即 Graham Wallas 所言 Illumination 之後。繼以 Verification 也。詳見所作 Art of Thought, pp. 88 ff. 擊石之喻。參觀孟

東野勸學詩。擊石乃有火云云。罕譬而喻。可以通之說詩。明心見性之學。有益談藝。豈淺眇哉。悟有遲速。係乎根之利

鈍。境之順逆。猶夫得火有難易。係乎火具之良楮。風氣之燥濕。速悟待思學爲之後。遲悟更賴思學

爲之先。漁洋將悟。空諸依傍。玄虛飄忽。思學相須爲用之旨。概乎未知。蓋未能將此境看作平常。亦

且於禪學闕有間矣。古人論悟最周匝圓融者。無過唐之圭峯禪師。其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下之一

詳說有因悟而修之解悟。有因修而悟之證悟。終之曰。若遠推宿世。則惟漸無頓。今頓見者。已是多

生漸熏而發現也。夫遠推宿生。則漸熏者。今人所謂天才遺傳是也。僅限一事。則漸熏者。西人所謂

伏卵 (Incubation) 是也。見前引 Wallas 書。參觀張橫渠正蒙第八篇中正云。不思而得。素也。又程伊川論深

忽然恍著。嚴滄浪詩辨曰。詩有別才非書。別學非理。而非多讀書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曰別才。則宿世漸

熏而今生頓見之解悟也。曰讀書窮理以極其至。則因悟而修。以修承悟也。可見詩中解悟。已不能

舍思學而不顧。至於證悟。正自思學中來。下學以臻上達。超思與學。而不能捐思廢學。猶夫欲越深

澗。非足踏實地。得所憑藉。不能躍至彼岸。顧若步步而行。趾不離地。及岸盡裏足。惟有益隔水。脈脈相望而已。Kierkegaard以跳越(Sprung)爲人生經驗中要事。參觀德語Der Begriff der A. gsk. d. 11, 21. 滄浪繼言。詩之有神韻者。如水中之月。

鏡中之象。透澈玲瓏。不可湊泊。不涉理路。不落言詮云云。幾同無字天書。以詩擬禪。意過於通。宜招

鈍吟之糾謬。起漁洋之誤解。禪宗於文字。以膠盆黏著爲大忌。法執理障。則藥語盡成病語。故谷隱

禪師云。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見五燈會元卷十二此莊子得意忘言之說也。若詩自是文字

之妙。非言無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鏡花。固可見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後月可印。潭有此鏡而後

花可映面。王弼周易略例謂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炎讀易筆記自序駁之曰。是未得魚兔。先

棄筌蹄之說也。詩中神韻之異於禪機在此。去理路言詮。固無以寄神韻也。滄浪又曰。言有盡而意

無窮。夫神韻不盡理路言詮。與神韻無須理路言詮。二語迥殊。不可混爲一談。鈍吟雜錄卷五駁滄

浪云。詩者言也。但言微不與常同。理玄或在文外。安得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又云。禪家死句活句。與

詩法並不相涉。禪家常機煞活。若刻舟求劍。死在句下。便是死。詩有活句。隱秀之詞也。直敘事理。或

有詞無意。死句也。禪須參悟。若高臺多悲風。出入君懷袖。參之何益。滄浪不知參禪云云。按前段駁

滄浪是也。後段議論。便是刻舟求劍。死在句下。鈍吟亦是鈍根。禪句無所謂死活。在學人之善參與

否。譬如參同契云。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此石頭掃空事障理障之妙諦。而達觀未離窠臼。不肯放下。活語變死。藥語成病。宜來谷隱之呵矣。詩至李杜。此滄浪所謂入神之作。然學者生吞活剝。句剽字竊。有如明七子所爲。似者不是。豈非活句死參乎。禪宗當機煞活者。首在不執著文字。句不停意。用不停機。參觀臨濟論一句具三玄門。人天眼目卷一集釋甚詳。西洋哲學術語所謂。莫將言語之方便權設 (Eich. ion) 當作真貨也。H. Vaihinger: Philosophie des Als Ob 全書反復論辯。不過釋氏片筏。莊子鑒蹄之上也。參觀 S. 27 (falsche Hypothesen), S. 127, S. 219 (Ideenverschiebung), S. 22 (das Als Ob wird zum Wenn).古人說詩。有曰。不以詞害意而須以意

逆志者。有曰。詩無達詁者。有曰。文外獨絕者。有曰。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者。不脫而亦不黏。與禪家之參活句。何嘗無相類處。參而悟入。則古人說詩。又有曰。其源出於某者。有曰。精熟文選理者。有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者。有曰。得句法於某者。有曰。脫胎換骨者。鈍吟真固哉高叟矣。其鄉後學王東湫柳南續筆卷三引錢圓沙語。詩文之作。未有不以學始之。以悟終之者。以爲可補滄浪之說。鈍吟并妙悟而詆之過矣云云。實則滄浪之意本如是。初不須補也。胡元瑞詩藪內編卷二謂禪必深造而後能悟。詩雖悟後。仍須深造。亦屬強生分別。禪與詩。所也。悟。能也。用心所在雖二。而心之作。用則一。了悟以後。禪可不著言說。詩必託諸文字。然其爲悟境。初無不同。且悟即造之至深。如須深造。尙非真悟。宜曰。禪家講關捩子。故一悟盡悟。快人一言。快馬一鞭。傳燈錄卷六 戴道明語一指頭禪。可以終身。

受用不盡。見傳燈錄卷十一

詩家有篇什。故於理會法則以外。觸景生情。卽事漫興。有所作必隨時有所感發。

大判斷外。尙須有小結裏。顧大慧呆老大悟至一十八遍。小悟不計其數。則禪家亦未嘗如元瑞所謂一悟便了也。

大學曰。慮而後得。荀子勸學篇曰。真積力久則入。皆以思力洞澈阻障。破除艱難之謂。論其工夫卽是學。言其境地卽是修悟。亦卽近人所謂直覺者是也。

按柏格森言此甚明。有曰：『Nous devons donc, le plus souvent, nous y [l'intuition] préparer par une lente et consciencieuse analyse .... Une connaissance scientifique et précise des faits est la condition préalable de l'intuition métaphysique qui en pénètre le principe』 又 A. Lalande 所主

編 *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p. 274. 亦以直覺指苦思力學後豁然悟徹之境地。流俗以直覺爲不思廢學之別名。失之遠矣。『Je plus souvent』三字。尤可玩味。蓋謂未嘗無俯拾卽是一蹴卽至之解悟妙悟。亞理斯多德論歸納法。謂窺見舉隅。而逕知一概萬全包舉無遺之法則。無俟詳證。亦卽直覺。庶幾俯拾卽是之解悟矣。參觀 H. W. B. Joseph: *Introduction to Logic*, pp. 328-5. 與柏格森之言。並行不悖。今人說直覺大驚小怪。皆

未能如桴亭論悟所謂看作平常者也。

元劉秉忠藏春集讀遺山詩四首之一云。青雲高興入冥搜。一字非工未肯休。直到

雪消冰泮後。百川春水自東流。正指鑠焉不舍。豁爾頓通之樂。東野桴亭比之鑽石出火。藏春喻爲

烘日融冰。海兒末霍兒茲 (Helmholtz) 譬以油雲閃電 (Geistesblitz) Bd. I: "Tischrede bei

Feier des 70. Geburtstages."

皆極體物揣稱之妙。詩人覓句。如釋子參禪。及其有時自來。遂快而忘盡日不得之

苦。知其至之忽。而不知其來之漸。藏春之詩。實取杜征南左傳序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二語。敷說成

章若夫俯拾即是之妙悟。如梁書蕭子顯傳載自序所謂。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李文饒外集文章論附箴所謂。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愴悅而來。不思而至。與大學荀子所言。雖勞逸不同。遲速相懸。而爲悟一也。

竟陵派鍾譚輩自作詩。多不能成語。才情詞氣。蓋遠在公安三袁之下。友夏嶽歸堂稿以前詩。與伯敬同格。佳者庶幾清秀簡雋。劣者不過酸寒貧薄。嶽歸堂稿乃欲自出手眼。別開門戶。由險澀以求深厚。遂至於悠晦不通矣。牧齋歷朝詩丁集卷十二力斥友夏無字不啞。無句不謎。無篇不破碎斷落。惜未分別嶽歸前後言之。友夏以簡遠名堂。伯敬以隱秀名軒。宜易地以處。換名相呼。伯敬欲爲簡遠。每成促窘。友夏頗希隱秀。祇得扞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爲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東野之瘦。如繹米詩之獨飽。晉人飢。腹充神不完。總似東野。拜伯敬墓過其五弟家之驛。聲知世短。最勝引心。東野之瘦。退齋堂秋宿之蟲響。如成世。又陪宵陳散原。然唐人律詩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爲劉得仁。以作詩論。竟陵不如公安。公安取法乎中。尙得其下。竟陵取法乎上。并下不得。失之毫釐。而繹以千里。然以說詩論。則鍾譚識趣幽微。非若中郎之叫囂淺鹵。蓋鍾譚於詩。乃所謂有志未遂。並非望道未見。故未可一概抹撥言之。周氏尺牘新鈔二集卷九高兆與汪舟次書謂。詩歸不必定在焚棄之列。伯敬詩集無一篇佳者。而論詩頗有合處。烏不能琴而能聽琴。魚不能歌而能聽歌云云。論竟陵派者。唯

此人較能見其全體。明初宣德時長洲劉珏寄傲園小景自題五律十首。遺詞結響。酷肖竟陵。鍾譚之作。幾於闕合。詩見列朝詩乙集卷六。可以覆按。亦猶公安派詩之隱開於楊循吉。而皆無人道及也。李蓴客孟學齋日記乙集摘取譚友夏詩文。稱其情性所縛。時有名理。山水所發。亦見清思。曾鰲菴遺詩讀書題詞之十五。題友夏集云。次山有文碎可惋。東野佳處時一遺。自註。小品文字間亦冷雋可觀。林畏廬京華碧血錄託邴仲光語。評鍾譚合集。極中窾要。指摘友夏亦甚平實。石遺室詩話尤細摘鍾譚二家佳句。小三吾亭詩錄讀公安竟陵詩七古云。公安以活法起死。竟陵以真詩救假。此等近代文獻。亦今日沾沾焉以明人後世子雲自命。爲鍾譚撥霧見日者。所宜知也。蓴客論友夏語多皮相。又未道伯敬集。鰲菴語太簡略。小三吾亭語殊模稜。石遺簡擇二家詩。而未能摘其同異。石遺室詩話亦謂鍾譚談藝。未可厚非。然僅舉詩歸爲證。未采及二家集中題序書札。鍾譚論詩皆主靈字。實與滄浪漁洋之主張。貌異心同。隱秀軒文往集與高孩之觀察書曰。詩至於厚。無餘事矣。然從古未有無靈心而能爲詩者。厚出於靈。而靈者不能卽厚。古人詩有以平而厚者。以險而厚者。非不靈也。厚之極。靈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靈心。方可讀書養氣。以求其厚云云。參觀譚友夏自題簡遠堂詩云。詩

文之道。朴者無味。靈者有痕。予迺而求諸靈異者十年。退而求諸朴者七八年。又與舍弟五人書引蔡敬夫稱其筆態人朴。心靈性厚云云。

議論甚佳。卽滄浪所謂別才非學。而必

學以極其至也。亦卽桴亭所謂承艾添膏。以養火種也。以厚爲詩學。以靈爲詩心。賢於漁洋之徒言妙悟。以空爲靈矣。范仲闇曾選鍾李合刻。周氏尺牘新鈔卷七載范與友人書云。伯敬好裁。而下筆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窘。故言裁不如言養。按伯敬詩歸評語。反復於厚字。與高孩之書。又言養以致厚。而自運乃貧薄寒乞。此正伯敬所謂知而未蹈。期而未至。望而未見者也。仲闇之譏。伯敬固早得失寸心知矣。鈍吟雜錄卷三曰。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渠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又曰。鍾伯敬創革弘正嘉隆之體。自以爲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學。余以爲此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嫖之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按鄙夫鄙婦一語。可以譏公安派所言性靈。於竟陵殊不切當。必有靈心。然後可以讀書。此伯敬所自言。與鈍吟所以譏訶伯敬者。正復相同。此又予所謂鍾譚才若學不能副識之證也。雜錄卷五謂王李詩法本於滄浪。按鈍吟不知鍾譚詩法。亦滄浪之流裔別子。伯敬感歸詩第十首自註云。譚友夏謂余以聰明妨禪。語多影響。文往集答尹孔昭云。兄怪我文字大有機鋒。我輩文字到極無煙火處。便是機鋒。譚友夏奏記蔡清憲。亦有以詩作佛之論。詩禪心法。分明道破。其評選詩歸。每不深而強視爲深。可解而故說爲不可解。皆以詩句作禪家接引話頭。參



也。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卷四稱伯敬妙解楞嚴。知有根性。在錢蒙叟上。余竊以爲譚藝者之於禪學。猶如先王之於仁義。可以一宿遽廬。未宜久戀桑下。伯敬禪學深而詩學淺。引彼合此。看朱成碧。禪亦生縛。忘維摩之誠。學不知止。昧荀子之言。於是鸚鵡喚人。盡爲啞子吃蜜。語本續傳燈錄卷十八。蘇受禪師答僧問。其病痛在此。至以禪說詩。則與滄浪漁洋。正復相視莫逆。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卷五云。鍾退谷史懷多獨得之見。其評左氏。亦多可喜。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正嫌其細碎耳。漁洋師友。如牧齋竹垞。裁別明詩。皆矢口切齒。發聲徵色。以詬竟陵。漁洋非別有會心。豈敢毅然作爾許語乎。何義門集尺牘復董訥夫云。新城三昧集。乃鍾譚之唾餘。楊聖遺雪橋詩話續集卷三。記焦袁熹斥新城神韻之說。謂毒比竟陵更甚。皆不被眼。謾者。世人僅知漁洋作詩。爲清秀。李于鱗。吳喬答萬季野詩問中語。趙執信談龍錄引之。不知漁洋說詩。乃蘊藉鍾伯敬也。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九。謂劉辰翁評杜詩。所見至淺。其標舉尖新字句。殆於竟陵之先聲。王士禛乃比之郭象注莊。殆未爲竺論。卷一百五十。謂辰翁論詩。以幽雋爲宗。逗後來竟陵弊體。王士禛願極稱之。殆不可解。按錢牧齋註杜詩略例云。辰翁之評杜。點綴其尖新雋冷。近日之評杜者。鉤深摘異。以鬼窟爲活計。此辰翁之牙後慧也。昔石徂徠斥楊文公爲文怪。劉道原詆王文公爲學妖。王常宗目楊鐵崖爲文妖。而牧齋則比竟陵於詩中之鬼。其初有學集及歷朝詩

集論竟陵派。皆有木客清吟。幽獨君冥語。夢而入鼠穴。幻而之鬼國。譏隱於魔。趣沈於鬼等語。所謂鬼窟活計者。亦卽指詩歸言。總目竟陵先聲云云。蓋已發於此。郭象註莊云云。總目亦未考。胡元瑞詩藪雜編卷五曰。南渡人才。非前宋比。而談詩獨冠古今。嚴羽崛起。燒餘滌除榛棘。如西來一革。大暢玄風。昭代聲詩。上追唐漢。實有賴焉。劉辰翁雖道越中庸。玄見遂覽。往往絕人。自是教外別傳。騷壇具目。又曰。千家註杜。猶五臣註選。辰翁評杜。猶郭象註莊。卽與作者意不盡符。而玄理拔驢黃牝牡之外。又稱其評含蓄遠致。令人意消。牧齋以辰翁爲竟陵遠祖。元瑞以辰翁爲滄浪別子。總目顧謂漁洋好辰翁爲不可解。夫漁洋夢中旣與滄浪神接。室中更有竟陵鬼瞰。一脈相承。以及辰翁復奚足怪。辰翁評李長吉詩。亦見須溪集卷六謂樊川反復稱道。形容非不極至。獨惜理不及騷。不知賀所長。正在理外。評柳子厚晨起詣超師院讀經詩云。妙處有不可言。如此議論。豈非鍾譚評詩歸以說不出爲妙之手眼乎。評王右丞輞川集辛夷塢云。其意亦欲不著一字。漸可語禪。又每曰。不用一詞。無意之意。更似不須語言。如此議論。豈非滄浪無迹可求。盡得風流之緒餘乎。漁洋論詩絕句曰。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似蘇州。宜其曠世默契矣。清人談藝。漁洋似明之竟陵派。歸愚祖盛唐。主氣格。似明之七子。隨園標性靈。非斷代。又似明之公安派。余作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詳說吾國詩畫標

準相反。畫推摩詰。而詩尊子美。子美之於詩。則吳道子之於畫而已。尺牘新鈔三集卷十一載程青谿與減齋書云。竟陵詩淡遠又淡遠。以至於無。葉榮木畫似之。憚南田畝香館集卷十二甚稱鍾伯敬畫。謂得之於詩。從荒寒一境悟入。程孟陽李長蘅皆不及云云。按欲寄荒寒無善畫。王介甫句也。伯敬之詩。去程李遠甚。而以其詩境詩心成畫。品乃高出二子。此亦足爲吾論佐證。

漁洋論詩。宗旨雖狹。而朝代卻廣。於唐宋元明集部。寓目既博。賞心亦常。有清一代。主持壇坫如歸愚隨園輩。以及近來鉅子。詩學詩識。尙無有能望項背者。故其自作詩多唐音。近明七子。遂來清秀于鱗之譏。而其言詩。則凡合乎諧遠典則之標準者。雖宋元人亦所不廢。是以曰。幾人眼見宋元詩。又曰。涪翁掉臂出清新。又曰。豫章孤詣誰能解。又曰。生平一瓣香。欲下涪翁拜。又曰。近人言詩。好分唐宋。歐梅蘇黃諸家。才力學識。皆足陵跨百代。使俛首撝拾吞剝。彼遽不能耶。其亦有所不爲耶。又曰。宋景文詩無字無來歷。明大家用功之深。如此者絕少。宋人詩何可輕議耶。又曰。胡元瑞論歌行。頗知留眼宋人。然於蘇黃。尙未窺堂奧。又曰。山谷詩得未曾有。又曰。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翁覃谿復初齋詩集。漁洋五七言詩鈔重訂本。鐫成賦寄葉花谿十二首有云。撥鐙逆筆誠懸溯。崑體工夫熟後生。耆舊襄陽爭識得。槎頭縮項有前盟。自註。先生嘗言。少陵與襄陽不同調。而能賞識其詩。先

生於山谷，道園亦然。覃谿手批漁洋精華錄，敍州山谷先生舊遊都，不及訪詩評云：山谷詩境質實，漁洋則空中之味也。然同時朱竹垞學最博，全以博學入詩，宜其愛山谷。然竹垞最不嗜山谷，而漁洋乃最嗜之。此其故何也？又云：漁洋先生與山谷絕不同調，而能知山谷之妙，皆可爲余說佐證。然覃谿疑問，頗贅而無謂。僅就皮相論之，山谷詩擅使事，以古語道今情，正合漁洋所謂典，宜其賞音。何不可解之有？漁洋雖鄙夷荆公人品，而香祖筆記中亦稱其詩於歐蘇間自成一家。惟力薄陳簡齋之學杜，差爲失言。顧持較後來袁隨園之自負不分唐宋畛域，而幾將全部宋詩半部明詩抹撥者，真隔霄壤矣。朱竹垞論詩，則沿七子之教，墨守唐音，以宗旨與朝代不分，乃至輕心易念，以讀一代之作者，曝書亭集中如題王又旦過嶺詩集七古、夏病足留慧慶寺談藝七律第二首、齋中讀書五古第十一首、汪司城詩序、棟亭詩序、荇谿詩集序、丁武選詩序、王學士西征草序、葉李二使君合刻詩草序、張趾肇詩序、南湖居士詩序、鵲華山人詩序、胡永叔詩序、李上舍瓦缶集序、橡村集序、書劍南集後諸篇，皆力詆宋詩，推尊唐調，尤集矢於山谷誠齋。雖以嚴滄浪之主盛唐，亦遭排斥。竹垞記誦綜賅，枕笥經史，驅遣載籍，自是本色，以滄浪有別才非書之說，因譏其空疏不曉事。單可惠并舟題國朝六家詩鈔所謂不分滄浪談藝語，知君無奈腹中書。復誤認宋詩皆空疏不學者之所爲，故曰：開口效楊陸，而不知放翁書卷甚足。

至山谷之穿穴組織。鉤新摘異。更不必言。若祇就取材廣博而論。宋人之視唐人。每有過而無不及也。清初詩文好爲沈博絕麗者。莫如田山薑。而山薑明言師山谷之餽飭。美放翁之取料。附說十三識趣雖卑。而視竹垞之論。知見較爲親切。且滄浪詩說。正對西江派之掉書袋。好議論而發。竹垞乃以滄浪與山谷誠齋等類。本無葛藤之牽。而同遭瓜蔓之抄。亦悠謬之至矣。竹垞自作詩。早年與七子同聲。特以腹笥彌富。故語少重複。意匠益細。故詞加妥貼。論詩亦如七子之祖唐祧宋。然而貌同心異者。風格雖以唐爲歸。而取材則不以唐爲限。旁搜遠紹。取精用宏。與二李之不讀唐後書。謝四溟之高談作詩如煮無米粥。區以別矣。其菲薄滄浪。亦猶此志。蓋純乎學人之詩。斯所以號貪多舛。竹垞明詩綜論前後七子。較牧齋列朝詩集爲恕。以牧齋提倡宋元。而竹垞宗尙漢唐。與七子主張略似也。故排擊二李。不似牧齋之峻。然竹垞於前後七子。仍不無貶詞者。則以門戶雖同。而蹊徑廣狹懸殊也。竹垞詩風調俊逸。近何大復。非空同雄傑之才。而書卷繁富。類王元美。異于鱗墨守之習。故亦如牧齋之袒護何王二家。竹垞詩學曲折處。較之李天生可見。天生與竹垞友好。作詩亦沿明人風會。專學盛唐。受祺堂文集卷三元麓堂詩集序力稱七子。以爲必取材於選。效法於唐。直登高廷禮正宗之堂。續刻文集卷一王使君書年五吟草序謂。詩自唐大曆以還。至明之李何稱最盛。取材於

還效法於唐。雖聖人復起，不易也。張源森詩序深不以牧齋之非滄浪獻吉爲然。許伯子苗齋詩序至謂詩效法自三百篇以迄盛唐，而用掌故率於漢魏六朝，下此不雅馴。蓋純乎七子不讀唐以後書之說，故其詩美獻吉于鱗曰：絕構皆千古。雄才有二公。雪嵐嘗抱日，金關久摩空。清初詩家如天生、竹垞、翁山、西河手眼多承七子，卽亭林梅村亦無不然。接受虞臺文集卷三鈕玉樞明府詩存序記亭林論詩云：伊昔嘉隆時，文章尙丹雘。矯矯濟南生，突過黃初作。百年少知己，與我互參錯。又太倉十子詩選序讀牧齋荻花弁州盛年用意之瓊詞雄響，而表晚歲頽然自放之旨，皆見宗旨。故梅村門人朱一是上梅村詩有云：近時高華推四傑，邊徐何李詞源決。山左更數白雪樓，江南莫如王弇州。弇州梅村一梓里，後來者勝投袂起。源流明白可證。匪特漁

洋爲清秀于鱗，世人以爲七子光焰至牧齋而燿者，失之未考耳。

漁洋與林吉人手札感讀牧齋贈詩贈序，爲千古知己。而曰：但嫌其中議論，乃替

李何，心所未安。蓋私心篤好，不以知己之感而遷就也。尺牘新鈔三集卷一趙進美與漁洋書云：近世公安竟陵排擊歷下，瑯琊不遺餘力。虞山指摘，并及何李。自今視之，公安竟陵虞山著作具在，又何如北地倡議歷下，瑯琊乎？此語獨可與吾

貽上道：柳南續筆卷三論牧齋贈漁洋詩序云：阮亭爲季木從孫，季木之詩宗法王李，阮亭入手，原不離此一派。顧王李兩家，乃宗伯所深疾者，恐阮亭墮入兩家雲霧，故以少陵義山勸之。

然天生取徑既如

七子之專，取材亦同七子之狹，斯則異於清初之沿明詩者。亭林梅村隸事初不如此拘謹。漁洋更漁獵及乎宋元，竹垞尤灝汗無斷止矣。論竹垞詩者多不中肯，例如洪北江更生齋詩二論詩絕句評竹垞云：晚宗北宋幼初唐，不及詞名獨擅場。辛苦謝家雙燕子，一生何事傍門牆。直是替說竹垞早作，何止鑽仰初唐。於漢魏六朝無不學，如題南昌鐵柱觀，留別董三，送曹侍郎備兵大同，宜府鎮，

雲中至日等詩。又皆七子體。其於宋詩。始終排棄。至老宗旨不變。特晚作稍放筆。不復矜持。近體多學杜陵拗體。卽滄浪詩話所謂古律。瀛奎律髓所謂拗字者是。古體如喪子百韻。送梅文鼎。怪鷗行。高麗蓀歌。趣詭語硬。明是昌黎玉川之遺。北江少見多怪。遂謂爲學北宋。卽臨北詩話卷十亦謂竹垞中年以後。恃其博奧。欲盡棄格律。皆非的論也。

【附說十二】清初漁洋以外山左尙有一名家。極尊宋詩。而尤推山谷者。則田山薑是也。古歡堂雜著卷一。力非論詩之分劃唐宋。且謂梅歐王蘇黃陸。皆登少陵之堂。入昌黎之室。卷二謂七言古至唐末式微。歐陽崛起。直接杜韓而光大之。山谷從杜韓脫化。創新闢奇。風標娟秀。陵前轍後。有一無兩。宋人尊爲江西派。與子美俎豆一堂。實非悠謬。又謂山谷七絕。新潔如繭絲出盆。清麗如松風度曲。下筆迥別。卷三駁謝茂秦之薄蘇黃。文集卷一芝亭集序謂宋人之詩。山谷爲冠。眞篤於好而敢於言者矣。然余細繹山薑撰述。復徵帶經堂詩話卷十六所記其處方改藥名軼事。乃知山薑弘衍之才。而好塗澤搏搗以爲博奧。故雜著卷一主用奇字。有訪子雲亭。熏班馬香之語。卷六謂生平於佳句善字。每好摘錄。人有餽釘之譏。乃引山谷答曹荀龍書以自解。同卷論古文亦引山谷陳言使妍妙之說。則其所得於山谷者。恐亦不過朱少章

所謂山谷之崑體工夫。洪覺範所謂言用不言名。葉石林所謂減字換字法耳。故難著卷一。概明七子而斥列朝詩集傳。參觀文集卷一本齋詩序蓋七子學古亦粧點字面。牧齋讀杜小箋識語。至以山谷隔日瘡斥之者也。卷二論放翁七律亦美其取料著眼得力。在此等處於神韻氣骨所窺殊淺也。如評放翁七古曰登杜韓之堂入蘇黃之室非章子厚所謂海樣言語而何。

孔密娣女士 (Y. Comiti) 曾在里昂大學作論文。考希臘哲人言形體以圓爲貴 (*Propter* *méta* *physiques de la forme sphérique dans la philosophie grecque*) 予居法國時聞尚未刊布。想其必自畢塔哥拉斯始也。竊嘗謂形之渾簡完備者無過於圓。參觀 A. de Morgan: A Budget of Paradoxes, vol. I. p. 63. 形自會 *Eram figura nobilis Carensque sola origine Carensque sola termino.* 吾國先哲言道體道妙亦以圓爲象。易曰。蓍之德圓而神。皇侃論語義疏敘說論語名曰。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又曰。蔡公爲此書爲圓通之喻曰。物有大而不善。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鑒包六合。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唐張志和空洞歌曰。無自而然。自然之原。無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懸然。其形圓闌。南陽忠國師作圓相以示道妙。馮仰宗風。至有九十七種圓相。如○如△如⊕如⊙。詳說見智昭人天眼目卷四陳希夷周元公太極圖以圓象道體。朱子太極圖說解曰。○者無極而太極也。明劉念臺喻道詩曰。



只圈圓相形容似。纔點些兒面目肥。巴斯楷爾(Pascal)思辯錄(*Pensées*)論宙合真宰。亦謂嘗若圓然。其中心無所不在。其外緣不知所不在。(Une sphère infinie dont le centre est partout, et la circonference nulle part) 阿衛(Ernest Havet)作註。考是說所由來。上溯至恩貝度

格里斯(Empedocles)

\*按 Abel Lefranc: *Grands écrivains français de la Renaissance* 中論 Marguerite de Navarre 文。復引 Nicolas de Cusa 及 Marcilio Ficino 二家語。補其闕。

又 J. B. Fletcher: *The Religion of Beauty in Roman*, pp. 53-66 引但丁 *La nuova Paradiso* 語。可參觀。英國文家用此語者。余略記所及。似以 Sir Thomas Browne 爲最早。其論上帝有云。"Trismegistus his Circle,

whose center is everywhere, and circumference nowhere, was no Hyperbole."——*Christian Morals*, Part III, sect. ii, *ad fin.* 余按英詩人望氏(Henry Vaughan)

六合詩(*The World*)比道體無垠。爲巨圈普括。光明澄澈(Ring of pure light)

E. Underhill: *Mysticism*, p. 489.

君子法天運。是以柏拉圖比至人自足(Autarkés)於宇宙(Kosmos)之圓而

無外(Sphairoeidés)<sup>33</sup>。

\**Timaeus*, 霍瑞斯(Horace)亦謂哲人不爲物役。圓滑完整(In se ipso totus, teres atque rotundus)

子主術訓智圓行方之旨。

\*按柏拉圖 *Protagoras*, 339, D 又亞理斯多德 *Rh. toric*, iii, ii 皆以方比善士。

柏洛丁納斯言。心靈之運行。非直線

而爲圓形。<sup>34</sup>

\**Enneads*, iii, 8, §7; *Institutione Theol.*

比圓。<sup>35</sup>

\**Enneads*, iv, 4, §16; vi, 9, §8.

柏洛克勒斯(Proclus)亦云然。\**Institutione Theol.*

黑智爾以哲學

比圓。<sup>36</sup> \**Enneads*, iv, 4, §16; vi, 9, §8. 即淮南子精神訓所謂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假於道也。譯佛

典者亦定圓通圓覺之名。圓之時義大矣。推之談藝。正爾同符。梯克 (Tieck) 短篇小說貧賤夫妻 (*Des Lebensüberflusses*) 卽謂真學問、大藝術皆可以圓形 (Reite) 象之。無起無訖。如蛇自啖其尾。李浮儂 (Vernon Lee) 屬詞運字論 (*Handling of words*) 結構篇 (Literary construction) 謂謀篇布局之佳者。其情事線索皆作圓形 (circle or ellipse) 求之漢籍。則南史王筠傳載沈約引謝朓語。好詩流美圓轉如彈丸。元微之酬樂天江樓夜吟詩云。布鼓隨椎響。坯泥仰匠圓。見韓舍人近律戲贈云。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白樂天江樓夜吟元九律詩云。冰扣聲聲冷。珠排字字圓。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云。仲舅之文。絮簡渾圓。司空表聖詩品云。若轉九珠。梅聖俞依韻和晏相公云。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東坡新渡寺席上次韻歐陽叔弼云。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又次韻答王鞏云。新詩如彈丸。蘇籀雙溪集後附樂城遺言記子由語云。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牀。大事太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葉水心送薛景石兄弟問詩於徐道暉云。彈丸舊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通。趙紫芝寄薛景石云。詩篇老漸圓。王綽作景石墓誌。亦記其評人詩。每曰。某句未圓。李耆卿文章精義云。文有圓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蘇文方者亦少。圓者多。觀其所舉蘇文方者諸例。及下條論韓柳優劣。乃知圓方亦寓軒輊之意。周草窗浩然齋雅談卷上。元遺山中州集卷七

皆記蘭泉先生張建語。略謂作詩不論長篇短韻。須要詞理具足。不欠不餘。如荷上灑水。散爲露珠。大者如豆。小者如粟。細者如塵。一一看之。無不圓成。張商言竹葉厂文集卷二十一錢慈伯招同馮魚山小集獨樹軒七律自註云。予與蔣石侍郎在陳伯恭齋中醉歸。中道侍郎忽下車。指車輪顧余曰。詩之妙如輪之圓也。何子貞東洲草堂文鈔卷五與汪菊士論詩云。落筆要面面圓。字字圓。所謂圓者。非專講格調也。一在理。一在氣。理何以圓。文以載道。或大悖於理。或微礙於理。便於理不圓。氣何以圓。直起直落可也。旁起旁落可也。千回萬折可也。一戛即止亦可也。氣貫其中則圓。曾文正公家書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論紀澤詳說古今文人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爲主。雖揚馬昌黎。力求險奧。而無字不圓。無句不圓。李廷機舉業瑣言云。行文者總不越規矩二字。規取其圓。矩取其方。故文藝中有著實精發核事切理者。此矩處也。有水月鏡花。渾融周匝。不露色相者。此規處也。今操觚家負奇者。大率矩多而規少。故文義方而不圓。余按彥和文心。亦偶有思轉自圓。性骨采未圓等語。乃知圓者。詞意周妥。完善無缺之謂。非僅音節諧美。如霍瑞斯所云口圓（*Ore rotundo*）性骨而已。若夫僻澀嘔啞。爲字之妖。爲文之吃。則不得與於圓也明矣。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記李某跋秘書省畫語。謂當如尊棗。取其圓滑。放翁記夢觀八幅龍湫詩亦云。君看此圖凡幾筆。

一一圓勁如秋葦。恰可與此印證。苟爲惡圓之元次山。說方之孫淵如所見。則又將引爲世道人心之憂矣。隨園詩話引崔念陵詩曰。無曲不文星。小倉山房尺牘卷六與韓紹真曰。貴直者人也。貴曲者文也。天上有文曲星。無文直星。而按次山集尙有惡曲一文。此又論人與論藝之不同。梁簡文帝誠當陽公大心書云。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須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樓昉過庭錄文字條論刻薄人善作文字。和厚者則平凡。隨園意出於此。歌德謂詩人賦物。如水掬在手。自作圓球之形。Eschöpfte des Dichters reine Hand/Wasser wird sich ballen • Philipp Witkop: Die Deutschen Lyriker, Bd. I S. 257 引。乃謂

心兵意匠。萬物隨其揮斥模範。非宣城彈丸圓轉之意。繆賽(Alfred de Musset)譬詩於凝淚成珠。(Faire une perle d'une larme)指一時悲歡發之文字。始可以流傳而不致澌滅(éterniser un rêve et fixer la pensée) • R. Imromptu en réponse à cette question qu'est-ce que la poésie.亦非言珠之圓轉。丁尼生(Tennyson)

稱彭士(Burns)歌詩體完如櫻桃。光燦若露珠。(In shape the perfection of the berry, in light the radiance of the dewdrop) • Lord Tennyson: A Memoir.斯密史(Alexander Smith)

詩劇(A Life Drama)有句云。詩好比星圓。(A poem round and perfect as a star)則宣城元白等之意矣。

艇齋詩話載江西先輩談藝要旨。謂呂東萊論詩講活法。後村大全集江西詩派小序亦引呂紫微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常識活法。活法者。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不背於規矩。謝元暉有言。好詩如彈丸。此真活法也。後村按。謂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誤認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然則欲知紫薇詩者。觀此集序。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云云。按琢玉工乃陳克九僧詩序中語。夫詩至於圓。如學道之諱圓通境。豈輕滑之謂哉。趙章泉固得髓於呂東萊者。其淳熙稿卷七七與琛卿論詩一絕曰。活法端須自結融。可知琢刻見玲瓏。涪翁不作東萊死。安得斯文日再中。琢刻見玲瓏五字。可以釋放翁之惑矣。後村引放翁語。見答鄭虞任七古曰。區區圓美非絕倫。彈丸之說方誤人。放翁自作詩。正不免輕滑之病。而其言如是。其於古今詩家。仿作稱道最多者。偏爲古質之梅宛陵。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謂。聖俞詩。近世少有喜者。或加毀訾。惟陸務觀重之。此可爲知者道也。余按劍南集中詩。顯仿宛陵者。有寄酬曾學士。過林黃中食柑子。送蘇召叟入蜀。與同官縱談鬼神。哲上人以端硯遺子聿。假山。春社日。熏蠹之類。雨夜懷唐安之螢依濕草同爲旅。則宛陵之濕螢依草沒也。書齋壁之菱刺磨成芡實圓。則宛陵之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也。讀宛陵先生詩云。歐尹追還六籍

醇先生詩律擅雄渾。導河積石源流正。維嶽嶷高氣象尊。玉璽瀟瀟非俗好。霜松鬱鬱有春溫。向來不道無譏品。敢保諸人未及門。又讀宛陵詩曰。李杜不復作。梅公真壯哉。豈惟凡骨換。要是頂門開。鍛鍊無餘力。淵源有自來。平生解牛手。餘刃獨恢恢。又書宛陵集後云。突過元和作。巍然獨主盟。諸家義皆墮。此老話方行。趙壁連城價。隋珠照眼明。粗能窺梗概。亦足慰平生。李虞部詩序云。歌詩復古。梅宛陵獨擅其宗。梅聖俞別集序云。先生於詩。非待學而能。然學亦無出其右。置字如大禹鑄鼎。鍊句如后夔作樂。成篇如周公致太平。欲學不得。欲贊不能云云。唱歎備至。於他家蓋未有是。如於少陵

不過悲其志事。作泛稱語。不詳論詩律也。參觀東屯高齋記。草堂拜少陵遺象五古。讀杜詩七絕。讀李杜詩五律等作。

歐陽永叔作聖俞墓誌曰。其初喜爲清麗閑肆。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又水谷夜行詩云。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而放翁示子通則曰。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弘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全取歐公稱宛陵語。以自道。宛陵和晏相公韻曰。因令適性情。稍欲到平淡。讀邵不疑詩卷曰。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答蕭淵少府卷曰。大都精意與俗近。筆力驅駕能逶迤。放翁題蕭彥毓詩卷則云。詩卷雄豪易得名。爾來閒淡獨蕭卿。追懷曾文清公呈趙教授則云。工夫深處卻平夷。夜坐示桑甥云。好詩如靈丹。不雜擅葷腸。大巧謝瑀琢。至剛反摧藏。讀近人詩云。琢瑀自是文章病。奇險尤傷氣骨多。君看太羹玄。

酒味。蟹螯蛤柱豈同科。何君墓表中有詩欲工而工非詩之極一節。皆重言申明平淡之旨。邵氏聞

見後錄謂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

按吳可藏海詩話引東坡謝李公擇惠詩帖云：公擇遂做到人不愛處。集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亦記東坡語云：凡詩須做到來

人不愛可惡處。方爲工。邵氏蓋用蘇語。樂城遺言載魯直問已詩何如聖俞詩事。可參

觀。鮑廬詩話卷上乃言宋詩能到俗人不愛者。庶幾黃真章。似備本放翁詩。未考其源也。而放翁則屢用其語曰：詩

到無人愛處工。詩到令人不愛時。俗人猶愛未爲詩。

按此意即昌黎與馮有論文書所謂：小術小好。大術大好之

me plait. for ce qui peut déplaire/Au jugement du rude populaire. "X George Chapman 每斥 "the common reader." 後言 "satisfying myself if but a few, if one, or none like [my verses]." 皆與放翁語

合。其於宛陵之步趨。瑛畫無微不至。庶幾知異量之美者矣。抑自病其詩之流易工秀。而欲取宛陵

之深心淡貌爲對症之藥耶。全謝山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六春曉集序言。東坡作詩爲李杜別子。

而論詩乃致不滿於李杜。言行一若不符。

參觀拙作中國詩史與中國畫一文

茲按渭南文集卷十五梅聖俞別集序曰。

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東坡和陶。世所熟知。東坡竺好宛陵。則

未之他聞。然二家冲和質淡。與東坡詩格不侔。斯亦放翁前事之師。而謝山之說又得傍證矣。宛陵

依韻和晏相公所云。苦詞未圓熟。刺口劇菱芡。卽是彈丸之說。嚴滄浪力排江西派。而其論詩法一

則曰。造語須圓。再則曰。須參活句。與江西派闢作者呂東萊之說無以異。放翁贈應秀才詩亦謂。我

得茶山一轉語。文章切忌參死句。故知圓活也者。詩家新嚮之公。而非一家一派之私言也。

參觀前論鮑吟

湖海詩傳杭世駿條下記大宗語曰。子無輕視放翁。詩文至此。亦足名家。其沖懷樂善。異乎世之放言高論者云云。與隨園詩話詩到誠齋亦談何容易一則。讀之皆令人失笑。放翁誠齋。江河萬古。乃須二公作紆尊垂獎語。一若不惜齒牙。惠假羽翼者。繆恭真勝於侮矣。嘗試論之。以入畫之景作畫。宜詩之事賦詩。如鋪錦增華。事半而功則倍。雖然非拓境宇。啓山林手也。誠齋放翁。正當以此軒輊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與古爲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誠齋之化生爲熟也。放翁善寫景。而誠齋擅寫生。放翁如畫圖之工筆。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兔起鶻落。燕飛魚躍。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轉瞬即改。而常其未改。眼明手捷。蹤矢蹠風。此誠齋之所獨也。放翁萬首。傳誦人間。而誠齋諸集。孤行天壤數百年。幾乎索解人不得。附說十三放翁謝王子林曰。我不如誠齋。此論天下同。又理夢中作意曰。詩到無人愛處工。放翁之不如誠齋。正以太工巧耳。放翁爲曾文清弟子。趙仲白題茶山集所謂劍南燈傳者。余觀茶山詩。槎枒清快。實與誠齋爲近。七言律絕尤往往可亂楮葉。視劍南工飭溫潤之體。大勿類。豈師法之淵源。固不若土風之鼓盪耶。後邨詩話謂古人好對仗。被放翁使盡。放翁比偶組連之妙。冠冕兩宋。四六話論隸事。有伐山語。伐材語之別。放翁詩中。美具難并。然亦不無



蹈襲之嫌者。困學紀聞卷十八即舉其本朱新仲葉少蘊兩聯。殆翁九月一日夜讀詩稿走筆作歌

所謂殘餘未免從人乞者歟。譬如寓驛舍云。九萬里中覬自化。一千年外鶴仍歸。而按東軒筆錄卷

三載丁晉公移道州詩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宋詩紀事引皇朝類苑。晉公自是召還寄友人詩。容作重。遼作巢。五燈會

元卷十六載佛印比語亦曰。九萬里鵬從海出。一千年鶴遠天歸。望永阜陵云。寧知齒豁頭童後。更

遇天崩地陷時。而按陳簡齋雨中對酒曰。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春近山中即事云。人

事自殊平日樂。梅花寧減故時香。而按陳後山次韻李節推九日登南山曰。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

只作去年香。春日絕句云。二十四番花有信。一百七日食猶寒。而按徐師川春日曰。一百五日寒食

雨。二十四番花信風。按全唐詩引提要錄載陸龜蒙詩句云。幾點社公雨。一番花信風。江樓醉中作云。天上但聞星主酒。人間寧有地埋

憂。溪上避暑又云。世上漫言天愛酒。古來寧有地埋憂。書意又云。天上本令星主酒。俗間妄謂世無

仙。而按宋子京感秋曰。天上有星寧免客。人間無地可埋憂。遊近村云。乞漿得酒人情好。賣劍買牛

農事興。而按宋子京歲稔務閒。美成都繁富曰。賣劍得牛人息盜。乞漿逢酒星餘歡。東坡浣溪紗詞

曰。賣劍買牛真欲老。乞漿得酒更何求。遺興云。得酒不妨開口笑。學人時作捧心顰。而按山谷同子

瞻韻和趙伯充團練曰。家釀可供開口笑。侍兒工作捧心顰。寓蓬萊館云。海上瓶應乳。遼東鶴已回。

獨宿東岩又云。牧羗未乳身先老。化鶴重歸語更悲。而按山谷次韻宋禪宗觀東坡出遊曰。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十九年。遊修覺寺云。山從飛鳥行邊出。天向平蕪盡處低。而按劉賓題白雲樓曰。人從別浦經時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遊山西村云。山窮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按濟波別志卷中載強彥文句曰。遠山初見疑無路。曲徑徐行漸有村。強蓋紹興間人。讀胡基仲舊詩有感云。沈沙側畔千帆過。剪翮籠邊百鳥翔。而按能改齋漫錄卷十四記元祐紹聖間太學生任教夫投時相啓曰。籠中剪羽。仰看百鳥之翔。側畔沈舟。坐閱千帆之過。野客叢書卷十二自記集韓退之劉夢得詩成一聯云云。僅易側畔爲岸畔耳。恩封渭南伯云。虛名定作陳驚座。佳句真慚趙倚樓。而按陳造次張司戶韻曰。假真笑我陳驚座。造妙推君趙倚樓。陳氏江湖長翁集。且有放翁序。以上祇就宋朝成句言之耳。甌北詩話摘放翁佳聯。分爲使事。寫懷。寫景三類。以西村醉歸之酒事。剩欠尋常債。劍不虛施細碎鱗。屬寫懷類。竊謂酒債尋常行處有。出語本杜甫。人所共知。若對語實取劉又姚秀才愛余小劍。因贈短古中語。所謂臨行解贈君。勿報細碎鱗。參觀白香山李都尉古劍歌云。不願報小劍。報仇不足論。翻嫌易水上。細碎動離魂。夜半刺私讎。張詰者憤云。平生鐵劍。不

見長。又如香山解蘇州白喜曰。身兼妻子都三口。鶴與琴書共一船。放翁題菴壁本之云。身并猿鶴

爲三口家託煙波作四鄰。香山感興云。樽前誘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放翁小築本之云。生來不啜猩猩酒。老去那營燕燕巢。賈浪仙山中道士曰。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放翁再三襲之。開東園路第三首云。鶴雛養得冲霄漢。松樹看成任棟梁。山房云。老鶴初來未丹頂。穉松親種已虬枝。齋壁云。買雛養得冲霄鶴。拾子栽成偃蓋松。此等以及前所舉十數聯。貌若寫景寫懷。實爲運古。隨北尙未能細辨也。卽東園頸聯之穿透天心得句歸。最爲奇警。竊疑亦自劉昭禹風雪詩之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化出。東坡東欄梨花曰。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放翁老學菴筆記論之曰。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欄干。究竟前人已道之句。余按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馮星實蘇詩合註以爲本義山之酒醒夜闌人散後。更持紅燭賞殘花。而不知香山惜牡丹早云。明朝花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東坡斥徐凝爲惡詩。而擬自言一生所遇惟元白。翫花詩第一首云。一樹梨花春向暮。雪枝殘處怨風來。明朝漸較無多去。看到黃昏不欲回。唐人衰颯之語。一入東坡筆下。便爾旖旎纏綿。眞所謂點鐵成金。脫胎換骨者也。放翁花時遍遊諸家園云。常恐夜寒花寂寞。錦茵銀燭按涼州。擗拾臨摹。相形見絀。視東坡之於小杜。不知如遠矣。集潤臣橋西雜記云。嵇承咸梁溪書畫徵言其鄉許眉岑仲堪註放翁詩甚詳。未板行。不知

存否。許與鮑若洲汀友善。乾嘉時人云云。余就傳以來。居無錫日少。復遭亂離。名雖故土。實等互鄉。文獻徵存。未知何歲。放翁詩不僻不奧。具休文之三易。須註者題。許書縱佚。無足惜也。

【附說十三】知誠齋詩之妙而學之者。以張功甫爲最早。方虛谷南湖集題詞引功甫嘉定庚午自序。有得活法於誠齋之語。南湖集卷四次韻楊廷秀左司見贈云。願得誠齋句。銘心祇舊嘗。一朝三昧手。五字百般香。卷七有懷新筠州楊祕監第六首自註。誠齋嘗戲余。子詩中老賊也。皆可徵二人相契之深。功甫詩率滑而不靈活。徒得誠齋短處。然聞見親切。能道著誠齋手眼所在。卷六誠齋以南海朝天兩集詩見惠。書卷末有云。筆端有口古來稀。妙悟奚煩用力追。後山格律非窮苦。白傅風流造坦夷。周益公詩典麗大方。詞科作手。故於誠齋詩別有會心。題跋卷四跋楊廷秀石人峯長篇略謂。今時士子見誠齋大篇短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遂謂天生辨才。得大自在。未知公由志學。凡古今名人傑作。無不推求其詞源。擇用其句法。蓋謂誠齋妙悟。正由力追而來也。劉後村大全集卷一百四十七謂。今人不能道語。被誠齋道盡。又謂誠齋天才。似太白。與南湖說同。葛無懷小集寄楊誠齋云。生機熟語卻不排。近代獨有楊誠齋。知公別具頂門竅。參得徹兮吟得到。方虛谷稱誠齋語。散見瀛奎律髓中。歸潛志卷八記李屏

山好誠齋。且曰。活潑刺底人難學。古今註卷八稱誠齋詩句句入理。宋詩鈔中呂晚村作誠齋小傳。至曰。不笑不足以爲誠齋之詩。四明四友詩。舍北溪外。參觀次韻皆參誠齋。南溪爲劣。西郭較優。東門南溪稱金介山學誠齋。則余未見。徐山民重刊誠齋詩集。趙甌北爲作序。論誠齋爭新。在意不在詞。往往以俚爲雅。以稚爲老。袁隨園詩話推誠齋語。則世所熟知。沈西雍柴辟亭詩集卷一題楊誠齋集後云。活句能參近自然。青蓮以後此詩仙。椒花雨酒梅花粥。醉爾盈甌當菊泉。近人陳石遺先生亦最嗜誠齋。詳見其詩話及談藝錄。然以余所見。自宋至清。稱道誠齋者。無如潘定桂子駿。楚庭耆舊遺詩後集卷十九載其三十六峯草堂詩鈔中讀誠齋詩七律九首。句如云。精靈別闢一山川。百尺蠶叢直到天。玉戚朱干爲大武。黃桴土鼓出元音。每於人巧俱窮處。直把天工掇拾來。餐到非莚驚異味。陶成瓦礫亦詩材。但愛縱橫穿月窟。絕無依傍寄人籬。公子荷衣清絕俗。天孫雲錦巧翻新。可謂長言永歎者矣。至作詩學誠齋。幾乎出藍亂真者。七百年來。唯有江弢叔。張南湖。雖見佛。不如弢叔之如是我聞也。世人謂伏啟堂集出於昌黎。東野。山谷。後山。蓋爲彭文敬李小湖輩未定之論所誤耳。

養一齋詩話卷四卷五皆謂放翁雖嘗云。文章光燄伏不起。甚者自謂宗晚唐。而所作閒居遣興七

律時仿許丁卯云云。頗有見地。瀛奎律髓卷十六曾茶山長至日述懷詩原批早言放翁出其門。而詩在中唐晚唐之間。不主江西。養一所引文章二句。見追感往事第三首。記夢又云。李白杜甫生不遭。英氣死豈埋蓬蒿。晚唐諸人戰雖塵。眼暗頭白真徒勞。示子通云。數仞李杜牆。常恨欠傾會。元白纔倚門。溫李真自鄙。宋都曹屢寄詩作此示之。有云。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疾。及觀晚唐作。令人欲焚筆。然放翁時用白香山句。自詠且云。閉門誰共處。枕藉樂天詩。假中閉戶終日偶得絕句第三首云。剩喜今朝寂無事。焚香閑看玉谿詩。楊廷秀寄南海集第二首云。飛卿數闋嶠南曲。不許劉郎誇竹枝。以此類推。其鄙夷晚唐。乃違心作高論耳。集中讀樂天詩一絕後。卽繼以讀許渾詩云。若論風月江山助。丁卯橋應勝午橋。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許用晦丁卯集云。在大中以後。亦可爲傑作。自是而後。唐之詩益衰矣。賞識丁卯。隱然欲別之出於晚唐。養一何不引此一詩一文爲其論之顯證乎。江西宗派懸丁卯爲厲禁。陳后山和東坡渾字韻。卽曰。後世無高學。末俗愛許渾。參觀瀛奎律髓卷十原批語放翁嗜好。獨殊酸鹹。良由性分相近。譬如丁卯陵陽初春日寄汝洛舊遊云。萬里綠波魚戀釣。九重霄漢鶴愁籠。放翁反其意寄贈湖中隱者云。萬頃煙波鷗境界。九天風露鶴精神。丁卯贈王山人云。君臣藥在事憂病。子母錢成豈患貧。放翁幽居夏日放其體云。子母瓜新間。

箕俎。公孫竹長映簾櫳。此皎然詩式所謂儉格。可補養一齋所未及。放翁五七律寫景敘事之工細圓勻者。與中晚唐人如香山、浪仙、飛卿、表聖、武功、玄英。格調皆極相似。又不特近丁卯而已。如到嚴州十五晦朔之名酒。過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荊州。與表聖之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機杼如一。書房雜書之世外乾坤大。林間日月遲。似杜荀鶴之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間。按范石湖元日本云。

酒紅幸有乾坤大。丹  
崔何憂日月遲。

荷鋤之膽怯。沽官釀。睡昏讀監書。似杜荀鶴之欺春祇愛和醅酒。諱老猶看夾注

書。竊以爲南宋詩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陳剛父題陳景說詩稿第一首謂。今人宗晚唐。琢句亦清好。趙汝回作薛雲泉瓜廬詩序。宋伯仁自作雪巖詩序。皆以江西派與晚唐體對舉。武朝宗適安藏拙乙稿送劉後村被召云。細評南嶽稿。遠勝後山詩。相提並論。門戶顯然。隱居通議卷十劉五淵評論條謂。江西派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近年永嘉復祖唐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牾云云。大家如後村水心等集所記載。亦多資佐證。蓋分茅設蔭。一時作者幾乎不歸楊則歸墨。方虛谷瀛奎律髓中批語。尤耐玩味。如卷十杜工部立春批語云。晚唐之弊。既不敢望此。江西之弊。又或有太粗疏而失邯鄲之步。卷十六謝無逸社日批語云。學晚唐人厭江西詩。如師川詩不律不精。可厭也。至如無逸幼槃兄弟詩自佳。皆針對南宋詩派而發。紀文達似未會虛谷陳古刺今之微。

旨。故卷二十三姚合題李頻新居，方批欲學者自姚合進而至賈島，自賈島進而至老杜。紀批斥爲欺人之語。猶北行而適越，不知虛谷欲融合兩派，統定一尊。曰老杜而意在江西派，曰姚賈而意在永嘉派。老杜乃江西三宗之一祖，姚賈實永嘉四靈之二妙。按趙紫芝選二妙集使二妙可通於一祖，則二派化寇仇而爲君臣矣。同卷陳簡齋放慵，方批謂薰字醉字下得妙，又何必專事晚唐。紀批駁之謂此正晚唐字法。不知虛谷意謂江西派兼有晚唐之妙，學晚唐者乃自外而另立壇坫，甚無謂也。虛谷爲南宋之晚唐派忠告。文達謂簡齋字法正自晚唐來，則指盛唐後之晚唐詩人，宜其鑿柄矣。戴東野農歌集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一律，已見前引。所謂唐宋亦作如是觀。與明人之言唐宋詩範圍不盡合也。楊誠齋讀笠澤叢書第一首云：晚唐風味誰同賞。近日詩人輕晚唐。是亦心好晚唐。近日詩人者，其同鄉江西派中人耳。荆溪集自序云：學半山七字絕，晚乃學絕句於唐人。讀唐人及半山詩又云：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按誠齋詩話云：五七言絕句最少而最難工。晚唐人與王介甫最工於此。可見唐人實卽晚唐人。楊陸兩詩豪尙規撫晚唐。劉後村、陳無咎、林潤叟、戴石屏輩無論矣。誠齋肯說學晚唐。放翁時時作喬坐衙態，訶斥晚唐。此又寸心得失之異也。後村詩話云：誠齋天分似太白，放翁學力似少陵。比擬尙非不倫。然放翁頗欲以學力爲太白飛仙語，每對酒當



歌豪放飄逸。若池上醉歌、對酒歎、飲酒、日出入行等篇。雖微失之易盡。如桓宣武之於劉越石。不無眼小面薄。聲雌形短之恨。而有宋一代之要爲學太白最似者。永叔無咎。有所不逮。同時劉改之龍川集中七古。亦多此體。獷野粗信。信似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與放翁雅俗相去。不可以道里計矣。

放翁多文爲富。而意境實尠變化。古來大家。心思句法。複出重見。亦無如渠之多者。曝書亭集卷四十二書劍南集後。譏其句法稠疊。令人生憎。舉例頗繁。甌北詩話卷六復摘其複句數聯。茲聊補益二家所未及。以見甌北所謂遣詞用事。少有重複云云。實偏袒之詞也。許丁卯律詩。複句亦多。

陽秋

卷一 翁信其苗裔哉。屢仿賈浪仙。宋景文。黃山谷句。已詳前則。遂不著焉。閨中作云。三疊淒涼渭城

參觀  
韻語

曲。數枝閑淡閨中花。小圃獨酌云。數點霏微社公雨。兩叢閑淡女郎花。自唐安徒家來和義云。身如林下僧。處處常寄包。家如梁上燕。歲歲旋作巢。病中簡仲彌性等云。心如澤國春歸雁。身是雲堂早過僧。寒食云。身如巢燕年年客。心羨游僧處處家。秋日懷東湖云。身如巢燕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夏日雜題云。情懷萬里長征客。身世連牀日過僧。晚興云。客散茶甘留舌本。睡餘書味在胸中。風雨夜坐云。欹枕舊遊來眼底。掩書餘味在胸中。閉門云。研朱點周易。飲酒讀離騷。小疾謝客云。癡人

未害看周易。名士真須讀楚詞。六言雜興云。病裏正須周易。醉中卻要離騷。書懷示子邁云。問看飲酒詠離騷。何似焚香對周易。遣懷云。窮每占周易。閒唯讀楚騷。自貽云。病中看周易。醉後讀離騷。讀書云。病裏猶須看周易。醉中亦復讀離騷。雜賦云。體不佳時看周易。酒痛飲後讀離騷。自嘲云。清心不醉猩猩酒。省事那營燕燕巢。小築云。生來不啜猩猩酒。老去那營燕燕巢。感事云。已醉猩猩猶愛展。入秋燕燕尙爭巢。戲書燕几云。少通朝籍譏銷骨。晚畏京塵悔噬臍。雜感云。早仕譏銷骨。遲歸悔噬臍。小園花盛開云。鴨頭綠漲池平岸。猩血紅深杏出牆。春行云。猩紅帶露海棠濕。鴨綠平堤湖水明。閑中云。活眼硯凹宜墨色。長毫甌小聚茶香。書室明暖云。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戲遣老懷云。阿叵略如郎罷老。穉孫能伴太翁嬉。花前騎竹強名馬。階下埋盆便作池。書適云。老翁垂七十。其實似童兒。羣嬉累瓦塔。獨立照盆池。戲詠云。此身猶老健。隨處且兒嬉。累瓦初成塔。埋盆又作池。秋晴每至園中戲。示兒子云。老翁七十如童兒。置書不觀事游嬉。園中壘瓦強名塔。庭下埋盆聊作池。試茶云。難從陸羽毀茶論。寧和陶潛止酒詩。戲述淵明鴻漸遺事云。品茶未及毀茶妙。飲酒何如止酒高。

按東坡次韻江晦叔集呈劉器之云。歸來又見  
煎茶陸。多病仍逢止酒陶。已以二人作對。

哀獨孤生云。氣鍾太華中條秀。文在先秦兩漢間。出遊歸鞍上口占云。寄懷楚水吳山裏。得意唐詩晉帖間。寄二子云。得官本自輕齊虜。對景何當

似楚囚。觀諸將除書云。得官若使皆齊虜。對泣何疑效楚囚。初夏出遊云。犂牛將犢過。雄雉挾雌飛。舍北溪上垂釣云。風和山雉挾雌過。村晚吳牛將犢歸。書房雜書云。世外乾坤大。林間日月遲。幽居述事云。壺中自喜乾坤別。局外原知日月遲。兩夜歎云。開元貞觀事誰問。溫洛榮河塵未清。客去追記云。達隆乾德開王業。溫洛榮河厭戰塵。舟中作云。隔葉雌雄鳴谷鳥。傍林子母過吳牛。幽居夏日云。子母瓜新間奠俎。公孫竹長映簾櫳。新歲頗健云。神光出曾夜穿帳。胎髮滿頭晨映梳。養生云。兩臂神光穿夜戶。一頭胎髮入晨梳。此類殆難悉數。古詩如寒夜遣懷。前春愁曲。春愁。江樓吹笛飲酒大醉作。亦詞意相複。他若夏淺勝春。莫安排。蹬踏。輪困。兀兀。騰騰等成語。葛天民。濟元元等結語。皆屢用不一用。幾乎自作應聲之蟲。蓋先組織對仗。然後拆補完篇。遂失檢點。雖以其才大思巧。善於泯迹藏拙。而湊填之痕。每不可掩。往往八句之中。啼笑雜還。兩聯之內。典實叢疊。於首擊尾應尺接寸附之旨。相去殊遠。文氣不接。字面相犯。例如秋夜示兒輩首句云。誰知垂老歎途窮。而中間侈陳鄉居魚米之樂。則奚以歎爲。又如飲酒一首。以虎口。蟹螯。牛角。虎頭分列項腹兩聯。絕無章法。祇堪摘句。其製題之寬泛因襲。千篇一律。正以非如此不能隨處安插佳聯耳。詩中議論。亦復同病。好正襟危坐。講唐虞孔孟。說論語孝經。規模師儒。攘斥佛老。謂爲盡民異端。

秋夜紀懷五律第三首。書感五古。示子季五律。雜興六首。

至以步兵非禮法爲可誅。

讀阮籍傳七絕

以宣尼推老子爲虛妄。

讀老子七絕

而丹竈道室尺宅寸田言之津津。

又謂關佛可笑如愚公移山。

讀醉歌

謂老子祇言清淨丹經丹方皆糟粕無用。

讀俗七古讀老子七古

而又曰人

間事事皆須命惟有神仙可自求。

讀仙書作

子有金丹鍊卽成人人各自具長生。

金丹

讀書貴博而精。

讀經示兒

子五律又次集萬參樓

而又曰一指頭禪用不窮一刀匕藥去騰空汗牛充棟成何事堪笑迂儒錯用功。

冬夜讀書

幾不似朱子學侶語。雅近宗杲象山輩議論矣。甌北於放翁道學詩。如示鄰里七絕。讀書誦書示子。聿七古。後書感五古。義農五律。老學菴聖門書生等七律。皆不之舉。寥寥引數章。遽謂放翁得力性理。夫南宋詩人於道學差有分者。呂本中楊誠齋耳。放翁持身立說皆不堪與此。甌北未嘗窮究性理之書。故不知詩人口頭興到語。初非心得。據爲典要。尊之適所以困之。自做曰。學當盡力去浮華。從事文詞但可嗟。老學菴詩曰。文詞終與道相妨。雜感第四首曰。文詞害道第一事。子能去之其庶幾。周子通書。文乃虛車。晁氏客語。石子殖以唐人詩爲無益語。呂與叔遊伊川門賦詩。學如元凱方成癖。文到相如始類俳。放翁習氣未滿。作門面套語。使如甌北之認以爲真。則劍南萬首。不將責放翁自燒卻乎。朱子作參同契考異。自諱其名爲空同道士鄭訢。而詩集中如久雨齋居誦經。步虛詞之類。攻乎異端。赫然不稍掩飾。又一詩題云。多言害道。絕不作詩。至日讀大學誠意章有作。然吟弄

酬應之什。仍復層見疊出。蓋道學家亦知詩是奉敕亂道。初不計後人龍斷。固執而盡信也。至放翁詩中居梁益則憶山陰。歸山陰又戀梁益。此乃當前不御。過後方思。遷地爲良。安居不樂。人情之常。與議論之矛盾殊科。甌北又引其自詠草書之作。以爲工力出神入化。惜今不傳云云。按放翁書法。實非至工。學東坡書。差免疲偃。亦猶范石湖書學襄陽。未至欹斜而已。按疲偃欹斜。乃長公外紀趙子固論蘇米書語。南宋人書多取逕本朝。師法不高。甌北未見放翁字跡。徒據詩中自誇語。遂有聲聞過情之慕。真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且漁洋居易錄記卞令之所藏放翁行書五古一則。甌北何不引爲佐證乎。放翁有予素不工書。故硯筆墨皆取具而已。作詩自嘲五古一首。又作字五律云。老夫端可愧。頭白未名家。甌北不應未見。想渠於放翁頗相沆瀣。曲意衛護。放翁與韓侂胄因緣。亦強爲解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八。謂韓氏用事。放翁掛冠久矣。有幼子澤不逮。乃爲侂胄作南園記。劉壘隱居通議卷二十一。論放翁四六。謂放翁本欲高蹈。一日有妾抱其子來前曰。獨不爲此小官人地耶。乃降節從侂胄游。甌北未引。倘爲賢者諱耶。閻百詩潛邱劄記卷四。跋堯峯文鈔曰。何屺瞻告余。放翁之才。萬頃海也。今人第以其疏簾不卷。留香久等句。遂認作蘇州老清客耳。余爲失笑云云。夫以放翁爲清客。固淺之乎視斯人。而甌北以放翁爲道學。俞理初癸巳存稿卷四。至羅列放翁詩句。標曰放翁。

教子法。似又皆失之過鑿。俞氏且曰。放翁教子主寬。其子之才質亦宜於寬云云。不曰放翁性寬易。而武斷曰。其子不宜峻教。豈非附會。吹劍錄外集載其子貪酷殺民燒屋等事。倘亦主寬之效耶。夫放翁天姿和易。不特教子爲然。故讀論語。則有取於恕。讀本朝理學。則有取於莫安排。冬夜對書卷有感云。一言惟恕可銘膺。跋呂文靖門銘云。聖門恕爲一字銘。村舍雜興第二首云。昔人言可用。第一忌安排。自註。徐仲車有請問於安定先生。先生曰。莫安排。兀坐久散步野舍云。先師有遺訓。萬事忌安排。自註。胡翼之先生教徐節孝曰。莫安排。北齋書志示兒輩云。萬事忌安排。自註。徐仲車聞安定先生莫安排之教。所學益進。俞氏徒以寬和爲因才施教。亦未爲顯處視月也。按宋元學案卷九十八。以放翁附王氏新學。惟據困學紀聞引聖門恕爲一字銘云云。餘皆未錄。且放翁自有家訓。俞氏不及。更爲失之眉睫矣。

放翁高明之性。不耐沈潛。故作詩工於寫景敘事。翁愛讀黃庭經。試將琴心文斷章取義。以評翁詩。殆奪於外象。而頗闕內景者乎。附說十四其自道詩法。可以作證。九月一日夜讀詩稿走筆作歌云。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琵琶弦急冰雹亂。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原歷歷。題蕭彥毓詩卷後云。法不孤生自古同。癡人乃欲鏤虛空。君詩妙處吾能識。正在山程水驛中。予使江西時。丐湖湘一麾不果。讀舊稿有感云。揮毫當得江山助。不到瀟湘豈有詩。讀陶詩云。陶謝

文章造化侔。篇成能使鬼神愁。君看夏木扶疎句。遙許詩家更道不。桂林石刻放翁與杜敬叔書。亦與題蕭卷語意相同。可見其專務眼處生心。東坡和陶歸園田居則曰。春江有佳句。我醉墜渺茫。唐子西春日郊外則曰。疑此江頭有佳句。爲君尋取卻茫茫。簡齋春日則曰。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皆不如放翁之眸而可得。拾而卽是也。自羯鼓手疾。琵琶絃急而悟詩法。大可著眼。二者太豪太捷。略欠淳蓄頓挫。漁陽之搥。潯陽之彈。似不盡如是。若磬。笛。琴。笙。聲幽韻曼。引緒盪氣。放翁詩境中。宜不常逢矣。

按晉世銘羅山堂文集卷八論文雜言中。有以樂器分配各體詩一則。體合甚妙。林昌彝海天琴思錄卷一全竊之。

至其模山範水。批風抹月。美

備妙具。沾句後人者不淺。每有流傳寫景妙句。實自放翁隱發之者。葛無懷郊原避暑云。竹疎身共瘦。湖近意先涼。下五字真畫所不到。然放翁枕上聞風鈴七絕云。老人不辦搖團扇。靜聽風鈴意已涼。意字已作如此用矣。凌次仲校禮堂詩集有讀范德機詩口占云。雨止修竹流螢至。此句見賞王漁洋。果然幽澀如鬼語。尙遜池荷聞暗香。蓋謂范蒼山感秋詩。有雨止修竹間。流螢夜深至。漁洋本之作螢火出深碧。池荷聞暗香也。參觀池北偶談卷三評騭殊當。漁洋上句包括德機兩句。深碧二字尤精微。下句暗香二字。花氣之幽。夜色之深。融化烹鍊。更耐尋味。然柳中庸夜渡江云。聞香暗識蓮。許丁卯過故友舊居云。早荷飄暗香。賀方回宿寶泉山慧日寺云。流螢逗深竹。復在德機二語之先。放翁雙清

堂夜賦云。人靜魚自躍。風定荷更香。橋南納涼云。風定池蓮自在香。又透露漁洋下句矣。漁洋於放翁詩。濡染不淺。譬如池北偶談記少作題壁絕句云。彷彿夢中尋蜀道。打包身度棧雲西。卽全本放翁和高參議第二絕。大似無家老禪衲。打包還度棧雲西也。厲樊榭自石湖至橫橋第一絕云。萬頃吳波搖積翠。春寒來似越兵來。奇想也。然放翁春寒曰。滔天來洛水。震瓦戰昆陽。此敵猶能禦。春寒不可當。思路早已及此。樊榭固寢饋南宋人詩中者也。至汪鈍翁慣於放翁詩中作賊。則葛翼甫夢航雜說已有例證。

【附說十四】內景之名。見於淮南子天文訓。所謂火日外景。水月內景。曾子天圓篇本之。薛季宣還返釋言詩云。嘗聞曾子書。二景參黃庭。則以黃庭經亦有內景外景之目。經云。內者心也。景者象也。外象日月星辰。內象血肉臟腑。

參觀雲笈七籤卷十一

與近世西人談藝語。字面貼合。望文

生義。借以移譯 G. M. Hopkins 所謂 Inscape 或 Tancrède de Visan 所謂 Paysage introspectif。真天造地設也。然二家用意。正自不同。Hopkins 所謂內景。乃物所固有。特具 (Unique and individual) 之態。待人而見。不由人而起。物自具之象。爲物之內景。物與他物相襯托之象。爲物之外景 (Outscape)。宇宙間莫非物。故彌望皆是內景 (All the



world is full of inescape) 惜人視若無覩。不解以目接之耳。(Restored to eye) 參見 E. B.

*Poetry of G. M. Hopkins*, 至 De Visan 之內景。乃謂外物可以象徵心理 (Un état d'âme) pp. 81-2 所引各節。

心物相通。即外見內 (S'interioriser dans l'objet, s'incorporer aux paysages perçus)

若徒事刻劃描摹。景不融情。物不寓我者。則爲外景 (Vision périphérique) 參見 Essai sur le symbolisme de G.

Walsh: *Poèmes d'hier et d'aujourd'hui*, pp. 361-8. 註五。 是則 Hopkins 之內景。即指物象言。所以別於物外之環境也。

De Visan 之內景。指心境言。所以別於心外之事物也。余謂放翁頗乏內景。係此不係彼也。

近見吾國論文者。言即物託興。輒用 Inescape 字。蓋皮相耳。食道聽塗說。於 Hopkins 書既

未深究。而亦不知 De Visan 之另有名稱也。

趙松雪題杜陵浣花云。江花江草詩千首。老盡平生用世心。可謂微婉。少陵許身稷契。致君堯舜。詩人例作大言。關之固迂。而信之亦近愚矣。若其麻鞋赴關。橡飯思君。則摯厚流露。非同矯飾。然有忠愛之忱者。未必具經濟之才。此不可不辨也。放翁詩余所喜誦。而有二癡事。好譽兒。好說夢。兒實庸材。夢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復有二官腔。好談匡救之略。心性之學。一則矜誕無當。一則酸腐可厭。蓋生於韓侂胄。朱元晦之世。立言而外。遂并欲立功立德。亦一時風氣也。放翁愛國詩。功名之念。勝

於君國之思。鋪張排場。危事而易言之。舍臨歿二十八字。無多佳什。求如文集書賈充傳後一篇之平實者少矣。

甌北晚歲論詩。於卓都盡其詩話小引云。少日閱唐宋詩。不終卷而已。之才思湧出。遂不能息心凝慮。究極本領。晚年無事。取諸家全集再三展玩。因自愧悔。使數十年前。早從尋繹。擴吾才。進吾功。惜乎老知耄及。不復能與古人爭勝。然猶愈於終身不窺堂奧者云云。溫然見道。慕古法先。非如隨園藏園。船山輩之予知自雄。老而更狂也。詩集有讀杜詩云。吾老方津逮。何由羿般中。又答稚存題詩話第一首云。老始識途輸早見。貧堪鑿壁借餘明。亦猶小引之意。可謂以袁伯業之老而好學。冀杜少陵之老而律細矣。吾鄉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記姚春木語云。袁出入誠齋。放翁。蔣宗山谷。趙學東坡。氣概皆足牢籠一世。少陵云。老去漸於詩律細。細之一字。概似未聞。故不能斂才就範。是故能詩而不能詞云云。議論既似是而非。亦不知甌北客氣虛鋒。晚年頓盡。王述菴春融堂集卷二十四長夏懷人絕句云。清才排寡更峻嶒。袁趙當年本並稱。試把陔餘叢考讀。隨園那得比蘭陵。尙以考據之學進退之。實則二家詩學已異途矣。甌北詩話中論李杜昌黎遺山青邱諸家。皆能洞見異量之美。以查初白上繼放翁。蓋喜其與己有同調。小倉山房尺牘卷八答李少鶴書謂。蔣心餘痛詆阮

亭專主初白。而蔣氏忠雅堂詩集卷二十六論詩雜詠二十首，評初白云：「惜非貴重人，枉現優施態。是則不甚與之。」周荇農思益堂日札卷六略謂：「蔣心餘將查初白全集，痛加詆斥，謂是山歌村唱，蔣評無刻本。」予有一冊，是蔣手書云云，可爲證驗。隨園傲元遺山論詩絕句論初白云：「他山詩史腹便便，每到吟詩盡棄捐。」一味白描神活現，畫中誰是李龍眠。乃與甌北之論同。江左三家嗜好同，異如此。隨園詩話卷八又記蔣好山谷而不好誠齋，適與己反。甌北亦好誠齋者，乃知三人行者，每二人黨也。甌北詩話論香山亦有道著語，然書末雜鈔宋元以來絕句，引螭螟殺賊蚊眉上等二絕，謂爲元僧溥光所作，則於香山集何生疏。乃爾隨園雅慕白傳，而隨園詩話卷六亦以此詩爲出宋人。甌北以二詩歸溥光，疑沿明人顧元慶夷白齋詩話之誤。元慶不學寡識，僅堪爲倪迂注起居，不讀白傳，理則固然，豈謂甌北亦粗率如此乎。

甌北詩格調不高，而修詞妥貼圓潤，實冠三家。能說理運典，恨鋒銑太露，機調過快，如新狼毫寫女兒膚，脂車輪走凍石坂。王麓臺論畫山水云：「用筆須毛，毛則氣古味厚。」甌北詩筆滑不留手，脫稍加蘊藉，何可當耶。予嘗妄言：「詩之情韻氣脈須厚實，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語意必須銳易，如刀之有鋒也。」鋒不利，則不能入物，背不厚，則其入物也不深。甌北輩詩動目而不耐看，猶朋友之不能交久。

以敬。正緣刃薄鋒利而背不厚耳。甌北書所見第二首論釋氏戒殺不娶。使其道普行人種必滅。率天下而禽獸。與隨園牘外餘言及集中一詩意全同。按葉水心文集有鮑清卿夫人心志論屬居士已發此旨二氏論。則陳眉公白石樵真稿卷十。又續狂夫之言。卷四佛爲大養濟院說。及乾隆頽波日下豈能回七絕之意。按張爾岐蒿菴閒話卷二謂眉公說自退之原道。鯨鯨孤獨廢疾者有養也一句悟出隨園甌北論事理。心餘論治道。三家性識不同。卽此亦窺一斑。

龔定菴常州高材篇可作常州學派總序讀。於乾嘉間吾郡人各種學問。無不提要鉤玄。論詞章則曰。文體不甚宗韓歐。此陽湖派古文也。又曰。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適。此常州派詩餘也。而於常州人之詩。獨付闕如。故篇中人物。與袁隨園常州五星聚文昌一絕所舉者。惟孫季逵一人相同。然不稱爲奇才。而推其絕學。按孫氏冶城遺集遊隨園呈袁太史云。我愧千秋無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又云。有懷知己平生語。無復才奇氣尙奇。洪稚存北江詩話載所撰詩評。揚挖時輩。人系八言。惟於孫曰。孫觀察星衍少日詩。如天仙化人。足不履地。管絃若韞山堂文集卷二漢學說亦曰。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名。駸駸入古人之室。緣少通說文小學。忽去而說經爲漢學。定菴自言勿數者。耄數平輩。晚矣。勿及瞻前修。甌北北江。遂皆未掛姓名。而兩家子姪如孟慈味辛。以年輩相接。

始遭題目。其識季逯。已在季逯避去研經之時矣。然微之破戒草。則定菴瑰麗俳鬱之才。未嘗無取於甌北清麗流易之體。釋言四首之一曰。木有彪彰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按甌北開心餘京邸病風。卻寄第二首云。木有文章原是病。石能言語果爲災。定菴外祖段茂堂註說文。彰。彰彰也。一句曰。彪與文義別。凡言文章。皆當作彪彰。定菴樂此說之利己也。改文章爲彪彰。欲文蓋而彌彰著矣。白香山閒臥有所思第二首云。蟲全性命緣無毒。木盡天年爲不才。定菴兼反用其意。人草稿云。陶師師。蝸皇。搏土戲爲人。因念造物者。豈無屬稿辰。謚曰人草稿。禮之用上賓。按甌北十不全歌云。我讀山海經。人生初本無定形。臍爲口無舌。乳爲目無睛。天公見之不好看。逐件端相細改換。自從鑄成人樣子。化工能事始畢矣。何哉。爾獨缺不完。縮長凸短雙必單。得非女媧搏土未定稿。千年拋落荒山道。人草稿之名。疑自此出。人樣子一語。則本宋范稱過庭錄記狄詠事也。定菴不薄今人。甚推舒鐵雲彭甘亭詩。謂爲鬱怒清深兩擅場。張祖廉娟鏡樓叢書中定菴先生年譜外紀載。梁章鉅嘗乞定菴賦虎邱古鼎歌。定菴欲仿翁覃谿體爲之。自謂逾鬱未及覃谿。遂不作。夫以覃谿之塵羹土飯。朽木腐鼓。定菴尙有節取。而況筆舌靈慧如甌北者哉。蔣子瀟極推定菴之文。而不及其詩。七經樓文鈔卷五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於並世推劉申受龔定菴魏默深三人爲周情孔思。真能古

文。春暉閣詩鈔選卷五書龔定菴主政文集後並懷魏默深舍人有云。文苑儒林合。生平服一龔。齊名有魏尙。可許我爲龍。卷六長夏無俚拉雜書懷第十四首云。吟詩如作史。中有春秋書。聖曰思無邪。豈在風月鋪。我友龔與魏。窮經戒歌呼。我今亦見及。欲將詩掃除。春暉閣詩爲子湘乞洪幼懷選定。卷首幼懷序云。君善爲史。漢序事之文。詩本餘技。然少可多否。嘗曰。於文吾服龔定菴。魏默深。於詩吾服幼懷而已。今觀集中與幼懷贈答之什。傾倒其才。惋惜其不遇。反復三致意。詩服幼懷。當非漫語。而卷六偶成三首之一云。久墮詩魂不可招。未枯性海復生潮。氣寒半夜防身劍。聲滿中原乞食簫。但得意時杯在手。不如人處綬垂腰。羣星擾擾無螢大。一月從容鏡碧霄。此全本定菴秋心三首之一也。詩云。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斗大明星爛無數。長空一月墜林梢。偶成三首之三云。抱得閒愁坐一鐙。盪胸放眼入青冥。碁經國手危難救。藥到庸醫用轉靈。伏櫪空嘶渥注馬。誤人誰動少微星。天高不效三閭問。爲製新詩讀與聽。此全本定菴夜坐二首之一也。詩云。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邱陵妒。萬籟無言帝坐靈。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賈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纍問。喚出姮娥詩與聽。同卷所思云。我所思兮在何處。九天九地莫招魂。光祿海若真無寶。法貶如來自關門。

惹怪名場雲入夢。不凋太古兩流根。前生應悔干南斗。口勅詩篇作子孫。此首格調亦仿定菴秋心三首之三。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云云。子湘此三首皆作於丙申。爲道光十六年。定菴秋心作於丙戌。爲道光六年。夜坐作於癸未。爲道光三年。子瀟高自標置。顧偶亦襲近人詩。如城南縱獵之男兒。須到古長安。則用袁子才句。謝鄭魯山之知己。從來勝感恩。則用蔣心餘句。不圖其於同輩友好集中。竟爾作賊也。定菴之詩。清末以來。爲人擄擄殆盡。此數首尤成窠臼。如康南海詩集卷二出都留別諸公。第一首三四云。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殫。卽其一例。子瀟詩欲爲奇麗奧博。終不免僮夫氣村老語。卽此三篇。已有效顰學步之歎。然竊定菴詩者。定讞當自子瀟始。新民叢報及南社諸作者。特從犯耳。

袁蔣趙三家齊稱。蔣與袁趙議論風格大不相類。未許如劉士章之貼宅開門也。宜以張船山代之。故當時已有謂船山詩學隨園者。參觀船山詩草卷十一兩絕情乎年輩稍後。地域不接耳。舒鐵雲瓶水齋詩話謂

袁之功密於蔣。蔣之格高於袁。潘四農養一齋詩集有夏日應定軒中取近人詩集縱觀之戲。爲絕句云。蔣袁王趙一成家。六義頽然付狹邪。稍喜清容有詩骨。飄流不盡作風花。郭春榆匏園集題國朝名家詩集亦云。損趙拜袁自風氣。不應圖裏著清容。又云。老船風格似袁絲。莫怪邯鄲學步疑。黃

培芳香石詩話謂心餘持論有與子才不同者。作某詩序云。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余按忠雅堂文集卷一鍾叔梧秀才詩序論詩有忠孝義烈之心。溫柔敦厚之旨。邊隨園詩集序引半山詩解序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等語。忠雅堂詩集卷四題中州感烈記第四首云。斯文如女有正色。此語前賢已道之。安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說相思。按斯文句出山谷次韻東坡送李秀才七古欲因文見道。以詩輔史。豈隨園佻健坦易。專講性靈者乎。故錢慈伯鹿山老屋詩卷十二寒夜雜憶第二首云。春陵詩好惟元結。愍女碑傳有李翱。會得前賢悲慨處。淋漓大筆尙能豪。卽爲心餘作也。蓋三家之說。乃隨園一人搗鬼。甌北尙將計就計。以爲標榜之資。故挽隨園謂三家旗鼓各相當。答李雨村謂角立縱支三足鼎。隨園作甌北詩序。又詩話卷十四亦皆有甌北自居第三之說。心餘則無隻字及此。忠雅堂文集卷一有爲甌北詩所作序。而詩集卷二十六論詩雜詠三十首祇有隨園。初無甌北。僅卷九入京兆閨夜坐三絕卷二十五懷人詩四十八首中兩掛甌北名。甌北在乾隆十七年已見隨園之詩。集卷三

二十一年有答隨園見寄之作。集卷四四十四年遊西湖。始與隨園晤面。集卷二其與心餘則早歲同官京師。二十三年已相友好。集卷六贈張吟齋送行懷遠。情文稠疊。於心餘之人品詩才。稱不容口。惜其不遇。而爲隨園作詩。卻時有微詞。匪特向巴拙堂作控隨園詞已也。如聞心餘計哭之云。角逐名場兩



弟兄題心餘遺集云。邢尹同時要比妍。皆以己與心餘並提。了不爲隨園地。甌北集卷三十子才過訪草堂五古云。尹邢不避面。翻欲同羅幃。一代詩人內。要自兩蛟虬。心餘已死。仍曰尹邢。隨園尙生。亦曰尹邢。復稱心餘曰。名高久壓野狐禪。再題小倉山房詩則曰。惹銷魂亦野狐精。時隨園亦已逝矣。蓋棺之論。厚薄顯然。特不知何以心餘詩中。反與甌北落落。而較矚於隨園耳。心餘在蕺山書院時。寄甌北五古長篇附見甌北集卷十七者。今忠雅堂集竟不收。心餘與隨園兩人酬答之外。爲同人作詩無不及之。如卷十六懷人詩。卷十八五君詠。卷二十五懷人詩。卷二十六論詩雜詠。皆著隨園。甌北工書法。隨園十指如椎。而心餘詩集卷二十三題雜家書畫冊。祇有隨園與董二梅鄭板橋等並列。藝舟雙楫以隨園書入逸品。適堪倫類。三家交誼。殊耐尋味。心餘服膺者。皆爲其同鄉聲名寥寂之士。文集卷二學詩記。作於五十以後。曰。友則楊垺。汪軻。汪今之。賈島。廣昌何在田。不減孟襄陽。情皆不壽。卷一何鶴年遺詩序則曰。西江詩廢墮日久。旣生一楊子載。又生一何鶴年。汪楊何三人。又皆於論詩懷人二作兩見。重言反復。其指可參。忠雅堂詩集卷四哭楊子載。拜楊子載墓。書何鶴年詩本。卷五一哀詩。汪生諸作。於三人詩歎賞備至。翁蘇齋。王述菴。袁隨園等風雅總持。與心餘時有唱和。而未嘗被引爲詩友也。隨園詩話卷八摘何。楊。汪斷句。謂甲辰過南昌。心餘病風。猶以左

臂書此數聯。心餘與隨園二書。今見隨園續同人集卷二。傾倒備至。而忠雅堂文集不收。爲漏耶。爲刪耶。隨園自少至老。不肯學古人。數故詩話卷三。謂甘作偏裨。自領一隊。甌北則老而知學。已見前則。心餘學詩記乃云。余十五齡學詩。讀義山愛之。十九改讀杜韓。四十始兼取蘇黃而學之。五十棄去。惟直抒所見。不依傍古人。而爲我之詩矣。適與甌北相反。而與隨園漸合。甌北再題隨園詩曰。老我自知輸一著。只因不敢恃聰明。爲嘲諷乎。爲贊歎乎。而三家詩學之異趣。可以見矣。

心餘雖樹風骨。而所作心思詞藻。皆平直粗獷。不耐咀詠。李雨村寄懷甌北詩第四首云。袁趙妣唐白與劉。蔣於長慶僅元侔。蓋當時已有違言矣。王述菴湖海詩傳謂心餘古體勝近體。七古尤勝五古云云。亦不過彼善於此。心餘七古確有英雄之勢。然放筆使氣。一瀉無餘。一注無折。曼衍鋪比。未嘗能挫之以至於枉。鬱之以至於怒。論詩雜詠評李于鱗曰。暴雨非商霖。頗堪自道。題歐陽可堂觀濤圖第二首云。此境何能到。全收向筆端。苦心爲蓄洩。奇勢接風湍。泛濫吾滋懼。翻騰興易闌。低徊古人作。字字一平安。亦尙得失寸心知也。近體呆鈍滯重。使事屬對。都欠圓穩。不特尠完善之篇。并難得妥貼之句。視袁趙之靈心妙舌。瞠乎更後。所謂五穀不熟。不如莠稗也。諒復堂好明人詩。故其論詩多皮相語。當時浙人如李寧客等之學唐人。實皆以明詩作階梯。故議論亦祇如官府同道聲耳。日記卷二有曰。心餘沈雄。仲則俊逸。一時鼎足。

殆難其人。此與張南山詩人徵略之合稱王仲瞿黃仲則爲二仲何異。吾未見其沈雄。祇睹其瑣鈍耳。心餘舉主師金檜門學山谷詩。湖海詩傳謂心餘詩學山谷。曾文正公固辦香山山谷者。憩紅詩課戲作云。鉛山不作桐城死。海內騷壇委寒灰。蓋引心餘爲同調。以與姚惜抱並稱。心餘學詩記亦自言。四十始學蘇黃。今按其丙子以前詩。無以拔乎時調。丙子以後。自卷五起。摹放黃詩之迹顯然。尤以七律拗調爲甚。十八夜露坐東穀原所謂。詩好近耽黃魯直是也。遠在丙寅見知檜門之後。未必化於檜門之教。丙子。心餘實三十二歲。學詩記所謂四十歲者。舉成數言之。癸未。陳仲牧員外新刻山谷詩集拈韻示蓀圃四首。於山谷詩境。長言永歎。頗盡其妙。有曰。書家誰解綿裏針。尤具聖解。可與復初齋文集。黃詩逆筆說。曾文正詩集題彭旭詩五古參觀。涪翁詩如其字。筋多於骨。韌而非硬。世人以瘦勁學之。毫釐千里。甲申。心餘出都南歸。始與隨園相遇於金陵。所謂六代江山兩寓公者是。自卷十二以下。其詩漸萌故態。雖仍帶宋調。而於山谷不復如章子厚之臨蘭亭矣。至其刻意摹山谷之詩。蠻湊硬做。有力出稜。矜心作態。於綿裏針之語。實亦未辦。然在當時。要爲具眼。高出歸愚隨園輩識見。辯詩五古。議論甚佳。宋唐並稱。而不作調人。前已引之。同時翁覃谿姚惜抱。雖亦有取於宋詩。而翁止於蘇杜一源。石洲詩話卷四至斥宋詩鈔爲率天下而禍仁義。姚承其伯父南青餘

緒甚稱涪翁。

參觀陳碩士所輯惜抱軒尺牘卷七、七月六日與陳碩士。

譚復堂日記補錄光緒五年四月十二日記黃襄男以惜抱

評點山谷詩四卷屬校、欲爲傳刻云云。用力可見。顧仍仿明七子腔調。

按尺牘卷四與管輅之云：空同集是子先導。卷七與碩士云：詩不

從何李王李入。終不深造。據吳肇甫尺牘補遺與姚鐵珊書：惜抱尚有明七子律詩選。最便初學。單駱書李空同集後七絕第十六首有不得姚郎與細論之句。姚石甫識小錄卷五詳論惜抱詩。會言其學宋人處時入妙境。得蘇黃妙諦外。復曰：若在明賢中。王李見之。能不擊節耶。惜抱高弟方植之讀昭昧詹言卷一論七律兩派。空同臥子皆與其列。卷七論學杜。以山谷爲得杜作用。義山爲得杜氣格。空同爲得杜形貌。三家並舉。消息可參。皆無心餘之著明

直截。黃黎洲呂晚村後。具此識力者。正復不多。若厲樊榭金冬心符幼魯輩。出入九僧四靈。林逋魏野。陸放翁。劉潛夫間。正方虛谷所謂唐詩。而非宋人之極詣也。同光體詩人不過於山谷以外。參以昌黎。半山。後山。簡齋等。曾文正爲同光體巨擘。上推心餘。不亦宜乎。心餘近體偶有佳語。卻都非山谷調。如不關天地非奇困。能動風雷亦異才。龍福寺已成鸞鳳猶飄泊。自古風雲有晦冥。百事都隨婚

嫁畢。一樓真對水雲空。虛無不礙天原闊。依傍都空客自尊。皆乾嘉時之大筆高調。補遺詠燭花一聯云。孤根自結何須地。長夜能開不待春。頗渾巧。下句本唐太宗詠燭詩。花開不待春。宋末黃庚月屋漫稿詠燈花云。自喜結根依小草。不愁飛片落蒼苔。佩楚軒客談記周草窗杭社詠燈花云。繁華不結三春夢。零落空餘寸草心。心餘一聯。工力相敵。

明七子之斥山谷。乃意中事。李空同集卷五十二缶音序曰。黃陳師法杜甫。號大家。今其詞艱澀。不

香色流動。如入神廟坐土木骸。卽冠服與人等。謂之人可乎。

參觀卷四十八方山精舍記云。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神。情

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然非色非神。宋人遺茲矣。又胡元瑞詩藪內編卷四云。宋人學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氣不得其韻。得其意不得其象。至聲與色。并亡之矣。神韻遂無素髮。

何大復集卷三

十八讀山谷菁華錄曰。山谷詩自宋以來論者比謂似杜子美。固余所未喻也。錢牧齋力排李何。而亦深非山谷。其讀杜小箋識語謂。學杜莫不善於山谷。生吞活剝。傍門小徑。近來弘正諸子。其隔日瘡也。而黠者乃反脣於西江云云。儼以何李爲入山谷室而操戈之弟子。當亦何李輩所百思不及者也。明初孫大雅詩。苦硬頗得山谷皮毛。其滄螺集卷一與陳檢校七古一首。論蘇黃詩。推黃出蘇上。至云。涪翁吐句敵山岳。嶮嶮木石森劍槊。磨牙咋舌熊豹面。以手捫膺就束縛。按紫文莊水東日記卷二十六論唐宋詩條。謂浦陽黃容江雨軒詩序。傳者頗少。錄之於左。略云。蘇文忠與先文節公獨宗少陵。謫仙二家之妙。雖不拘拘其似。而意遠義該。是以有蘇黃並李杜之稱。當時如臨川后山諸公。皆傑然無讓古作者。至朱子則洞然諸家之短長。其感興等作。日光玉潔。近世有劉崧者。以一言斷絕宋代。曰宋絕無詩。語天映日云云。是亦明初之主宋詩者。特不專重西江派耳。其下文痛斥鐵崖青邱。茲不錄。以後則唐荆川極推山谷集

中書黃山谷詩後云。真有憑虛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煙火食者。唐人蓋絕未見有到此者也。雖韋蘇州之高潔。亦須讓出一頭地耳。當時解作此語。真有過人之識。包身之膽。然荆川自連。又絕無學山谷處。他文亦無道及山谷者。祇屢稱擊壤集。與王遵嚴參政書且曰。三代以下。文莫過曾子固。詩無如邵堯夫。此獨極口推尊山谷。單文孤證。可怪也。蓋與陳白沙之愛后山。皆世人不曾知。

不能信者。白沙詩泛學宋人。不僅一康節。且往往遙襲成聯。如晚步之泥筌收郭索。山網落鞦韆。則林和靖之草泥行郭索。山木叫鞦韆也。春陰偶作寄定山之共憐春錯莫。更覺老侵尋。則王半山之塞垣春錯莫。行路老侵尋也。次王半山韻詩跋云。予愛子美后山。蓋喜其雅健。與陳光宇書云。後山之詩。一時人皆不好。獨山谷坡翁好之。夜坐誦康節詩偶成云。無人不羨黃陳輩。高步騷壇角兩雄。篇什如病疥。用后山韻寫懷。又如謝惠壺云。春事無多花去眼。老形已具雪添鬚。本后山次韻春懷之老形已具臂膝痛。春事無多櫻筍來。寄林虛隱云。開眼已知真有益。後來歲月悔無多。本后山題明發高軒過圖之晚知書畫真有益。卻悔歲月來無多。因襲之迹。亦可徵驗。然白沙論作詩法。每貴下字斟酌輕重。詞氣沈著穩實。參觀文集中詩不易條、送張方伯詩跋、與汪提舉書、批答張廷實詩箋諸篇。其愛後山。尙在意中。非若荆川

書後之突兀。湛甘泉作白沙集序。引莊定山贊白沙語云。非謝非陶莫浪猜。了無一字出安排。按二句實

皆本白沙自作詩。飲陂頭云。自然五字句。非謝亦非陶。與客談詩云。豈是安排得。本屬皮相。蒙叟詩集。竹垞詩綜亦人云亦云。豈識白沙荆川二

公學既近江西之學。詩復有取於江西之詩耶。王文祿文脈卷二云。梅聖俞、王介甫、陳后山、朱晦庵、謝

舉初。擇而誦之。豈得曰宋無詩。語頗空泛。故未載。吳孟舉宋詩鈔凡例謂。黃太沖亦與菟討勘訂。今按黃氏撰杖集。有張心友詩序。略云。余謂詩不當論時代。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卽唐詩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聽

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謂。自能爲宋也。縉紳先生。謂予主張宋詩。噫。亦冤矣。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豫章宗派。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久廢。滄浪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無與。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及盛唐之變。雖工力深淺不同。而概以宋詩抹殺。可乎云云。此節文筆。詰屈糾繞。蓋黎洲實好宋詩。而中心有激。人言可畏。厥詞遂枝。然議論可與吳孟舉宋詩鈔序參證。助孟舉鈔宋詩之呂晚村。吳自牧。皆與黎洲淵源極深。晚村東莊詩稿。亦是宋格。按之呂用晦續集。則宋詩鈔中小傳。出晚村手者。多至八十二篇。荆公、廣陵、東坡、山谷、後山、簡齋、誠齋。皆在品定之列。是江西三宗。評選均歸晚村也。方虛谷桐江集卷五。劉元暉詩評云。東坡格律寬。而用事博。自不可學。晚村論東坡。則云。用事太多。不免失之豐緇。洗伐之功未盡。與虛谷之言。若合符節。純是江西社裏人口吻。參觀周益公省齋奏視楊謹仲并駁章敏德不合學東坡七律。晚村先生集卷一。答張菊友書。自述其蒐討宋人遺集。且有人謂余主宋詩。攻時文之語。近人方力爲晚村表白。獨未及其遠開同光體。何也。黎洲自作詩。枯瘠蕪穢。在晚村之下。不足掛齒。而手法純出

宋詩。全謝山傳黃氏之學。其詩亦粗硬。作江西體。雖與樊榭唱和。而所師法之宋詩則大不同。

當時三遺老篇什。亭林詩乃唐體之佳者。船山詩乃唐體

之下劣者。黎洲詩則宋體之下劣者。然顧王不過沿襲明人風格。

按亭林詩學。已見前說。船山夕堂永日緒論。痛貶七子之詩。而持論尊唐。祇宋。於

七子不啻應聲踐迹。世人每以爲推唐斥宋者必取七子。特見沈歸愚輩如是耳。船山即推唐斥宋而不取七子者。吳修齡亦然。又如顧俠君。薄宋詩至不值一錢。信取東坡。崇奉唐詩。欲以元詩繼之。而亦不取七子。秀野草堂詩集卷一。首懷第九首可證。卷二十四論宋金元明詩第二十七首論李于鱗云。舉世不知西子面。效顰更效效顰人。諫而唐矣。船山識趣甚高。才力不副。自作詩悶澀纖仄。試以做他詩三十八首較之原作。真有夸父逐日之歎。然湖外論詩指歸。實自船山發之。讀復

生論藝絕句第一第二首可參。

獨黎洲欲另闢塗徑。尤爲豪傑之士也。葉星期與孟舉同鄉友好。黃葉村莊詩集有

星期序。星期作原詩。謂宋詩不亞唐人。譬之石中有寶。不穿鑿則寶不出。昌黎乃宋詩之祖。與杜蘇

並樹千古。議論爲詩。杜甫最多。李杜皆以文爲詩。又謂嚴滄浪高廷禮爲詩道罪人。夫嚴高皆力倡

盛唐詩者也。自作已畦詩集。尖刻瘦仄。顯然宋格。兩浙輟軒錄卷五引鄧漢儀曰。變詩以險怪爲工。

又引錢仁榮曰。變詩不驚人不道。蓋少見多怪。不知其師法所在也。沈歸愚爲星期弟子。漁洋稱謂

橫山門下。尙有詩人者。

按見竹嘯軒詩鈔卷七。

選國朝詩別裁。記葉氏論詩語。一曰生。二曰新。三曰深。與歸愚

說詩。不啻冰炭。師爲狂狷。弟則鄉愿。歸愚謹飭。不忍攻其函丈。謝厥本師。遂力爲之諱。國朝詩別裁

論已畦集原詩語。皆飾詞也。

歸愚宗仰盛唐。故作葉先生傳已畦詩集序。雖言橫山詩好新。而復稱其氣盛。且記其

杜韓蘇之作。而纖密無氣韻。與孟舉晚村作風相類。歸愚之言。失之甚遠。文集卷八三代唐詩序謂。貞元元和時。韓柳劉錢元白鑿險出奇。爲古今詩道關鍵。後人稱詩。胸無成議。謂爲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後



此千百年。無不從是以爲斷云云。是以中唐之中。爲如日中天之中。凌駕盛唐而上。豈歸愚師法所在乎。不曰開元。而曰貞元元和之際。又隱開同光詩派三元並推之說矣。浙派西冷詩家皆南宋盆景

體。惟秀州諸作者知取法西江大家。上續梨洲墜緒。汪豐玉一詩最便例證。桐石草堂集卷五。枕上

無事。日課數絕句。語無倫次。次以韻而已。眞韻云。黃詩繙閱枕函親。學杜先宜此問津。宗派百年誰

復識。解人絃外兩三人。自註山谷爲詩家不祧之祖。元明以來。無人齒及。□□□按當是錢虞山朱秀水皆

近時巨老。而動有貶詞。余素酷嗜其詩。天社青神所註。行止輒以自隨。惟同里錢蘊石。萬柘坡。及兄

厚石以爲然也。參觀集首汪厚石序。又俗七附載袁文連絕句。桐城亦有詩派。其端自姚南青發之。援鶴堂筆記卷四十稱山

谷以驚創爲奇。其神兀傲。其氣崛奇。玄思瑰句。排斥冥筌。自得意表。蓋備極贊歎。而亦不如汪豐玉

之棄明七子若糞土。卷四十評空同游百門學大謝云。如趙同魯評沈啓南仿倪元鎮畫。下筆又重

了。按見畫思白畫眼。趙輒呼曰。又過矣。又過矣。古來評七子擬古。無如此之心平語妙者。卷四十四又謂讀何李諸公學古

詩。轉讀十九首。其妙愈出。正如學書只見石刻。後觀眞跡。是於七子。未嘗盡奪而不與。故同卷以吳

修齡園鐘詩話醜詆七子。遂爲惡聲之反。比之瘳犬狂噬。囊駝噴穢。惜抱淵源家學。可以徵信。惜抱

以後。桐城古文家能爲詩者。莫不欲口喝西江。姚石甫。方植之。梅伯言。毛嶽生。以至近日之吳至父。

姚叔節皆然。且專法山谷之硬。不屑後山之幽。按後山賞香更希於山谷。惜抱同時名輩深知其妙者。乃爲不能作詩之盧紹弓。亦一奇也。地經堂文集卷十三后山詩註跋。自首

年五十八始讀而善之。又推后山詩。情景氣味真醇。而孟東野黃山谷之上。

又欲以古文義法入之聲律。實推廣以文爲詩風氣。讀昭昧詹言三

錄可知。姚石甫康輅紀行卷十三亦駁楊升菴不知宋詩妙處。程秉鉞國朝名人集題詞有曰。論詩

轉貴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輕。自註。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爲正宗。

按要亭甫詩集題詞以近詩見示。率題二首。亦以漁洋與惜抱並推爲風雅正宗。

亭甫質美未學。心粗氣浮。新學不過明七子。故姚石甫爲作傳。稱其少年詩。才可及空同。若去其粗豪。則大復矣云云。亭甫題葉潤臣詩第二首曰。李何騰駕見高徐。風骨孤寒世未如。不信後人輕七子。反成老馬戒前車。是其推崇惜抱。

正以惜抱不廢明七子。可追配清秀李于鱗之漁洋耳。

按惜抱弟子吳仲倫初月樓雜著示及門諸子早云。我自心欽姚惜抱。拜袁

捐趙讓時賢。歐陽功甫秋聲館遺集與羅秋浦書。記梅伯言論學詩從荆公山谷入。則庸熟繁蔓。無

從擾其筆端。袁蔣趙才力甚富。不屑鍊以就法。故多淺直俚諱之病。獨姬傳姚氏確守矩矱。由摹擬

以成真詣。爲七子所未有云云。卽仲倫之意。可見立旨傳宗。當時隱然自成一隊。後來曾文正定惜

抱七律爲清朝第一家。

參觀吳楚甫尺牘卷二下與蕭敬甫。

張濂卿本此意。選國朝三家詩鈔。其一卽惜抱七律。

參觀濂亭

遺文三家詩鈔序。

濂卿弟子范肯堂固亦同光體一作家。集中讀外舅一年所爲詩。因論外間詩派有云。泥齷

鼓吹喧家弄。蠟鳳聲聲滿帝城。太息風塵姚惜抱。駟虬乘鸞獨孤征。沈乙菴海日樓羣書題跋。惜抱

軒集一條亦甚稱惜抱詩。并謂張文襄不喜惜抱文。而服其詩。此深於詩理者云云。是則曾文正之

稱惜抱詩。非出偶然。曾公詩學亦本桐城。正如其古文耳。言同光詩體者。前僅溯吳孟舉。後祇述曾

文正蓋亦數典而忘祖矣。至爲桐城家言者。祇知誦說方姚。南青幾如已祧之祖。劉聲木曾撰桐城文學源流考。所作甚楚齋續筆。記載存莊入都會試。曾文正從問古文法。戴以陳碩士輯惜抱尺牘授之。謂桐城文訣具此云云。宜今世末流奉惜抱談藝之論。不解析骨肉以還父母也。博衍如沈乙菴。跋惜抱集。亦祇謂惜抱選詩講授。一宗海峯家法。於餘子乎何尤。乙菴語當是指海峯歷朝詩約選而言。約選無序例。泛濫已甚。不知家法何所徵。當時吳藝甫慈溪蕭敬甫校刻此書。而於海峯選政極致不滿。屢言其體裁不精。似以明清兩朝爲主。斥其妄刪古人。又謂不得劉之意指所在。且謂劉自作詩。有客氣俗氣。遠不如姚之功深養到。觀藝甫尺牘卷二。下與敬甫三札。可知然家醜不肯外揚。故卷一上與劉景韓書。力稱此選。推爲大觀。史記樂毅傳燕士遺樂問書曰。室有語。不相盡。而以告鄰里。藝甫其知免大。要而言之。清初浙中如梨洲晚村孟舉。頗

具詩識而才力不副。晚村較健放。仍是小家薄相。如雞肋刀豆。槎枒寡味。學誠齋石湖。劣得短處。尙

不及同時汪鈍翁之清折妥溜。至陳宋齋。訝出南雷之門。選宋十五家詩。有南豐。藥城。梅溪。徽國。秋

崖。文山。而不及后山簡齋。則并詩識亦不高矣。查初白出入蘇陸。沿蹊折徑。已非南雷家法。乾隆時

秀水諸賢。則錢蘊石氣魄有餘。才思殊鈍。抗志希爲大家。而并不足爲名家。萬柘坡王穀原頗清雋

而邊幅甚狹。穀原中年且厭薄西江。錢慈伯廬山老屋詩卷八讀丁辛老屋集題後第二首記穀原談藝語有曰。從牙未愛西江派。汪豐玉早死。未能有成。

蘊石子慈伯作詩。已不遵庭訓。廬山老屋詩早作多西江體。後漸擺脫。卷十二論宋人詩絕句第六首云。惟熊學杜得元璋。鈎棘槎枒派日殊。韓直太生我無取。論詩終服小長蘆。顧與乃翁連轡。集

中無隻字道蘊石時。然蘊石詩句偶有剽除未盡者。如過嚴氏宅外姑母留飯云。忘其家室特難爲。對案云。欠伸向案隨其安。皆乃翁句法也。桐城則巖塢海峯皆尙是作手。惜抱尤大

筆淋漓。足以驚四筵而適獨坐。承學者見賢思齊。嚮風成會。蓋學識高深。祇可明義。才情照耀。庶能開宗。坐言而不可起行者。其緒論亦必失墜而無人掇拾耳。

施北研作元遺山詩箋註。初意在箋證本事。不在註釋故實。偶爲友人慫恿。因復匆匆解註。七月而成。詳見例言。故其箋尙多發明。雖李光庭廣元遺山年譜卷下糾正其編次之誤。葉廷琯鷗陂漁話指摘其失收碑陰題記。皆未可以小眚掩大德。其註則闕略疏漏。不一而足。橋西雜記。蘿蘿亭札記。竊記等書皆言之。竊謂施氏數典之誤。多由於徵引類書。未究其朔。大病尤在乎註詩而無詩學。遺山運用古人處。往往當面錯過。甚至卷一相士如相馬雜詩四首。乃宋人汪彥章作。見浮溪集卷二十九。題作懷古。施氏亦不知拈出。復舉兩例以概其餘。卷八秋夕。施氏於貂裘敝。馬角生。嚴尹幕等語。胥不註出處。數事皆習見非僻典。不註可也。末二句云。澆愁欲問東家酒。恨殺寒雞不肯鳴。此用淵明飲酒詩第十六首。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遺山仿淵明飲酒。先後十首也。卷十三李仲華湍流高樹圖第二首。不因脫兔投林了。何處而今更有詩。脫兔投林。不註亦可。何處句乃用昌黎鎮州路上酬裴司空。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詞章胎息因襲。自有其考訂。非於文詞升堂嗜臧者不能。遺山論詩絕句第七首云。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

山敕勒川。施氏註謂北史、北齊神武命斛律金唱歌云云。并於史學亦疏。北齊書與北史神武本紀、斛律金傳均無此文。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八十六引樂府廣題固云。北齊神武攻周玉壁不克。恙甚欲疾。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此歌而自和。歌本鮮卑語。譯作齊言。故句長短不等。施註實出於此。北史金本傳謂金本名敦。不識字。苦敦字難寫。遂改名金。猶不能署。司馬子如教以屋山爲識。按放翁會景物殊佳。偶作五首有云。屋角成金字。溪流作黼文。即用此。椎魯如斯。恐未必能若沈慶之之耳學。曹景宗之賦競病。郭書目錄於是

歌下註無名氏。蓋其慎也。梁諫菴警記極稱郭氏稱無名氏之是。吳槎客拜經樓詩話謂金不識文字。焉能辦此。故梅鼎祚疑古有此歌。神武命唱之以安衆心。沈歸愚古詩源直以爲金作。雖仍碧雞漫志之譌。而引北史。北史實無此語云云。實則據郭書歌本鮮卑語一句。已足定此詩案。王漁洋七言古詩選亦書無名氏。謹嚴可法。王船山古詩評選。王壬秋八代詩選均以此歌歸斛律金。未免鹵莽。凌揚藻蠹句編詩有別才一條。引金爲證。言不知書而能作詩。與碧雞漫志說闇合。皆近附會。又論詩絕句第二十四首論秦少游云。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施註引中州集及歸田詩話。按靈芬館詩話卷一亦引此二書。皆未及敖陶孫詩評所云。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李方叔師友談記載少游自論其文謂點檢不破。不畏磨難。然自以華弱爲愧云云。尤宜引以作證。

文人相輕。故班固則短傅毅。鄉曲相私。故齊人僅知管晏。合斯二者。而談藝有南北之見。雖在普天。率土大一統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爲己長彼短之本。至於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義之評量。更類七國五胡之爭長。亦風雅之相斫書矣。三國志吳志張紘傳。裴註引陳琳書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而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譏。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已爲北文不如南文張本。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略謂。洛陽江左。文雅尤甚。江左貴乎清綺。河朔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按但言質勝。卽是文輸。是以北朝文士。邢邵魏收。實爲冠冕。而北齊書魏收傳載邵譏收於任昉。非宜模擬。亦大偷竊。收斥邵於沈約集中作賊。則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機杼。張鷟朝野僉載記庾信入北。謂北中文事。惟韓陵溫子昇碑塢共語。餘皆驢鳴犬吠聒耳。南人輕北。其來舊矣。宋自靖康南渡。殘山賸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雞犬聲相聞。竟成南海北海之馬牛風不及。元遣山以騷怨弘衍之才。崛起金季。苞桑之懼。滄桑之痛。發爲聲詩。情併七哀。變窮百態。北方之強。蓋宋人江湖末派。無足與抗衡者。亦南風之不競也。雖以方虛谷之自居南宋遺老。西江後勁。次韻高子明投贈七律論北方詞章。亦不得不曰。尙有文才與古班。詩律規

隨元好問。汪堯峯好搏摭南宋作家。而讀宋人詩第四首亦曰。後邨傲睨四靈間。尙與前賢隔一關。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讓遺山。遺山論詩。中州名集。實寓南宋偏安之意。故蘇天爵國朝文類卷三十八所載宋流人家鉉翁題中州詩集後。卽云。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而況於在中州者乎。可謂義正而詞婉者。紀文達公遺集卷九。趙渭川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鈔序云。東坡才筆。橫據一代。未有異詞。而元遺山論詩絕句乃曰。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蘇詩百態新。又曰。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言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二公均屬詞宗。而元之持論。若不欲人鑽仰於蘇黃者。其故殆不可曉。余嘉慶壬戌典會試三場。以此條發策。四千人莫余答也。惟揭曉前一夕。得朱子士彥卷。對曰。南宋末年。江湖一派。萬口同音。故元好問追尋源本。作是懲羹吹蠶之論。又南北分疆。未免心存畛域。其中州集朱題詩。一則曰。北人不拾江西吐。未要會郎借齒牙。一則曰。若從華實論詩品。未便吳儂得錦袍。詞意曉然。未可執爲定論也。喜其洞見癥結。急爲補入榜中云云。按此說是矣。而尙未盡華實二字。正可與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參觀。錢竹汀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云。呂本中江西詩派圖。意在尊黃涪翁。後山與黃同在蘇門。詩格亦不相似。乃抑之入江西派。誕甚矣。元遺山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西江社裏人。又云。

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會郎借齒牙。遺山固薄黃體而不爲。亦由此輩尊之過當。故有此論云云。竹汀是節亦有語病。而差與紀序相發。遺山詩到蘇黃盡一絕後。卽曰。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宜時。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卻雅言都不知。此絕亦必爲東坡發。俳諧怒罵。卽東坡之嘻笑怒罵。皆成文章。山谷答洪駒父第二書所謂。東坡文章短處在好罵。戴石屏論詩十二絕第二首所謂。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此體誤人多。豈宜時。卽東坡之一肚皮不合時宜。遺山文集東坡詩雅引曰。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詩至於子瞻。而且不能近古之恨云云。絕句中坡詩百態新之新字。雅言都不知之雅字。皆有著落。按後山詩話亦云。詩欲其好。則不好。蘇子瞻以新。桐江集卷五引劉元輝讀坡詩云。詩不宗風雅。其詩未足多。氣如存篤厚。詞豈涉譏訶。饒舌空吾悔。吹毛奈汝何。爲言同道者。未許學東坡。遺山薄江西派。而評東坡議論則與江西派全同。遺山旣謂坡詩不能近古而盡雅。故論山谷亦曰。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不作西江社裏人。山谷學杜。人所共知。山谷學義山。則朱少章亦風月堂詩話始親切言之。所謂山谷以崑體工夫。到老杜渾成地步。少章詩話爲編金時所作。遺山敬事之王若虛。撰滄南詩話卷三已引此語而駁之。謂崑體工夫。與老杜境界。如東食西宿。不可相兼。足見朱書當時流傳北方。遺山中州集卷十亦還有少章詩。小傳并曰。有風月堂詩話行於世。



則作此絕時。意中必有少章語在。施註漫不之省。乃引後山學山谷語以註第三句。昏憤極矣。少章詩話之外。宋人如許顥彥周詩話。亦以義山山谷並舉。謂學二家。可去淺易鄙陋之病。瀛奎律髓卷廿一山谷詠雪七律批云。山谷之奇。有崑體之變。而不襲其組織。其巧者如作謎然。疎疎密密一聯。亦雪謎也。桐江集卷四跋許萬松詩云。山谷詩本老杜。骨法有庾開府。有李玉溪。有元次山。卽毀斥山谷如張戒。其歲寒堂詩話卷上論詩之有邪思者。亦舉山谷以繼義山。謂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是則涪翁之與玉谿有連。宋人之公言也。後來王船山夕堂永日緒論謂。西崑西江皆獺祭手段。又斥楊文公詠史詩如作謎。曾文正讀義山詩五絕云。太息涪翁去。無人會此情。楊維屏亦有讀山谷古風與玉溪生異貌同妍。因書所見一七古。見海天琴思錄卷七。均開與南宋人合。遺山詩中寧字。乃寧可之意。非豈肯之意。如作豈肯解。則難將也。全失也。寧下也。未作也。四句皆反對之詞。偏而復出。索然無味。作寧可解。適在第三句。起承而轉。將合先開。欲收故縱。神采始出。其意若曰。涪翁雖難親。少陵之古雅。全失玉谿之精純。然較之其門下江西派作者。則吾寧推涪翁。而未屑爲江西派也。是欲擡山谷高出於其弟子。然則江西派究何如。乃緊接下一絕曰。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蓋舉後山以概其餘西江詩人。此外比諸鄒下。不須品題。

遂繫以自述一首。而論詩絕句終焉。遺山集中於東坡尙推崇。杜詩學引稱山谷爲近世最知子美者。而論詩絕句傷嚴寡恩如彼。倘亦春秋備責賢者之意。遺山雖不甚與坡谷。所深惡痛絕。則爲江西派。合之中州集自題絕句。更彰彰可見。紀錢兩家之說。未爲洞見底裏。紀謂遺山心存南北畛域。而未引家鉉翁。已屬疏漏。至竹汀以後山爲與山谷異派。更似牆壁面牆之見。後山贈魯直云。陳詩傳筆意。願立弟子行。贈吳氏兄弟云。恨君不見金華伯。何處如今更有詩。次韻答秦少章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黃公金華伯。莞爾回一眄。送劉主簿云。平生師友豫章公。何郎中出示黃公草書第四首云。當年闕里與論詩。更擬山谷於孔子。而以子夏自居。答秦少章書亦曰。僕之詩。豫章之詩也。其列江西派。亦非無故。竹汀卽不辨詩格同異。豈并未一考此等語耶。又引元遺山作證。適得其反。遺山顯然以後山屬西江社裏也。陳善捫蝨新話卷三。妄怪後山不爲山谷一瓣香。困學紀聞卷十八引誠齋自言。詩嘗三變。始學江西體。後學後山。半山。最後乃學唐人。詞氣一若別出後山於江西體。竹汀或因此等語致誤。誠齋之言。見其集卷八十江湖集序。同卷荆溪集序曰。予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旣又學後山五字律。旣又學半山七字絕。晚乃學絕句於唐人。分疏明白。是則所謂始學江西者。泛觀諸家。概學各體也。繼學後山者。取江西派中一家一體而專法之也。卷七十九江西宗派

詩序曰。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繫之以味。不以形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師川。師川不似後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膈之妙。出乎一手也。又和文明主簿叔見寄第二首云。黃九陳三外。諸人總解詩。又跋徐恭仲省幹近詩第三首云。傳派傳宗我替羞。黃陳籬下休安腳。何嘗溝後山而外之於江西派哉。陸象山全集卷七與程帥一簡。卽論誠齋所序之書。有云。至豫章而益大肆其力。一時如陳、徐、韓、呂、三洪、二謝之流。翕然宗之。由是江西遂以詩社名天下云云。後山之景附山谷。亦宋人之公論也。豈可斷章取義。逞其臆測耶。張文襄過蕪湖弔袁滙簪詩云。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陳石遺丈謂斥江西派爲魔道。而又撇開黃雙井爲北宋雅音。不免語病。余謂此卽本道山論詩寧下涪翁拜一首之意。丈領以爲的解。遺山之意。宋人亦有言之者。說郛卷二十載吳商卿視聽鈔云。黃魯直詩非不清奇。不知自立者。翕然宗之。如多用釋氏語。本非其長處也。而乃字字剽竊。萬首一律。不從事於其本。而影響於其末。讀之令人厭。章茂深郎中。葉石林甥也。自言從小學作江西詩。石林見之。必蹙蹙曰。何用事此死聲活氣語也。石林詩話談山谷之詩。不容口。非不取之。惡夫學者之過云云。非拜涪翁而不入西江社之說乎。翁覃谿石洲詩話卷八論遺山此絕。謂此不以

江西派圖中論之。則措詞未妥。遺山意謂山谷乃江西派中之出類拔萃。非謂山谷不屬江西派也。卷七說此絕。謂以山谷義山歸之杜法。議論精微。爲放翁道園所未見。卽遺山無詩集。此語已足千古。而不知遺山此絕之取材於風月堂詩話也。又說中州萬古英雄氣。乃譏南宋偏安。而不知家鉉翁中州集題後已拈發此意也。餘如以滄海橫流。爲感慨身世。以攻蘇之說。皆穿鑿爲推蘇之論。宜見糾於養一齋詩話矣。李亦元希聖雁影齋詩有遺山論詩有南北之見。作此正之云。鄴下曹劉氣不馴。江東諸謝擅清新。風雲變後兼兒女。溫李原來是北人。亦不甚中肯。遺山絕句雖多稱河北山西詩人。然未敢抹殺南人。陶淵明、陳子昂皆所推崇。於宋人亦曰。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祖護介甫、永叔、聖俞。均非北人也。感興第二首曰。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亦何嘗盡私其鄉曲。蓋遺山所菲薄之南人。不過指宋金對峙以來蘇黃門下諸士。是以論東坡絕句後。卽及渠是女郎詩之秦少游。論山谷絕句後。卽及無補費精神之陳後山。蘇之影響又遠遜黃門之江西派。故題中州集又舍蘇門而攻黃門。並非欲報九世之仇。比劉越石、斛律金、柳子厚輩。一洗自古以來南人輕北之辱也。故駁鍾記室曰。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飛卿義山之皆爲北人。遺山寧不知之乎。又曰。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愛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亦未

嘗諱義山之兒女情多也。江西詩派實未盡廢梅宛陵。瀛奎律髓卷一批語推宛陵五律冠絕有宋。卷二十四批語以聖俞爲學盛唐而過之。有宋第一。此皆出諸遺山。同時江西派末流之口者。

抑更有進者。遺山中州集題詞。北人不拾江西唾云云。實有所承。由來已漸。紀翁二君於此事。亦未深考。古今來詆訶山谷最嚴厲者。莫如王從之。而從之固遺山師。趙閑閑以經學議論相推重者也。見劉京叔歸潛志卷八中州集卷六卽選其論蘇黃優劣四絕句。末首於江西派則曰。已覺祖師輸一著。紛紛嗣

法更何人。漳南遺老集中詩話三卷。於山谷詩吹毛索癥。大而判斷。小而結裹。皆深不與之。從之得

文法於乃舅周德卿。詩話卷上記周兒時便學工部。終身不喜山谷。問之。則曰。魯直善爲新樣。然於

少陵無涉。

按此意可與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與呂居仁論魯直得杜髓一節參觀。張之攻山谷。備少亞於王。議論亦每開合。如張謂山谷只知奇語之爲詩。王謂山谷有奇而無妙是也。

又云。善乎吾舅

周君之論曰。宋文至魯直。已是偏仄。後山而後。不勝其弊矣。按中州集卷四選周讀陳後山詩云。子

美神功接混茫。人間無路可升堂。一斑管內時時見。賺得陳郎兩鬢蒼。非卽遺山論詩閉門陳正字

一絕句之旨乎。又李屏山固亦閑閑之友。而遺山所敬事者也。中州集卷二引屏山爲劉西崑詩作

序。有云。魯直天姿峭拔。以俗爲雅。以故爲新。不犯正位。如參禪。江西諸君翕然推重。別爲一派。高者

雕鐫尖刻。下者模影剽竄。公言韓退之以文爲詩。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學退之不至。卽一白樂天

耳。此可笑者三也。云云。此不獨泛貶江西派。尤對後山痛下針砭。蓋後山詩話嘗曰。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皆如教坊雷大使之舞。又曰。學杜不成。不失爲工。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爲樂天爾。屏山確有所指。已開遺山拜涪翁而不入西江派之議論矣。歸潛志卷八云。趙閑閑嘗爲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久聞先生作詩。不喜蘇黃。何如。無忌曰。學蘇黃則卑猥也。則更在周李以前。足證遺山之始。則以蘇黃爲滄海橫流。繼則繙黃信蘇。終復抑陳揚黃。政非一己之私言。北學宗傳。從來已遠。故余曰。紀翁二公。尙未推本窮源也。遺山北人不拾江西唾一語。亦一時快意。未堪盡信。歸潛志卷四謂。張運使穀字伯英。許州人。詩學黃魯直體。舉其詩。溪口急流截燕尾。山腰世路轉羊腸。到郡蒞官才九日。過家上冢正重陽。云云。按香山初冬月夜得皇甫澤州手札曰。心逐報書懸雁足。夢尋來路繞羊腸。東軒筆錄載夏英公句曰。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皆工整而曲折。宛然山谷風味。張氏到郡兩語。復以疏直繼前聯之密緻。此尤山谷七律手法也。而遺山中州集卷八僅選張氏石淙七絕一首。小傳祇言伯英好收藏。性孝友而已。伯英與京叔父雲卿友善。歸潛志之言。較爲得真。中州集卷三劉仲英小傳云。有龍山集。參涪翁而得法。此又北人詩學江西。見之紀載者。若不見明文。而按其詩格實出江西者。中州集卷三之劉迎。氣骨騰騫。時作黃體。故其題吳彥高詩云。詩

到江西別是禪。上施內翰云。可無香瓣禮南豐。亦即用後山語。卷四之路鐸。幾篇篇點換涪翁語。不特格律相似。如九陌黃塵沒馬頭。禪榻坐涼碧樹秋。隨人作計魚千里。霽月光風發興新。劉翁有道今陸沈。牛刀小試義熙前。四望黃雲寡婦秋。柳行燈火試新涼。搏撻香剝。到眼可辨。次韻鄧著作病起云。貧是詩人換骨時。徐行休歎後山遲。更分明供狀矣。甄北詩話卷十二論北宋人著述流布金源。舉金人集中牽涉坡谷者爲例。乃於此等處無片語道及。卽就所舉論之。見於中州集者。高士談尙有曉起戲集東坡句二首。劉從益尙有次韻東坡別歲饋歲二首。馮璧題東坡海南烹茶圖則詠坡事。其見華山詩之坡仙曾借海宮春。又用東坡登州海市詩。其他名家如石曼卿。唐子西輩。均見金人歌詠中。甄北概付缺如。甌北又謂南宋人著述不能卽時流入中原。故知者甚少。李屏山愛楊萬里。而無人道及陸放翁。其言是也。然竊謂中州集卷四。楊雲翼賦侯右丞雲溪云。西風歸興隨黃鵠。皎日盟言信白鷗。卷六。雷希顏送李執剛致仕云。塵盆恐驚黃鵠舉。烟波不負白鷗盟。皆酷肖放翁。峽州東山之老矣。判無黃鵠舉。歸哉祇與白鷗盟。未必出於少陵秋興之朱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或誠齋題連滄觀之蒜山舊址空黃鵠。瓜步新城照白鷗也。遣山被檄夜赴鄧州幕府云。未能免俗私自笑。豈不懷歸官有程。與放翁思子虞之未能免俗余嗟老。豈不懷歸汝念親。一何

相似。遺山賦詩時，金尙未亡也。卷一高士談楊花詩，遺山謂亦見橘林集。然高集乃高子手錄，必無誤。按橘林集乃北宋石忞所撰，楊花詩亦見劉後村大全集卷一百七十七詩話引，謂是石氏詩。當是士談愛而手寫，其子遂誤收。則橘林集早入金也。遺山集卷一雜詩相士如相馬四首，已見於汪彥章浮谿集卷二十九題作懷古，是浮谿集亦早入金也。卷二張公藥小傳摘其竹堂集中句，寒食云：「一百五日寒食節，二十四番花信風。」此則明竊徐師川詩，改兩字爲節字，可見師川著述亦流入北方。然張氏敢公然盜襲，而遺山不之知，更足徵其雖流入而傳播不廣矣。師川雖欲自成一隊，與山谷立異。見劉後村江西詩派小序，又周暉清波雜志卷五卷八。然何無忌酷似其舅，謂非西江派可乎。宛廬詩話卷下謂東坡贈李方叔詩，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李華古戰場文，李程日五色賦，皆李氏故實。中州集密國公璫送王生西遊詩，誤日爲目云云。此又金人讀蘇詩而誤解之證。卷三劉迎詩，餘子風流空魏晉，上人談笑自羲皇。古今壯當痛詆下句之割裂不通。按王無功田家第二首云：「何忝上皇人。」錢仲文衡門春夜云：「自謂上皇人。」宋景文句休第二首云：「里無休汝騎。」應有上義人。公會第二首云：「靜時飛蝶夢，閒處上皇風。」劉氏尙亦因襲而加厲耶。

敕勒之歌，自是高唱。故北人屢引以自張門面。遺山絕句，已見前則。劉靜修續集有題宋理宗南樓



風月橫披二絕。第一首云。試聽陰山敕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烟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如此比擬。可謂勝之不武者。鮑埼亭文外集卷三十三書劉文靖渡江賦後引斯詩。謂是哀宋之詞。說固是矣。然自有不屑之意在。第二首較纏綿悱惻。詞云。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辨南樓一夜涼。自註。理宗自題絕句其上。有併作南樓一夜涼。才到中天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二事關合殊巧。理宗句法。實仿山谷鄂州南樓書事第一首之清風明月無人管。併作南樓一味涼。陳眉公太平清話謂。靜修詞勝詩。詩勝文。今觀其詩。有氣勢而失之粗獷。近體尤甚。漁洋古詩選僅取其七古。是也。七律詞句格調。模倣遺山之迹顯然。甌北詩話稱遺山七律。自成聲調。按中州集載雷希顏滎陽古城登覽寄裕之。李長源陝州。再過長安。李欽用圍城。驟雨。秦簡夫悼亡諸律。入之遺山集中。可亂楮葉。雷乃遺山摯友。二李爲遺山三知己之二。長源七律。尤所推服。簡夫一首。遺山稱爲高出時輩。笙磬同音。嚶鳴相召。師友淵源。蓋有自來。靜修其繼起也。然靜修論詩。謂周宋而降。詩學日弱。弱而復強。歐蘇黃其至也。較遺山稍爲寬假。如新晴頸聯。埋盆欲學魚千里。試地先栽芋一區。竟盜山谷題歸來園之小池。已築魚千里。陳地仍栽芋百區。北人論文。門戶之見。至此而稍泯。後來李天生之不讀黃河以南文章。傳青主之不喜歐公以後文。謂是江南文章。適可與

北人不拾江西唾。遙遙作對。徒資話柄。又池北偶談謂牧齋列朝詩集仿遺山中州集。而偶談卷七卷十一皆謂牧齋選詩有南北之見。朱竹垞與王尚書論明詩書亦云然。此則譬如學東坡之并得短處矣。

靜修讀史評一絕云。紀錄紛紜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與王荊公讀史云。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神。可相發明。夫虛說游詞。如史通曲筆書事兩篇所糾者。固無論矣。卽志存良直。言有徵信。而措詞下筆。或輕或重之間。每事迹未訛。而隱幾微動。已滲漏走作。彌近似而大亂真。昔尹和靖以朱光庭所鈔伊川語質諸伊川。伊川曰。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朱子論二程語錄云。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李端伯語弘肆。永嘉諸公語絮。夫諸君既非轉益多師。又皆親承咳唾。而詞氣之差。毫釐千里。讀者若有山頭億子厚。水底百東坡之想。其故何哉。一言也。而旁聽者之心理資質不同。則隨人見性。謂仁謂知。遂爾各別。一人也。而與語者之情誼氣度有差。則因勢利導。橫說豎說。亦以大殊。施者應其宜。受者得其偏。孰非孰是。何去何從。欲得環中。須超象外。此所以盡信書者。未可尙論古。

參觀 Paul Bourget: *Quelques témoignages*, su v. & F. Gundolf: *Goethe*, S. 9-13 論語錄齊讀皆不足見一人之真 (Wesen) 特其人之皮相 (momentane, zufällige Oberfläche). 一鱗一爪。參王漁洋之談龍。載羅載搏。

比厲歸真之畫虎。

見李廌畫品

非傳真之難。而傳神之難。遺其神。即亦失其真矣。荆公靜修二絕。所爲作

也。至遺山論詩絕句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識安仁拜路塵。則視此又進一解。匪特紀載之出他人手者。不足盡據。即詞章宜若自肺肝中流出。寫心言志。一本諸己。顧亦未必見真相而徵人品。吳處厚青箱雜記卷八云。文章純古。不害爲邪。文章豔麗。不害爲正。世或見人文章鋪張仁義道德。便謂之君子。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因舉宋廣平。張乖崖。韓魏公。司馬溫公所作側豔詞賦爲證。魏叔子雜說卷二謂。文章自魏晉以來。不與世運遞降。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日夕揣摩。大奸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語。雖孟子知言。亦不能以文章觀人。此二者則與遺山詩相發明。吳氏謂正人能作邪文。魏氏及遺山皆謂邪人能作正文。世有愛詠懷堂詩者。刺取南雷汰存錄所謂不幸存錄。爲阮圓海洗雪。蓋未聞此等議論也。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祇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須固執有言者必有德乎。嚴介溪生日詩云。晚節冰霜恆自保。愛鈴山堂集者。亦可據此以辯分宜門如市而心如水耶。

莊子列禦寇篇載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

按意林采魯連子曰。人心難知於天云云。本此。

故舉九徵之術以別賢不肖。呂氏春秋論人篇踵事增華。內則用六戚四隱。外

則用八觀六驗。古書中論觀人之法。莫備乎此。而著於竹帛之文字。不與焉。法言問神篇乃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論衡佚文篇亦曰。鴻文在國。聖世之驗。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附說十五遺山。心畫心聲一絕。則世說記顧君孝語。此中。最是難測地之意。余以爲。若與揚子雲作難。不須旁徵潘岳。卽以矛攻盾也可。心畫心聲。語本法言。而法言者。撫放論語。非子雲心裁意匠之所自出。譬聲之有回響。畫之有臨本。出於假借。所形者。果誰之心哉。法言。吾子篇論學仲尼。有羊質虎皮之諷。淵騫篇論學仲尼。致鳳鳴鸞翰之譏。而不知躬之自蹈。又無行如劉子駿。遂初賦曰。處幽潛德。抱奇內光。守信保己。竊比老彭。亦儼然比邱尼也。語本都元敬聽雨記。談斥僧尼名則。俞理初癸巳類稿卷十四。道笑論亦有是語。蓋自王莽之擬周公。以至揚劉等之擬孔子。君臣一代。莫非

心聲失真者。以文觀人。自古所難。嵇叔夜之家誠。何嘗不挫銳和光。直與絕交二書。如出兩手。

按徐昂發

長豐筆記卷一。述其弟道愼語。謂裴松之注引司馬文王稱天下之至慎。莫如阮嗣宗。則其任誕放逸。乃所以求免於亂世。而自掩其參預司馬氏篡奪之謀。王述遊春融堂集卷三十三。阮籍論謂嗣宗。僭狂欺世。實司馬師私人云云。夫嗣宗之非真狂。讀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言其口不論人過。與物無傷。即可想見。癸巳存稿卷七。書文選圖憤詩後。謂叔夜非薄王肅等。造湯武周孔之言。使篡逆者藉聖賢爲口實。司馬師以爲見其隱衷。故假呂安事誅之。是嗣宗似癡實黠。叔夜知明哲可以保身。而竟觸禍機也。

魏伯起之枕中篇。睥然端士達人之言。幾不類驚蟻蝶穢史作者所發。孰料二子立身行事。招災取勝。一則首領不保。一則骸骨被掘乎。元微之誨姪等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

嘗識倡優之門。不曾於喧嘩縱觀。汝知之乎。嚴詞正氣。一若真可以身作則者。而長慶集中。如元和五年。罰俸西歸。至陝府。思愴曩遊五十韻。寄吳士矩五十韻。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答胡靈之見寄五十韻諸作。皆追憶少年。酗酒狎妓。其言津津。其事鑿鑿。會真一記。姑勿必如王性之之深文。附益可也。控輿引末。洵愛其醜。不愛其過。非所行而行。所非者。吾國文體中有自序家訓之類。作者既不能如劉子真。謝安石之以不教爲常教。復不肯如蜀先主遺詔之自言德薄勿效。清立言於立德。託垂誠以垂名。脫曰文可覘人。亦須於言外行間遇之矣。心畫心聲。本爲成事之說。實匙先見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飾僞。巨奸爲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調。則往往流露本相。猶急人之作風。不能盡變爲澄澹。豪邁人之筆性。不能盡變爲謹嚴。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附說十六譬如子雲欲爲聖人之言。而節省助詞。代換熟字。口吻矯揉。全失孔子渾渾若川之度。即法言問神篇論聖人之詞語柳子厚答韋珩書所謂。子雲措詞。頗病局滯者。卽以王弼州早年之好爲擗搥。與子雲宜有合契。而四部稿卷百十二。讀揚子亦深以其文之割裂聲曲。閼習剽襲爲病。以爲非如聖人之無意乎言。圓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詩格矜澀纖仄。望可知爲深心密慮。非真閒適人。寄意於詩者。按珠懷堂詩。鈎棘情。理。鼠入牛角。車走羊腸。其法則葉石林所謂減字換字。其格則龜甫持正所謂可憐在碎。萬曆後詩。有此鉅心釘肝。拋撇刺目之苦。惡道。孤忠奇節如黃石齋。倪鴻寶。皆澗染厭習。雪之列朝詩集丁十二。十六所摘王季重王亦房履道諸

聯：入諸倪集，可亂緒業。三魚堂日記乙丑六月廿二日論倪黃皆誤解遇之陳言務去，文怪僻而意膚淺，文運至此，國運安得不亡。張商言竹葉厂文集卷二十三論明詩絕句之七自註謂：石齋正人，而爲詩妖，亡國之音云云。竊以爲黃倪之與國海，人品相去，何啻霄壤。顧黃忠烈心性褊激，思陵至斥爲少正卯。倪文貞以妾買妻，罔置不論。梅村語錄錄編爲八記郭翻蒼秀言，倪鴻寶成什麼人，竟是女郎。至于家，一日而數換鮮衣，可厭極矣。是亦性近矜態，均免於學中行而淪爲鄉愿者。玩二家詩可彷彿得者止此。楊機部與倪黃以文章齊名，號爲三翰林。而梅村詩話亦謂其詩奇思棘句，蓋明季自有此一派，實鍾譚之餘波也。所言之物，實而可徵，言之詞氣，空而難

捉。世人遂多顧此而忽彼耳。作文中子者，其解此矣。故事君篇曰：文士之行可見，而所引以爲證，如謝莊、王融、織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夸人也。其文誕。餘仿此。莫非以風格詞氣爲斷，不究議論之是非也。吳氏青箱雜記卷八雖言文不能觀人，而卷五一則云：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碎。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緝。晏元獻詩但說梨花院落、柳絮池塘，自有富貴氣象。李慶孫等每言金玉錦繡，仍乞兒相云云。豈非亦不據其所言之物，而察其言之之詞氣乎？是以同一金玉錦繡，而王禹玉之至寶丹，與歸處訥所嘲鍍金牙齒咬銀匙，見鑑藏錄卷十區以別矣。且也，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卽爲心聲失真。常有言出於至誠，而行牽於流俗，蓬隨風轉，沙與泥黑，執筆尙有夜氣，臨事遂失初心，不由衷者。豈惟言哉，行亦有之。安知此必真而彼必僞乎？

參觀 J. M. Guyau: L'art au point de vue sociologique, p. 32: "Très souvent, chez les vrais artistes, l'existence pratique est l'extérieur, le superficiel; c'est par l'œuvre que se traduit le mieux le caractère moral." 又 P. Valéry: Préface pour l'Adonis de La Fontaine: "Ce qu'il y a de plus important l'acte même des Muses est indépendant des aventures, du genre de vie, des incidents, et de tout ce qui peut figurer dans une biographie" (Morceaux choisis, p. 157). 讀此等宏論者當爲 Ch. Lalo: L'Expression de la vie dans

Part. p. 25 et suiv.,  
p. 115, et suiv.

見於文者。往往爲與我周旋之我。見於行事者。往往爲隨衆俯仰之我。皆異我也。身心言動。可爲平行兩面。如明珠舍利。隨轉異色。無所謂此真彼僞。亦可爲表裏兩層。如胡桃泥筍。去殼乃能得肉。古人多持後說。余則願標前論。是以有自諱自汙之士。有原心原迹之談。王仲任累害篇云。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王介甫衆人詩云。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且猶聖。亦見知人則哲之難矣。故遺山冰叔之論。只道著一半。遺山知安仁之有閒居賦矣。獨不記淵明之有閒情賦。昭明所謂白璧微瑕者耶。吳處厚惜未舉此。明此

言。自宋東坡志林吹劍錄外集以還。說者蜂起。然淵明賦中。規戒之意。原不敵痛惡之詞。雖曲終奏雅。歸於閑正。與所謂風一而動百者。昭明未爲失旨也。淵明白序言仿要衝定情賦。蔡邕靜情賦。中郎集作檢逸賦。此外王粲有閒邪賦。曹植有靜思賦。陳琳阮瑀皆有止欲賦。阮籍有清思賦。傅玄有矯情賦。蓋淵明賦之一體。自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風賦。司馬相如美人賦。鮑化者。西漢遺話。淵明此賦。仿張衡同聲歌。實則文選洛神賦註引定情賦斷句曰。思在面爲鉛華兮。惠離塵而無光。蔡邕靜情賦曰。思在口而爲贊。鳴哀聲而不取聆。王粲閒邪賦曰。願爲褻以約。淵明句法。何待他求哉。又按此意。在西方詩中亦習見不遑。參觀Pseudo-Anacreon, xii; Palatine Anthology, V. lxxxiii, lxxxiv; Athenaeus; Deipnosophists, XV, 1; Ovid: Amores, II, xv; Longus: Daphnis and Chloe; Romeo and Juliet, II, iv; Rossetti: Odes, IV, xxvi; Tennyson: The Miller's Daughter. 圖爲所歡離存之體。附體之衣。口吹之笛。足踐之履。浴身之湯等。言固不足以定人行。亦未可以盡人也。神好元惡。文過飾非。以言彌縫其行。自屬不鮮。區區之見。竊欲存疑。自非知言若孟子。亦姑且就事論事。斷其行之利害善惡。不必關合言行。追索意蘊。於是非之外。別求真僞。反多誅心原心等種種葛藤也。

【附說十五】仲任此語。乃吾國以目擬文之最早者。自紀篇亦云。孟子相實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傳燈錄卷七白居易問惟寬禪師云。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答。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施愚山饒齋詩話因之。詩用故典。條駁東坡論孟襄陽云。古人詩入三昧。更無從堆垛學問。正如眼中着不得金屑。范肯堂再與義門論文設譬云。雙眸炯炯如秋水。持比文章理最工。糞土塵沙不教入。金泥玉屑也難容。吳文木儒林外史有馬靜上與蘧公孫論八股文不宜雜覽一節。亦取惟寬語而敷說之。皆不如孟子爲說之精。詳見拙作中國文評特點中。

【附說十六】吾國論者言及文如其人。輒引 Buffon 語 (Le style, c'est l'homme) 爲比。附亦不免耳食塗說。Buffon 初無是意。其 *Discours* 僅謂學問乃身外物 (hors de l'homme) 文章則本諸其人 (l'idée l'homme même) 文如其人。乃讀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諸人。乃作者取諸己以成文。語氣不同。羅馬 Seneca 書云 Qualis vitalis oratio <sup>Epistolae</sup> OXIV. I. 則庶幾文如其人之旨矣。W. C. Summers 編 *Select Letters of Seneca* 註此節云 Ciceroe *Tusc. Disp.* V. 45 謂 Socrates 亦有是語。余按後來則 J. L. Vives 修詞論 (*De Fatione* :



*Dicendi*) 卷二發揮最詳 (*Oratio imago animi hominis universi*) I, p. 108 et seq. 拙作  
中國文評特點中詳譯之。Ben Jonson 文材 (*Timber*) 第一百二十一節 (*Oratio imago  
animi*) 一百二十二節 (*Structura et statura*) 全襲其說。

徐君燕謀讀宛陵集賦五言古一章。致疑於歐公水谷夜行詩如食橄欖之喻。以爲諫果上口殊遲。擬未得倫。誠得間之言。余前論放翁好宛陵一則。已引宛陵作詩主平淡之句。其詩如太羹未下鹽豉。永叔橄欖云云。未足狀之。然歐公六一詩話云。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淡爲意。又爲作墓志云。其初喜爲清麗閑肆。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則又曲得都官妙處。歐公讀蟠桃詩云。郊死不爲鳥。聖俞發其藏。嗟我於韓徒。足未及其牆。而子得孟骨。英靈空北邙。邵博聞見後錄載曾仲成言。聖俞謂蘇子美。永叔要作韓退之。強我作孟郊。雖戲語亦似不平。按聖俞依韻和永叔澄心堂紙卽有曰。退之昔負天下才。最稱東野爲奇瑰。歐陽今與韓相似。以我待郊。嗟困摧。可與後錄所記相證。貢奎詩云。詩還二百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己若論歐永叔。退之猶自媿郊寒。亦卽爲聖俞不平也。嘗試論之。二公交情之篤。名位之差。略似韓孟。若以詩言。歐公苦學昌黎。參以太白香山。而聖俞之於東野。則未嘗句摹字擬也。集中明倣孟郊之作。數旣甚少。格亦

不類。哀逝惜殤。著語遂多似郊者。如慈母眼中血。未乾同兩乳。兩落入地中。珠沈入海底。赴海可見珠。入地可見水。唯人歸泉下。萬古知己矣。慣呼猶口饒。似往頗心積。哀哉齊體人。魂氣今何征。曾不若隕籜。繞樹猶有聲。然取較東野悼幼子之生氣散成風。枯骸化爲地。負我十年恩。欠汝千行淚。杏殤之踏地。恐土痛。損彼芳樹根。此誠天不知。剪棄我子孫。則蒼華大不侔。卽孟雲卿哭殤子之古挽歌。視聖俞作亦爲渾厚。聖俞他語。若猛虎行之食人爲我分。安得爲不祥。而欲我無殺。奈何飢餒腸。

按三國志魏志杜襲傳襲註引范滂語。既欲爲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爲虎。卽梅詩食人爲分之意。

古意之月缺不改光。劍折不改剛等。亦雅近東野。斯類不

過居全集十之一二。東野五古佳處。深語若平。巧語帶朴。新語入古。幽語含淡。而心思饒刻。筆墨圭稜。昌黎志墓所謂。劃目鍼心。鉤章棘句者也。都官意境無此遼密。而氣格因較寬和。固未宜等類齊稱。其古體優於近體。五言尤勝七言。然質而每鈍。厚而多愿。木強鄙拙。不必爲諱。固不爲詩中之杜園賈誼矣。熱熱顏回之譏。麀糟叔孫通之諂。其能盡免乎。花上有微陰。水邊無近思。都官之好語也。亦頗似其詩境。臨水何妨坐。看雲忽滯人。視右丞之水窮雲起一聯。又何其黏著耶。都官詩之短處。此二句亦彷彿道之。

梅詩時於渾朴中出。若秀。食河豚詩發端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一時傳誦。竊以爲不如送歐

陽秀才遊江西起語云。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西夢。郭之美見過起語云。春風無行迹。似與草木期。高低新萌芽。閉戶我未知。阻風秦淮起語云。春風不獨開春木。能促浪花高於屋。此三春風勝於春洲春岸之句也。歐公水谷夜行稱梅詩有云。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都官自作接花五律亦有姜女嫁寒壻。醜枝生極妍一聯。醜枝生妍之意。都官似極喜之。東溪七律復云。野鳥眠岸有閒意。老樹著花無醜枝。後來蕭千岩詠梅名句。百千年蘚著枯樹。一兩點花。或作三兩點。春。供老枝。劉後村亟稱之。實取都官語意也。不知名氏愛日齋叢鈔云。近時江湖詩選有可山林洪詩。湖邊楊柳色如金。幾日不來成綠陰。卻似宛陵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又晁說之客話謂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壁云云。歐公以爲非聖俞不能。按宋詩紀事卷二十、卷七十。三於叢鈔各語均未采及。按劉貢父彭城集卷十八。考試畢登銓樓云。不上樓來知幾日。滿城無算柳梢黃。蓋歸入林可山詩全首未見。以所引二句決之。則是元人貢性之湧金門外柳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一絕所本耳。都官詠懷云。風驅暴雨來。雷聲出雲背。寫景已妙。然劉夢得天台遇雨云。疾行穿雨過。卻立視雲背。樊宗師蜀綿州越王樓詩序云。日月昏曉。可窺其背。尙在都官之前。至青龍海上觀潮之百川倒壺水欲立。不久卻迴如鼻吸。則立喻奇創。與希臘詩人名句所謂風行海上。作無數笑鬢。(Pouffon to kumaton

anérithmon gélasma) 見 Aeschylus: Prom. 89.

可謂笙磬同音。皆真能以六合八荒。縮之口耳四寸者。都官

初冬夜坐憶桐城山行曰。吾妻嘗有言。艱難壯時業。安暮終日閒。笑媚看嬌態。尤如魏徵之嫵媚。憚子居大雲山房札記卷二謂。默記載歐公爲目眊瘦弱少年。而他書則言其豐腴。當是老少改觀。按他書不知所指。都官永叔內翰見過詩云。豐頰光皎皎。則言其豐。

賀黃公載酒詩話亦明清間談藝一佳作。吳修齡香園爐詩話多采其說。潛邱劄記卷四云。老友吳喬先生嘗言。賀黃公載酒詩話。馮定遠鈍吟雜錄。及某園爐詩話。可稱談詩三絕。卷五復稱黃公書取譬語皆絕佳云云。馮氏墨守晚唐。挾恐見破。吳氏亦然。賀氏蹊逕稍廣。持論較平。中論宋人一代詩學頗詳。雖仍囿於唐格。如吳孟舉宋詩鈔自序所譏李薏曹能始輩。而在當日。要爲眼學。非盡吠聲捉影。亦難能可貴矣。其論梅聖俞云。宋之詩文皆至廬陵一變。有功於文。有罪於詩。自所作者。害入淺。論他人詩害人深。陵雖尙平淡。其始尙有秀氣。中歲後始不堪耳。苟非羣兒推奉。不敢毅然自恣。大傷雅道。豈非永叔使之然哉。然精腴雅潔。不乏雅句。如五更千里夢。殘月一城雞。諸聯云。夏日對雨全首云云。生動卻不平淡。又曰。梅詩有極佳處。其擬張曲江詠燕云云。捐軀殉國之語也。送勝寺丞歸蘇州云云。欲解其悲。姑諷其孝也。不獎而勸。忠告善道。溫柔敦厚。梅詩之可敬在此。

云云。雖稱引未備。又多頭巾之見。然匹似佳風好月。解賞能知。在爾時固已不凡矣。近人誇誕。以爲同光以來始道宛陵。不知王漁洋池北偶談。全謝山春曉集序皆推宛陵。雪橋詩話卷九記吳嗣廣宛陵集評本云。查敬業師常語余。宛陵正是突過摩詰。又曰。宛陵仍是唐音。非宋調也。阮亭論詩曰。魯曰。遠字惟蘇州宛陵到之云云。王西莊西泠居士集卷五冬夜讀梅聖俞詩云。滑口讀不下。滑眼看不入。高峭帶平淡。瘦硬兼酸澀。時時出雋永。意及語不及。幽蘭擢空岩。秋曉風露哀。諫果乍澀口。徐咀出甘汁。亦復能使才。生駒不受繫。李學孝跋宛陵集。推之繼陶韋孟。有曰。冰雪文章避俗攜。太羹元酒供斟酌。見晚晴移詩匯卷一百一十一錢衍石酬李杏村詩。謂予恆讀聖俞詩。杏村見予詩。以爲似梅。片言中隱。詩曰。都官鬱奇節。約氣爲深沈。落筆自造意。隻字防前侵。錢警石年譜六十六歲下言好宛陵詩。兄弟蓋有同嗜。潘彥輔養一齋詩話於宋詩獨取宛陵之淡。厲心甫志詩說論唐後詩人。於宋獨推宛陵。此皆同光前事。余聊復拈黃公一節。以見明末言唐詩者。於都官佳處。亦時復一遭也。黃公又曰。梅堯臣詩誠有品。而惡拙亦復不少。讀楊劉諸公詩。如入季倫之室。綺疏繡闥。絲竹肥鮮。忽見葭牆艾席。菁羹橡飯者。反覺高致。故歐與之把臂入林。一時俱爲傾動也。諸人不知矯枉之意。如青苔井畔雀兒。闢鳥曰。樹頭鴉舅鳴。世事但知開口笑。俗情休要著心行。按此聖俞朝詩及蟹詩之滿腹

紅膏肥似髓。貯盤青殼大於盆。亦甚推之。風氣既移。前之美談。後之笑具矣。凡詩文之累。不由謗者。而由於譽者。可畏哉。賀氏此數語。亦甚平允。都官力矯崑體之豔俗。而不免於村俗。蓋使人憎者。未必不使人鄙也。如看盡人間婦。無如美且賢。譬今愚者壽。何不假其年。水脛多長短。林枝有直橫。魑魅或爲患。獼猴常可嫌。逆上燕迎雨。將生鵝怕雷。桃根有妹猶含凍。杏樹爲鄰尙帶枯。水邊攀折此中女。馬上嗅尋何處郎。行袂相朋接。遊肩與賤摩。俚野類是者。居集中幾半。殿後書事云。林果烏應銜去後。燕窠蟲有落來餘。荒冷語如何。可賦九天宮闕。五雲樓閣。杜牧之華清宮詩。固曰。烏啄摧寒木。蝸涎蠹畫梁。然所詠乃寥落古行宮。故不嫌其淒涼寂寞。鍾伯敬早朝詩曰。殘雪在簾如落月。輕烟半樹信柔風。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尙譏爲寒乞相。不知覩宛陵此聯。又將何說。宛陵賦雨曰。長楊靜響千重瓦。太液寒生幾寸波。豈不堂皇名貴。移此筆詠入直。庶乎可矣。宮廷之什。例皆課虛。不事徵實。所謂若畫得似。是甚模樣者也。道山清話 載林特語賀氏謂歐公厭崑體肥鮮。遂好宛陵古淡。亦卽東坡笑歐公仿常建破山寺詩。厭芻豢而思螺蛤之意。周草窗浩然齋雅談云。葉水心以挾雲漢分天章之才。未嘗輕可一世。乃於四靈自以爲不及。卽昌黎之於東野。六一之於宛陵也。惟其富瞻雄偉。欲爲清空而不可得。一旦見之。若厭膏粱而甘藜藿。故不覺有契於心耳。昔吳中有老麋丈。多學博

記每見吳仲孚小詩。輒驚羨云。老夫才落筆。卽爲堯舜周孔漢祖唐宗追逐不置。君何爲能脫灑如此哉。竹坡詩話論東坡擬僧守詮小詩云。雖回三峽倒流之瀾。與溪壑爭流。終不相似。皆可與黃公之說印證。然必韓之於孟。歐之於梅。工同曲異。乃可作如是觀。若白傅元相。風格近似。而才力懸絕。白之尊元。與斯異例。楊誠齋讀元白長慶二集詩曰。讀過元詩與白詩。一生少傅重微之。再三不曉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蓋文人苦獨唱之岑寂。樂同聲之應和。以資標榜而得陪襯。故中材下驥。亦許其齊名忝竊。白傅重微之。適所以自增重耳。黃公謂詩文之累。不由於謗。而由於諛。其理深長可思。余則欲更進一解曰。詩文之累。學者不由於其劣處。而由於其佳處。管子樞言篇嘗謂人之自失也。以其所長者也。最是妙語。蓋在己則竊意擅場。遂爲之不厭。由自負而至於自襲。乃成印板文字。其在於人。佳則動心。動心則仿造。仿造則立宗派。宗派則有窠臼。窠臼則變濫惡。是則不似。似卽不是。以彼神奇。成茲臭腐。尊之適以賤之。祖之翻以祧之。爲之轉以敗之。故唐詩之見棄於世。先後七子擬議尊崇。有以致之也。宋詩之見鄙於人。閩贛諸賢臨摹提倡。有以致之也。他若桐城之於八家。湖外之於八代。皆所謂溺愛以速其亡。爲弊有甚於入室操戈者。雖明人好立宗派。如鍾伯敬輩。亦略窺斯指。故集中爲潘穉恭詩作序。力闢竟陵詩派之說。以爲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吾

鄉堵廷案與周櫟園書云。以踵習之流極。議作者之濫觴。照眉之屨已粗。苧村之壑不綠。昔人所以恨於臨摹者。謂其毒甚於詆訶也云云。真痛乎言之矣。蟲生於木。還食其木。本是師子蟲。反把師子壞。隋書卷四十五高祖嘗歎。譬如猛獸。物不能害。反爲毛間蟲所損食。雲門說法。不許弟子稗販。有以夫。

李拔可丈嘗語余。元遺山七律誠不可磨滅。然每有俗調。如翠被匆匆夢執轡一首。似黑頭黃三。寢皮食肉男兒事一首。似武生楊小樓。誠妙於取譬。遺山七律。聲調茂越。氣色蒼渾。惜往往慢膚鬆肌。大而無當。似打官話。似作臺步。粉本英雄。斯類衣冠優孟。吳修齡圍爐詩話卷六戲題陳臥子明詩選曰。甚好四平戲。喉聲徹太空。人人關壯繆。齣齣大江東。鑼鼓繁而振。衫袍紫又紅。座中腦盡裂。笑煞樂村童。與李丈之評遺山。消息相通。嘗試論之。少陵七律。兼備衆妙。衍其一緒。皆足名家。譬如中衡之尊。過者斟酌。多少不同。而各如所願。陳後山之細筋健骨。瘦硬通神。自爲淵源。老杜無論矣。卽如楊鐵崖在杭州嬉春侑唐之體。何莫非從少陵江上誰家桃樹枝。今朝臘日春意動。春日春盤細生草。二月饒睡昏昏然。霜寒碧梧白鶴栖。江草日日喚愁生等詩來。以生拗白描之筆。作逸宕綺仄之詞。遂使飯顚山頭客。化爲西子湖畔人。亦學而善變者也。然世所謂杜樣者。乃指雄闊高渾。實大



聲弘。如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指麾能事迴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路經滪瀨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一類。按與杜同時，岑嘉州才力不如杜之大，而格調最與杜相似。蒼老幾於具體而微。五律如初至楚爲之雲雨連三峽，風塵接百蠻，通與杜律，惜七律剪綵爲花，實非擅場。山谷后山諸公，僅得法於杜律之韌瘦者。於此

等暢酣飽滿之什，未多效仿。惟義山於杜，無所不學。五律如開別令，孤補闕之人生有通塞，公等繫安危，曉晴如此，滄波坐渺然，念遠之關山已搖落，天地共登臨，風雨之黃葉仍風雨，青樓自曾駐，夜飲之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皆杜律也。他如異俗則仿杜之俳諧，遺因，漫成五章，則仿杜之戲爲六絕，行次西郊，則仿杜之北征，稍前於義山之玉初。七律綺麗組織，已類義山體貌。後世學義山不乏其人，太平如西崑諸公之摶摶，僅似玉初。尙趁精緻婉約，能到唐彥陳者，毋亦自門入者終不高，未叩向上一關，求之於杜韓耶。七律亦能兼茲兩體。如卽

日之重吟，細絕真無奈，已落猶開未放愁。卽杜和裴迪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是也。而世所傳誦，乃其得杜之雄亮諸聯。如二月二日之萬里憶歸元亮井，三年從事亞夫營。卽杜登高之萬里悲秋仍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是也。安定城樓之永憶江湖歸白髮，欲迴天地入扁舟。卽杜別李劍州之路經滪瀨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是也。而迴天地三字，又自杜之指揮能事迴天地來。馮註未點出，蜀中離席之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阻殿前軍。卽杜秋盡之雪嶺獨看西日落，劍

門猶阻北人來是也。中晚唐人集中，杜櫟時復一遭。譬如鄭都官漂泊之十口，漂零猶寄食，兩川消息未收兵。至顧通翁湖南客中春望之風塵海內憐雙鬢，涕淚天涯慘一身。幾爲明七子之始作俑者矣。下逮北宋，歐公有滄波萬古流不盡，白鳥雙飛意自閑。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東坡有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卽東坡評七言麗句所自道。仿杜旌旗日暖，五更鼓角諸聯者。蘇門諸子中，張文潛七律最格寬語秀。有唐人風。柯山集中遺興次韻和晁應之先後八首，尤苦學少陵。如清涵星漢光垂地，冷覺魚龍氣近人。暗峽風雲秋慘淡，高城河漢夜分明。雙闕曉雲連太室，九門晴影動天津。胥弘暢不類黃陳輩，而近元明人。顧不過刻劃景物，以爲偉麗。無蒼茫激楚之致。至南渡中興，陳簡齋流轉兵間，身世與杜相類。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七律如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譴今五年。登臨吳蜀橫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時。五年天地無窮事，萬里江湖見在身。孤臣白髮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雄偉蒼楚兼而有之。學杜得皮，舉止大方。五律尤可亂楮葉。是以劉辰翁序簡齋集，謂其詩望之蒼然，而肌骨勻稱。不如後山刻削也。陸放翁哀時弔古，亦時仿此體。如萬里羈愁添白髮，一帆寒日過黃州。四海一家天歷數，兩河百郡宋山川。樓船夜雪瓜洲渡，匹馬秋風大散關。細雨春燕上林苑，頽垣夜月洛陽宮。而逸麗有餘。蒼

渾不足。至多使地名。用實字。已隱開明七子之風矣。元遺山遭際。況簡齋而愈下。其七律亦學杜之肥。不學杜之瘦。尤支空架。以爲高腔。如橫波亭詩之類。楊譽齋言。按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旨曰。實不中聲。謂之駢言。真有甚好四平戲之歎。然大體揚而能抑。剛中帶柔。家國感深。情文有自。及夫明代。獻吉、于鱗繼之。元美之流。承趙子昂填滿之說。仿杜子美雄闊之體。不擇時地。下筆伸紙。卽成此調。復稍參以王右丞早朝、雨中春望應制、李東川寄盧員外、綦母三、祖詠望荊門之製。每篇必有人名地名。與地之志。點鬼之簿。粗豪膚廓。抗而不墜。放而不斂。作悲涼之語。則林貞恆福州志所謂無病呻吟也。逞弘大之觀。則吳修齡圍爐詩話所謂瞎唐體也。窮流溯源。簡齋遺山。實不啻爲之導焉。人知明七子之爲唐詩高調。豈知簡齋遺山亦宋元詩之易流於高聲硯者乎。按周禮春官宗伯論鍾病。十二。其一曰高聲硯。故明人雖不取宋詩。而每能賞識簡齋。胡元瑞於七子爲應聲之蟲。詩藪雜編卷五則云。南宋古體推朱元晦。近體無出陳去非。蓋朱之學選。陳之學杜。模擬踐徑。與七子相似也。吳修齡於七子爲吠影之狗。而圍爐詩話卷四亦謂。陳去非能作杜句。草蛇灰線。消息可參。近人俞恪士觚菴詩之學簡齋。郭春榆匏廬詩之師遺山。郭爲較勝。而不能朴屬微至。則二家之所同病也。陸祁孫合肥學舍札記卷五云。工部七律二種。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義山而後。久成絕調。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務觀、裕

之獻吉、臥子，尙能學之云云。竊謂第一種句，宋人如陳後山、曾茶山，皆能學之。晚唐李咸用、綈桃云，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爲落時愁。南宋楊誠齋、普明寺見梅云，猶喜相看卻恨晚，故應更好半開時。亦尙存遺響。故錢龍惕評義山重吟已落一聯云，閒冷處偏搜得到。宋人之工全在此。馮註引。祁孫失之未考耳。陳臥子大才健筆，足以殿有明一代之詩而無愧。又丁百六陽九之會，天意昌詩，宜若可以悲壯蒼涼。上繼簡齋遺山之學杜，乃讀其遺集，終覺偉麗之致，多於蒼楚。在本朝則近青邱大復，而不同獻吉。於唐人則似東川右丞，而不類少陵。祁孫之言，亦未識曲聽真。然知以放翁遺山與明之七子並舉，則具眼人語。黃承吉題元遺山詩集亦謂，直望青邱是後賢，目光出牛背上矣。

朱竹垞力非涪皤，而浙江後起詩人，如萬柘坡、金檜門、汪穀原、汪豐玉、沈匏廬輩，皆好山谷。錢孺石與檜門情厚交親。參觀蘅石齋詩集卷二十四金檜門作詩於山谷之璣羽玉屑，亦時有撫取。竹雞詩之斷

魂不待鷓鴣兄。滄浪亭詩之當年一網收冠蓋。橫雲山詩即用山谷過橫雲渡長谷詩韻。紹泰甌硯之我得二士傾九州。觀山谷淡山巖詩即用其韻。此皆未出遊時已然。至南昌識蔣心餘時。有同遊百

見卷十心餘尙未爲山谷也。以後詩如南昌旅夜之涪翁社裏詩、宗杜題黃文節公祠用觴字韻、花朝

分賦十六韻之掃除塵到蛤蜊前、過鉅鉅潭未及遊之柳記所感寓魯直亦少推題山谷遺象、題翁

蘇齋宋軾施願注蘇詩七律。自誇所藏山谷任天社、荆公李雁湖。可配此爲三絕。汪豐玉桐石草堂集記。薈石於山谷詩。與己有同好。已見前引。陳東浦敦拙堂集有假寐一五古。記薈石教以學昌黎山谷兩家。吳思亭吉祥居存稿有書薈石齋詩集後一五古。亦記其沈酣韓蘇。心折山谷。在當時要爲與涪翁淵源不淺者。顧山谷骨氣嶄岸。詞藻嚴密。與薈石之朴實儒緩大異。故影響終不深。薈石詩亦有學東野者。如古琴、雪夜兩五古。開卷卽是有似竟陵派者。如驟雨過南湖一五律。其髮動涼於樹、船來活似萍一聯。乃鍾譚句樣。好以鄉談里諺入詩。而自加註釋。如蘇門口號之修短自相。則又似放翁慣技。然所心摹手追。實在昌黎之妥貼排纂。不僅以古文章法爲詩。且以古文句調入詩。清代之以文爲詩。莫先於是。莫大於是。而亦莫濫於是。固宜推爲先覺。亦當懸爲厲禁。至其盡洗鉛華。求歸質厚。不囿時習。自闢別蹊。舉世爲蕩子詩。輕屑利吻。獨甘作鄉愿體。古貌法言。卽此一端。亦豪傑之士。薈石早歲。未嘗不作風致空靈之詩。今都刪不入集。而見自註中。參觀施願詩存卷七題同朝名家詩集。如秦淮河上之辛夷開後水榭、乙鳥飛來畫簾。溪館偶題之春色欲尋有處、少年能駐何時。志略之十月花開春自小、三竿日出睡方深。體格輕巧者。祇存一二。壯悔之心。矯枉之旨。灼然可見。雖然。薈石力革詩弊。而所作幾不類詩。決海救焚。焚收而溺至。引酖止渴。渴解而身亡。此明道所以有扶醉漢之歎也。

蕚石處通經好古，棄虛崇實之世，而未嘗學問，又不自安於空疏寡陋，宜其見屈於戴東原。雖友私

如翁覃谿，亦不能曲爲之諱也。

參觀復初齋文集卷七理說附錄，又考訂論中之二。

然其詩每使不經見語，自註出處，如焦氏易

林、春秋元命苞、孔叢子等，取材古奧，非尋常詞人所解微用。原本經籍，潤飾詩篇，與同光體所稱學人之詩，操術相同，故大被推挹。夫以蕚石之學，爲學人則不足，而以爲學人之詩，則綽有餘裕。此中關捩，煞耐尋味。鍾記室詩品序云：大明泰始，文章殆同書抄，拘攣補衲，蘊文已甚。雖謝天才，且表學問，學人之詩，作俑始此。杜少陵自道詩學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信斯言也，則分其腹笥，足了當世數學人。山谷亦稱杜詩無字無來歷。然自唐迄今，有敢以學人之詩，題目草堂一集者乎？同光而還，所謂學人之詩，風格都步趨昌黎，顧昌黎掉文而不掉書袋，雖有奇字硬語，初非以辭典隱事騷人。其答李翺書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學而自畫，已異於博覽方聞。進學解曰：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又一若河漢無涯涘，足以爲學入者。然讀答侯繼書，則昌黎用意自曉。書曰：僕少好學問，自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所志惟在其意義，至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門戶云云。則亦如孔明之僅觀大略，淵明之不求甚解，舍名數而求意義，又顯與戴東原答是仲明書背道以趣。蓋詩人之學而已。

故得殷侗公羊傳注。答書至云。每逢學士真儒。愧生顏變。不復自比於人。昌黎不自居學人。卽此可證。唐後首學昌黎詩。升堂窺奧者。乃歐陽永叔。永叔固卽劉原父所譏爲歐九不讀書者。閩百詩困學紀聞箋卷二十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傳青主以百詩爲附和原父。要之歐公不得爲學人也。清人號能學昌黎者。前則錢蕓石。後則程春海。鄭子尹。而朱竹君不與焉。蕓石實非學人。詩佳處亦都在放筆直幹。非以壁積奧衍開生面。程鄭皆經儒博識。然按兩家遺集。挽硬盤空。龍吟鯨掣。悟無本膽大過身之旨。得昌黎以文爲詩之傳。堪與宋之王廣陵鼎足而三。妙能赤手白戰。不惜五七字爲注疏。考據尾閭之洩也。同光以前。最好以學入詩者。惟翁覃谿。隨園論詩絕句。已有夫己氏抄書作詩之嘲。而覃谿當時不列學人。後世蒙譏學究。參觀越縕堂日記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以鈴癡符買贖券之體。誇於世曰。此學人之詩。竊恐就詩而論。若人固不得爲詩人。據詩以求。亦未可遽信爲學人。蕓石覃谿。先鑑勿遠。顏黃門家訓文章篇曰。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命筆。人之小有詞翰。略窺學問。春華則監漸庶子。秋實又茂謝家丞。譬之垂牛角馬。兩無所歸。后言日出。別標名目。王弼洲割記內篇譏明之理學家曰。有鮮於學而逃者。有拙於詞而逃者。學人之詩。毋乃類是。遭亡藪歟。方便門歟。吾安得而窮之。晚晴簃詩匯序論清詩第二事曰。肴核墳典。粉澤蒼凡。證經補

史詩道彌尊。此又囿於漢學家之見地。必考證尊於詞章。而後能使詞章體尊。王仲任論衡超奇篇說儒生、通人、文人、鴻儒之別。而論定之曰。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所謂鴻儒者。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又佚文篇曰。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人所能爲。又書解篇曰。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世儒業易爲。文儒業卓絕。是則著書撰文之士。尊於經生學人多矣。此漢人緒論。爲漢學者不應不知。東漢而後。舉士大率孝廉秀才二途。秀才策文藝。孝廉策經學。晉宋積重秀才。南齊書卷三十九劉瓛陸澄列傳言此甚明。故澄號當世碩儒。以讀易經不解。撰宋書不成。王儉遂有書廚之誚。北朝崇質輕文。經學盛於南朝。而北齊書卷四十四儒林傳。劉晝自恨不學。屬文作六合賦。自謂絕倫。吟諷不輟。乃歎曰。儒者勞而少功。見於斯矣。我讀儒書二十餘年。而答策不第。始學爲文。便得如是。馬敬德研求左傳。生徒甚衆。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詣州求舉秀才。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可見學人之望爲文人而不可得。顏氏家訓文章篇。鈍學拙文。二者對舉。亦以文人爲高出學人。卽至北宋。新學大行。熙寧更定科舉。後山談叢卷一載荊公語。乃曰。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則其本意亦重秀才。以詞人較之明道創說之文儒。經國戡亂之名臣。相形見絀。古有常言。若卑詞章而尊考訂。甘作塵囊。逐康成車後。拾學人之棄餘。張



雅道之門面。作者屈於述者。此清代之痼疾。以予不學。未之前聞。

蔣石好收藏。精鑒賞。顧其題詠書畫。有議論。工描摹。而不掉書袋。作考訂。如題秋山白雲圖。劉松年觀畫圖。伯牙鼓琴圖。觀眞晉齋圖。王右丞精能圖。董北苑瀟湘圖諸篇。皆朴厚中含靈秀。白雲圖之紙色。卽雲雲半幅。觀畫圖之人事。無常畫中畫。畫中看畫無人會。我今猶是畫中人。畫外居然發長喙。有俯拾卽是之妙。眞晉齋圖氣機渾灝流轉。如一筆書。以文爲詩。盡厥能事。及與翁覃谿交好日深。習而漸化。題識諸什。類復初齋體之如本草湯頭歌訣。不復耐吟諷矣。清高宗亦以文爲詩。語助拖沓。令人作嘔。蔣石旣入翰林。應制廣歌。頗仿御製。長君惡以結主知。詩遂大壞。其和乾隆句。如舜之仁義從容合。益以風雷奮發深。翠葆池之上。頽輪苑以東。臣難浩然氣。上有一哉心。土膏先以諗。花信未之要。重以三年泄。深於又日詮。聖之時以學。仁者壽於年。一畝宮先儒者業。百川學啓道之津。宜於便殿垂詢悉。奉以閒身聚學常。他仿此。信柳南隨筆卷二所謂五七字時文。與明齋小識載秀才作詩之吾人從事於詩途。豈可苟焉而已乎云云。相去無幾。李尊客白華絳附集題三經生詩。於洪北江曰。可惜未除僧夫氣。一生多事友船山。竊謂蔣石受乾隆之知遇。與覃谿相結納。就詩而論。亦一生之多事也。文學侍從。稽古有榮。望蔣石絕意仕進。高蹈肥遯。終身爲識字田夫。固屬不

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五記。蔣石覃谿交最密。每相遇必話杜詩。每話必不合。甚至繼而相搏云。云。使飽孤老拳。中君毒手。二人及早絕交。蔣石集中。或可省去數首惡詩耶。覃谿嘗評點蔣石詩集。屢有元氣中聲之稱。而亦有未聞道之訾。衍石齋紀事本末卷二答本之從孫書中。摘評語數則。惜未親覩其全也。

蔣石詩用虛字。殊多濫惡。古體中每以語助湊足一句字數。闌茸支離。偃臥紙上。施之近體。一不得當。尤刺目棘喉。如次韻金詹事丁祭曰。幸以宮僚合坊局。減於牛俎供羔豚。哭祝典籍曰。大化慣於才士酷。明經俄以客魂悲。詠菜花曰。老矣關心譚種藝。公乎下筆畫田園。送程晉芳曰。夢亦有鄉誰謂遠。歸非無路莫之先。題管夫人寄子昂墨竹曰。自君之出獨相對。命駕而往誰謂遙。哭汪孟錫曰。憑棺已矣千行淚。漬酒居然兩鬢絲。題黃山歸老卷子曰。已矣雪舟爲社友。歸歟丹竈在天都。散木菴茶話曰。人日敬之逢國忌。天風聊以盍朋簪。紅心驛哭文端公曰。愧於往昔無傳筆。敢以征途有薦杯。引簾書屋對菊曰。寫以琴三弄。參之茗一甌。寶澤堂花木曰。最以堦墀近。兼之雨露香。望岱曰。孔子未云天下小。我皇復以聖人登。性之善者斯爲準。春若生時物可憑。曹大宗伯七十曰。笑我同庚方老矣。煩公有句輒酬之。廬江怨曰。君爾尙猶蒙見錄。妾然終竟絕來還。八陣圖曰。萬里神乎卦。

孤心帝者劉。我鄉曰。逝矣顛毛白。歸哉落日黃。中間可取者一二聯耳。望岱一聯。與王千秋雪霽登玉皇頂之戰國會嫌天下小。登封常見聖人來。機杼如一。而後來者稍居上。礪石近體起結處亦好用語助。腐氣中人可噁。如陳太淑人畫觀音之旅人稽首一灣焉。城南錢春之我欲贈之何以贈。七月朔日小集之興州之樂竟前緣。題陳仲仁山水之陳君主簿於陽城。新年出遊之蹣跚著屐或之先。他若畢弘韋偃未之圖。麓臺山迴未之遊。皆可不必。古人五七律如李父錢高使君起云。淮源之水清。可以濯君纓。李羣玉題顧長康月宮眞影及戴安道文殊起句云。五濁之世塵冥冥。達觀棲心於此經。已欠振起。杜少陵題鄭縣亭子首句。鄭縣亭子澗之濱。白帝城最高樓領句。獨立縹緲之飛樓。山谷題歸來圖領句。今得見之誰謂無。贈黃十七領句。長歌勸之肯出遊。皆以健筆拗調。自拔於情茶。李義山昨日首句。昨日紫姑神去也。搖曳之筆。尤爲絕唱。理學家如邵康節。擊壤集中如說者從平太過乎。夫春不得不云云。割心猶未比其傷。始知氣者心之帥等。不勝枚舉。陳白沙。如木蘭之水清無恙。以配先生不可乎等。莊定山。如看到梅花也妙哉。天機之妙乃如斯等。亦好於近體起結處。以語助足湊成句。然三子本詩道傍門。不煩苛論。唐子西詩骨峻遒。而如寄潮陽尉結曰。越巫雞卜聞之久。春結曰。能使人之意也消。眞足下開礪石。對聯如舜祠之謳歌率土性之也。號泣旻天孝矣乎。雜興之加之得卯酒。晚矣恰朝餐。獨遊之是日遊於獨。乃情知者誰。語整調腐。尤近礪石。陳止齋

詩筆蒼堅，而近體起結處每虛字冗沓，亦爲一病。如欲見其人已異鄉，三百於今又六句，天作之山曷爲哉，四皓莫知其所終，傳之溫國子孫孫，久矣懷歸曷月哉，夾湘而住一塵無，飽飯之餘能細和，急義固於官不知，伯仲之間竹與梅，均足爲蕓石先鞭，覓老桂詩腹聯，踰牆之樹宜無取，益屋於東本不凶，自註上句用國風，下句用家語，引經掉文，置蕓石集中，可亂楮葉，蕓石未必曾用功，唐陳二家詩，常是夢中聞合耳，劉後村詩於起結句對偶中，好湊語助，例多不勝舉，太半濫惡滑易，與蕓石之鈍拙殊科，翁覃谿手批戴氏遺書，至論性諸文，謂如雜劇中粧出一帶眼鏡之塾師，蕓石與東原論學有郤，參觀湖海詩傳錢載條，又前則所引復初齋集，而讀其詩，亦有帶眼鏡塾師之想，宜入陳坦畫圖，曹元寵題詠，事見賓退

錄卷六

此所以乾嘉詩壇點將錄，謂爲老學究歟。

蕓石輜軒屢出，足跡甚廣，游歷登臨之作，皆全力以赴，而呆滯悶塞，類於朽木腐鼓，塵羹土飯，言情古詩以儻歸十七首最爲傳誦，然詞費意沓，筆舌拮据，糾繞有故作蕩如仁者之態，無沛然肺肝中流出之致，殊落小樣，吾寧取其寄善元樞，懷婦病，聞張夫人訃之朴摯敦實，言無枝葉也，言情近體世多稱到家，作第二首之兒時我母教兒地，母若知兒望母來，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萬念不如灰，七律對仗如此流轉，自亦難能，而腔吻太厲，詞意太盡，似遜其先孺人生日之茫茫縱使重霄徹，杳

杳難將萬古迴。沈哀隱痛較耐諷詠。六月初三夜哭子下半首云。桑園棲骨冷。螢火照魂孤。再來知  
 愛情。輾扑忍相俱。因情造境。凄苦如秋墳鬼唱。元微之哭子第五首云。節量梨栗愁生疾。教示詩書  
 望早成。輾扑校多憐校少。又緣遺恨哭三聲。葬石再來二句。絕望中仍爲期望之詞。用意更疊。追憶  
 詩二十九首悼亡之作。仍苦平鈍。惟第二首之來生便復生同室。已是何人不是君。透過一層。未經  
 人道。他人祇說到晏叔原詞所謂。欲將恩愛結來生。只恐來生緣又短耳。此絕與並時沈歸愚七夕  
 詞第四首之只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異曲同工。可爲悼亡七絕兩奇作。漁洋悼亡諸絕  
 不足道也。有清名家悼亡詩多者無過俞曲園。次則尤西堂。鬪多誇靡。如官庖宿饌。香積陳齋。方丈  
 當前。實寡滋味。二君於詩。本非當行。樂蓮裳綠春詞六十首。亦譬之蜀葵之動人嫌處。只緣多。杭大  
 宗。商寶意所作。僅勝彭甘亭一籌。其足以比美樊榭悼月上諸七律者。殆吾鄉鄧石臞之斷腸詞  
 二十四首乎。石臞嘗錄此詩寄譚復堂索序。手稿今存寒家。卽復堂圖籍燼餘也。復堂日記補錄光緒十  
 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稱  
爲亦在澹山微之。  
 近人中差近仲則。又按吳澹川南野堂筆記卷五稱。葬石詩以博大爲宗。鉅手大家。摘句甚多。而前數  
 語皆不與。蓋澹川服膺袁子才沙斗初。自作詩亦不脫乾嘉風氣。故於葬石詩僅賞其風致清雋。或  
 面目堂皇者耳。

七律之當句有對體。余山谷詩補註已略言之。江西派中人如徐師川山間對雪云。雪中出去雪邊行。屋下吹來屋上平。呂居仁伍員祠云。江花相趁野花發。舊燕不隨新燕歸。題淮上亭子云。露草欲隨霜草盡。歸橋時度去橋陰。自曹南至陽翟呈叔弟云。家事不隨王事了。新愁常接舊愁生。惟末句稍有思致。蓋磨牛之迹。籠馬之絡。已成套語滑調。即稍能變化。如王文康之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北枝。東坡之白雲自占東西嶺。明月誰分上下池。

按東坡五古又有南北一山門。上下兩天竺。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壺等句。

關子東

之鐘聲互起東西岸。漁火遙分遠近村。林希逸之色有淺深。峯遠近。影無長短。樹高低。羣鳥爭枝聲上下。孤松夾澗影東西。數聯以上。亦相因襲。晁景迂、王盧谿、范石湖、楊誠齋、李若水、張表臣、徐靈淵、劉後村等。以及明之白沙、定山、升菴、空同、袁中郎、鍾伯敬輩。均有此體對聯。無足稱道。清人唯冒借廬之姑遲一食當再食。更壞何衣補此衣。峭折生勁。不見堆垛。他則張南山藝談錄所摘聯。多爲此體。茲略取其未舉者論之。如邵子湘西湖之南高雲過北高宿。裏湖水入外湖流。則與元薩雁門望吳山之後嶺樓臺前嶺接。上方鐘鼓下方聞。各襲香山寄韜光禪師詩一句。祁文端雨後之暑雨送涼似秋雨。高田流水入低田。又與莫子偁青田山中喜故人相遇之東鄰鳥過西鄰語。下番花連上番開。各襲宛陵春日拜鰲詩一句。黃廷昭晚泊九江之東浦水連西浦水。大姑山接小姑山。亦賴地

名湊手。填此匡格。朱紫貴。初秋汎湖之風聲。遠送樹聲到。水氣涼。兼花氣浮。後港連開前港謝。南山船少北山多。山自雲中出。雲外雲從山北度。山南末聯以當句對。兼連環體。巧而益纖。吳蘭雪憶新田兩律。差能流轉。鄭子尹自落益出。宣威入東川云。出衙更似居衙苦。愁事堪當異事徵。逢樹便停村便宿。與牛同寢豕同興。昨宵蚤會今宵蚤。前路蠅迎後路蠅。任翽東坡渡東海。東川若到看公能。敢不作雅語。寫實盡俗。別饒姿致。軍興而後。余往返浙贛湘桂滇黔間。子尹所歷之境。迄今未改。形羸乃供蚤飽。腸飢不避蠅餘。恕肉無時。真如士蔚所賦。吐食乃已。殊愧子瞻之言。每至人血我血。攪和一蚤之腹。彼病此病。交遞一蠅之身。尙有子尹詩句所不能盡者。顧讀邵青門等語後。觀子尹一章。譬之觀壽陵餘子。羣學作僂僂雅步。忽有林艾軒所謂丈夫者。大踏步走出矣。觀記所及。古今爲此體。未有如薄石之多者。蓋鼯鼠之巧。五技而窮。鸚哥之嬌。數句卽盡。意在標新逞巧。而才思所限。新樣屢爲則陳。巧製不變則板。如清隱菴云。蛙語入人語。山香連水香。風渚湖云。禺山翠對豐山立。下渚清連上渚開。月橋作云。日氣曉蒸雲氣暖。鐘樓新出鼓樓高。和御製詠風花云。綠枝暗比紅枝亞。三里濃勝五里開。詠繡櫻花云。晚晚留春更留月。玲瓏如玉也如珠。春遊曲云。土山抱得石山勢。柳樹濃於松樹林。題寒山舊廬圖云。見畫最先題最後。江仍當閣樹當樓。題紫藤花圖云。晚來花重

曉來枝。今日人看昨日詩。清明至萬壽寺云。冷節出遊偕冷伴。鄉僧相對說鄉山。花朝分賦云。盆覆射隨孟覆巧。上曹鉤與下曹連。題秋堂講易圖云。江水平平通澗水。竹林短短夾蕉林。上太后徽號云。金葉聯徽金篆古。冊文闡德寶文同。善果寺云。客面也如僧面老。春光還共佛光浮。種草花云。自知小病原非病。人道長愁始欲愁。曉課云。有何許事關君事。無奈勞生屬我生。觀荷云。甘瓠花白豆花紫。慈姑葉尖荷葉圓。題秋雨停樽圖云。河漢影連蟾影黑。梧桐聲雜竹聲淒。挽沈觀察云。三春準擬爲三老。一哭俄教盡一生。爲馮司農家海棠寫影云。春好已知春老又。畫人何不畫花兼。竹筏歌云。棕衣絕不蓑衣破。趁水兼他趁雨豪。和御製雨中至喀喇河屯云。昨應請雨卽甘雨。今勿祈晴俄快晴。法源寺海棠云。黃塵幾輩埋黃壤。佛樹依然傍佛臺。東院輕陰西院暖。十分好句百分杯。晚出花塢書堂獨行云。釣蟹無竿還放蟹。采蓴有艇漫思蓴。百花洲追懷金總憲先文端云。別非三月非三歲。道是新人是故人。畫眉關云。後水轉爲前水出。左山趨與右山迎。謝馮編修贈行云。千秋已失九秋又。六絕誠難三絕無。北壁石誇南壁石。人心珠勝海心珠。九豐堂云。西舍不遙東舍近。桃花初落杏花開。葬張夫人預營生壙云。同穴如同室。我家本汝家。敘村老話云。永豐鄉接都豐歲。忙種時催快種田。憶西湖云。秋日柳非春日柳。老年情重少年情。吾畦云。不碌碌時常碌碌。得閒閒在且閒。



閒。每如俳諧打諢。清高宗詩亦多此等聯。一體君臣。與唐詩紀事卷三所載唐昭宗大雷雨聯。餘

叢考卷二十三所載僧明本賦松月舒芬詠春景。倭人過西湖諸律。

按叢考此則前半悉本鶴林玉露卷十。二所舉殊不扼要。一句疊三字者。

劉駕詩最多此體。如春夜之夜夜夜深啼子規。日日斜空醉歸。鄭中隱懷之家家家業盡成灰。曉登迎銜閣之樹樹樹梢啼曉鶯。望月之更更更漏月明中。又賈休山居云。心心心不住希夷。修睦送玄泰云。去去去何往。慕幽聞猿云。聲聲聲是斷腸聲。皆未引。古詩如鄭所南錦錢餘笑第二十三首之逢人但點頭。好好好好好并疊五字。可同爲噴飯啓顏之資矣。

律體之有對仗。乃撮合語言。功成眷屬。愈能使不類爲類。愈見詩人心手之妙。

按柳南隨筆卷三有王辟

者相類一則可參觀。

譬如秦晉世尋干戈。竟結婚姻。胡越天限南北。可爲肝膽。然此事儷白配黃。煞費安排。有

若五雀六燕。易一始等。

見九章算術卷八。

亦須挹彼注茲。以求銖稱兩敵。庶幾妻齊。勿同耦怨。至於先獲一句。

久而成聯者。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自注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晏元獻無可奈

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復齋漫錄謂始得上句。彌年無對。王君玉爲足成之詞。

按同叔七律皆芳調似此聯見示張寺丞王

校勘。起云。元已清明假未開。小園幽徑獨徘徊。珠玉詞浹溪妙云。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迴。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凡同三句。無可一聯。格韻宜詞。上句承去年天氣。下句承舊亭臺。

嚴詩較賈。入詩微嫌填湊。賀方回海陵西樓寓目云。掃地可憐花更落。卷簾無奈燕還來。卽本同叔語也。

戴石屏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歸田詩話中卷謂初

見夕照映山得下句。欲對不愜。後覩兩齋行潦得上句。始相稱。

按墨氏之說未確。竟廣微選石屏續集卷三。有一詩題。略云。趙用父問近詩。因舉今古一

凭欄夕陽山外山兩句。未得對。用父以利名雙轉對上句。劉叔安以浮世夢中夢對下句。遂足成篇。僕終未愜意。都下會范鳴道。以春水渡傍渡爲對。當時未覺此語爲奇。江東夏潦無行路。逐處打波而行。深水界上。一渡復一渡。時夕陽在山。

分明寫出此一聯詩景。恨不得與鳴道共賞之。詩曰：世事真如夢。人生不肯閑。利名雙轉轂。今古一凭欄。春水渡傍渡。夕陽山外山。吟邊思小范。共把此詩看。則此聯非石屏自得。墨氏說誤。詩題言以劉叔安句足成篇。而詩乃曰吟邊思小范。則是成篇以後。至是方改爲定本也。馬金韓石屏詩集卷四載此詩。蓋創其題。僅取詩首二字。標曰世事。則小范不知所指矣。又按馬韓詩集卷三風雨無憐中攬鏡有感五律後。有石屏識語。稱道其姪孫樂之佳句云。春水綠平野。夕陽紅半山。則此聯橋杼早已透露。觀風雨無憐一律前後諸詩。當作於壬寅。爲理宗淳祐二年。世事一律後卽改元口號。更後博姪孫詩跋中。明署實祐三年。則世事當作於淳祐十二年。石屏自稱出隴放翁門下。放翁老學菴筆記卷四。載法雲長老戲仿程公闢體得句曰。行到寺中寺。坐觀山外山。典型猶在。何至不能屬對。竊疑石屏私盜其姪孫句。遂作此狡獪。幻出一段故實。事歸功於范鳴道。而置春水夕陽之先例勿道耳。墨氏或見趙汝騰作石屏詩序。記石屏自云。作詩不論遲速。每一得句。必經年成篇。又墨約開此詩原題之言。遽加附會。宋詩紀事卷六十三采歸田詩話。不據石屏續集駁正。亦爲闕略。石屏姪孫吳東野戲集有自武林還家山剡中云。野渡淺深水。夕陽高下山。抵池陽泊齊山云。漲水淞瀾春雨後。遠山重疊夕陽時。然則戴氏有傳家句法矣。此則似朱起求歡。曠日經時。必得請於氤氳大使。好事方諧。否則句佳而對不稱。東坡答

孔毅父詩所謂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難。謝女嫁王郎。麻胡配菩薩。必有遺憾終身者矣。作者殊列。詩律彌奇。故曲折其句法以自困。密疊其字眼以自縛。而終之因難見巧。由險出奇。牽合以成的對。例若詩苑類格所舉回文、連綿、雙擬、隔句四格。此似選塔甚嚴。索聘奇昂。然倘得良媒。爲尋靈匹。駕社待闕。鵲橋可填。未遽踏地喚天作老女也。歐公六一詩話論韓退之信倔強。作古詩得韻寬則溢出。得韻窄則愈險愈奇。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竊謂詩人矜勝。非特古體押韻如是。卽近體作對亦復如是。因窄見工。固小道恐泥。每同字戲。然初意或欲陳襟翻新。不肯襲常蹈故。用心自可取也。古名家集中。幾無不有此。如

太白子規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元微之送嶺南崔侍御。火布垢塵須火浣。木棉溫軟  
 常棉衣。枕椰麵。礮榴澀。海氣常昏海日微。三兄以白角布寄遺。白髮過於冠色白。銀釘少校領中  
 銀。周太朴贈李裕先輩。馬疑金馬門前馬。香認芸香閣上香。殆難備舉。海錄雜事引張承吉句。杜鵑  
 花發杜鵑叫。烏臼花生烏臼啼。尤巧合雙關。前承徐凝翫花之誰爲蜀王身作鳥。自啼還自有花開。  
 後啓倪韭山卜算子之紅笑紅啼兩不分。是杜鵑開也。其格式較夥者。則推五家。白香山律詩句法  
 多創。尤以寄韜光禪師詩。極七律當句對之妙。沾句後人不淺。東坡天竺寺詩至歎爲連珠疊璧。其  
 酬主簿等詩又開七律隔句扇對之體。歲日家宴戲示弟妹首句云。弟妹妻孥子姪孫。實填名詞。無  
 一虛字。蓋移柏梁體入律詩。按漁洋香祖筆記。陸以喬冷虛雜議。考柏梁體句。皆未引此。又漁洋論五言。未引牧之。感  
育。論七言。未及劉青田二鬼詩之腸。胃心腎肝脾。耳口鼻牙舌用。至宋人遂并以柏梁體作七律對仗。如鄧林皇琴曲賦江郊漁弋腹聯  
 云。鴻鵠鵠鵠鵠鵠鵠。鱖鮓鯉鯉鯉鯉鯉。大膽出奇。清徐文靖以之乎者也矣焉哉爲一句冠首。作七  
 言長句十章。桂未谷題翁覃谿雙鉤文衡山分書兩絕句之一云。朱垞竹陳元傳青鄭汝顧云美卯張君  
 王覺。斯氣勢居然遠擅場。皆香山有以啓之也。李義山自開生面。兼擅臨摹。少陵、昌黎、下賢、昌谷。無所  
 不學。學無不似。近體亦往往別出心裁。七月二十八日夜聽雨夢後。通篇不對。始創七律散體。用汪韓

纂聞  
說

題白石蓮華寄楚公、贈司勳杜十三員外前半首亦用散體。當句有對一首。幾備此體變態。子初郊墅復增益以看山對酒君思我。聽鼓離城我訪君。雖章元旦人日應制、青韶既肇人爲日、綺勝初成日作人。先有此格。而彌加流動。後來韓子蒼送錢遜叔之北渚、蕩舟公醉我、南湖張樂我留公。吳梅村琴河感舊第三首之青衫憔悴一聯。卽從此出。蠅蝶雞鸞鸞鳳等成篇五律。又隱開山谷演雅、戲題少游壁七古之製。殘唐五代詩道凌夷。杜荀鶴近體起結處最好反復拈弄字面。聯如送李先輩從軍塞上云。好隨漢將收胡土。莫遣胡兵近漢疆。讀張僕射詩云。廉頗解武文無說。謝眺能文武不通。雋陽道中云。爭知百歲不百歲。未合白頭今白頭。空閑二公相鄙解之云。念珠在手。禪衲禪衲。禪衲被肩。壞念珠。象外空空外象。無中有作有中無。顛之倒之。幾可入璇璣碎錦、奚囊寸錦等書矣。北宋則邵堯夫寄意於詩。驅遣文字。任意搬弄。在五七字中翻筋斗作諸狡獪。除前舉當句對不計外。如和吳沖卿云。人人可到我未到。物物不妨誰與妨。恨月吟云。欄干倚了還重倚。芳酒斟回又再斟。南園花竹云。因把花行侵竹種。且圖竹徑對花開。弄筆吟云。弄假像真還是假。將勤補拙總輸勤。因飢得飽飽猶拙。爲病求安安未真。喜春吟云。酒因春至春歸飲。詩爲花開花謝吟。花謝花開詩屢作。春歸春至酒頻斟。安樂窩中吟云。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首尾吟云。一盞兩盞至

三盡五題七題或十題。因月因花因興詠。代書代簡代行移。能知同道道亦得。始信先天天勿違。已著意時仍著意。未加詞處與加詞。皆掉臂徑行。不受格律桎梏。後來白沙定山雖亦步趨。都無此恣肆。且堯夫於律。匪特變化對聯。篇章結構。亦多因革。如首尾吟起結語同。四長吟中間以一編詩。一部書。一炷香。一樽酒。平頭鋪作兩聯。春水長律起四聯。花前勸酒。春秋二首。均拈出兩字。於五律中參差反復。輾轡映帶。格愈繁密。而調益流轉。按此體唐人詩亦偶有之。如李伯魚桐竹詩。長孫佐輔代別後夢別。安。實卽此製。編入五古。非是。吳梅村避亂第四首雖不字而連貫。而亦是五排。錄其他諸首皆五古。遂併入一題耳。古近體之分。通人往往混淆。如漁洋以東坡出鎮口初見淮山詩。選入七古。清館臣困於試帖之見。自大典中輯別集。每以七言拗律編入七古。更不足道矣。倘有詩人能善用諸格。未嘗不彬彬然可親風雅也。南宋則楊誠齋顯好身手。得大自在。聯如送周仲覺云。無夕不談談不睡。看薪成火火成灰。晴後雪凍云。本是雪前風作雪。卻緣雪後雪生風。閭門外登溪船云。絕壁入天天入水。亂篙鳴石石鳴船。水月寺寒秀軒云。低低簷入低低樹。小小盆盛小小花。再和謝朱叔正云。自慚下下中中語。祇合休休莫莫傳。賀胡澹菴新居云。卻入青

原更青處。飽看黃本硬黃書。登多稼亭云。鷗邊野水水邊屋。城外平林林外山。紅錦黃花云。節節生花花點點。茸茸麗日日遲遲。其中佳對。巧勿可階。而曲能悉達。使讀者忘格律之窘縛。亦詩之適也。此外如歸田錄載楊文公句。水底日爲天上日。眼中人是面前人。司馬溫公續詩話載丁晉公句。草

解忘憂憂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

按此等句法。皆出自章莊之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鈎鈎。杜荀鶴之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筴筴等句。

石曼卿句。天若有情天

亦老。月如無恨月長圓。宛陵集和正仲寄酒。欲比擬鮮鮮少色。曾持勸客客何人。侯鯖錄載東坡句。

與我周旋寧作我。爲郎憔悴卻羞郎。

按侯鯖錄卷一。曾東坡道此二句爲的對。若漢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三引王直方詩話云。下句乃直方所對。想不應也。胡侍參殊船卷六引此聯。未具主

名。趙臨北陔餘叢放卷二十三。吾友沈佩蘭集聯云云。更爲疏解。網隱齋話載蘇仲容句。三登慶曆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轉

尊。二老堂詩話補老人十拗詩。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詩人玉屑載馮取治句。一溪流水一溪月。八面疏風

八面風。劉後村送神南姪西上云。吾今老矣佚吾老。子好游乎語子遊。

齊東野語載王實之句。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鄭夾漈

送芹齋云。乞骸真到骸歸日。告老須臨老盡頭。以及明人如僧清澹悼李公奇云。憂民憂國又憂主。

盡孝盡忠還盡身。王次回寄懷弢仲云。見說人歸歸雁後。那堪淚落落花前。簡人云。承恩在貌非因

貌。觸緒無歡祇爲歡。王思任壽陳眉公云。帝欲見公公不見。蒙方求我我何求。王叔聞寄段季純云。

照水紫薇霞紫處。遠籬黃蝶葉黃時。倪鴻寶雪後云。幽多多豔處。白最最高峯。卜居云。嗜酒酒泉郡。

姓何何國人。涉筆成趣時復一遭。至錢擇石而蒼萃古人句律之變。正譌益備。格式之多。駸駸欲空

掃前載。如茗雲草堂曉起得雪云。山山敗絮蒙頭我。樹樹空花過眼禪。茗雲草堂對雪得月云。身即

非魚方在水。心元如鏡況無埃。宜亭新柳云。如何密密疏疏影。絆惹千千萬萬絲。曉寒云。雪外來方

知有雪。風前行不避多風。有懷故園親戚云。采葛采蕭分采艾。于達于木盡于磐。德安北山行雨云。

旱禾渴雨雨而雨。修樹藏山山復山。尊酒會云。三揖三終三讓禮。杖鄉杖國杖朝人。句應胡吉盧張  
匹。題或歐韓范富類。小南城云。橋入秀巖巖幾疊。水環圓殿殿何名。題陳仲仁山水云。苔點旄寒厚  
所厚。松陰雪活清其清。花朝云。老去閒情急花事。閒來老伴寡塵言。舟發南昌云。不住而住一宵雨。  
可行則行三板船。到家云。兒時我母教兒地。母若知兒望母來。老妻京邸兒孫傾。冢子鄉園幼小團。  
和御製經畝書屋韻云。鄭箋孔傳苗芟莠。義種仁收富賈貧。和履郡王雪興云。粉蛺蝶飛藏凍雀。碧  
芭蕉敗壓高松。法源寺感徐太守云。丁令鶴歸歸亦恨。莊生蝶夢夢翻驚。春杪云。花都落瓣寧非樹。  
水不迴流本是川。樂遊原云。事申岐薛亭臺里。車馬衣裳士女風。和御題文津閣云。二三四部六年  
竣。寫校編官親覽程。語永豐鄉人云。堰高作廟神斯安。村近燒香衆所安。秋月郡東南白苧。石橋溪  
上下紅欄。晨起課桑云。杏萼原隨柳絲碧。麥苗須及菜花黃。天陰陰未雞頭鵲。日暖暖先雀口桑。祭  
掃張夫人墓云。樹有杉槐松柏櫟。人多男女子孫曾。然舍得寧得月。春杪三聯生折耐味外。餘皆弄  
巧成拙。作法自苦。昔人弊止佻滑。此則趣歸鈍滯。蓋既無康節之天機洋溢。復輸香山誠齋之情致  
清新。又不能如義山之才華馨逸。祇可與杜荀鶴分據東西屋兩頭耳。鈕玉樵觚觚續編卷一稱吳  
東里中秋家譚詩。大烹豆腐瓜茄菜。高會荆妻兒女孫。以爲句法奇創。藕石祭掃張夫人墓一聯殆

其苗裔耶。諸襄七爲礬石鄉先輩。七律對仗亦好作新體。如望嶽之高標。衡華嵩恆上。世閱齊秦漢。魏雄聽客談。武夷山之權。轉菜瓜葵六曲。徑無蛇虎雉三斑。與礬石尊酒會。等聯如出一手。礬石胸中所養。不過蠶食殘書。蠅鑽故紙。所作亦太半設客之曲。供官之詩。有詩膽而乏詩心。故僅就字面句眼上作諸變相。讀之徒覺其蠻做杜撰。煞費氣力。按礬石手批風樊榭詩集。評陳洪綬詩。字眼豈可杜撰。蠻做豈是才情。清高宗七律

對仗多糾繞堆疊。廷臣賡歌。每效其體。如彭辛楣之六逢唐宋元明代。疊衍來累仍耳人。吳蓉塘之得名位祿欣兼壽。多子孫曾喜及元。當時公卿集中。比比皆是。礬石漫與閒吟。亦仿御製。上有好而下必甚焉。是可怪也。郭傾伽樽園銷夏錄言。礬石自書京師寓齋春帖云。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千

鍾百鍊人。輕薄子書以糊鐵匠店中。傳以爲笑。

按閱蘆草堂筆記卷二十三。謂張晴嵐門聯云。彭信甫鐵爲鐵匠書之。遂成怨卻。又按附園詩話。載魯之裕門聯云。兩間東

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儒林外史中楊執中聯。本此。

竊以爲此雖惡謔。亦殊有竅。昔人喻作詩。每取材於機人之織。玉人之琢。

若礬石則大類鐵匠之打而已。綜觀礬石律詩中對格之新。古詩中章法句法之奇。其有志開拓詩境可見。惜僅在形式上用工夫。而不知形式根乎興象。才之所限。魁傑莫拔。然生沈歸愚袁子才之世。能爲程春海鄭子尹之詩。後有漢高。則亦無慚於先驅之勝廣矣。

礬石詩禿筆淡墨。不側媚弄姿。不偏銳取勝。故當時名輩。頗尠知賞。王述菴作湖海詩傳。甚不與之。



至謂其率然而作。信手便成。不加研鍊。吳思亭修以詩受知於蘄石。又爲蘄石子慈伯弟子。早有辯護。其吉祥居存稿卷一書蘄石齋詩集後。并序曰。向閱王少寇蒲褐山房詩話。評公之詩云云。朱梓唐先生語修曰。少寇所論。適與翁詩相反。又閱隨園詩話。謂公吟詩云云。語意亦略同。似於蘄石齋全集全未研閱。袁王兩家。並海內詩壇盟主。頗自負其辨眼。且與公皆有縞紵之好。而評論膚泛。不切至此。可見文章知己之難。因作此詩。以質世之讀公詩者。詩略云。公詩精益求精。於杜得縝密。韓蘇並沈酣。涪翁亦心折。氣勇怯千夫。脈細歸一髮。獲古不傳祕。皆於人所忽。二老未深味。如何漫稱述。不愁背面笑。無乃交臂失。後人自負爲揚子雲鍾子期者。多集矢於述菴。如聽松廬詩話。石遺室詩話等皆駁之。然空洞數語。稍足翻案。未能闢異議之口也。黃霽青<sub>安</sub>詩娛室詩集卷十六題蘄石齋集云。率意小心論不同。憑何辛苦證詩翁。晚年手稿多塗乙。須問當年老刻工。自註嘉善東門外有劉子端者。劖劖老手也。蘄石集詩是其寫刻。親見手稿改易甚多。旁行斜註。幾有不可辨者。劉嘗爲先子言如此。此亦足見作者苦心矣。此段世無知者。爰題一絕志之。飽廬詩存卷七題國朝名家詩集亦曰。猶有劖工識心苦。蘭泉蘄石本殊科。夫必待劖工而後能識蘄石作詩之慘淡經營。則諸君詩學亦已淺矣。蘄石古體之章法句法。近體之對法字法。無往不立異出奇。自別時流。浪跡叢談卷

十記翁覃谿云。礪石說杜詩。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必以麒麟與第一爲對偶。用意苛細如此。豈率意漫與者。礪石歸田後詩。老手類唐。則亦不免。如小店之不成買。醉然坐。搖鼓冬冬。自賣糖等句。不謂爲率。易不呼。然此種。及之什不多。詩之率者必易。礪石體滯語悶。

是拙也。非率也。潘四農養一齋詩卷首題詞一則云。真率之辨。在厚與不厚。竊爲拙率之辨。在易與不易。以勤補拙。弄巧成拙。礪石實兼有之。試觀其自註中附早作詩。未嘗不求風神澹宕也。集中見存遊賞諸絕句。未嘗不求姿致冶麗也。而如燕尾蜜房。渣滓多於滋味。丁辛老屋集卷六看桃花諸絕句。尤與礪石祈禱一致。而鬆秀之與滯鈍。較然可識。則情韻之差也。其哀逝悼舊之作。未嘗不欲由情生文。一洗仙而不哀之套語也。故哭朱沛然第一首曰。載於倫紀地。至痛不能文。顧皆黏著鋪敘。有同訃告。幾能聲徹天而淚徹泉哉。且礪石匪特短於才情。卽其氣力亦欠彌滿。查梅史篋谷詩集卷十與積堂論詩得八絕句之四云。七字長城屹上游。單詞儻句若爲優。道人天眼分明在。齒冷江河萬古流。自註。礪石先生謂韓杜蘇黃七古。皆一氣單行。二晁以外。始多用偶句。看似工整。其實力弱。藉此爲撐拄。一經拈出。便覺有上下牀之別。漁洋古詩選尙未能覷破也。按礪石之言精矣。而所作頗不副所言。五古多整齊作對仗。七古多轉韻。實未能一氣單行。貫注到底。故雖學昌黎。而天骨開張。磨揚巨刃之境界。概乎未有。亦賦稟所囿。須放鄭子尹出一頭矣。郭頌伽靈芬館詩話卷三

云。張渠齋以礪石齋集見貽云。此公孤詣。人不能識。重俟足下鑑別之。卷八云。礪石齋詩淳古意。自成一家。視曝書亭較深。視樊榭山房較大。然知者蓋鮮。隨園與之同徵。亦但推其經學人品。未及詩也。集中古今體各有極至之處。亦皆有頽放自適者。終爲大家。僅歸十七首。純乎漢魏。卻無一字摹仿。穀人祭酒懷人詩云。千詩槃鬱此胸襟。長水侍郎才調深。著一深字。眞礪翁知己云云。傾伽詩格風華。而能賞異量之美。作平心之論。雖不盡確。已是卓見。隨園亦道及其詩。詩話補遺卷一稱爲率真任意。有夫子自道之樂。卽傾伽所謂頽放自適。亦卽述菴所謂率然而作。隨園明見四十九卷本礪石齋集。而不能窺其慘淡經營。蓋草草撫取暮年兩詩。未從頭細閱耳。所謂才調深者。乃由傾伽穀人之習於淺。較江左三家。吳中七子。常州五星。則礪石自爲深穩。亦猶以礪石比東原。未得爲通經之士。而隨園則竟以經學推之矣。乾嘉詩壇點將錄評礪石曰。遠而望之。幽脩漏。近而視之。瘦透皺。不知者曰。老學究。幽脩漏切礪。瘦透皺切石。皆本深字生發。與傾伽意合。雖然。六字談何容易。蔣超伯通齋詩話云。英石之妙。在皺瘦透。此三字可借以論詩。起伏蜿蜒。斯爲皺。皺則不衍。昌黎有焉。削膚存液。斯爲瘦。瘦則不膩。山谷有焉。六通四闢。斯爲透。透則不木。東坡有焉。支離非皺。寒儉非瘦。鹵莽滅裂非透。吁。難言矣。竊不自揆。爲引伸之曰。靜而不露。曲而可尋。謂之幽。蘇州有焉。直而不

迫約而有餘。謂之脩。彭澤有焉。澄而不淺。空而生明。謂之漏。右丞有焉。瘦透皺者。以氣骨勝。詩得陽剛之美者也。幽脩漏者。以韻味勝。詩得陰柔之美者也。瘠石體秉陽剛。然無瘦硬通神之骨。靈妙寫心之語。凌紙不發。透紙不過。劣得皺字。如肥老嫗。慢膚多摺而已。自宋以來。詩用虛字。其弊有二。一則尖薄。乃酸秀才體。鍾伯敬。譚友夏。蔡敬夫是也。一則庸廓。乃腐學究體。邵堯夫。陳公甫。莊定山是也。瘠石固亦老學究耳。孔子曰。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瘠石之愚。倘亦如甯武子之不可及耶。昔意大利文家塔松尼 (Alessandro Tassoni) 雜感錄 (*Pensieri diversi*) 嘗申言醜女 (Ledonne brutte) 亦能姿媚動人。聖茨柏雷移以論文。參觀Saintsbury: History of Criticism, vol. II, p. 417.吾國張山來幽夢影亦云。貌有醜而可觀者。有雖不醜而不足觀者。文有不通而可愛者。有雖通而極可厭者。瘠石齋詩姿媚可愛。則未必其醜而尙耐看者乎。

英人 Arthur Waley 以譯漢詩得名。余見其 170 *Chinese Poems* 一書。有文弁首。論吾國風雅正變。上下千載。妄欲別裁。多暗中摸索語。宜入羣盲評古圖者也。所最推崇者。爲白香山。尤分明漏洩。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詞意盡。調俗氣靡。於詩家遠微深厚之境。有間未達。其寫懷學淵明之閒適。則一高玄。按香山題海陽樓。稱淵明曰。文思高玄。一瑣直。形而見絀矣。其寫實比少陵之眞質。則一沈摯。一鋪張。況而

自下矣。故余嘗謂香山作詩欲使老嫗都解。而每似老嫗作詩欲使香山都解。蓋使老嫗解必語意淺易。而老嫗使解必詞氣煩絮。淺易可也。煩絮不可也。按復堂日記補錄光緒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云。閱樂天詩老嫗解我不解則語尤嫌矣。此英

人好之。當是樂其淺近易解。凡近易譯足以自便耳。惟篇末云欲觀惡詩須閱隨園詩話則頗具識力。自有談藝以來稱引無如隨園此書之濫者。尤以卷八引青田才女柯錦機調郎五言絕爲極糞土之汙。子才不惜筆墨。一至於斯。同卷謂詩話作而詩亡者殆亦夫子之自道乎。然此書所以傳誦不由於詩。而由於話。往往直湊單微。雋諧可喜。不僅爲當時之藥石。亦足資後世之攻錯。子才非目無智珠。不識好醜者。特乞食作書。聲氣應求。利名扇盪。取捨標準。自不能高。重以念舊情深。愛才心切。欲發幽光。遂及哇響。譏其道廣亦可。見詩話補遺卷七許穆堂贈詩。稱其心慈亦無不可。如卷三于廢事。卷八選詩如散販話。卷十三引李穆堂語。

自言顯微闡幽。寧濫毋遺。

見補遺卷四。

又曰。徇一己之交情。聽他人之求請。余未能免。

卷十四選詩七病條。

蓋已解嘲

在先。若乃比論詩於選色。

補遺卷一和周午塘詩。卷三余好詩如好色條。又小倉山房尺牘卷八答彭賓閣。George (cleave) 者。有始亂終棄者。The Inconstants who love and who ride away。有多多益善。喜新而未嘗捐故 (polygamous but faithful) 者。竊謂若據詩話而論。則隨園之好內。亦祇是漏活居士一流人。宜其自歎賞妾常如下

第人

而實託風雅爲狹邪。評頭論足。狎語媒言。例如品花寶鑑第五十五回寫侯石翁換扇題詩事。

卽本詩話卷三題薛筠郎遺稿。卷八郭秀才二條。點染而成。昔王漁洋秦淮竹枝以吟詩紀阿男爲

殿紀伯紫尙有失言之譏。子才佻健放肆，蕩檢踰閑，盛名之下，佔盡韻事，宜同時諸君之由羨生妒，由妒轉恨矣。故章實齋文史通義有詩話婦學等篇，趙甌北有向巴拙堂控詞，後來譚復堂至以兆東南大亂斥之。見日記補錄同治七年九月一日，并斥爲文妖，參觀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光緒五年五月十三日。實則甌北雖諷子才收女弟子，

參觀甌北詩鈔中嘲嘲錄古題路佩香詩諸絕句。

而已亦見獵心喜，欲炙形色，好與翁悟情路，佩香遊自焦山至揚州雜詩，且有

公然挾兩雌，狂煞老頭皮之句。復堂以勸李蓴客講究微言大義，而復品定都門樂僮，刻羣芳小集，

致爲蓴客所譏。

見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參觀復堂日記補錄同治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四月二十一日，同治十三年四月初八日，又光緒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以得見燕蘭小譜爲喜，光緒五年正月八日補

註懷芳記。

二君於子才，不啻尤而效之者也。俞曲園春在堂隨筆卷十論隨園紀遊冊，亦甚不以子才之

狎褻爲然。曲園之於子才行事，幾若曠世相師，惟左右風懷，則殊勿類。清人所謂漢學者好貨，宋學

者好色，故尙可爲隨園諍友耳。實齋題隨園詩話十二絕句，人多知之。凌次仲校禮堂詩集有絕句

四首，略云：自怯空疏論轉嚴，儒林文苑豈能兼。不聞盧駱王楊輩，朴學會將賈孔嫌。又云：何苦矜張

村曲子，翻云勝得九成簫。又云：刪卻強顏支飾語，也應喚作小名家。必爲隨園而發。次仲爲翁覃谿

弟子，學人之詩，與隨園詩派本相水火。

參觀詩話補遺卷二詩中有考據條，卷三今之詩流三病條，小倉山房詩集論詩絕句末首斥夫已氏抄書作詩，相傳即指覃谿。洪北江詩話自記譏聞

覃谿譏耗得一聯曰：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而次仲作覃谿六十壽詩獨稱其排比金石，重開詩境，針鋒正復相對，校禮堂文集有與江幾來書，亦相發明。

查梅史實谷詩集卷十論詩

絕句寄屠琴塢十二首。亦疑指隨園言。另有與積堂論詩得八絕句。其第五首自註。明斥隨園爲風雅罪人。黃謙牧夢陔堂詩集卷十八憶某公五古。卷二十二戲題某君詩集七律。亦必指隨園。實齋講義理。次仲治考訂。梅史攻詞章。謙牧治朴學。而尤自負其詩。均與隨園生世相接。故諸作尤親切有味。楚庭耆舊遺詩後集卷八茶村詩話謂劉廣智曾撰詩話一卷。詆袁簡齋云云。余未之見。按之黃培芳香石詩話。則廣智乃其弟子。惟香石詩話所稱廣智三月二十日作一絕。實本明林章楊柳枝詞。香石詩話固力斥隨園而稱王漁洋錢蔣石者。劉殆承其師說爾。譚復堂亦自言作正袁數卷。旋毀其稿。陳杏孫月嘗欲爲小倉山房集作註。蒐羅乾隆一朝文字掌故。積囊數十巨冊。惜未刊行。無由借證。隨園說詩要指。衆所共曉。勿俟詳述。百許年來。不乏責難。大都學識勿足。心氣未平。竊不自揆。以詩話爲據。取前人論衡所未及者。稍事參稽。良以此書家喻戶誦。深入人心。已非一日。自來詩話。無可比倫。故爲之批郢攻隙。復借以旁通連類。知言君子。倘有取歟。

子才論詩。於同時甚推商寶意。寶意質園詩集卷十。旅窗自訂新舊詩四十卷。因成長句。有云。不分明。眇眇忘年代。別有陶鎔屬性靈。兩語幾可爲隨園詩話之提要鉤玄。然寶意作詩較隨園爲溫潤流麗。隨園強桀同志。實不相同。觀質園集卷十二論詩絕句。推漁洋爲盟主。歸愚爲正宗。此隨園所斷。

不肯言者。卷二十三論詩示芳甸甥云。迦葉獨破顏。微笑機鋒中。詩學等禪宗。千古淵源共。而子才卻力非滄浪漁洋禪悟之說。斯又見兩人之和而不同。隨園詩話卷八言。滄浪借禪喻詩。不過詩中一格。宜作近體短章。半吞半吐。以求神韻。若作七古長篇。五言百韻。卽以禪喻。自當天魔獻舞。花雨彌空。造八萬四千寶塔。不爲多。豈作小禪通哉。補遺卷三引梅沖詩佛歌仿此。補遺卷一言。阮亭好以禪悟比詩。余駁之曰。毛詩三百篇。豈非絕調。不知爾時。禪在何處。佛在何方。按前之說。淺嘗妄測。後之說。強詞奪理。天魔之舞。天花之墜。三明六通。語見世說文學篇。亦須悟後。方證此境。已得根本清淨靜慮。爲所依止。作意思惟。由定地所起。作意了知於意。了知於法。修輕舉。柔軟。空界等十二想。如是如是。修治其心。有時有分。發生修果五神通等。此聖神通也。非聖神通。猶如幻化。唯可觀見。不堪實用。參觀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三。龐居士偈曰。心通法亦通。十八斷行蹤。但自心無礙。何愁神不通。蓋靜心照物。宿命記持。種種分別。皆隨定力。悟心得道。既入佛位。萬行莊嚴。如大摩尼珠。具十種性。若純取事相變幻。認爲神通。有違真趣。能障般若。參觀宗鏡錄卷十五。以天花天魔取詩。則元相之稱杜詩鋪張排比。正遺山論詩絕句所謂。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珉珎者也。子才識趣。無乃類是。滄浪神韻之指。余前已詳說。子才尙沿流傳之訛。未能免俗。滄浪才力甚短。自有側重近體之病。故詩法篇謂律難於古。絕難於律。詩辯篇論詩



九品其五曰長。

按此節 (The Works of Aristotle, ed. by W. D. Ross, vol. IX, 1123a, xj. W. Mackail: 'Lar-

geness in Literature'

(British Academy Papers) 亦未必指篇幅之長而言。然長篇不盡神韻。非不須神韻。是則所謂難者。篇

幅愈短。愈無回旋補救餘地。不容毫釐失耳。

按隨園同時張商言竹葉文集卷九題王阮亭神韻第一首略云。嚴滄浪論詩。本色不妙悟。大約可小篇。吞吐含情。第二首略云。

陶公千載人。吟成菽粟味。菽粟非神悅。飽便充腸胃。唐賢諷諭。向冗長調則費。

屠琴塢作菽原堂集序。記查梅史

論詩大旨。主乎消納。嘗謂滄浪香象渡河。羚羊掛角。只是形容消納二字之妙。世人不知。以為野狐

禪。金元以降。冗弱之病。正坐不能消納耳。唐書元載傳。胡椒八百斛。他物稱是。舉小包大。立竿表景。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云云。此真解人語。嘗試引申之。長短乃相形之詞。滄浪不云乎。言有盡而意無

窮。其意若曰。短詩未必好。而好詩必短。意境悠然而長。則篇幅相形見短矣。古人論文。有曰。含不盡

之意。見於言外。有曰。讀之惟恐易盡。果如是。雖千萬言。謂之辭寡亦可。篇終語了。令人惘惘依依。少

陵排律。所謂篇終接混茫者是也。

此即 Faudelaire 所云 une lacune complétée

par l'imagination de l'auditeur [et du lecteur]. 否則雖短篇小什。

亦覺詞費。以才窮意竭。而支扯完篇。明月已盡。夜珠不來。實不必作此閒言語也。隨園不悟消納之

旨。宜其斤斤以篇幅為言矣。

E. A. Poe: Poetic Principle 亦云。詩必短。然尚指篇幅而言。未達一問。

悟乃人性所本有。豈禪家所得而私。一

切學問。深造有得。久力則入。禪家特就修行本分。拈出說明。非無禪宗。即并無悟。猶休文論四聲云。

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開與理合。非由思至。伊川論易云。未有易經時。天地間固已有易。可見思未至。經未有時。理已先在霄壤間。故五燈會元卷二人問安國。達摩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自己分上。作麼生。干他來與未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亦譬之兒時不識日月。知有雞子黃。白玉盤。豈二曜遂爲之滅沒耶。且言悟亦非禪宗獨得之祕。余前引陸桴亭思辯錄。說此甚明。昔孫興公喻道。以爲覺佛祇內外之異名。張思光問律。比於鳧乙爲楚越之異稱。子才嘗自言。孔子與子夏論詩。高岸深谷。泠泠然不見其裏。所謂深微。乃滄浪羚羊掛角之先聲。詩話卷二。按此節見韓詩外傳卷二。孔子謂子夏言詩。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何有。子因云云。深微當作精微。夫長篇之有神韻。正如

高岸深谷之能微遠。孔子既先言之。則非盡爲祖師西來意。卽以隨園之矛自攻其盾也可。子才好

友。程魚門嘗作正學論。其第二篇略謂。虛靈復初之說。本出儒家。非釋氏所創。如寶玉大弓。忽爲盜

竊。及其既得。則依然內府之寶。

按見勉行堂文集卷一。

禪悟亦當作如是觀。子才豈并未聞魚門自張門面之論

歟。不特此也。子才論成章。不以神韻爲歸。而論作詩頗以妙悟爲主。與滄浪等持論。冥契而不自知。

滄浪詩話謂詩有別才。非關書也。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不能極其至。又謂學詩者以識爲主。按子才曰。方子雲云。學荒翻得性靈詩。劉霞裳云。讀書久覺詩思澀。非真讀書能詩者。不

解道。卷三，參觀卷六又曰。作史三長才學識。詩亦如之。而識爲最先。非識則才學俱誤。北朝徐遵明指

其心曰。吾今而知真師之所在。識之謂歟。卷三又曰。陶篁村謂作詩須視天分。非關學習。磨鐵可以成

針。磨磚不可以成針。卷四又曰。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爲考據或駢文。何必借詩讀弄。凡詩之傳

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卷五又曰。司空表聖論詩。貴得味外味。余謂今之作詩者。味內味尙不能得。況

味外味乎。卷六又曰。李玉洲曰。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欲其助我神氣。其隸事與否。作者不自知。讀者

亦不知。方謂之真詩。卷一，補遺與滄浪宗旨。有何不同。蓋性之靈言其體。悟之妙言其用。二者本一氣相

通。悟妙必根於性靈。而性靈所發。不必盡爲妙悟。妙悟者。性靈之發而中節。窮以見幾。異於狂花客

慧。浮光掠影。此滄浪之說。所以更爲造微。子才引司空表聖。尤機鋒洩漏。表聖固滄浪議論之先河。

與李生論詩書所謂。味在酸鹹之外。遠而不盡。韻外之致。卽滄浪之神韻耳。子才又引徐遵明指心

事。彌似禪宗不立階梯。直指心源之說。補遺卷三詩佛歌亦云。一心之外無他師。彼法常言。迷心徇

文。如執指爲月。觀心論中云。傷念一家門徒。不染內法。著外文字。儉記註而奔走。負經論而浪行。卷九

錄卷九有檀越問安國和尚是南宗北宗。答云。我非南宗北宗。心爲宗。又問。和尚曾看教否。答云。我

不曾看教。若識心。一切教看竟。宗鏡錄卷九十八引與子才說詩。若合符節矣。子才復云。白雲禪師偈

云蠅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謾。雪竇禪師作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二偈雖禪語。頗合作詩之旨。參觀卷二。未有不學古人而能爲詩者。然而善學者得魚忘筌。不善學者刻舟求劍云云。

禪說詩。何獨於滄浪漁洋有非難哉。子才不好釋氏。或未讀其書。苟曾一檢傳燈兩錄。必多所印可。譬如陶篁村磨磚作針語。卽本傳燈錄卷五。懷讓禪師磨磚豈得作鏡。坐禪豈得成佛之說。白雲之偈。卽本傳燈錄卷九。神贊禪師一日見其師在窗下看經。蜂子觸窗紙求出。乃曰。世界如此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得。

按耿定向據子中出頭則本此。Laurence Sterne: Tristram Shandy, Bk. II 記 Uncle Toby 性慈不好殺。食時開窗於蠅曰。Go, th's world surely is wide enough to hold both thee and me. 語同而意迥異。

雪竇之偈。卽本傳燈錄卷十七。道膺禪師曰。如好獵狗。只解尋得有蹤迹。底。忽遇羚羊掛角。莫道迹。氣亦不識。子才不知禪。故不知禪。卽非禪。殊歸一塗。亦不自知其非禪。而實契合於禪耳。余曩讀世說新語文學篇云。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又云。殷荊州與遠公論易。遠公笑而不答。又云。支道林造有色論。示王坦之。坦之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旣無文殊。誰能見賞。竊怪舉麈無言。機鋒應接。乃唐以後禪宗伎倆。是時達摩尙未東來。何得有是。後見宋劉辰翁

批本世說。評樂令舉塵條云。此時諸道人卻未知此。此我輩禪也。在達摩前。

參觀文海披沙卷一論旨字當作指。觀同齋筆塵卷一

取禪機之說。

歎爲妙解。未有禪宗。已有禪機。道人如支郎。即不能當下承當。而有待於擬議。世說言語門。劉

尹與桓宣武共聽講禮記。桓公時有入心處。便覺咫尺玄門。北窗炙輠卷下載周正夫云。淵明詩云。

山色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時達摩未西來。淵明早會禪云云。子才詰禪在

何處。誠所見之不廣矣。夫典分內外。而斯道則如程子說地輿所謂。無處非中。人有白黑。

本宋書蠻夷傳。慧琳均善

論。又南齊書張融周顒傳。

而此心則如陽明講良知所謂。其色正赤。

事見耿定向權子致知則。

梁武之詩賦會教。周武之觀築通

道。未可全非。此學問之所以貴通方歟。即若傳燈之說。乃釋氏妙喻。佛說四十二章經謂觀人施道。

譬如一炬之火。數千百人各以炬來分取。熟食除冥。此炬如故。智度論。華嚴經。維摩詰經皆有無盡

燈之譬。謂如一燈燃百千燈。其本一燈。無減無盡。傳燈錄卷十三載首念禪師語。佛法似傳焰。張平

叔悟真篇外集性地頌一有云。佛性非同異。千燈共一光。增之寧解益。減著且無傷。而古羅馬詩人

愛尼厄斯 (Ennius) 句謂。導人出迷途者。如許人就燈取火。人得有光。而已光不滅。 (Quasi lu-

men de suo lumine accendat facit: / Nihilominus ipsi luceat, quum illi accenderit)

見 Cicero: *De Officiis*, cap. xvi. 引。按 Lucretius *Lib. II*, 79 亦有傳薪之喻。然意謂生生不已。世世相承。故曰。Vitalis lambada tradunt. 非法門無盡之喻。惟似含論破我品。遺彼如論此生彼生。五蘊相續云。山中有相續。入胎如

燈焰則取  
譬略近

儒伯論宗教曰：上帝之道如炬，一炬燃千萬炬，而光焰仍一（Dieu multiplie l'intelli-

gence qui se communique comme le feu à l'infini. Allumez mille flambeaux à un

flambeau, allumez en un million, sa flamme demeure la même.）見 Pensees, ed. 1838, Art. I, 17. 使吾國

禪家論此，非禪即己之禪也。而西方哲人論此，禪即其非禪也。負義非中國之蟲，鸛鶴乃夷狄之鳥。

史通書志篇尚譏爲隅見，而況於要言妙道，心同理同，可放諸四海者耶？隨園詩話卷十六引鮑氏

女聞鐘聲詩曰：是聲來枕畔，抑耳到聲邊。子才以爲有禪理，與朱子南安聞鐘相似，亦屬道聽塗說。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答張敬夫論同安聞鐘，謂一聲未息，而吾心已屢變，乃指人心之出入無時，飄

迅不測，鐘動而有聲，然心之動更疾於鐘之動。東坡百步洪詩所謂坐覺一念逾新羅是也。莊子秋

水篇曰：夔憐蚊，蚊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蓋念纔及而心已至，神行絕迹，極宇宙間之速。按明儒學

案卷四引夏東岩云：耳之聽止於數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數十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一舉念即在於此云云。是莊子語好註脚。沙士比亞 Sonnets XLIV: "For nimble thought can jump both

sea and land, / As soon as think the place where he would be." & Henry V. Prologue, 11. 28—9: "For 'tis your thoughts……/……Jumping o'er times" 可參觀。莊子謂曰憐心。

朱子意言耳憐心，雖莊子喜天機之自動，朱子惡人心之難靜，指趣不同，而取喻一也。流俗遂傳朱

子聞鐘，覺此心把持不住，與伽耶舍那鈴鳴心鳴。傳燈錄卷二慧能磨動心動。同上卷五本寂聞鐘曰打着吾

心。五燈會元卷十三諸事略似。亦即戰國策楚策一所謂寡人心搖搖如懸旌。此於鮑氏女子詩。了無牽涉。楞

嚴經云。汝更聽此祇陀園中。食辦擊鼓。衆集撞鐘。鐘鼓音聲。前後相續。此等爲是聲來耳邊。耳往聲

處。鮑女之句。蓋全襲此。世說文學篇。殷謝諸人共集。謝因問殷。眼往屬萬形。萬形來入眼。不傳燈錄

卷四文益禪師指竹問僧曰。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五燈會元卷三老宿見日影透窗。

問惟政禪師爲復窗就日日就窗。亦本楞嚴之旨。而開同世說之言。然鐘耳語遠。遜竹眼語之妙。竹

眼不過二物。鐘耳得聲而三。鐘耳之間。有聲爲介。竹貞固不移。聲流動不居。聲來枕畔。了不足異。聲

本無涯際。而曰耳到聲邊。語意皆欠妥適。鮑女誠爲者敗之也。隨園隨筆卷二十七有兩歧語自佳

一條。參觀小倉山房尺牘卷四答唐靜涵又一書引食是相公的祿。不食是相公的福。謂是大覺禪師答李林甫語。而不知乃

馬祖對洪州廉使之言。傳燈錄卷六亦其不熟宗門語錄之證。

楞嚴經謂神珠非從外得。馬祖亦有自家寶藏之說。傳燈錄卷六故禪宗不甚主精修用功。以爲此所謂

乾慧。無與根本。傳燈錄卷二十六阿難多聞。有說食不飽之悔。見楞嚴經張生博覽。來一尙不會之嘲。傳燈錄卷十九隨園

論詩主性靈。薄格律。亦曰。詩是性情。近取諸身足矣。詩話補遺卷一初學讀隨園詩話者。莫不以爲任心可

揚。探喉而滿。將作詩看成方便事。只知隨園所謂天機湊合。參觀卷二村童牧豎皆在簡條。卷三童境故寬有婦人女子村氓淺學條。卷十五下筆構思全憑入

分條。忘卻隨園所謂學力成熟。參觀卷四蕭子顯自稱條。卷五詩有有篇無句者條。又作古體詩天籟須自人功求條。補遺卷六詩如射條。粗浮淺率。自信能詩。故隨

園此書。無補詩心。卻添詩膽。所以江河不廢。正由涯岸不高。惟其平易近人。遂爲廣大教主。錢梅溪履園叢話卷八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多。自宗伯三種別裁出。詩人日漸少。可以見矣。郭頌伽靈芬館詩話卷八云。浙西詩家。頗涉餽飭。隨園出而獨標性靈。未嘗教人不讀書也。余見其插架之書。無不丹黃一過。文選唐文粹尤所服習。朱墨團圜。慮數十遍。其用心如此。承學者既樂其說之易。不復深造自得。輕薄爲文者。又從而嗤點之。此少陵所謂汝曹者也。余按元微之上令狐相公詩啓云。新進小生。不知文有宗主。妄相仿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褻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隨園輕俗。差類元白。按微之酬李甫見贈十絕。稱少陵云。博學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或有引此語以說隨園宗旨者。卻未確切。微之樂府古題序曰。自風雅至於樂流。莫非興與當時之事。以貽後代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腹。尚不如寓意古道。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興之意焉。近代惟詩人杜甫悲陶陶哀江頭兵車駭人等。卽事名篇。無復依傍。予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又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序曰。世理則詞直。世忌則詞隱。予遭理世而君盛舉。故直其詞。據此二節。則直道時語不傍古人者。指新樂府而言。乃不用比興不事婉隱之意。非泛謂作詩不事仿古也。是之者毋爲微

之所謂新進小生。而非之者亦求免於少陵所謂輕薄汝曹。斯兩得矣。夫直寫性靈。初非易事。性之不靈。何貴直寫。卽其由虛生白。神光頓朗。心葩忽發。而由心至口。出口入手。其果能不煩絲毫繩削而自合乎。心生言立。言立文明。中間每須剝膚存液之功。方臻掇皮皆眞之境。附說十六往往意在筆先。



詞不逮意。意中有詩。筆下無詩。亦復有由。情生文。文復生情。宛轉嬋媛。略如謝茂秦四溟詩話所謂文後之意者。更有如文心雕龍文思篇所云。方其搦翰。氣倍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者。曾滌生求闕齋日記類鈔下卷己未十一月云。古文一事。寸心頗有一定之風格。而作之太少。不足以自證自慰。辛未五月云。每一作文。下筆之先。若有佳境。既下筆則一無是處。辛酉二月云。往年深以學書爲意。苦思力索。困心衡慮。但胸中有字。手下無字。近歲不甚思索。但筆不停揮。十年前胸中之字。竟能達之腕下。可見思與學不可偏廢。按傳青主精紅盒書論云。落筆先萌一意。及成字後。與意之結構全乖。手熟爲客互有乖左之故。期於如此而能如此者。工也。不期如此而能如此者。天也。與曾氏閱歷可相證印。此皆個中過來人甘苦有得之談。卽隨園亦不得不言。

天籟須自人工求也。詩話卷四。學人每爲我手寫我口放言所誤。不知手指有巧拙。習不習之殊。口齒有敏鈍。調不調之別。非信手寫便能詞達。信口說便能意宣也。且所謂我亦正難與非我判分。隨園每將性靈與學問對舉。至稱學荒反性靈出。卽不免割裂之弊。吾儕不幸生古人之後。雖欲如某甲之不識一字。堂堂作人。而耳口濡染。終不免有所記聞。記聞固足汨沒性靈。若陽明傳習錄卷下所謂學而成痞者。然培養性靈。亦非此莫屬。今日之性靈。適昔日學問之化而相忘。習慣以成自然者也。神來興發。意得手隨。洋洋祇知寫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覺肺肝所流出。人已古新之界。蓋超越而兩

忘之故。不僅髮膚心性爲我。卽身外之物。意中之人。凡足以應我需。牽我情。供我用者。亦莫非我有。  
參觀 James: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I, p. 291: "A man's self is the sum total of all that he can call his." 萬方有罪。湯曰在予。一人或溺。禹如由己。孟

子萬物皆備。象山六經相註。詞章家詞必已出之己。正當作如是觀。姜白石詩集自序云。於古不得不合。不能不異。知言不可復易矣。隨園引程魚門曰。蠶食桑。而所吐者絲。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釀者蜜。非花也。讀書如吃飯。善吃者長精神。不善吃者生痰瘤。少陵讀破萬卷。蓋破卷取神。非囫圇用糟粕。  
卷二 按此說破卷上參觀 Bosanquet: Reality of the General Will: "Knowledge hardly exists for us till it has destroyed the form it has in a book." X A. Gide: Prétectes pp. 13—15 論 influence 與

inspiring 之別 則庶幾明通之論。惜他處尙未盡化町畦耳。自同光體起。諸老先倡學人之詩。良以宋詩風格較宜於鉤新摘異。炫博矜奇。故滄浪當日。深非蘇黃。卽曰。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以才學爲詩。其作多務使事。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唐人之風變矣云云。東坡謂孟襄陽詩少作料。施愚山螻齋詩話至發眼中金屑之歎。而乾隆時浙派宋詩亦遭餽釘之譏。加之此體鉅子。多以詩人而劬學博聞。揮毫落紙。結習難除。亦固其然。然與其言學人之詩。來獮祭兔園抄書作詩之誚。不如言詩人之學。卽滄浪詩話。別才非學而必讀書以極其至之意。亦卽田間詩說所云。詩有別學是也。滄浪之說。周匝無病。朱竹垞齋中讀書五古第十一首。妄肆詆譏。蓋貪多人習氣。李審言丈讀書素

留心小處。乃竟爲竹垞推波張焰。作詩曰。心折長蘆吾已久。別才非學最難憑。本事見石遺室詩話卷十七。陳石遺丈初作羅癭菴詩敍。亦沿竹垞之說。及石遺室文四集爲審言詩作敍。始謂滄浪未誤。不關學言其始事。多讀書言其終事。略如子美讀破萬卷。下筆有神也云云。余按下筆有神。在讀破萬卷之後。則多讀書之非終事。的然可知。讀書以極其至。一事也。以讀書爲其極至。又一事也。二者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滄浪主別才。而以學充之。石遺主博學。而以才馭之。雖回護滄浪。已大失滄浪之真矣。滄浪不廢學。先賢多已言之。亦非白石遺始。宋小茗耐冷譚卷八曰。少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千古學詩者之極則。滄浪詩話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持論本極周密。自解縉春雨雜述截取滄浪首四句。以爲學詩者不必讀書。詩道於是乎衰矣。僕昔有滄浪漫說。非關學。誰破人間萬卷書之語。亦由少年無學。循習流俗人之說。使滄浪千古抱冤。衍石齋紀事續彙卷五頤綵堂詩序曰。自嚴滄浪論詩曰。妙悟曰。入神。後人不喻。輒曰。何必博聞。此竹垞之所深斥也。顧吾觀嚴氏之說。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是雖嚴氏亦何能廢書哉。陳左海文集卷六薩檀河白華樓詩鈔敍曰。嚴滄浪云。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卓哉是言。

乎。鰲牛不可執鼠。干將不可以補履。鄭刀宋斤。遷乎地而勿良。櫨梨橘柚。相反而皆可於口。此別才之說也。五沃之土無敗歲。九成之臺無枉木。飲於江海。杯勺皆波濤。採於山藪。尋尺皆松楸。此多讀書之說也。解牛者目無全牛。畫馬者胸有全馬。造弓者擇幹於太山之阿。學琴者之蓬萊山。此多窮理之說也。世徒執別才一語。爲滄浪詬病。亦過矣。謝枚如賭棋山莊餘集卷三引屏麓草堂詩話載何歧海說。謂近世替儒摘別才不關書一語。以資掊擊。余考鍾嶸詩品曰。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卽滄浪別才不關書之說也。杜工部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蘇文忠云。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又云。退筆如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卽滄浪非多讀書不能極其至之說也。替儒所執以詆滄浪。爲皆滄浪所已言。可謂悖者之悖。以不悖爲悖者矣。張亨甫文集卷三答朱秦洲書略謂。滄浪言別才別趣。亦言讀書窮理。二者濟美。本無偏頗。後人執此失彼。旣昧滄浪之旨。復壞詩教之防。欲救今日爲詩之弊。莫善於滄浪云云。亨甫所謂今日詩弊。乃指南袁北翁而言。參觀文集卷四劉孟餘詩稿書後

一時作者。不爲隨園甌北之佻滑。則爲覃谿竹君之考訂。卷三與徐廉舉太史書譬如不歸楊則歸墨。故欲以滄浪爲對症之藥。竊謂凡詩之空而以爲靈。塞而以爲實者。皆須三復滄浪詩辯。漁洋未能盡滄浪之理。馮班鈍吟雜錄糾繆一卷。亦祇能正滄浪考證之謬。錢牧齋有學集唐詩英華序。唐詩鼓吹序二

文痛詆滄浪，尤斥妙悟之說爲誤入針芒。較早作馮已蒼集序之極稱滄浪妙悟，已不啻出爾反爾。至謂嚴氏以禪喻詩，無知妄論，聲聞辟支，皆爲小乘。臨濟曹洞，初無優劣，則陳眉公偃曝談餘卷下已譏滄浪爲杜撰禪。又先於牧齋要之枝節舛錯，何損於神識覃思。知言者毋以小眚掩大德。柳南續筆卷三引錢圓沙語，謂牧齋詩病正緣不解滄浪之旨。夢陔堂詩集卷十七偶題滄浪詩話第三首亦曰：虞山嗤爾劣詩魔，彼自聲聞淺渡河。此持平之論也。

【附說十六】Lessing 劇本 *Emilia Galotti* 第一幕第四場有曰：倘目成卽爲圖畫，不須

手繪，豈非美事。情自眼中至腕下，自腕下至毫顛，距離甚遠，沿途走漏不少。（*Ha! dass wir*

nicht unmittelbar mit den Augen malen! Auf dem langen Wege, aus dem Auge

durch den Arm in den Pinsel, wie viel geht da verloren!）後來 Friedrich Schlegel

亦言男女愛悅，始於接吻，終於免身，其間相去，尙不如自詩興忽發，以至詩成問世之遠。（*Der*

Weg von der poetischen Inspiration bis zum gedrückten Gedicht noch weiter als

der Weg vom ersten Kuss bis zum Wochenbett）ErMüller-Freienfels: *Psychologie* der Kunst. Bd. I, S. 22. ff. 嘗

歎兩言以爲美談。Balzac 小說 *La Cousine Bette* 論造作云：設想命意，厥事最樂，如蕩婦

貪歎。從心縱欲，無罣礙，無責任，成藝造器，則譬之慈母恩勤顧育，其實勞蓋非外人所能夢見矣。（Penser, rêver, concevoir de belles oeuvres, est une occupation délicieuse, c'est mener la vie de courtisane occupée à sa fantaisie; mais produire! mais accoucher! mais élever laborieusement l'enfant!.....un courage dont le vulgaire ne se doute pas.）此皆謂非得心之難，而應手之難也。乃比來Groce氏倡爲新說，風靡一世，卽斯土見事素遲，落人甚後，亦不乏隨聲附和者，以爲真藝不必有迹，心中構此想象，無須託外物自見，故凡形諸紙墨者，皆非藝之神（Spiritual），而徒爲藝之相（Naturalistic）耳。吾國談藝，本有不落迹象，不著言詮，胸中邱壑，筆墨皆無等套語，足相傳會，與之肝鑒，其言有曰：必手下能達得出，方心中可想得到（Intuitive activity possesses intuitions to the extent that it expresses them）。世人常恨不能自達胸中所有，實爲智說，胸中苟有，定能自達。若難自達，必胸中無，大作家之異於常人，非由於技巧熟練（Technical ability），能達常人所不能達，直爲想象高妙，能想常人所不能想。Michelangelo嘗云：精於繪事者，不以手畫而以心畫（One paints not with the hand but with the brain）。知言哉。見Aesthetic, tr. by

A inslle, pp. 8—11. 按前 Lessing 一劇本中使 Raphael 生而無手。世更不爲大畫家耶。(Das Raphael nicht das größte malerische Genie gewesen wäre, wenn er unglücklicher Weise ohne Hände wäre geboren werden?) 當是 Croce 見世俗以爲藝事有敲門磚。鴛鴦繡出。金針可度。祇須學得口訣手

法。便能成就。故作此說。爲之藥石。亦猶吾國之薄詩窖子畫匠也。然矯枉過正。諸凡意到而筆未隨。氣吞而筆未到之境界。如余所引證者。既忽而不論。且一意排除心手間之扞格。反使淺嘗妄作畏難取巧之徒。得以直書胸臆爲藉口。夫藝也者。執心物兩端而用厥中。舉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資以驅遣而抒寫興象意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順其性而恰有當於吾心。達其性而強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應物。一藝之成。而三者具焉。自心言之。則生於心者應於手。出於手者形於物。如呂覽精通篇所謂。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自物言之。則以心就手。以手合物。如莊子天道篇所謂得手應心。

按梁山舟韻藻遺集卷十五曰黃齋

說云。莊子得之於手。應之於心。時人每誤倒得心應手。東坡送南屏諸師詩一首。其序云云。已先之矣。惟謝尹子三篇篇有得之心符之手語。

達生篇所謂指與物化。而不以心

稽。Croce 執心棄物。何其顧此失彼也。夫大家之能得心應手。正先由於得手應心。技術工夫。習物能應。真積力久。學化於才。熟而能巧。專恃技巧不成大家。非大家不須技巧也。更非若須技巧。卽不成大家也。畫以心不以手。立說似新。實則王子安腹稿。文與可胸有成竹之類。乃不

在紙上起草。而在胸中打稿耳。其由嘗試以至成功。無乎不同。胸中所位置安排。刪削增改者。亦即紙上之文字筆墨。何嘗能超越跡象。廢除技巧。紙上起草。本非完全由手。胸中打稿。亦豈一切唯心哉。朱子答楊子直書云。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在於內。而凡視聽言動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高忠憲公困學記云。心不專在方寸。渾身是心。融澈之論。正可遙用。是以 G. C. Lichtenberg 游英。覩名伶 Garrick 演劇。嘖笑運爲。無不入妙。歎曰。此人竟體肌肉中。無處非靈心 (Sein Gele in allen Muskeln seines Körpers ist) 見 Theaterbriefe aus England, S. 175 (Ausgewählte Schriften). 又按 Schopenhauer: 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Kap. xxiii, § 290 亦云此參觀 S. Alexander: Beauty and Other Forms of Value, p. 25: "It used to be said of a famous cricketer that he bowled or batted with his head." 梁書卷三十裴子野傳。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殊。其於刊改一也。此即 Michaelangelo 語之好註脚。Michaelangelo 明說畫字。大可著眼。足見尙在心目中之人物想象。已早以將來手下之繪畫迹象臆擬出之 (intuited or imagined in pictorial terms) 註 E. Mach 論科學家推求物理。嘗標經濟爲原則。謂不每事實驗。而以推想代之 (Gedankenexperimente)



ment) 乃所以節省精力。詳見 *Erkenntnis und Irrtum*, B. 188—200.致知造藝心同此理何必如 Croce 之故作高

論。Croce 亦實知雖在大家往往心高於手含意莫中其倡藝不須迹之論。參觀 *Aesthetic*, Eng. tr., p. 95.疑

卽自圓厥說論鑑賞一章開篇便詳說以胸中境界達之手下之難 (Seeking the ex-

pression of an impression which he feels or anticipates, but has not yet ex-

pressed) Ibid. p. 118. 與前所持手達方心有之說又自相鑿枘矣。Croce 學冠一世余泛覽其生平

著述乃知斯人根本病痛在誤認道一貫爲道一元故論事理萬殊或則刪削以餘一或則合

并以成一如以 Aesthetic 與 Linguistic 爲一 Expression 與 Intuition 爲一 Taste

與 Genius 爲一皆例證也至其重想象而略迹象幾似不識此中甘苦人語 Bosanquet 所

駁論精微透闢。見 *Three Lectures on Aesthetic*, pp. 58—69.余旣一詞莫贊遂亦不復贊云。按 Vernon Lee: *Belcaro*, pp. 16—17 論藝術之 mate-

rial. 與 Conception 已先發 Bosanquet 之意而文筆尤精麗。

隨園論王漁洋云唐之李杜韓白俱非阮亭所喜因其名太高未便詆毀。詩話卷三余中國詩與中國畫文中曾說此。誠窺

見至隱然子才詩學亦於名家深而於大家淺香山性分相近太白少陵聲名極高故無甚後言於

昌黎則不免微詞卷二謂昌黎美里操失之僞似未讀大雅又自訟云落筆不經意動乃成蘇韓卷

五謂溫李方是真才。力量還在韓蘇之上。卷六謂昌黎闢險。擢唐穎而拉雜砌之。卷七引裴晉公笑韓昌黎恃其逸足。往往奔放。參觀卷四凡事不能無弊。卷五詩人家數甚多。弊。至於宋之大家。若荆公東坡山谷輩。則放詞攻伐。

無忌憚矣。卷一謂東坡海棠詩是惡調。又引魏道輔林艾軒語以斥山谷。

按小倉山房尺牘卷七與慶晴村鄉說。嘗人論蘇黃詩云。亦即

艾軒此數語。又曰。孫壽本無顏色。又不肯安心梳裹。故爲嘲笑。陸馬故以惡果實棄宮。晚晴齋詩話卷一百一十一載馬谷田讀黃山谷集云。山谷老人人使傳。餘事作詩愛嘲謔。倩盼嘲弄皆所素。最愛嘲商陸馬。可謂不謀而合。馬桐城人。統經傳中表。交最篤。詩格亦近。稍嫌舉止生澀。而獨不好山谷。情和而不同者矣。卷二斥近時風氣詩好學大蘇。筆太放縱。卷三云東坡近體少蘊

釀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絕無言外之音。味外之味。卷五云蘇黃瘦硬。短於言情。卷六云杜甫長於言情。太白不能。永叔長於言情。子瞻不能。又云荆公作文落筆便古。荆公論詩開口便錯。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執。故琢詞遇不猶人。詩貴溫柔。而公性情刻酷。故鑿險絕幽。自墮魔障。其生平最得意句云。青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首句是乞兒向陽。次句是村童逃學。卷七云東坡詩有才而無情。多趣而少韻。由於天分高。學力淺也。有起而無結。多剛而少柔。驗其知遇早。晚景窮也。補遺卷三引世說。以坡詩比王夷甫太鮮明。以谷詩比張茂先我所不解。又云余不喜山谷詩。如果中百合。蔬中刀豆。畢竟少味。又云荆公論詩。終身在門外。又云魯直聖俞詩。俱無可愛。一粗硬。一平淺。按宛陵山谷之不能見好子才。尙在意中。荆公詩精潔工麗。雖以方虛谷之深惡新法。吳修齡之痛詆

宋詩於半山篇什亦不得不稱道。是非之公固難盡奪。子才僅舉近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一聯。爲荆公生平傑構。可知其未窺全豹。故有魔障之謬說。集中明作已無。子才改爲近無。以對遠有。滯相減色。青山一聯。僅載葉夢得石林詩話。半山集中所無。果爲得意語否。未可信也。高青邱集中題樂園林館一聯。則云山牕捫蝨坐。石榻枕書眠。子才推服青邱。至倫之太白飛卿誠齋輩。謂非人間凡響。詩話卷九然使以施荆公者移之於青邱。摘一二語爲訕笑之資。乞兒村豎亦卽非人間凡響矣。子才詠史諸絕句。好作翻案語。宜有契於荆公論古之篇。乃以成見梗胸。不肯讀其全集。而妄肆詆譏。幾有替者無與文章之歎。詩話卷三力持女禍不至傾國。厥過實在男子。女寵未足爲患。因稱楊誠齋詩云。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按明人支允堅軼史隨筆謂。飛燕合德無損於漢。姐己妹喜怨蒙不白。已有子才此等議論。至所贊之誠齋詩。實荆公詠宰嚭七絕第三四句。好誠齋遂欲天下之美盡歸之。惡荆公。至奪其佳作以與人。真可絕倒。論東坡語較平允。然有才無情。多趣少韻二語。適可自評。補遺卷七云。東坡山谷俱少情韻。今藏園甌北兩才子詩。闕險爭新。余望而卻步。惟於情韻二字。尙少絃外之音云云。蓋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亦拙。坡詩情韻不匱者匪少。如爲子由所賦詩。卽什九情深文明。子才輕心易念。未嘗加意。蓋子才讀人詩。多注重近體。標舉句

聯而東坡之下筆開生面者。乃五七古。近體初非擅場。詩話卷七所云。直以卷三論東坡近體者。推以爲東坡全體耳。故卷十四云。嚴冬友常誦厲太鴻感舊云。朱欄今已朽。何況倚欄人。可謂情深。余曰。此有所本也。歐陽詹懷妓云。高城不可見。何況城中人。按詹此詩。題爲初發太原途中寄所思。原句曰。驅馬覺漸遠。回頭長路塵。高城已不見。況復城中人。明是綿綿思遠道。恨空間之阻隔。與太鴻之撫今追往。悵時光之消逝。大不相侔。東坡法惠寺橫翠閣云。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此乃太鴻湖樓題壁末二語所本也。詩話卷一稱于耐圃蔬香閣聯。今日正宜知此味。當年曾自咬其根。西林相公亦有菜園聯云。此味易知。但須綠野秋來種。對他有愧。只恐蒼生面色多。皆用眞西山語。按山谷別集題徐熙畫菜。有云。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東發日鈔卷六十五。墨莊漫錄卷二皆摘載。以爲美談。鶴林玉露卷六論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亦忘山谷早有此語。於子才乎何尤。詩話卷二稱曹能始得家信詩。驢驚函半損。幸露語平安。按山谷外集薛樂道自南陽來入都留宿。錢行詩云。每持君家書。平安覲款縫。思路已及此。山谷固未可抹殺也。永叔長於言情。當非指其詩。卷六論歐公詩學韓而頗似韓。所以不能自成一家。似道聽塗說。歐公古詩不盡學昌黎。亦顯仿太白。五律往往似梅宛陵。夷陵詠風物排

律又逼香山。七律開闢動盪。沈著頓挫。不特楊劉蘇梅所未有。卽半山東坡山谷亦每不及也。

隨園論詩。深非分朝代劃時期之說。重言申明。

參觀卷六詩分唐宋條。卷七詩區別唐宋條。引楊龜山語條。卷十六引徐嗣齋語條。

寡味之徒。紛紛

傳述。以潘彥輔之不好隨園。而養一齋詩話卷五亦稱道此論。以爲不可廢。楊西禾撰杜詩鏡銓。固

信崇盛唐者。其九柏山房詩卷十論詩三首。必爲隨園而發。第一首云。詩取道性情。亦必本經史。其

言不雅馴。薦紳難言矣。如何一世才。出語近粗鄙。第三首云。高卑辨詩派。升降繫世風。唐宋界不分。

此論殊未公。得毋所習偏。護短慮見攻。泛言臆定。未足以折子才也。夫子才極推黃石牧詩。集中仿

遺山論詩絕句亦曰。掃盡粗豪見靈活。唐堂真比稼堂工。而似未讀石牧唐堂集卷九中晚唐三體

詩。若穎集序者。序力爲滄浪分期之說。辯護謂四唐之爲唐。猶四時之成歲。帝神遞嬗。溫暑涼寒之

旋斡無迹。而氣機蒸變於自然。及其至也。而畫然剖矣云云。體會殊妙。

參觀蕭奎律。體哭之振序。

四庫提要高標

唐詩品彙條有云。寒溫相代。必有半冬半春之一日。豈得謂四時無別哉。此意唐堂已先發之矣。余

細按子才議論。知此老胸中實未能化卻叮咛。每執世之早晚。以判詩之優劣。此已與前說矛盾矣。

且時而崇遠賤近。時而雄今虐古。矛盾之中。又有矛盾焉。如卷五引吳西林語。謂古人積貯深。元明

無餘蘊。遞降而下。古勝於今云云。

按此非西林語。乃毛曾中語。見臨江雜人詩自序中。

則似唐宋詩勝元明詩也。卷六論七律

始於盛唐。至中晚體格始備。至宋元愈出愈奇。明七子不知此理云云。則不僅分別時期。抑且謂宋元邁出唐人也。同卷又一條論選韻響啞。可據以分宋唐。則似謂唐詩勝宋詩也。卷七論三唐之詩文。金銀也。宋元以後。則提銅錫云云。則亦以唐詩爲勝宋元也。同卷論近體須學中晚宋元諸名家。蓋李杜韓蘇音節未協。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云云。則宋元中晚。又後來居上也。所謂名家。不知何指。摩詰襄陽少陵東川輩近體。豈不協耶。如以少陵爲多拗調。故未協聲律。則陸魯望好作吳體。張文潛稱山谷詩近體破棄聲律。如金石未作鐘聲。元裕之七律平起句常拗第六字爲仄聲。楊廉夫所爲俏唐體。何莫非中晚宋元名家之作耶。子才於近體聲律。抑何拘耶。太白特不多爲七律。昌黎五七言近體皆整穩。不作詰屈語。子才倘僅見選本中昌黎古體。而臆必之耶。東坡近體之不爲勝絕。系乎詞氣。至其聲律。無不循規蹈矩也。清脆可歌。與宋人選韻啞。又自相違反矣。同卷論唐以前無有不熟選理者。宋人以八代爲衰。一筆抹撥。而詩文從此平弱云云。則復抑宋尊唐也。祖護唐人遂以少陵之精熟選理。推爲公有。不知如姚合許渾曹唐方干之流。於選理何與。少陵號精選理。而力變選體。所以爲大。杜陵杜撰。亦如白傳白描。此固非斤斤於杜詩證選者所能知也。使杜詩妙處盡出於選。則得選已足。何貴有杜。假云亦須有杜之才。濡澤選理。然後大成。則倘無其才。縱精選學。

祇傳李崇賢書篋而已。詩文平弱。毋寧曰由於才力卑遜。非盡關不治文選也。且北宋之初。本尙文選。老學菴筆記卷八謂。慶曆以後。始洗厥習。困學紀聞卷十七謂。熙豐而還。乃廢其學。袁駿楓窗小牘卷一謂。楊億作二京賦成。好事傳寫。有輕薄子書其門曰。孟堅再生。平子出世。文選中間。恨無陳地。王得臣塵史卷中神授門。記宋景文母夢朱衣人攜文選而生景文。故小字選哥。同卷學術門云。予幼時。先君日課誦文選曰。我見小宋說。手鈔文選三過。方見佳處。汝輩安得不誦。由是知前輩名公爲學。大率如此。皆其證也。顧楊文公整飭而不古雅。宋景文精博而殊碎促。尙不如初唐駢文之安和中節。且景文晚歲。竺志散文。悔其少作。筆記自言。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盡見前世諸著。乃知文章之難。取視五十前爲文。赧然汗下。又曰。余於爲文。似遽瓊。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每見舊作文章。必欲燒棄。文集中治戒亦曰。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謹無妄編綴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然則塵史卷中論文載景文少時。好讀大誥。修唐書言艱思苦。蓋有所自云云。亦近附會。景文明言因見唐世著作。而翻然改易塗轍也。日知錄卷二十六據新唐書。論景文不喜對偶之文。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有景文喜韓柳文條。歷舉新唐書列傳爲證。而顧錢兩氏皆未引景文筆記卷上云。以對偶入史策。如粉黛飾壯士。笙匏佐擊鼓。余按史通論贊篇云。遠棄史班。近宗徐庾。飾彼輕薄之句。編爲

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景文之語。顯出於此。所謂見前世著作而知文章之難者。此亦一證。且集中如對太學諸生文。全仿退之進學解。不上法文選之解嘲賓戲。而甘作重儷。舍選舉唐的。然可據。他如胡文恭集。亦北宋初儷體名家。而外修內枿。仄而不綺。豈復見文選沈思翰藻之妙。較柳開穆脩輩之古文。魯衛之政耳。平心而論。安能勝歐蘇曾王之散體哉。舊唐書卷十八。武宗本紀。會昌四年。新唐書卷四十四。選舉志上。皆記李德裕對武宗曰。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歧。免彊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歐公卽斥李論爲偏異。則是唐人抹殺文選。而宋人反不以爲然。子才敢斥會昌一品集爲平弱乎。起八代之衰。與以八代爲衰。二語大相逕庭。盛必有衰。衰則必變。非概八代之盛。而謂爲衰世。子才答友人論文第二書有曰。蓋震於昌黎文起八代之衰一語。而不知八代固未嘗衰也。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窮則變。變則通云云。夫所謂窮。非卽衰乎。如梁陳宮體。仿古樂府諸作。陳陳相因。人人相襲。披恆河沙。難見金屑。曹陶阮謝。流風欲沫。亦譬之斥曹唐胡曾輩爲三唐之衰。非并李杜王孟而抹殺也。東坡薄昭明。非薄其所選之文。故志林謔昭明不解淵明閒情賦。此正推崇魏晉之文章。而恨文選之未盡。至答劉沔書。考李陵答蘇武書及蘇李贈別詩之僞。書謝瞻詩。書文選後。皆力駁五臣。而申善註。非留心選舉。



而能若是耶。張戒歲寒堂詩話駁東坡謂文選雖昭明所集，非昭明所作云云，可謂強作解事。東坡議論本極分明，初未以昭明之選文與昭明所選文混爲一談也。以昌黎爲起八代之衰，唐人早有此意。觀容齋隨筆卷八所輯唐人論韓文語，一則可證。子才以爲始於宋人，亦未確。且八代之衰，八代人自知之，而亦嘗欲自矯之。子才豈未讀裴子野雕蟲論、李諤上隋文帝書、蘇綽大誥乎？近人有深薄子才，而持論不啻出自其口者，可怪也。詩話補遺卷二謂詩之絕品，調必不拗。國風盛唐是也。則似乎清脆可歌之中，晚宋元名家又落下乘矣。進退失據，有如此者。詩話卷七譏阮亭胸中先有晚盛之分，不免耳食云云，適堪反唇。蓋子才立說，每爲取快一時，破心奪膽，矯枉過正。英雄欺人，渠亦未必謂安。譬如卷四謂今人論詩，勸言貴厚賤薄，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爲主，以兩物論，狐貉貴厚，蛟綃貴薄，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爲名家云云，口角玲瓏，其如強詞奪理何？詩之厚者，未必妙於薄者，而詩之妙者，必厚於不妙者。如子才所舉名家，飛卿自下義山一等，子才亦嘗自言，少陵長於言情，太白不能。卷六論望溪阮亭謂一代理正宗，才力自薄。卷二論荆公又曰，詩貴溫柔。卷六可見貴厚賤薄，渠心亦正同斯理。卽就所譬而言，安見詩之非狐貉耶？刀之有背有鋒者，固勝於有鋒而無背者也。賈誼新

書連語篇記陶朱公論璧。側厚則價倍。因曰。牆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大薄而可曠日持久者。殆未有也云云。詩乃立言不朽之一。正須賈生所謂曠日持久耳。

詩話卷一謂古無類書。志書字彙。故三都兩京賦言木則若干。言鳥則若干。必待搜輯羣書。廣采風土。然後成文。洛陽所以紙貴。自是家置一本。當類書郡志讀耳。故成之亦須十年五年。使左思生於今日。必不作此種賦云云。章實齋文史通義書坊刻詩話後痛駁之。至斥子才爲一丁不識。一字不通之妄人。然文史通義文理篇謂古鈞元提要之書。果何物哉。蓋不過尋章摘句。爲撰文之資助耳。如左思十年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卽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駭魄。所謂得卽書者。亦必標書誌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與隨園之說。又復大同。何必發聲徵色。以罵乎。喬鶴儕蘿藤亭札記卷四論隨園此則云。近人謂三都賦序明言稽之地圖。驗之方志。笑隨園迷於眉睫。然隨園之語。是詞不達意。若言是吳淑事類賦之先聲。故人爭願先覩。則得之矣。但亦只可以言三都。若兩京則體大思精。不在比事也。平情之論。亦見隨園說未可厚非矣。明艾千子論古文。力非前後七子之掃捨漢魏。故痛詆文選。推其用意。略同宋之劉辰翁。天慵子集卷二王子羣觀生草序謂上林。子虛。兩京。三都。不過據通考類要之書。分門搜索云云。亦可與袁章二說印證。太

冲三都賦序。李善注引臧榮緒晉書曰。左思欲作三都賦。詣張載訪岷邛之事。善註又曰。三都賦成。張載爲注魏都。劉逵爲注吳蜀。按左以蜀都事訪之張。則註蜀都者。不應爲劉。今本文選魏都賦亦標劉註。而賦末二客饒焉相顧句下。善註曰。張以慢先瓊反。則魏都賦註。似確出張手。顧世說新語文學篇註引左思別傳云。皇甫謐西州高士。摯仲治宿儒知名。非思倫匹。劉涓子伯輿並早終。皆不爲思賦序註也。凡諸註解。皆思自爲。欲垂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也。則不特張未註。亦并無劉註。乃左自註。衆說紛紜。不可究詰。子才深非詩文自註。小倉山房尺牘卷五與楊蘭坡明府載顧亭林詩自註。見譏於毛西河事。傳以爲誠。類氏家藏尺牘卷二。載亭林所寄詩論。先批忌日七律一絕。得備人師句後。引顧黃門家訓。明其來歷。此可證實說不誣。倘知太冲三都亦出自註。必更以類書目之矣。

卷一。詩人陳製錦字組雲。居南門外。與報恩寺塔相近。樊明徵贈詩云。仰首陸離低首誦。長干一塔一詩人。陳嫌不佳。余曰。若改仰首欲攀低首拜。則精神全出。陳爲雀躍。按洪稚存北江詩話卷一曰。江寧詩人何士顯。居長干里。有友人投一詩曰。仰首欲攀低首拜。長干一塔一詩人。與隨園說異。當以隨園聞見爲較真。

卷一。玉溪生堤遠意相隨。真寫柳之魂魄。按此語乃自詩經楊柳依依四字化出。添一意字。便覺著

力寫楊柳性情。無過詩經此四字者。

卷二。吾鄉孝廉王介眉延年撰歷代編年紀事。夢見陳壽習鑿齒。言爲鑿齒後身。題六絕。醒記二句。曰。慚無晉漢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按蔣石齋詩集卷十二題王學正延年紀夢詩後。卽詠此事。有云。風寒夢回記其二。一十四字懷珠璣。足成六章章四句。說夢向人人笑譏。與隨園所載合。

卷三。毛西河詆東坡太過。或引春江水暖鴨先知。以爲是坡詩近體之佳者。西河云。定該鴨知。鵝不知耶。此言則太鶻突矣。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句句不是。在河之洲者。斑鳩鴈鳩皆可在也。何必雖鳩耶。止邱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按西河合集中詩話卷五有一則。記與汪蛟門論宋詩。略云。汪舉春江水暖鴨先知。不遠勝唐人乎。予曰。此正效唐人而未能者。花間覓路鳥先知。此唐人句也。覓路在人。先知在鳥。鳥習花間故也。先者先人也。若鴨則先誰乎。水中之物皆知冷暖。必以鴨。妄矣。頗能詭辯。王漁洋居易錄及漁洋詩話遠概括西河言爲鵝豈不先知。遂成笑枋。西河弟子張文蘊螺江日札卷六已力辯其誣。隨園詩話卷三論曹能始詩。曾引西河詩話。按見西河詩話卷二不應此處尙沿流俗之訛。所駁亦未爲不是。惜尙非扼要。東坡此句見題惠崇春江晚景第一首。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蒹葭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是必惠崇畫中有桃竹蘆鴨等物。故

詩中遂遍及之。正鍾記室詩品序所謂。思君如流水。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先者。亦先人也。西河未顧坡詩題目。遂有此不根之談。張謂春園家宴詩。竹裏行廚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卽西河所謂唐人。東坡詩意。實近梁王筠雪裏梅花詩。水泉猶未動。庭樹已先知。西河引張謂。亦未嘗東坡五古又云。春風在流水。鶯雁先拍拍。此意蓋數用也。田綸霞古歡堂雜著卷四。記客有謂汪蛟門詩學宋人。何也。答曰。子幾曾見宋詩。只見得雲淡風輕一首耳。按田氏文集卷二。龜沙詩集序。亦有此說。不知此客卽西河否。列朝詩集丁十二譚元春傳後。引吳門朱隗曰。伯敬詩。桃花少人事。詆之者曰。李花獨當終日忙乎。友夏詩。秋聲半夜真。則甲夜乙夜秋聲尙假乎。又鵝豈不先知之。紹述矣。西方此類。鼃鵝踢之文評。以柴愛勒士 (Zoilus) 爲始祖。參觀 Brunetiere: Etudes Critiques, IXe série, pp. 6-7 所舉說諸例。後來約翰生亦未能免。其歷朝詩集傳論格萊 (Gray) 名句 (All that glisters is not gold) 卽一例也。參觀 Lytton Strachey: Bookes and of the Poets.

卷三。或曰。詩無理語。予謂不然。大雅於緝熙敬止。不聞亦式。不見亦入。何嘗非理語。何等古妙。文選。寡欲罕所缺。理來情無存。唐人廉豈沾名具。高宜近物情。陳后山訓子云。勉汝言須記。逢人善卽師。又文山詠懷云。疏因隨事直。忠故有時愚。又宋人獨有玉堂人不寐。六箴將曉獻宸旒。亦皆理語。何

嘗非詩家上乘。至乃月窟天根等語。便令人聞而生厭矣。按此節引詩。主名多誤。至以杜荀鶴送舍弟詩。爲陳無己訓子詩。又改開爲逢姑置不論。子才好與沈歸愚爲難。如詩話卷一論王次回擬南集、文集卷十七與沈大宗伯二書、此則亦

似針對歸愚而發。然所舉例。既非詩家妙句。且胥言人情。並不研幾窮理。高者祇是勸善之箴銘格言。非道理也。乃道德耳。月窟天根。見邵堯夫擊壤集觀物吟。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臨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固亦不佳。然自是說物理語。與隨園所舉訓人之規誡不同。堯夫別有好處。與隨園沆瀣之孫子。瀟卻能知之。隨園不喜宋儒。遂大爲抹殺。抑隨園既言堯夫此等語。望而生厭。則明認理語爲不可入詩矣。何以又謂不然。詩話補遺卷十稱梁元帝之不疑行舫往。惟看遠樹來。庾肩吾之只認己身往。翻疑彼岸移。爲見道悟境。梵志之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爲禪家上乘。夫前兩聯不過寫舟行之景。如少陵之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並無涵蓋乾坤氣象。不知所謂道者何指。梵志之句。乃禪和子筋斗樣子之佻滑者。雖亦有理。不得爲詩。隨園喜作風類已。遂矜賞耳。且歸愚未嘗言詩不可見道明理。余嘗細按沈氏著述。乃知理趣之說。始發於乾隆三年爲虞山釋律然息影齋詩鈔所撰序。按歸愚文鈔中未收此序略曰。詩貴有禪理禪趣。不貴有禪語。王右丞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韋蘇州詩。經聲在深竹。高齋空掩扉。水性自云靜。石

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柳儀曹詩。寒月上東嶺。泠泠疏竹根。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皆能悟入上乘。宋人精禪學者。孰如蘇子瞻。然贈三朵花云。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意盡句中。言外索然矣。乾隆九年作說詩碎語。卷下云。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禪理。東坡則云。兩手云云。言外有餘味耶。乾隆二十二年冬。選國朝詩別裁。凡例云。詩不能離理。然貴有理趣。不貴下理語云云。分割明白。語意周匝。乾隆三十六年冬。紀曉嵐批點瀛奎律髓。卷四十七釋梵類。有盧綸鄭谷兩作。紀批皆言。詩宜參禪味。不宜作禪語。與沈說同。

按此西方文評所論哲理科學入詩宜否也。例如J.-M. Guyau: Les problèmes de l'esthétique contemporaine, liv. II, ch. VII 論詩。p. 163: Le poète peut être un penseur, non un maître d'école. il doit suggérer, non enseigner. 正理語理趣之別。

隨園故持別調。適見其未嘗以虛心聽。公心辯耳。本歸愚之例。推而稍廣。則

張說之之澄江明月內。應是色成空。江中太白之花將色不染。心與水俱閑。摩詰之行到水窮處。坐

看雲起時。接起句爲中。歲頗好道。常建之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朱灣之水將空合色。雲與我無心。九日登皆

有當於理趣之目。而王摩詰之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按歸愚謂摩詰不用禪語。未確。如寄胡居士開操禪師遊方丈寺諸詩。皆無當風雅。愚公谷三首更落魔

道。幾類孟浩然之會理知無我。觀空厭有形。劉中山之法爲因緣立。心從次第修。山詩。作香白香山之

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顧逋翁之定中觀有漏。言外證無聲。李嘉祐之禪心起忍辱。梵語問多羅。盧綸之空門不易啓。初地本無程。曹松之有爲嫌假佛。無境是真機。則祇是理語而已。李耆卿文章精義。稱朱子三百篇後一人。其詩音節從陶韋柳中來。而理趣過之。然歸愚標理趣之名。或取滄浪詩辯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語。未必本諸耆卿。李空同集卷五十二缶音序云。夫詩比興錯雜。假物以神變者也。宋人主理。作理語。詩何嘗無理。若專作理語。何不作文而詩爲耶。今人有作性氣詩。取自賢於穿花蛺蝶。點水蜻蜓等句。此何異癡人前說夢耶。卽以理言。所謂深深款款者何物耶。胡元瑞詩藪內編卷二謂禪家戒事理二障。作詩亦然。蘇黃事障。程邵理障。歸愚議論。肇端於此。竊謂理趣之旨。極爲精微。前人僅引其端。未竟厥緒。高彪清誠。已以詩言理。此後有兩大宗。一則爲晉宋之玄學。如孫興公詩。不論哀逝贈友。必以太極。太朴。太素。大造作冒。真來頭大而帽子高者。董京書壁之詠。兩儀剛柔。苻朗臨終之賦。四大聚散。張君祖詠懷。庾僧淵贈答。數篇跳出。稍有滋味。而詩品序概譏之曰。貴黃老。尙虛談。理過其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續晉陽秋亦曰。詩騷體盡。二則爲宋明之道學。堯夫之打乖觀物。晦菴之齋居感興。定山白沙。詩名尤著。而丹鉛總錄卷十九亦譏之曰。傳燈錄偈子。非詩也。附說道士作詩。牛鬼蛇神。鋪陳排比。無道之玄。有術之幻。如韓湘之寶



鼎存金虎。玄田養日鴉。杜光庭之丹竈。海車休砭砭。蚌胎龜息自綿綿。呂洞賓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內煮山川。比於眩人方士之大言。卽詩人爲之。前若庾子山。章渠車步虛諸詞。後若陸務觀道室諸作。雲笈縑籤。仙圖開弔。按黃伯思東觀餘論卷上。譏宋景文不識弔字。賦詩誤作弔字。今檢武英殿叢書本。發文集卷八和天休舍人奉祠太一宮見寄詩。伯思所引仙圖縑籤。開。劉作幾卷開。蓋已經後人改正。向抱朴內篇。黃庭外景中。搬取家當。煊染仙靈。亦未能免霞冠珠佩。瓊漿玉酒等俗態。釋氏

作詩。唐以前如羅什十喻。惠遠報偈。智藏三教。無名釋五苦。廬山沙彌問道叩玄。或則喻空求本。或則觀化決疑。雖涉句文。了無藻韻。居士林中爲此體者。若王融淨行。梁武帝三教十喻。簡文帝十空。四城門之類。詞冗旨腐。亦乏理趣。初唐寒山拾得二集。能不搬弄翻譯名義。自出手眼。而意在砭俗。警頑。反復譬釋。言俚而指亦淺。後來仿作者。無過於鄭所南錦錢餘笑二十四首。腔吻逼肖。荆公輩所不及。寒山自矜曰。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拾得自矜曰。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惜詞費如此。論文已須點煩。論禪更嫌老婆舌矣。按寒山詩合典雅之說。見困學紀聞卷十八。寒山妥貼流諧之作。較多於拾得。如杳杳寒

山道一律。通首疊字。而不覺其堆垛。說理亦偶有妙喻。如比人性精靈於經霜老樹曰。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黃山谷戴石屏等皆用以入詩。而予則激賞其昨到雲霞觀一首。譏道士求長生不死。卽得大藥。仍未脫生死。附說因曰。但看箭射空。須臾還墜地。深入淺出。真能使難達之情。如同目觀。

者也。古今禪藻集所輯自支遁以下僧詩，乃釋子之詩，非盡釋理之詩。佳者即是詩人之詩，亦猶邵堯夫能賦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程明道能賦不辭酒盞十分滿，爲惜風花一片飛，又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呂洞賓能賦草鋪橫野六七里，笛弄晚風一兩聲，歸來飽飯黃昏後，不脫蓑衣臥月明。按夏元鼎金丹詩訣卷上載此作鍾弱翁題何山，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八宋詩紀事卷九十皆引西清詩話作呂仙牧童。

雖皆學道之人，而詩不必專爲理語，僧以詩名，若齊己、貫休、惠崇、道潛、惠洪等，有風月情，無蔬筍氣，貌爲緇流，實非禪子，使蓄髮加巾，則與返初服之無本島清塞朴惠銛賈天輩無異，例如瀛奎律髓卷四十七謂惠洪詩虛曠之氣可掬，自是士人詩，官員詩，弁州讀書後卷六謂洪覺範乃一削髮苦吟措大，固不能以禪悅道腴苛求諸家詩矣。按惠洪詩負知禪，不甘以詩僧自了，參觀其所撰僧寶傳卷三十後附臨濟宗旨記與上藍比勘事。唯禪宗公案偈語，句不停意，用不停機，口角靈活，遠邁道士之金丹詩訣，詞章家雋句，每本禪人話頭，如忠國師云：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鎌。五燈會元卷三大同禪師云：依稀似半月，彷彿若三星。五燈會元卷五皆模狀心字也。秦少游贈妓陶心兒詞則云：一鉤斜月帶三星，稗海本泊宅編卷上極稱東坡贈陶心兒詞，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當戶照綢繆，以爲善狀物，蓋不知有所本也。法因禪師云：天上月圓，人間月半。五燈會元卷十六吾鄉鄒祇謨中秋詞則云：剛道人間月半，天上月團圓，死灰槁木人語，可成絕妙好詞，斯亦禪人所

謂不風流處也風流也。又往往富於理趣佳處偶遺未嘗不可爲風騷之支與流裔如五燈會元十

三龍光誣禪師云千江同一月萬戶盡逢春以明法身之分而不滅散而仍一妙諦曲包按付實傳卷三弘明禪師

贊曰公之全體大用如月照衆水波波頓見而月不分如春行萬國處處同時而春無迹又黃瓊雙槐歲鈔卷十一月千江條引明儒說亦可參觀故方虛谷撰名僧詩話一書七佛偈

西天二十八偈皆預編摹桐江集卷一此書序云北宗以樹以鏡爲譬而曰時時勤拂拭不使惹塵

埃南宗謂本來無一物自不惹塵埃高矣後之善爲詩者皆祖此意謂爲翻案法參觀北西堂尺齋雜說卷六亦謂禪語與詩

文翻進一層法同舉例甚妙梁明通之論足爲騎驛蓋禪宗破壁斬關宜其擅翻案六祖翻神秀臥輪諸

偈破洪達之法華轉爲轉法華皆此類也而桐江續集清渭濱上人詩集序曰偈不在工取其頓悟

而已詩則一字不可不工云云意亦謂偈語每理勝於詞實而不韻雖同詩法或寡詩趣也故少室

山房筆叢卷四十八集取禪機中絕類詩句者百數十句而其中有滋味者不過十數語耳夫言情

寫景貴有餘不盡然所謂有餘不盡如萬綠叢中之著點紅作者舉一隅而讀者以三隅反見點紅

而知嫣紅姹紫正無限在其所言者情也所寫者景也所言之不足寫之不盡而餘味深蘊者亦情

也景也試以三百篇例之車攻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寫二小事而軍容之整肅可見柏舟之心之

憂矣如匪澣衣舉一家常瑣屑而詩人之身分性格境遇均耐想象采薇之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寫景而情與之俱。征役之況。歲月之感。胥在言外。蓋任何景物。橫側看皆五光十色。任何情懷。反復說皆千頭萬緒。非筆墨所易詳盡。倘鋪張描畫。徒爲元遺山所譏。杜陵之珉珠而已。掛一漏萬。何如舉一反三。道理則不然。散爲萬殊。聚則一貫。執簡以御繁。觀博以取約。故妙道可以要言。著語不多。而至理全賅。顧人心道心之危微。天一地一之清寧。雖是名言。無當詩妙。以其爲直說之理。無烘襯而洋溢以出之趣也。理趣作用。亦不出舉一反三。然所舉者事物。所反者道理。寓意視言情寫景不同。言情寫景。欲說不盡者。如可言外隱涵。理趣則諳易盡者。不使篇中顯見。徒言情可以成詩。去去莫復道。沈憂令人老是也。專寫景亦可成詩。池塘生春草。園柳變暝禽。是也。惟一味說理。則於興觀羣怨之旨。倍道而馳。乃不泛說理。而狀物態以明理。不空言道。而寫器用之載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無象者。託物以起興。恍惚無朕者。著迹而如見。譬之無極太極。結而爲兩儀四象。鳥語花香。而浩蕩之春寓焉。眉梢眼角。而芳悱之情傳焉。舉萬殊之一殊。以見一貫之無不貫。所謂理趣者。此也。如心故無相。心而五蘊都空。一塵不起。尤名相俱斷矣。而常建則曰。潭影空人心。以有象者之能淨。見無相者之本空。在潭影。則當其有。有無之用。在人心。則當其無。有有之相。洵能撮摩虛空者矣。又如道無在而無不在。王維則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以見隨遇皆

道觸處可悟。道無在者。莫向虛空裏釘橛是也。

見傳燈錄卷十

道無不在者。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是也。

見傳

燈錄卷二十七

道非雲水。而雲水可以見道。中庸不云乎。詩曰。鸛飛麗天。魚躍於淵。言道之上下察也。傳燈

錄卷十四載李翱偈。亦曰。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此理固儒釋之所同窺也。

參觀朱子語類卷一百上

八答壽昌問。鸛飛魚躍。陳善。新話卷三論李翱問藥山。又因學紀開卷七引陳仲猷語。

宋之理學家論詩。未嘗不略悟斯旨。河南程氏外書時氏本拾

遺記明道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張九成橫浦

心傳錄卷上曰。讀子美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凡悟一道理透徹處。往往境界皆如此

也。按橫浦日新又引此一聯。謂是鄭穀夫詩。即千羽舞而有苗格之意云云。皆誤。實則滕元發月波樓詩。竹坡詩話載之。作水相連。疑當作水通連。以對山隔斷。

又卷中曰。水流而心不競。雲在

而意俱遲。則與物初無間斷。氣更混淪。吳子良林下偶談卷四曰。葉水心詩義理尤過少陵。花傳春

色枝枝到。雨遞秋聲點點分。此分量不同。周匝無際也。江當閣處水新漲。春到極頭花倍添。此地位

已到。功力倍進也。萬卉有情風暖後。一筇無伴月明邊。此惠和夷清氣象也。包容花竹春留巷。謝遣

荷蒲雪滿涯。此陽舒陰慘規模也。鶴林玉露卷八曰。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

飛燕子。沙暖睡鴛鴦。上兩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

看。在人把做甚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

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景物看。魏鶴山黃太史集序曰。山谷晚歲詩。

所得尤深。以草木文章。發帝機杼。按指雨。絲詩。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按指賦。老病。起遊東園詩。明王鑒震澤長語卷下。

文章。門曰。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人與物偕。有吾與點也之趣。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又若與。

物俱化。謂此翁不知道。殆未可也。清尤侗良齋雜說卷二亦曰。杜詩云。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邵。

堯夫詩云。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子美非知道者。何與堯夫之言若有合也。予爲集一聯云。水流。

雲在。月到風來。對此景象。可以目擊道存矣。按此等方是以理入詩。既非太極圈兒。先生帽子。亦非。

子才所舉之修齊格言。詩藪內編卷五云。曰仙。曰禪。皆詩中本色。惟儒生氣象。一毫不得著詩。儒者。

語言。一字不可入詩。而杜往往兼之。不傷格。不累情。故自難及。說杜詩固得間中肯矣。參觀榕村語錄。正編卷三十論。

杜不自知不足。乃一大病。蓋自道學家觀之。杜尙非儒者也。而謂仙與禪皆詩中本色。則猶指詞藻言。未知仙道禪理之未必宜詩。

也。程明道秋日偶成第二首云。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乃理趣好註腳。有形之外。無兆。

可求。不落迹象。難著文字。必須冥漠沖虛者。結爲風雲變態。縮虛入實。卽小見大。具此手眼。方許詩。

中言理。如朱子學道有入。得句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按此朱子春日絕句。下半首。朱子作。

句自困學一題起。皆自喻心得。如春日偶作則曰。誰識乾坤造化心。觀書有感則曰。昨夜江邊春水生。陸象山年譜淳熙十五年十二月聞朱子春晴詩。不如拋卻去。尋春。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蓋宋儒論道。最重活潑潑生機。所謂乾也。仁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也。皆指此而言。實具備西方古代哲學中 *Spereitliche Logos* 近代哲學中 *Uran Vital* 及 *Asio pmo* 三者之涵義。春即其運行流轉也。故明道稱石曼卿詩能寫浩然之氣。鶴林玉露卷六。戴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攬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卜分。正可與朱子詩比勘。湯若士牡丹亭刻詞陳最良道學迂腐云。六十多歲。並不會曉得傷個春。蓋不知朱子亦嘗曰。書卷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感春亦道學家分內事也。靜志居詩話載若士自言。諸君書性。我獨書情。宜其味於性理宗風矣。屈翁山廣東新語卷十二論陳白沙以道爲詩。略謂。道之生生造化。其妙皆在於物。物之外無道。學者能於白沙詩深心玩味。即見聞之所及者。可以知見聞之所不及者。物無愛於道。先生無愛於言。然江門詩景。春來便多。除卻東風花柳之句。則於洪鈞若無可答者。何耶。蓋涵之天衷。觸之天和。鳴之天籟。油然與天地皆春。非有所作而自不容已云云。亦道學家於春別有會心之證。又楊誠齋雨霽詩云。不須苦問春多少。暖幕晴簾總是春。較朱子萬紫千紅語爲高妙。

詩雖凡近。略涵理趣。已大異於先天一字無。後天著工夫等坦直說理之韻語矣。僧達觀撰惠洪石門文字禪序曰。禪如春也。文字則花也。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而曰禪與文字有二乎哉。余因悟黑智爾所謂實理 (Ideo) 即全春是花。千江一月。翠竹黃花皆佛性。按此司空明寄禪明府詩。法身毗羅遮那之旨。以說詩家理趣。尤爲渙泊。柏拉圖言理無迹無象。超於事外。

(*Asómata eide*) 遂以詩文俾色繪聲。狃於耳目。爲去理遠而甚失真。參見 Republic 亞理士多德智

過厥師。以爲括事見理。猶殊得共。黑智爾所謂 "Das Subsumieren des Besonderen unter das Allgemeine" — Gesch. d. Philos., Werke, Bd. X IV, S. 368.其談藝

以爲史僅記事。而詩可見道。事殊而道共。參見 Poetics 流弊所至。寫人寫境。重共相而忽個性。廓落

無常。慊慊乏生氣。按 E. F. Carriff: Theory of Beauty, pp. 79—85 論此甚精。獨黑智爾以爲事託理成。理因事著。虛實相生。共殊

交發。迹象道理融貫。色相中流露義理 (*Das Schöne bestimmt sich dadurch das sinnliche*

Scheinen der Idee) 參觀 Vorlesungen über Aesthetik, Werke, Bd. X, S. 46—51, 110—141. 按今人 W. T. Stace 本此發揮最爲明暢。如云 "Beauty is the fusion of an intellectual content, consisting of empirical non-perceptual concepts, with a perceptual field, in such manner that the intellectual content and the perceptual field are indistinguishable from one another; and in such manner as to constitute the revelation of an aspect of reality".——Meaning of Beauty, p. 43. 執此諦以衡量一切藝術。尙多扞格難通。而遂爲詩

中理趣說明。則似天造地設。理之在詩。如水中鹽。蜜中花。體匿性存。無痕有味。現相無相。立說無說。所謂冥合圓顯者也。參觀 Croce: Philosophy of Giambattista Vico, Eng. tr., p. 57. Imaginative Universal 節。或曰。梅聖俞金針詩格云。有內外

意。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含蓄。方入詩格。此殆理趣之說耶。答曰。是則貌同而心異也。胡元任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四引聖俞詩格及所舉例曰。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旌旗喻號令。日暖喻明時。龍蛇喻君臣。宮殿喻朝廷。風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乃洪覺範禁樹張天覺律詩格之流。故胡氏亦譏爲穿鑿。如商度隱語。蓋不過國風離騷比興之舊解。非謂理趣也。子夏詩序以哀窈窕爲思賢才。王逸離騷章句謂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述者之明。旣以此說詩。張衡四愁詩序云。鬱鬱不得志。爲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作者之聖。復以此成詩。按高似孫緯略卷七。李嘉祐詩。宋玉怨三秋。張衡復四愁。蓋以四愁比顯也。可謂善言詩云云。風氣旣開。困人難拔。香



豔之篇什。淆於美刺之史論。至吾州張氏兄弟詞選。闡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徵事著之原。比傳景物。

張皇幽渺。比興之說。至是得大歸宿。西方文學有 Allegory 之體。與此略同。希臘斯多噶學派已

開後來比擬附會之風。參觀 E. Eger: Essai sur l'histoire de la Critique chez les Grecs, p. 62 & L. Brun-

71- 但丁本當時讀聖經 (The Holy Bible) 引申商度之法。按即 St. Augustine 所謂「凡聖經中語。不涉道德及虔信者。皆當以比興之

法釋之。(Quidquid in sermone divino neque ad morum honestatem neque ad fidei veritatem proprie referri potest figuratum esse cognoscas. Cf. Dean Farrar: History of Scriptural Interpretation, p. 237

引參觀 W. E. H. Lecky: History of Rationalism, vol. I, pp. 263 ff. 推而至於談藝。參觀 Dante: Il Convivio, 4; ii. 18. 絕似子夏叔師輩議論。所異者吾

國以物喻事。以男女喻君臣之誼。喻實而所喻亦實。但丁以事喻道。以男女喻天人之際。Il Convivio, l. 1: "An-

cora n' l' senso litterale oziando per le cose significate, significa delle superne cose dell'eterna gloria." 參觀 Milton: Paradise Lost, BK. V, ll. 571—574: "What surmounts the reach/Of human sense,

I shall delineate so, By lik'ning spiritual to corporal forms/As may express them best." 即科學家如 Bacon. 說詩亦染此習。讀 De Augmentis, lib. II, cap. xiii: The Wisdom of the Ancients. 知喻實

而所喻則虛。一詩而史。一詩而玄。顧二者均非文章之極致也。以言在於此。意在於彼。異牀而必曰

同夢。仍二而強謂之一。非索隱註解。不見作意。若夫理趣。則理寓物中。物包理內。物秉理成。理因物

顯。賦物以明理。非取譬於近 (Comparison) 乃舉例以概 (Illustration) 也。或則目擊道存。惟

我有心。物如能印。內外胥融。心物兩契。舉物即寫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 (Embodiment or

animation)也。附說十九

吾心不競。故隨雲水以流遲。而雲水流遲。亦得吾心之不競。此所謂凝合也。鳥

語花香。即乘天地浩然之氣。而天地浩然之氣。亦流露於花香鳥語之中。此所謂例概也。試以洞山

五位頌言之。詩中寫景而不寓理。乃背理就事之正中偏也。言理而無趣。乃舍事入理之偏中正也。

理趣則兼中到也。今人愛利惡脫 (T. S. Eliot) 論英國十七世紀玄學詩派 (Metaphysical

School) 謂能以官感領會義理 (A direct sensuous apprehension of thought) Homage to John Dryden,

人皆稱引。不知實黑智爾說之引申。玄學詩派以巧於取譬 (Conceits) 著名。顧尙多以事擬

理。非理趣之即事即理。如斯派宗祖唐約翰 (John Donne) 名篇 (Verses to Henry Wotton)

說萬物皆備於身。方之蝸牛戴殼。隨遇自足。著處爲家 (Be then thine own home, and in thy-

self dwell; / In anywhere; continuance maketh hell. / And seeing the snail, which

everywhere doth roam, / Carrying his house still, is still at home) 按此乃希臘人生哲學之古訓。自身具足 (Aut-

arkès) 有物而不徇物 (Habeo, non habeo) 委心任運。無掛礙 (Eleutheria) 無恐怖 (Asph-  
aleia) 比於水之平靜不波。而仍流行自在 (Eurhoia) 蓋與禪宗所謂水上葫蘆。寓意均類。新妙貼切。得未

曾有。然蝸牛如孟子所謂食壤飲泉之蚓。初未能無求於外。故取足於身。可以蝸牛戴殼爲比譬。而

蝸牛戴殼。未是取足於身之例證。寒山之射箭墜地以喻長生。亦復如是。高僧終落。可以擬長生必

死。然人之生理，並不能包物之動態。翻譯名義集卷五增數譬喻篇，阿波陀那條下有云：面貌端正如盛滿月，白象鮮潔，猶如雪山，滿月不可即同於面，雪山不可即是白象，雪山比象，安責尾牙，滿月況面，豈有眉目？即余所謂以事擬理，而非即事即理之意。龍光詩則不然，法身現此世界，而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千江也，萬戶也，月也，春也，觀感所著，莫非法身之顯相也。又如少陵詩：魚樂鳥歸，即不違生理之一端。水心詩：包容花竹，自是陽舒，謝遺荷蒲，正爲陰慘，皆即中庸說：鸞飛魚躍之意。其在世也，則是物本爲是理之表見（Manifestation），其入詩也，則是物可爲是理之舉隅（Instance）。非若玄學詩派，每牽合漠不相涉之事，強配爲語言眷屬也。參觀 Johnson: Lives of the Poets, "Life of Cowley": "A kind of discordia con-  
*cors... the most heterogeneous ideas are yoked by violence together."* 附說十九。

【附說十七】按升菴之說非也。白沙定山詩格，與傳燈錄偈子絕不類。偈子句每俚淺，而意甚悠渺，不易索解。待人冥思自悟。白沙定山，意盡言中，一望可了，不待商度。瑜珈師地論卷十一，謂佛所說補特伽羅及與諸法，唯義是依，非文。卷四十五，謂菩薩求義，不求世間藻飾文詞。至禪宗尤以不落言詮爲尙。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遂得正法眼藏。傳燈錄卷三道，副以不執文字，不離文字爲道用。達摩僅許其得皮，慧可無言說，禮拜後依位而立。達摩乃許其得髓。理學

家則不然。以爲常道可道。邵堯夫詩曰。天且不言人代之。白沙詩曰。天不能歌人代之。擊壤集與傳燈錄。根本不同。升菴混爲一談矣。李賓之之於定山。白沙升菴之於定山。弇洲之於白沙。皆能披沙簡金。不予抹殺。然所論尙有未盡。二家之師擊壤集。夫人皆知。白沙所謂。子美詩中聖。堯夫更別傳。定山所謂。贈我一杯陶靖節。答君幾首邵堯夫。而二家均較堯夫爲有情韻。詞句亦加修飭。非橫流之於滄海。乃屑冰之於積水。智過其師。後來居上。白沙閒澹。定山豪放。閒澹者止於腐。豪放者不免粗。故定山詩笑枋稍多。白沙偶學後山。余已考論。定山則頗效劉靜修。當是喜其粗豪類己。故宿伯顯家五律引靜修句。壽祁侍御母曰。江山不了劉因句。和堯嶽曰。歌盡劉因一卷詩。亦復線索可尋。世所譏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蓋出定山游茆山詩。山教太極圈中闊。天放先生帽頂高。白沙寄定山亦曰。但聞司馬衣裳大。更見伊川帽桶高。眞唱子和汝矣。孫子瀟詩。聲淫詞冶。外集五卷上配疑雨。而爲文好作道學家性理語。長眞字說。亦取之周子通書。天真閣集卷四十三跋擊壤集云。俯拾卽是。與道大適。其風韻勝絕處。後來惟陳白沙得其元微。此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卷四十一林遠峯詩序亦極賞白沙論詩之語。詞賦罪人而有此好。更奇於白沙之好後山矣。濂洛風雅所載理學家詩。意境旣庸。詞句尤

不講究。卽詩家長於組織。如陸放翁劉後邨集中。以理學語成篇。雖免於聲壞集之體。而不脫

山谷次韻郭右曹

歲中日月又除盡  
聖處工夫無半分

去賢齋

末路風波尤浩渺  
古人廉蔣要臍攀

等詩窠曰。亦寬。腐不見工巧。自宋以

來。能運使義理語。作爲精緻詩者。其惟林希逸之竹溪十一稿乎。希逸得艾軒、綢山、樂軒性理

之傳。

夢槐希逸作樂軒詩筌序  
劉堦隱居通議卷三全載

於莊列諸子。皆著有口義。又熟宗門語錄。其爲詩也。雖見理未必

甚深。而就詞藻論。要爲善於驅遣者矣。如那知剝落皮毛處。不在流傳口耳間。劉盡念頭方近。

道。掃空注腳始明經。但知絕迹無行地。

齊本莊子論

豈羨輕身可御風。

### f-列

蛇生弓影心顛倒。馬齧箕

聲夢轉移。須信風幡元不動。能如水鏡卻無疵。醯鷄甕中世界。蜘蛛網上天機。

按天機與蛛絲雙  
關故與簡燭之

天機袞袞山新瘦。定山之  
溪邊鳥共天機語不同。

蚯蚓兩頭是性。桃花一見不疑。非魚知魚。孰樂夢鹿得鹿。誰評若與子也。

皆物。

子莊

執而我之則愚。

子開 ！

無不字斟句酌。有爲理語詩摘句圖者。斯焉取斯。希逸自題新稿。

有云。斷無子美驚人語。卻似堯夫遣興時。蓋亦自居濂洛風雅。而從來無道及者。故標舉於此。

【附說十八】寒山此詩。比喻固妙。而議論仍是黨同伐異之常。南齊書卷五十四。載明僧紹

正二教論。謂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教謂長生不死。名補天正。大乖老

之本義云云。卽寒山之意。然釋氏末流亦言天堂地獄。修福而不修慧。以較道家末流之言不

死飛昇。養生而不達生。宜如同浴者不得相譏裸裎。道家之方士。祇可與釋家之俗僧。挈短論長。僧紹寒山心存偏袒。遽折以佛法本源。適見其擬不於倫耳。魏書卷三十五崔浩本傳記浩不好老莊。斥爲矯誣。然修服食養性之術。師道士寇謙之。受其袖中錄。置新經。陶穀清異錄藥門載韓退之服餌火靈庫。按白香山退之服硫黃句。孔毅夫雜說陳後山詩話皆謂指昌黎。後山嗟哉行復曰。謂指衛退之。韓門綴學卷五。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亦云然。李季可松窗百說第四十五則據李千墓誌謂昌黎被誣。而未言衛退之。然孔陳書皆已引李志。特未及清異錄所載耳。崔東壁考信錄提要卷上殷宋人雜說。記昌黎服硫黃事。自註即指孔氏雜說。而亦未引清異錄。蓋崔氏不喜雜家小說者。退之固亦攘斥佛老者。謝自然。譙氏子。桃源圖。華山女諸詩。痛言

道士求仙之荒唐。而竟以丹石自戕。足徵道德之與方術。初不相關。老莊本意。實與佛說生滅滅已。寂滅爲樂。無乎不同。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十引老子大患有身。莊子姬艾之泣。獨懷之對。以證道釋元不爲二。而方士鍊丹形解。適與老莊背道而馳。復力駁歐陽永叔道家貪生。佛家畏死之言。其論可以闢僧紹寒山等門戶之見矣。然釋老之言雖達。胸中仍有生死之見存。故有需於自譬自慰。莊生所謂懸解。佛法所謂解脫。皆尙多此一舉。參觀胡致堂崇正辯論。聖人以生死爲分內事。佛氏皇皇以死爲一大事。王陽明傳習錄論佛氏著相。吾儒不著相。又論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上來。都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非胸中橫梗生死之見。何必作達。非

意中繫念生死之苦。何必解脫。破生死之執矣。然未并破而亦破也。忘生死之別矣。然未即忘

而亦忘也。宋儒所謂放心而未心放者是也。夫養生主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心經曰：乃至無老死，言似流水行雲，實則黏皮帶骨，皆先向生死事上作過一番打算，將有死說成無死，是死說成非死，心有罣礙，欲佔便宜也。西方斯多葛學派（Stoics）最重打破生死關。Cicero 本 Socrates 語（*Meletê thanáton*）至有學道即學死法（*Commentatio mortis*）之言。<sup>R Tusc. I, 30.</sup> 後來 Montaigne 薈萃衆說，大暢厥論。<sup>見 Essais, liv. I, chap. xix.</sup> 以若人之委心任運，無固無必，尚須多端譬釋，證明死爲解脫（*Liberté*），又何其未忘情而不憚煩耶？是以 Bacon 譏斯多葛派，愈思死無足畏，而愈覺死可畏。<sup>見 Essays, ii. 'Of Death'.</sup> 可謂察見淵魚，發伏摘隱，亦如胡致堂王陽明之論釋老矣。論語里仁篇，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明知死是死，不是苦中有樂，而不文飾自欺，不大言自壯，亦不設法自避，此真能度外置生死者。先進篇，孔子答季路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尤能斬絕葛藤，竊怪 Montaigne 以吾何知（*Que sais-je?*）爲口號者。<sup>見 Essais, liv. II, chap. xii.</sup> 識力乃竟未臻此境，求之西方大師，則 Spinoza 謂：哲人祇知盡其生之本分，不以死介意。<sup>見 Ethica, IV. Propositio lxvii et Demonstratio.</sup> 亦庶幾言下直截，一掃霧障，足與孔子曠世相契。宋儒如張子西銘曰：存吾順事，沒吾事也，已是莊子養生主口氣，失孔門之心法矣。

【附說十九】按 J. A. Symonds: *Essays Speculative and Suggestive*, vol. II: "Landscape". 論此最妙并引 Vergil: *Aeneid*, Lib. vi, 724—729: "Mens agitat molem," etc. 及 Goethe: "Gott und Welt" 詩爲之申說。按 Virgil 文曰 參閱 已開列黃生舊譯 詩曰 P. 其說即 Symonds 所本 竊謂狀詩人心與物凝之境莫過 Wordsworth: Preface to the 1814 edition of *the Excursion*, ll. 63—71: "How exquisitely the individual Mind……to the external World is fitted:—and how exquisitely, too……the external World is fitted to the Mind; and the creation……which they with blended might accomplish." 卽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ch. xiii 所謂想像 (Imagination) 是也。參觀 Biog. Lit., ed. by J. Shawcross: Introduction, pp. xxxiv-v. 惜均漏而不舉。又推究古典文學中寫景詩之先造此境者於希臘未及 Aleman: *Fragmenta*, XXXVI。參觀 G. S. Farnell: Greek Lyric Poetry, p. 126. 於羅馬未及 Pliny: *Epistolae*, VIII, 8。參觀 S. Dill: Roman Society from Nero to Marcus Aurelius, pp. 174 ff. 尤未爲窮源得朔。吾國詩人吟風弄月。涉目怡情。幼輿之置身邱壑。世說品藻門 又巧藝門 簡文之會心濠濮。世說言語 烟霞痼疾。山水清音。過而不留。運而無積。初不若西方浪漫詩人之著力用意。向風月景山水中。五字見南齊書 四十三謝莊傳 安



身立命。進德悟道。有若雲仙雜記所載。聞田水聲而歎爲勝吾師丈人也。按此與 Wordsworth: "The Table Turned"

詩詞  
意略合

惟宋明理學諸儒。流連光景。玩索端倪。其工夫乃與西土作者沆瀣一氣。附說九已引

孔子樂山樂水之言。以見宣尼於美學通感之理。深有解會。論語先進篇。曾皙浴沂風雩。孔子

與之。

按李習之論語在解謂浴當改作浴。周三月。夏正月。安有浴理。蓋隱本論衡明零篇之說。竊謂倘改作浴。愈得遊觀賞心之趣矣。

更爲後世儒者。開一方便門。邵堯

夫皇極經世。反復論觀物之旨。如觀物外篇云。不我物。則能物物。又云。易地而處。則無我也。漁

樵問答云。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萬物亦我也。我亦萬物也。故葉水心

習學記言評堯夫云。邵某以玩物爲道。非是。孔子之門。惟曾皙。此亦山人隱士。所以自樂。而儒

者信之。故有雲淡風輕。傍花隨柳之趣。程明道云。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又云。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司馬溫公作邵興宗南園草盛

不剪詩云。於閒置取舍。豈得見天真。不若任其然。同受雨露恩。張橫浦云。程明道書窗前有茂

草覆砌。或勸之芟。曰。不可。欲常見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

觀萬物自得意。草之與魚。人所共見。唯明道見草則知生意。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

可同日而語。趙季仁云。朱子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諸如此類。見之

語錄文章者不勝枚舉。理學家詩集中水流雲在、月到風來等句，更不待言。以玩物爲道，則 Wordsworth: "The Tables Turned": "One impulse from a vernal wood/May teach you more of man," etc. 之意也。自家意思一般。則 Wordsworth: "Tintern Abbey": "A motion and a spirit, that impels/All thinking things, all objects of all thought" 之意也。迺乎有明白沙陽明心學 (Panpsychism) 既行明之理學家道及觀賞風物，尤有 Anima mundi 之想。足與 Wordsworth: "Tintern Abbey", ll. 95-102 或 Shelley: *Prometheus Unbound*, Act ii, sc. 5 相印可矣。文心雕龍明詩篇曰：老莊告退，山水方滋。而今人論西方浪漫主義之愛好自然，祇引道家爲比擬。蓋不知儒家自孔子曾皙以還，亦以怡情於山水花柳爲得道。真不嗜哉而謬言知味者。譬之陶公爲自然詩人之宗，而得力未必由於莊老。羅端良始發此意。陶令祠堂記嘗謂陶公言論所表，率書生之素業，或老農之常務。真風所播，直掃魏晉澆習。諸人祖莊生餘論，皆言淳漓朴散。翳周孔禮訓使然。孰知魯叟將以淳之耶。困學紀聞卷十八翁注引。真西山題跋卷三跋黃瀛甫擬陶詩云：予聞近世之評詩者曰：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指則出於莊老。康節之詞若卑，而其指則原於六經。以余觀之，淵明

之學。正自經術中來。故形之於詩。有不可掩。榮木之憂。逝川之歎也。貧士之詠。簞瓢之樂也。飲酒末章有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豈玄虛之士可望耶。屈翁山文外卷一游白仁巖記謂靖節中年問道。庶幾顏子之卓爾。南昌蘇桓嘗以靖節爲周公孔子之徒。雖與遠公交游而不赴其社。守道獨立入焉不緇。李恕谷年譜三十九歲選陶淵明集。題詞曰。淵明生六朝異端盛行之日。士皆放誕成習。溺談虛空。淵明詩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又曰。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又曰。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全集無一言及於佛老。可不謂志道者歟。觀其將遊廬山。聞東林寺鐘聲。蹙眉而返。則世所傳三笑蓮社圖。必佞佛好事之徒爲之也。李安溪榕村語錄卷三十謂陶詩包含義蘊。如羲農去我久一首。識見超出尋常。因詳爲敷說。又曰。靖節詩推周孔處甚多。其逃於酒者。避劉宋耳。續編卷八云。觀飲酒詩六首。惓惓六籍。希聖不在韓公下也。姜湛園西溟文鈔卷二爲王丹麓作敦好齋記。亦謂齋名本陶公詩。書敦宿好之義。陶公爲學道者。憤世俗之好黃老。故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云云。周荇農思益堂日札卷五書淵明集後亦稱其無一字涉及二氏。皆不相沿襲。而所見大同。按陶公詩又云。先師有

遺訓。憂道不憂貧。又云。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又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

今朝復斯聞。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爲鄰。蓋與王坦之論。廢莊孫楚。尼父頌稱孔子爲德比天地。明齊日月。而莊周頌則譏其矯情失自然。

伏羲。與阮嗣宗書孫盛。老聃非大賢論裴頠。崇有論庾翼。胎股浩書劉弘。下荆都教陳頴。與王導書干寶。晉紀總論戴逵。放達爲非道論輩。

皆不爲時習所囿。世說政事篇註引晉陽秋記陶侃斥老莊浮華。淵明殆承其家教耶。明人郎

仁寶論陶詩。至欲語語以性理求之。見七修類稿卷十六近人沈子培深非劉勰老莊告退。山水方滋二語。

以爲六朝詩將山水莊老融併一氣。謝康樂總山水莊老之大成。支道林開其先。模山範水。華

妙絕倫。陶公自與嵇阮同流。不入此社云云。詳見沈寐叟年譜光緒己亥下知作詩以莊老爲意。山水爲色。頗合

理趣之說。世說一書所載曲阿。印渚。華林園。山陰道等游觀諸語。皆老莊風氣中人所說。孫興

公齋前種松。楚楚可憐。亦幾有濂溪明道愛翫階草之意。子培之說。可得佐證。然支道林詩篇

篇言理。如八關齋。述懷。詠懷。利城山居等作。偶點綴寫景一二語。呆鈍填砌。未見子培所謂模

範華妙者。子培好佛學。故論詩蠻做杜撰。推出一胡僧。強冠之康樂之上。直英雄欺人耳。以山

水通於理道。自是孔門心法。子培必欲求之老莊。至不言讀論語。而言讀皇侃疏。豈得爲探本

窮源乎。陶公不入此社。固也。與嵇阮亦非同流。陶尊孔子。而擬古肯稱莊周爲此士難再得。阮

學老莊而達莊論乃大言莊周不足道。子培之言誠爲淆惑矣。顏魯公栗里詠以張良龔勝比淵明。山谷懷淵明詩略云。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忼慨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揮用諸將。真西山跋黃瀛甫和陶稱其有長沙公之心而力未逮。盧摯題淵明歸去圖以留侯武侯相比。王述菴書淵明傳後稱有經略用世之志。龔定菴己亥雜詩稱其有俠骨。蓋皆韓昌黎送王秀才序所謂。阮籍陶潛爲事物是非相感觸。有託而逃。余復拈出其儒學如左。以見觀人非一端云。

【附說二十】吾國詩人如孟東野黃山谷皆立喻奇警。每似玄學詩派。東野秋懷之少年如餓花。瞥見不復明。思路出人意表。山谷尤能參以理致。如愁心非一種。歷亂如蜜房。魚游悟世網。鳥語入禪味。客心如頭垢。日欲撩千篋。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念公坐羅襪。守心如縛虎。數面忻羊腍。意根難拔如薤本。蓮花生淤泥。可見噴喜性。以生見巧。有玄學詩風格。至蜂房各自開戶牖。青州從事斬關來諸句。雨絲雲鶴諸篇。認假作真。以權爲實。譬之雪山比象。竟辨尾牙。滿月況面。遽添眉目。卽十八世紀所譏玄學詩派之 Mixed wit 是矣。

the Poets:  
"Cowley".

見 Spectator, no.  
62. 參觀 Lives of

卷四。相傳康熙間。京師三前輩主持風雅。士多趨其門。王阮亭多譽。汪鈍翁多毀。劉公誠持平。方望溪先生以詩投汪。汪斥之。次以詩投王。王亦不譽。乃投劉。劉笑曰。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後專作文。不作詩可也。方以故終身不作詩。按姚南青援鶉堂筆記卷四十三評望溪作翰林院編修查君墓誌銘曰。曹古溪言。望溪嘗以詩質於他山。他山曰。君於此事。便可不煩留意。姚惜抱劉海峯先生傳亦曰。方侍郎少時。嘗作詩視查編修慎行。編修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桐城鄉獻。聞見應較隨園爲切。此間徑天高。必於修人之義也。顧望溪鷹青山人。詩序則曰。童時侍先君子。與錢杜諸先生以詩相唱和。欲竊效焉。先君子戒曰。是雖小道。非盡心以終世。不能企其成。而耗少壯有用之心力。非躬自薄乎。遂絕意於詩。則是望溪服膺庭訓。有所不爲。非沮於劉查。爲而不能。望溪好佔身分。張門面。自言或反不如人言之可信。謝枚如稗販雜錄卷一痛譏望溪論古諸詩。采藻旣不足取。而議論尤谿刻迂闊。蓋并不能爲經生學人之詩也。鮑倚雲退餘叢話云。望溪集經術弘深。義蘊充實。而持論近刻。文品過削。可畏而不見其可愛。文章關乎性術。竊聞之外人曰。此公頗僞。又曰。此公頗薄。二者吾不敢知。竟集評語什九自撰。而嫁名他氏。此則先生之不能欺余也。又庸行舉不足傳。而能納交於望溪者爲奇行。他技藝舉不足名。而能誦法望溪之

文者爲不可朽之名。如宋山言、汪武曹、吳有函諸墓表，似厚實薄，似謙實傲。先生不能詩，而嫉詩人如仇，不知書，而以書名者，不掛齒頰。如查夏重墓誌，何足以傳夏重？汪退谷與兄武曹不相能，而大書於武曹墓表曰：「弟某某，皆以君故知名，是果足以服退谷耶？」一藝可名，一節可紀，自不礙其可傳。先生自命固高，亦何至一字褒人，等於華袞耶？讀其集而慷慨乎有殺機焉。讀望溪集者，不可不知此。則及援鵲堂筆記卷四十三諸評，南青乃惜抱伯父，倚雲則覺生祖父，皆非不推挹望溪者也。論望溪嫉詩人及所作查初白墓誌語，尤可與南青所記相發明。南青又力駁望溪李剛主墓志自記剛主聞己言，立起自責，取經說中不滿程朱語，削之過半云云，以爲誇言不實。恕谷之書具在，其毀程朱之言，猶班班也。何嘗鐫削？竊謂望溪文中，本留遁詞餘地，削之過半者，初非全刪。此老深文，固字字用心也。按李恕谷年譜，四十五歲，王崑繩延先生與方靈皋論學。靈皋尊程朱者也。聞先生言歎服，然囑議論宜平允。先生謝之。六十五歲，徐蝶園、張桐城擬徵先生，而靈皋以老病阻之。時先生未嘗老病也。一生志在行道，非石隱之流也。靈皋與先生學術不相合，先生侃侃正論，靈皋無能置詞，則遁詞以免。暨作墓誌，巧論諛詞，欲沒先生之學以自見。六十九歲，靈皋聞先生排宋儒書，慨然曰：「願先生急著治平書以爲世法，則正學興，彼學退矣。」恕谷孫鏊按語云：「靈皋之言，遁詞也。以此三

節。合之望溪墓誌所言。心術尙堪問乎。惜南青未之見也。

卷五孟東野詠吹角云。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月不聞生口。星忽然有心。穿鑿極矣。而東坡贊爲奇妙。所謂好惡拂人之性也。按潘德輿養一齋詩話卷一亦云。東野聞角詩云云。東坡云。今夜聞崔誠老彈曉角。始知此詩之妙。東坡不喜東野詩。而獨喜此二句。異矣。此二句乃幽僻不中理者。東野集中最下之句也。竊謂句之美惡固不論。若子才所說。則山頭水面石腳河口等。皆爲穿鑿。杜老遊道林二寺詠山謂重掩肺腑。絕句六首謂急雨梢溪足。斜暉轉樹腰。任蕃題葛仙井謂脈應山心。皇甫持正讚顧況爲穿破月脅天心。尤當懸爲禁忌。又何儒耶。桂未谷札樸卷三嘗論木以頭稱。蓋取義於人。隨園不解近取諸身之義。識在經生之下。如宋末朱南杰學吟垂虹亭詩有曰天接水腰。明郁之章書扇至曰石枯山眼白。霞射水頭紅。則真不中理耳。且東野此二句。見曉鶴詩。並非詠角。故有曰。既非人間韻。枉作人間禽。東坡誤而二君沿之。月口非謂月有口。乃指口形似月。星心非謂星有心。乃指星形類心。秦少游贈陶心兒詞亦云。一鉤斜月帶三星。鶴喙牛角。皆彎銳近新月。東坡殆因此致誤。

卷六時文之學。有害於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余案頭置某公詩一冊。其人負重名。郭運青



侍講來讀之。引手橫截於五七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脈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耶。余曰。是也。後與程魚門論及。程踴其言。余曰。韓柳歐蘇俱非爲時文者。何以詩皆流貫。程曰。韓柳歐蘇所爲策論應試之文。卽今之時文也。不曾從事於此。則心不細而脈不清。余曰。然則今之工時文而不能詩者何故。程曰。莊子有言。仁義者。先王之遺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今之時文之謂也。參觀卷八程魚門云時文有古

古文

按漁洋早有此論。帶經堂詩話卷二十七謂。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格格不達。以問

汪鈍翁。鈍翁云。此君坐未嘗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卽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惲玉堂嘉話一條。鹿廬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言同。張宗柟附識復申論漁洋之意。汪程兩家語亦中理。易言之。卽詩學 (Poetic) 亦須取資於修詞學 (Rhetoric) 耳。按二學指題選別。參觀 C. S. Baldwin: Ancient Rhetoric and Poetics. ch. i 所引古義。 五七字工而氣脈不貫者。

知修詞學所謂句法 (Composition) 而不解其所謂章法 (Disposition) 也。

卷六周櫟園論詩云。學古人者。只可與之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現形。至哉言乎。按倪文貞公文集卷七陳再唐海天樓書藝序云。夫用古如懷遠人。可使其夢中神合。不可使其白晝形見。魅出于才引櫟園。未爲探本。吳澹川南野堂筆記卷一記子才不喜作擬古詩云云。逕以此爲子才語。宋咸

熙耐冷譚卷九又以此爲王惕甫語。皆訛。

卷六王荆公矯揉造作。不止施之政事。王仲至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牆。最渾成。荆公改爲奏賦長楊罷。以爲如是乃健。劉貢父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裏望蓬萊。荆公改雲裏爲雲氣。幾乎文理不通。唐劉威詩云。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荆公改爲漫漫芙蓉難覓路。蕭蕭楊柳獨知門。蘇子卿詠梅云。祇應花是雪。不悟有香來。荆公改爲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活者死矣。靈者笨矣。按此四事須分別言之。前二事是爲他人改詩。詩話總龜卷八引王直方詩話載之。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二引西清詩話載王仲至事。并荆公語曰。詩家語如此乃健。侯鯖錄卷二記仲至詩。則上一語作宮簷日永揮毫罷。按宋詩紀事祇引西清詩話。津南詩話卷三論荆公改筆。卽曰。語健而意窒。才不知曾觀津南集否。詩話所載周德輝文章書四達適獨坐云云。卽出津南文。辯然斥山谷時。遍引魏道輔林文軒而未及專詆山谷之津南詩話。何耶。蓋唐人詩好用名詞。宋人詩好用動詞。瀛奎律髓所圈句眼可證。荆公乙賦字。非僅倒粧字句。乃使賦字兼爲動詞耳。捫虱新話卷二記荆公欲改杜荀鶴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惟聞折竹聲。爲禽飛影。竹折聲。其理正同。劉貢父詩今載彭城集卷十八題曰題館壁。按宋詩紀事引彭城集。題曰。自校。書卽用倅泰州作。疑據本事屬定。雲裏亦作雲氣。可見貢父已采。用荆公改筆。非如道山清話記貢父論荆公改杜詩所謂只是怕他者。侯鯖錄卷二言親聞貢父向顧子敦誦此。

詩亦曰。卻從雲氣望蓬萊。與彭城集中句同。是貢父服改的。然可據。詩話總龜卷八引王直方詩話。

載貢父原詩。作卻將雲表。漁隱叢話全集卷五十五亦引王直方詩話。作卻將雲裏。

按宋詩紀事備選貢父詩無引微。

夫蓬萊宮闕。本縹渺五雲之間。今玉皇案吏既遠謫而不得住蓬萊矣。於是扁舟海上。回首雲深。望觚棱而戀魏闕。此貢父之意也。將雲表所以不妥者。在雲之表。雲遠而蓬萊更遠。可見雲而不可見。表故不得將而望也。將雲裏所以不妥者。在雲之裏。雲外而蓬萊內。雲可見而裏不可見。故不得將而望也。從雲裏與從雲氣所以皆不妥者。似乎身在天上。從雲氣中望出。非身浮海上。從雲氣外望入。詞意欠明晰也。卻將雲氣望蓬萊者。謂姑將雲氣望作蓬萊宮闕。望者認也。深得逐臣依國。感情勝無之用心。何不通之有。後二事所改句。皆即見荆公本集中。改劉威遊東湖處士園林一聯。見段氏園亭七律。改蘇子卿梅花落二句。見梅花五絕。此則非改他人句。而是襲人以爲己作。與王劉兩事迥乎不同。以爲原句不佳。故改。以爲原句甚佳。故襲。改則非勝原作不可。襲則常視原作不如。此須嚴別者也。荆公詩精貼峭悍。所恨古詩勁折之極。微欠渾厚。近體工整之至。頗乏疏宕。其韻太促。其詞太密。又有一節。不無可議。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爲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附說廿一集中作賊。唐宋大家無如公之明目張膽者。本爲偶得天成之高妙。遂

著斧鑿拆補之痕迹。子才所摘劉蘇兩詩，卽其例證。能改齋漫錄載荆公仿五代沈彬詩：地隈一水巡城轉，天約羣山附郭來。荆公仿之作一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石林詩話載荆公推少陵開簾宿鷺起，九藥流鶯囀爲五言模楷。因仿作青山捫盃坐，黃鳥挾書眠。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五謂荆公選唐百家詩，有王駕晴景云：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底花。蛺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想愛其詩，故集中亦有詩云：雨來未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改七字，語工意足云云。他若自遣之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底事春風來，留愁不肯住。則攻許愁城終不破，盪許愁城終不開。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處之顯形也。徑暖之靜憩鷄鳴午，荒尋犬吠昏。則一鳩鳴午寂，雙燕話春愁之變相也。次韻平甫金山會宿之天末海門橫北固，烟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只見燈。則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之放大也。鍾山卽事之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按老樹七古亦有古詩鳥鳴山更幽，我意不若鳴聲之翻案也。閒居之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則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之引申也。五律懷古、七律歲晚懷古，則淵明歸去來辭等之摺華也。此皆雁湖註所詳也。其未詳者，如卽事之我意不在影，影長隨我身。我起影亦起，我留影逡巡。則太白月下獨酌，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我

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之摹本也。自白土村入北寺之獨尋飛鳥外。時渡亂流間。坐石偶成歇。看雲相與還。定林院之因脫水邊履。就敷巖上衾。但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則右丞終南別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及歸嵩山作。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之背臨也。示無外之鄰。雞生午寂。幽草弄秋妍。則章蘇州遊開元精舍。綠陰生畫靜。孤花表春餘之仿製也。次韻吳季野題澄心亭之躋攀欲絕。人間世。緇構應從物外僧。則章得象巾子山翠微閣。頻來不是塵中客。久住偏宜物外僧之應聲也。春晴之新春十日雨。雨晴門始開。靜看蒼苔紋。莫上人衣來。則右丞書事。輕陰閣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之效顰也。子才所舉荆公學劉威一聯。曾裘甫艇齋詩話已言之。雁湖亦未註。按與公唱酬之葉。望舊廬有感云。已愧問人緣識路。卻悲無柳可知門。自註。江令尋宅詩云。見桐猶覓井。看柳尚知門。荆公詩蓋兼用此意。曾裘備知其一二。又如荆公晚歲作六年一絕句。其三四句云。西望國門搔短髮。九天宮闕五雲深。竊疑卽仿所改劉貞父之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將雲氣望蓬萊也。  
按貞父論新法。得罪荆公。被斥外任。因作此詩。而荆公仍爲之推戴。字句。貞父亦虛懷服善。不以公誼妨私交。眞僅見者。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又演楊

公濟陪裴學士遊金山同一聯爲兩聯。蓋漁獵并及於時人。幾如張懷慶之生吞活剝矣。子才譏荆公梅花五絕。楊誠齋集卷一百十四詩話已云。蘇子卿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陸龜蒙云。殷勤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春。介甫云。殷勤爲解

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語甚平允。而方虛谷瀛奎律髓卷二十齊己早梅下批曰。一字之間。大有逕庭。知花之似雪。而云不悟香來。則拙矣。不知其爲花。而視以爲雪。所以香來而知悟。荆公似更高妙。曲爲回護。辛弘智常定宗之爭轉字。惜未得此老平章。唐東方虬詠春雪云。春雪滿空來。觸處似花開。不知園裏樹。若個是真梅。仿蘇子卿。又在荆公以前。誠齋所舉陸龜蒙句。爲荆公襲古復增一例。公在朝爭法。在野爭墩。故翰墨間亦欲與古爭強梁。佔盡新詞妙句。不惜挪移采折。生性好勝。一端流露。其喜集句。並非驅市人而戰。正因見古人佳語。割愛爲難。掠美不得。遂出此代爲保管。久假不歸之下策。窺心發隱。倘非周內深文乎。

【附說二十一】模仿有正反兩種。人知其一。靡知其他。夫亦步亦趨。東施效西施之鑿。此模仿也。若東則北。若水則火。按此乃西陽雜俎記渾子事。魯男子之不可以學柳下惠之可。亦模仿也。故近日羣

學名家 Gabriel Tarde 論人羣嬗變。有以反爲仿之說 (Contra-imitation) 詳見 Les lois p. 270 et suiv. 參觀 McDougall: Social Psychology, p. 352. 實則此固談藝之常言。了無足奇。Lichtenberg 論造作。早曰。

適爲其反。亦模倣一端。模仿涵義。宜兼正反。(To do exactly the opposite is also a mode of imitation, and the definition of imitation should by right include both kinds.)

見 *Reflections of. Lichtenberg*, Eng. tr. by N. Alliston, "Aesthetic Reflections."

英詩家 Sidney Dobell 論 Alexander Smith 詩

多襲古人。則曰：非盡鈔成句之謂。乃取名作爲範。而故反其道。以示自出心裁。此尤蹈襲之可恨者。 (Not so much plagiarism *videm verba* as ..... that most fatal plagiarism

whose originality consists in reversing well-known models) 見 George Giffilan: A

rales: "Alexander Smith" 文

中引 Dobell 一八五二年所著書。近人 Saintsbury 評尼采議論不爲新創。亦曰：取古人成說。非

其所是。是其所非。直改頭換面之假借耳。 (That particular kind of borrowing which

hinks to disguise itself by inserting or extracting 'nots') 見 *History of Criticism*, vol. III, p. 581.

卷九。吾鄉詩派好用代替字云云。按此條卽譏浙派宋詩之餽釘也。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謂山谷好用南朝人語。綴葺成詩。可見當時於西江詩體。早以摘冷鉤新爲病。末流泛濫。至於代替字爲風。嘯祕旨有若夏寶松葫蘆中詩訣。可笑也。惠洪冷齋夜話卷四詩言其用不言其名一條。詩人玉屑卷十引漫叟詩話言用不言體等三條。皆明詔大號。以不直說爲尙。呂氏童蒙訓亦以此等處爲文章之工。夫徐彥伯宋子京等澀體。如野禽狹兔狹葦杖蒲筱騷竹虬戶龍宵寐晚弘休吉之類。僅以難字換習見字。而此則舉物之用。以名其物。於修詞之道。較爲迂曲。曲洎舊聞卷四記山谷熟觀宋子京唐

史稿竄易句字用意所在。文章大進。然江西派詩代名多於換字。及明人詩文。遂多換字澀體矣。七修類稿卷四十九換字詩條。又該餘叢考卷二十二文章忌假借條。老學菴筆記卷八有言。國初尙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

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始一洗之云云。而不知慶曆元祐以來。天邊趙盾。水底石軍。青州從事。白水真人。蜜漬曹公。湯燖逸少。平頭長耳。黃嬭青奴。蒼保素娥。鵝黃鴨綠。此君阿堵。莊季裕鷄肋編至載左軍。秦水之笑枋。況之選體。踵事加厲。冷齋漫叟帶尤沾沾焉。惟此是務也。劉辰翁爲西江么麼。須溪集卷六歐氏甥植詩序略謂。選體宜戒。如漢稱朱光。魏稱黃祚。月曰朏魄。雷雨曰解作。初仕謂之牽絲。三十謂之既立。長夜謂之廣宵。又如雖抱中孚爻。偶與張邴合。莊念昔曾存。案無蕭氏牘。庭有貢公碁。至今亦不知其所指某爻。某張。某莊。某蕭。某貢也云云。亦似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祇以選體爲厲禁。渾忘西江亦有不言名之法也。丹鉛總錄卷二十曰。辰翁評選詩云。詩至文選爲一厄。此言大本已迷。須溪乃開剪裁羅緞鋪客人。元不曾到蘇杭南京機坊。蓋不知辰翁有激矯枉。遂因噎廢食耳。竊謂淵明讀山海經詩。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珵流。已爲言用不言體張本。韓退之贈同遊詩。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以二鳥名雙關人事。柳子厚郊居詩。蒔藥開庭延國老。開樽虛閣待賢人。以國老代甘草。賢人代濁酒。李適之罷相詩。避賢初罷相。樂



聖且銜杯。賢是賢才。聖則清酒。一虛一實。蘇子瞻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以玉樓代肩。以銀海代目。雖皆詞格纖巧。而表裏二意均可通。卽不作二鳥。甘草。濁酒。肩。目。解。亦尙詞達。駱賓王秋日送尹大赴京詩。竹葉離樽滿。桃花別路長。又送吳七遊蜀詩。桃花嘶別路。竹葉瀉離樽。桃花代馬。竹葉代酒。已祇有裏意。劉夢得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詩。藥爐燒姪女。酒甕貯賢人。則煮熟王逸少之先聲矣。若李義山之以洪爐代天。有惑。未免想洪爐。異俗。不信有洪爐。以倏忽代馳。笑語侍郎。竹能倏忽。黃山谷之以青牛代老子。送顧子敦。何人更解青牛句。用意既偏晦可哂。字面亦欠雋雅。宜其雖出大家。而無人沿用也。然宋初陶秀實清異錄。依託五代遺事。巧立尖新名目。舍伐檀集詠雪。攻媿集白醉軒詩等以外。宋詩人連用者殊不多。舍張端義貴耳集卷中卷下四則。按同「種梨」。蓋最盛。閩上赴科。水炭加恩簿。四則。皆不言出自何書。實則本之陶氏也。周密齊東野語卷四。負直條卽引攻媿白醉軒。外。筆記亦尙稱道。尙於稗販中存信而好古之意。不屑借底下倚託之書。爲斯文捷徑也。代名之體。在歐洲文學早成風會。Somaize: *Grand Dictionnaire des précieux* 所載。Molière: *Les précieuses ridicules* 所譏。厥例甚繁。Delille 詩中尤俯拾皆是。卽 Clénier 亦結習未免。英國十八世紀作詩。最講 poetic diction。太半均漫叟冷齋所云云也。始作俑者。實爲羅馬之 Virgil 其 *Aeneid* 史詩中。每不曰麵包 (panem) 而以稷神名代之。如卷一第一七七行之

Cerere corruptam 亦猶吾國詩人之言福習枯黃靈殖焦也。每不曰酒 (vinum) 而以釀神名代之。如卷一第二一五行之 Veteris Bacchi 亦猶吾國詩人之言解憂惟杜康。杜康啞吾胃也。餘仿是。Quintillian 作 *Institutiones Oratoriae* 論文詞之明白清楚。全在乎用字之正確 (perspicuitas in verbis precipuam habet proprietatem) 而世人每誤以代詞爲高雅。因舉 Ibericas herbas 及 Du atos muria pisces 一例爲戒。詳見 Inst. Orat. Lib. VIII. cap. i. 後來 Vida 之 Ars Poetica 則力非直言人名物名。而以迂迴代換爲貴。參觀 Spingarn: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 p. 127 所引。十七世紀作者以 Virgil 爲楷模。本 Vida 之議論。此風遂靡歐洲矣。

卷九世有口頭俗句。皆出名士集中一條。按此條考索。亦未周匝。子才以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爲女真蕙蘭詩。按蕙蘭爲魚玄機字。集中作寄鄰女詩。北夢瑣言謂是怨李億詩。太平廣記卷百三十引三水小牘謂是玄機獄中作。以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錢明日愁。爲羅隱詩。羅隱甲乙集中自遣一絕。固有此二句。然全唐詩第八函第十冊載權審詩全同。宋吳曾能改齋漫錄亦據抒情集。謂是權審詩。不知果誰屬也。以晚飯少吃口。活到九十九。爲出古樂府。所據者七修類稿。然古樂府中未見此句。惟魏應璩三叟詩略云。陌上見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內中姬貌醜。中叟前致

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夜臥不覆首。

參觀都元敷南溪詩話楊肇天路  
逢三更詞而誤以應璩爲應璩

殆指是耶。以黃泉無客店。今

夜宿誰家。爲唐人逸詩。實五代時江爲詩。全唐詩。全五代詩皆載之。爲代故人草表投吳越。事發并  
誅。臨刑賦云。街鼓侵人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又卷一有人哭一顯者云。堂深人  
不知何病。身貴醫爭試一方。說盡貴人患病情狀。按此乃劉後村哭梁運管伋詩。堂深外不知何病。  
醫難人爭試一方。卷三引宋人詩云。老僧只恐雲飛去。日午先教掩寺門。按容齋三筆卷十二載僧  
惟茂住天台山詩云。四面峯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門。後來  
高青邱虎邱詩云。望月登樓海氣昏。劍池無底鎖雲根。老僧只恐山移去。日落先教鎖寺門。蓋全襲  
此。而南宋俞桂漁溪詩稿卷二虎邱云。寺僧未晚山門閉。不放閒雲一片飛。子才誤合二詩詞意爲  
一耳。明俞弁山樵暇語卷四容齋調此  
乃張籍虎邱詩。余檢司業集未見。卷九偶見晚唐人辭某節度前四句云云。惜不能記其姓名。按

此黃滔辭刑部鄭郎中誠詩。陸以湑冷廬雜識已言之。卷十徐爽享年九十許。有句云。造物與閒還  
與健。鄉人知老不知年。按此陸放翁村居詩。倪鴻桐陰清話已言之。其最謬者。莫如卷九閨秀李金  
娥詠路上柳云。折取一枝城裏去。教人知道是春深。按列朝詩集閨六以此爲日本人詩。實則元貢  
性之名句。安容別有主名。餘若以香山二絕。嫁名宋人。則前論甌北時已及之。以潘雲客嚴灘詩爲

張雲翼作。則雪橋詩話卷四已舉正。誤信何春巢語。以黃莘田顧二娘硯絕句爲劉慈作。又以月鹿夫人爲黃氏室。則王元麟秋江集註卷二卷六已糾之。又卷六金質夫遺詩僅得一律一聯。按瑟榭叢談卷上復得榆林土木二首。卷十四杭堇浦題陳元孝遺象四律。按今本道古堂集所無。

卷九晁君誠詩。小雨悄悄人不寐。臥聽羸馬齧殘芻。

按此晁宿濟州西門外旅館詩。

真靜中妙境也。黃魯直學之云。馬

齧枯其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落筆太很。便無意致。按養一齋詩話卷七亦有此論。本事蓋出石林詩話。石林之言曰。外祖晁君誠善詩。黃魯直嘗誦其小雨悄悄云云。愛賞不已。他日得句。馬齧枯其云云。自以爲工。以語舅氏。無咎曰。吾詩實發於乃翁前聯。余不解風雨翻江之意。一日憩於逆旅。聞旁舍有澎湃鞺鞳之聲。如風浪之歷船者。起視之。乃馬食於槽。水與草齟齬於槽間。而爲此聲。方悟魯直之好奇。殆適相遇而得之。竊謂石林所記。即可盡信。亦未得此詩作意。山谷內集六月十七日晝寢云。紅塵席帽烏韓裏。想見滄洲白鳥雙。馬齧枯其喧午枕。夢成風雨浪翻江。天社註曰。聞馬齧草聲。遂成此夢也。楞嚴曰。如重睡人。眠熟牀枕。其家人於彼睡時。擣練舂米。其人夢中聞舂擣聲。別作他物。或爲擊鼓。或爲撞鐘。此詩略采其意。以言江湖之念深。兼想與因。遂成此夢云云。真能抉作者之心矣。夫此詩關鍵。全在第二句。想見二字。遙射夢成二字。滄洲二字。與江浪亦正映帶。第

一句晝寢苦暑。第二句苦暑思涼。第三句思涼聞響。第四句合湊成夢。意根緣此聞塵。遂幻結夢境。天社所謂兼想與因也。脈絡甚細。與晁氏之僅寫耳識者。迥乎不同。諸君不玩全篇。僅知摘句。遂覺二語之險怪突兀耳。石林證馬齧確似風浪。亦似癡人前說不得夢。風聲本似吞啖之聲。韓退之祭張署文早曰。風饕且東坡次韻山谷畫馬試院中作亦已曰。臥聞齧草風雨聲。後來王芥子高平行記亦曰。廐馬千驥。齧草聲如空山夜壑。風泉撞攢。風雨翻江。初無不可解處。況山谷以想見夢成四字爲伏筆乎。此種作法。山谷詩中屢有之。如次韻吉老十小詩之八云。南風入晝夢。起坐是松聲。答少章聞雁云。霜雁叫羣傾半枕。夢回兄弟綵衣行。而以此絕線索最爲分明。他若韓退之陪杜侍御遊湘西兩寺獨宿有題曰。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颺。猶疑在波濤。恍恍夢成驚。汪遵詠酒云。秋宵睡足芭蕉雨。又是江湖入夢來。王介甫秋風云。揪斂一何饒。天機亦自勞。江湖豈在眼。昨夜夢波濤。陳簡齋風雨云。風雨破秋夕。梧葉牕成驚。不愁黃落近。滿意作秋聲。客子無定力。夢中波撼城。覺來俱不見。微月照殘更。楊誠齋聽雨云。歸舟昔歲宿嚴陵。雨打疏篷聽到明。昨夜茅檐疏雨作。夢中聽作打篷聲。范石湖病中絕句云。病中心境兩俱降。猶憶江湖白鳥雙。今夜雨聲鳴紙瓦。聽成飛雪打船窗。陸放翁夜聞松聲有感七古之松聲驚破三更夢。猶作當時風浪聽。均

與山谷絕句機杼略同。猶疑也。無定力也。昔年也。猶憶也。皆伏根語。猶山谷之言想見耳。紀文達批東坡詩。至舟中夜起七古。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知其脫胎自僧。無可宿西林寄賈島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而極口稱妙。而不知山谷此詩。作意正相類耳。按右丞詩。隔牖風簾竹。開門雪滿山。又無可所本。

卷十。山陰布衣茅商隱山行云。郭外鵲腰眠野草。墳前翁仲戴山花。按茅名逸。此詩見兩浙輶軒錄卷二十八。題曰郭外五律。非七律也。無郭外墳前四字。又按卷五。揚州轉運使朱子穎佳句云。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按海愚此聯。當時傳誦。紀曉嵐、姚惜抱、王夢樓、王述菴皆賞之。而兩浙輶軒錄卷十六載邵坡送王耘渠入蜀詩云。秦樹碧分鴻爪外。蜀山青到馬蹄前。邵乃康熙壬子舉人。在海愚前。

卷十。學問之道。四子書如戶牖。九經如廳堂。十七史如正寢。雜史如東西兩廂。類書如廚櫃。說部如庖廂井廈。諸子百家詩文詞如書舍花園。皆不可偏廢云云。章實齋書坊刻詩話後痛詆之。按此本明田藝衡玉笑零音來。田云。人之爲學。四書其門牆也。五經其堂奧也。子史其廊廡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可以不博。隨園掩襲實齋寡陋。

卷十四。詠始皇者。朱排山云。詩書何苦遭焚劫。劉項都非識字人。按此本唐章碣焚坑詩。坑灰未冷

山東起。劉項原來不讀書。宋楊文公始皇詩師之曰。儒坑未冷驪山火。蕭汎之讀秦紀亦曰。淒涼六籍寒灰裏。宿得咸陽火一星。按此句出唐彥謙新豐詩。一星遺火下燒秦。朱氏改讀書爲識字。語極有病。項王學書不成。豈勿識字者。古文苑載漢高祖手敕太子。且自言書不大工。亦足自辭解也。又按蕭冰崖詠秦詩云。燔經初意欲民愚。民果俱愚國未墟。無奈有人愚不得。夜思黃石讀兵書。袁中郎經下邳云。枉把六經灰火底。橋邊猶有未燒書。陳元孝留侯詩云。夜半橋邊呼孺子。人間猶有未燒書。此又焚書之另一翻案也。

卷十五。曹震亭與史梧岡。潛心仙佛。好爲幽冷之詩。曹有句云。秋陰連朔望。黯黯白雲平。似聽前村裏。呼雞有婦聲。按西青散記卷一卷三皆載此詩。謂是趙開叔作秋日詩。非曹震亭也。詩話卷一云。趙仁叔一聯。蝶來風有致。人去月無聊。一生只傳此二句。實卽開叔句。亦見散記卷一。二句大類松陵集中皮襲美秋晚題魯望郊居之秋花如有恨。寒蝶似無聊。及陸魯望酬詩之池平鷗思喜。花盡蝶情忙。亦頗似梅宛陵春寒之蝶寒方斂翅。花冷不開心。散記所載律詩。佳者不過造此境而止。震亭詩多作門面語。雖與梧岡開叔交善。而所作絕非幽冷纖秀。出入松陵竟陵者。隨園詩話卷十三遊黃山條。已譏其詩矣。又西青散記卷四史與曹遊西山戒壇。見石上有五言絕句云。一峯兩峯陰。

三更四更雨。冷月破雲來。白衣坐幽女。隨園引以爲史作。亦誤。

卷十六、陳楚南句云。天不欲人別。星辰分方隅。地不欲人別。山河界道塗。吁嗟古聖賢。乃造舟與車。按此與霍瑞士送桓吉爾詩。語意全同。略謂。彼蒼慮密。設海爲防。天塹所限。剖地分疆。唯人罔上。欲

以舟航 (Nequiequam Deus absedit/Prudens Oceano dissociabili/Terras, si tamen.

impiae, Non tangenda rates, transiliunt vada)

見 Horace: *Carmina*, Lib. I, iii: "Ad Navem qua vehebatur Virgilius." 參觀 Propertius:

*Eclogia*, Lib. III, vii [Jachmann ed., Lib. IV, vii]. 按 Matthew Arnold: "To Marguerite: continued" 詩中譯云 "A God a God their severance rule'd/And bade betwixt their shores to be./The unplumb'd,

salt-stranging sea." 即自 Horace 句脫胎。

又卷八、詩雖新。似舊纔佳。尹似村云。得句渾疑是舊詩。陳古漁云。得句渾疑

先輩語。按此境卽濟慈 (Keats) 與友論詩第一要義 (Axiom) 所謂。好詩當道人心。中事。一若

憶舊而得者 (Poetry should strike the reader as a wording of his own highest thoughts

and appear almost as remembrance.) 見 Letter to Taylor, 27 Feb. 1818.

方德耐爾 (Fontenelle) 亦云。至理

之入人心。冥然無迹。雖爲新知。而每如忽憶夙習者 (La vérité entre si naturellement dans

l'esprit que quand on l'apprend pour la première fois, il semble qu'on ne fasso que

se'n souvenir) 見 Préface à *L'Histoire*

實皆柏拉圖語錄米諾篇 (Meno) 夙記 (Anamnesis)



之旨。濟慈通之於詞章耳。同卷解李瀛戲改蘇詩云。無事此靜臥。臥起日將午。若活七十年。只算三十五。參觀唐人雜詩。蘇詩集卷三改蘇詩條。按德國洛迦吳 (Friedrich von Logau) 名焦集 (Sinnegedichten) 1 首亦謂。欲長生者勿多眠。眠時多。則生日短矣 (Wer lange leben soll, der schlafe nicht zu viel; / Denn viel lebt ja nicht der, der lange schlafen will)。

隨園其推楊誠齋詩話卷一。卽引其論風趣之語。卷八稱爲一代作手。又謂不好山谷而好誠齋。卷九比誠齋於青蓮。飛卿。雁門。青邱。謂非人間凡響。雖爲具眼。微嫌擬不於倫。誠齋篇什。尠所援引。恐亦耳食牙慧。實未經眼也。補遺卷一稱邵元直車前細雨織成簾。爲能寫路中雨景。按誠齋寫雨絕句。幾無篇不妙。其小雨一首云。雨來細細復疏疏。縱不能多不肯無。似妬詩人山人眼。千峯故隔一簾珠。已在邵句之先。又補遺卷八稱押多字妙句。引趙雲松僧蚊云。一蚊便攪人終夕。宵小由來不在多。按誠齋宿潮州海陽館獨夜不寐云。臘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奈爾何。一隻攪人終夕睡。此聲原自不須多。甌北詩摹襲之迹。尙未化也。鷓鴣冠子天權篇早曰。一蚋嗜膚不寐至旦。惟善睡如東坡。飛蚊邊鬢。而仍能腹搖鼻息耳。

補遺卷三。梅沖詩佛歌。曾隨園教化之廣。法力之大。卽取隨園論滄浪語而加以發揮。蓋不知道與

術有別。滄浪所言者。道也。徒誇神通法術。其識見與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所譏粵東學仙鉅商何異乎。按 Henri Hubert et Marcel Mauss: Esquisse d'une théorie générale de la Magie 論 Religion 與 Magic 之別。最爲明晰。紀文述論道術之別。恰相契合。品花寶鑑中之侯石翁

卽影射子才。第五十五回論石翁云。時人皆稱之爲詩佛。亦廣大法門之意云云。梅沖之歌。議論亦不過如是。未足爲滄浪諍臣也。嘉應李光昭鐵樹堂集有詩禪吟示同學七古一首。伍崇曜楚庭耆舊遺詩前集卷二十一載之。茲錄之以廣其傳。詩云。喻詩以禪始嚴氏。作詩能令佛天喜。但云水月鏡花似。滄浪且未知禪理。浮光掠影下乘禪。積健爲雄真種子。或疑象教主空寂。大雄何以標宗旨。佛生已具不凡骨。勵行焚頂還燒指。九年面壁絕見聞。大千雲遊豁目耳。尋師渡海託枯槎。毒龍飢蛟立角齒。祇憑佛力千臂健。得破禪關百重峙。亦如詞客攻詩城。嘔出心肝渠乃已。此後乾坤頓軒豁。大光明鏡開塵裏。二莖草化丈六身。火目珠眉環珞體。摩睺入拜獅王迎。金剛攔門夜叉跪。琉璃宮殿七寶塔。富貴奚啻王侯擬。羽葆幢幢天女招。雨花四散紛紅紫。梅檀初爇震鐃鼓。白虎蒼龍作人起。廣施法雨潤人間。四海蒼生迴槁死。誰云佛法大縹緲。我見其才絕雄偉。俱由苦海浮航來。盆火栽蓮蓮結蕊。世儒爭取詩喻禪。云非關學言非是。片時妙悟生風旛。露電流光寧久恃。天聲風雷人嘯歌。天色雲霞詩藻采。波瀾壯闊氣崢嶸。化爲崇山兼大海。觀其下筆如有神。豈識鑽壁遍圖史。

卽詩卽佛妙從心爲甘爲苦難告爾。十年孤立擢胃腸。一日長歌泣神鬼。此詩詞藻音節皆有疵累。議論實與滄浪相合。而自命是正滄浪。蓋尙誤於俗說。未細究滄浪之書也。喻詩以禪始嚴氏云云。亦非探本知源。宋人多好比學詩於學禪。如東坡跋李端叔詩卷云。每逢佳處輒參禪。詩人玉屑卷十五引范元實潛溪詩眼論柳子厚詩有云。識文章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自一轉語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須先悟得一處。乃可通於他處。按亦見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九又漁隱叢話前集卷五亦引潛溪詩眼云。學者先以識爲主。禪家所謂正法眼藏。陵陽先生詩卷一贈趙伯魚七古末四句云。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詩人玉屑卷五引子蒼陵陽室中語云。詩道如佛法。當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滄浪詩話開首。禪家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等數語。與此正同。詩人玉屑卷一又載趙章泉吳思道龔聖任三人學詩渾似學參禪七絕九首。按都元敬南溪詩話亦有和作三首陸放翁贈王伯長主簿詩云。學詩大略似參禪。且下工夫二十年。葛天民寄

楊誠齋云。參禪學詩無兩法。死蛇解弄活鱖鯉。氣正心空眼自高。吹毛不動全生殺。姚鑰題鄒登龍梅屋彙云。鄒郎雅意耽詩句。多似參禪有悟無。吳可藏海詩話云。凡作詩如參禪。須有悟門。此多在滄浪以前。可見比詩於禪。乃南宋人常談。李氏歌中之詩禪。亦不過此等用意。安得以滄浪爲濫觴。

乎。然諸家皆著重詩學之工夫。比之參禪可也。比之學道學仙。亦無不可也。山谷贈陳師道云。陳侯學詩如學道。後山答秦少章云。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鮑慎由答潘見素云。學詩比登仙。金膏換凡骨。方勺泊宅編卷九記簡齋稱後山詩如養成內丹。放翁夜吟第二首云。六十餘年妄學詩。工夫深處獨心知。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詩可比於禪。而不必拘於禪。卽援陸桴亭語。比於儒家之格物致知。何獨不可。滄浪別開生面。如驪珠之先探。等犀角之獨覺。在學詩時工夫之外。另拈出成詩後之境界。妙悟而外。尙有神韻。不僅以學詩之事。比諸學禪之事。并以詩成有神。言盡而味無窮之妙。比於禪理之超絕語言文字。他人不過較詩於禪。滄浪遂能通禪於詩。胡元瑞詩藪雜編卷五比爲達摩西來者。端在乎此。而斯意又非李氏所解也。如韓子蒼之言悟罷而信手拈出。趙章泉之言要保心傳與耳傳。吳思道之言竹榻蒲團不計年。陸放翁之言且下功夫二十年。皆指功力說。藏海詩話舉悟門之例曰。少從榮天和學。嘗不解其詩云。多謝喧喧雀。時來破寂寥。一日於竹亭中坐。忽有羣雀飛鳴而下。頓悟前語。自爾看詩。無不通者。則亦不過山谷所謂詩文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放翁題蕭彥毓詩卷所謂。法不孤生自古同。癡人乃欲鏤虛空。遺山論詩絕句所謂。眼處心生。與滄浪貌同心異。界隔仙凡。諸作中唯龔聖任詩。語可安排意莫傳。會意欲超聲。

律界初無言句與人傳等句。略近滄浪不可湊泊之意。載石屏詩集卷七。昭武太守王子文日與李  
 賈嚴羽共觀前輩一兩家詩及晚唐詩。因有論詩十絕。第六首云。欲參詩律似參禪。妙趣不由文字  
 傳。更似滄浪持論。石屏與滄浪本友善。集中祝二嚴詩。稱滄浪曰。風雅與騷些。歷歷在肺腑。持論傷  
 太高。與世或齟齬。詩題中又明及滄浪。或即本滄浪之說成此。如第二首云。時把文章供戲謔。不知  
 此體誤人多。又與滄浪詩辯。罵冒爲詩一節相近也。禪悟可通於藝術。唐人爲僧侶之有才情者作  
 詩文。每申此旨。卽關佛如韓退之。送高閑上人序末段。以浮屠淡泊治心之學。通之於草書法。馬永  
 卿懶真子卷二記王抃語。至據此文爲退之深明佛法之證。權載之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州序  
 曰。心冥空無。而迹寄文字。故語其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讀其詞者。知其心不待  
 境靜而靜。楊巨源贈從弟茂卿云。吾家驥足楊茂卿。性靈且奇才甚清。海內方微風雅道。鄴中更有  
 文章盟。扣寂由來在淵思。搜奇本自通禪智。王維證時符水月。杜甫狂處遺天地。劉夢得秋日過鴻  
 舉法師院便送歸江陵引曰。梵言沙門。猶華言去欲也。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  
 泄。乃形乎詞。詞妙而深者。必依乎聲。故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於世者相踵。因定而得境。故儼然  
 以清。由慧而遺詞。故粹然以麗。

按見以道嵩山集卷十八題黃龍山僧慈善澄上人詩卷亦引夢得此文以爲善論僧家之詩。願繼前夢得知其正而未知其助。儼然粹然。蓋得學士大夫之助云云。則

又節外  
生枝矣。

皆以詩心禪心打成一片。不特如李氏歌所謂以禪喻詩而已。楊巨源不爲僧侶作詩。亦謂詩禪相通。尤難能可貴。清張商言竹葉厂文集卷九題王阮亭禪悅圖二首。皆駁滄浪。第一首有云。詩品不言禪。水月禪之趣。自註。流水今日。明月前身。余謂以禪論詩。無出此八字之妙云云。不知楊氏早云。王維證時符水月也。東坡送參寥詩有云。頗怪浮屠人。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鹹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靜了羣動。開合載之之意。空納萬境。明同夢得之言。鹹酸中有至味。又本司空表聖與李生論詩書之旨。東坡書黃子思詩後。極推表聖論詩。而表聖固滄浪之先河。東坡此篇殊可玩味。

補遺卷五引祝芷塘一絕云。自笑眉愁遞酒波。厭厭長夜奈卿何。摩登伽自無神呪。不是阿難定力多。按此詩即 La Rochefoucauld: *Maximes*, cxvii: "Si nous résistons à nos passions c'est plus par leur faiblesse que par notre force."按甌北集中有漫興一絕云。泥

絮風情久不狂。如何竿木又逢場。阿難自是無禪定。不爲摩登呪力強。似有意翻芷堂詩案。芷堂甌北弟子也。

補遺卷六乾隆己丑。今亞相劉崇如出校江寧。風聲甚峻。人望而畏之。相傳有見逐之信。鄰里都來送行。余故有世誼。聞此言。偏不走謁。相安逾年。公託廣文劉某要余代撰江南恩科謝表。備申宛款。

方知前說都無風影。旋遷湖南觀察。余送行有一聯云。月無芒角星先避。樹有包容鳥亦知。不存稿。久已忘矣。今年公充會試總裁。猶向內監試王葑亭誦此二句。王寄信來云。故感而志之。按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一有誤傳予避人歸杭州者。賦詩曉之七律。卷二十二有送劉石菴觀察之江右五古一篇。略云。客秋當此時。蜚語羣相嗾。道公逐李斯。不許少留逗。果然逢僞言。風影皆訛謬。南國有表章。羣儒已製就。公獨掉頭言。必須某結構。外集卷一有代江南士紳謝萬壽恩科表。而章實齋題隨園詩話第十二首乃云。堂堂相國仰諸城。好惡風裁流品清。何以稱文又稱正。隨園詩話獨無名。指子才見惡於石菴事也。失之毫釐。謬以千里。石菴諡文清。諡文正者。爲石菴父爾純。實齋誤以子爲父。隨園詩話固明載石菴欲相逐事也。實齋痛詆隨園。不遺餘力。其丙辰劄記有引譚友夏言山人一條。引方孟式論閨秀一條。引朱楚生論閨秀一條。無恥妄人一條。皆爲子才發。當時咸鶴泉景文堂詩集有祛惑五古一首。主張最與實齋相近。略云。臨汝有才子。二十聲騰騫。非吏亦非隱。車馬填其門。園亭恣游宴。姬侍供盤殮。名教有樂地。渠欲一力翻。人品不足齒。詩文亦何論。況觀所論著。無一究根源。腦脂遮俗眼。盡如古井簪。欲舉其人書。拉雜盡燒燔。淫邪義當闢。楊墨非有冤。可謂勇於衛道。嚴於嫉惡者。臨汝袁氏郡望也。然實齋論學大義。與隨園說詩要指。實如月之印潭。土之就

範。無甚差異。隨園以性靈識力爲主。學問爲輔。詩話卷六補遺卷三復重言申明著作與考據之別。一約一博。文集與程菽園書亦闡此意。而實齋遺書原道下篇云。訓詁名物。將以求古聖之迹也。而侈記誦者。如貨殖之市矣。撰述文詞。欲以闡古聖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博約上中下三篇略謂。博聞多識。可以待問。未可以爲學。問是功力。學本性情。又引王氏致良知之說。說林謂。絕學孤詣。性靈獨至。又謂。考據之體。而妄援著作之義。又謂。文詞猶三軍。志識其將帥。文詞猶品物。志識其工師。文詞猶金石。志識其鑪錘。文詞猶財貨。志識其良賈。答客問謂。獨斷高出於比次。立言有本篇謂。汪容甫有聰明而無識力。散於萬殊。而未能定於一貫。與周永清論文書謂。功力可假。性靈必不可假。爲梁少傅撰杜書山時文序謂。理出於識。學以練識。答沈楓堦論學謂。考訂詞章義理。卽才學識。亦卽記性。作性。悟性。諸如此類。與隨園議論不謀自合。小倉山房文集史學例議序云。古有史而無經。尙書春秋。今之經。昔之史也。詩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禮樂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參觀隨園隨筆卷二十四古今史無經條。見道原通鑑外紀自序。則文史通義六經皆史之說也。附說二 十二小倉山房文集釋名云。名非聖人意也。書詩之作。詠歌紀載。蓋以傳聖人之名。而非以自爲其名也。故堯典禹貢關雎葛覃。皆不著作者姓名。作論語者。卒無姓氏。則文史通義言公之旨也。附說二 十三隨園詩話卷三云。詩稱



家數。猶官稱衙門。衙門自以總督爲大。典史爲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史。則典史雖小。尙屬朝廷命官。擔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學杜韓不成。而矜矜然自以爲大家者。不過總督衙門之擔水夫耳。小倉山房尺牘卷五與羅甥云。摹韓學杜。自負大家。則又如趙文華夸在太師門下。舉以傲人。而不知他人之門面。不足以爲自己之牌坊也。而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云。王公之僕圉。未必貴於士大夫之親介也。而是僕圉也。出入朱門甲第。詡然負異。而驕士大夫曰。吾門大學問。不求自得。而矜所託以爲高。王公僕圉之類也。立喻一何相似。按焦理堂家訓卷上亦云。釋經不能自出性靈。如投入膏貴有勢力家爲奴。假勢凌人。若二家論漢賦意見。則前已爲溝通矣。蓋二君並生乾嘉樸學大盛之日。而皆特立獨

行。未甘比附風會。爲當世之顯學。所學不同。而所不學同。宜其響應於不自覺。隨園主性靈爲詩。而曰。識力最難。詩話卷三作史三長條。實齋主識力爲學。而曰。性靈獨至。林說一以爲無性靈而持模擬堆砌。參觀詩話卷十三引

嚴冬友論空語。又文史通義詩話篇。學問之有考據。猶詩文之有事實。

不足爲詩。一以爲無識力而持記誦才辯。不足爲學。皆欲以內持外。

寓實於虛。老子所謂。當其無。有有之用。是也。實齋之攻隨園。固出於頭巾氣盛。門戶見深。後人紛紛作左右袒。亦似於司馬談所言百慮一致。劉子元所謂貌異心同。概乎未有知也。

【附說二十二】六經皆史之說。劉道原通鑑外紀序實未了了。王伯厚困學紀聞卷八始引

文中子王道篇。陸魯望復友生論文書誌其說。未下斷語。卷十二亦引劉道原此數語。王陽明傳習錄卷一。王元美藝苑卮言卷一。天地無非史而已。六經。史之實理者也。胡元瑞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夏商以前。經

之際。子即集也。按實齋易教文集兩篇議論。四語囊括。同卷稱鄭漁仲校錄略皆前人未發。復廣引漁仲通志。又與實齋有同嗜。卷十三云。才學雖三長。未足盡史。有公心。有直筆。實齋史錄文錄兩篇指歸。已爲抉發。不知實齋曾讀元瑞書否。文芸閣純常子枝語卷二十六。實齋校晉通義。有魏鄭承懷書目略例而諱之者。竊謂實齋記誦簡陋。李愛伯蕭敬孚李春官章太炎等皆曾糾其疏闕。然世人每有甘居寡學。以博精識創見之名者。陽爲與古人夢中聞合。實則古人之口畫現形。此亦仲長統學士第二臺之變相也。實齋知博學不能與東原容甫輩比。遂沾沾焉以識力自命。或有憶人先我。掩蔽隱飾。姑存疑以俟考定。顧亭林日知錄卷三。孟子

其文則史。不獨春秋也。六經皆然。皆先言之。而陽明之說最爲明切。略謂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經。事即道。道即

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庖犧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即三代史。五經亦即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存其迹以示法。云云。春秋亦經。開合董子春秋繁露之緒。五經亦史。明開實齋易教上之說。陽明極稱文中子。傳習錄卷上推爲賢儒擬經之作。聖人復起。不可復易。按中說。王道篇云。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陽明五經亦史之說。殆有所承。而與程朱之論。則如炭投冰。程氏遺書二上云。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一云。或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六經語孟之中。而用功於左

傳。左傳縱有道理。能幾何。呂伯恭愛與學者說左傳。嘗戒之曰。語孟六經。多少道理。不說。恰限說這個。縱那上有些零碎道理。濟得甚事。蓋以經與史界判鴻溝也。程子亦以史爲存迹示法。而異於陽明者。存迹示法。法非卽迹。記事著道。事非卽道。陽明之意。若謂經史所載雖異。而作用歸於訓戒。故是一是二。說殊淺陋。且存迹示法云云。祇說得事卽道。史可作經看。未說明經亦是史。道亦卽事。示法者亦祇存迹也。嘗試言之。道乃百世常新之經。事爲一時已陳之迹。莊子天運篇記老子曰。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天道篇。公讀聖人之書。輪扁謂書乃古人糟粕。道之精微。不可得傳。三國志荀彧傳。註引何邵爲荀彧傳。記彧謂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云云。是則以六經爲存迹之書。乃道家之常言。六經皆史之旨。實肇端於此。經本以載道。然使道不可載。可載非道。則得言忘意之經。盡爲記言存迹之史而已。且道固非事。然而孔子曰。道亦有命。道之墜地。人之弘道。其昌明湮晦。莫非事與迹也。道之理。百世不易。道之命。與時消長。此宋儒所以有道統之說。意謂人事嬗遞。初無間斷。而斯道之傳。每曠世而後續。經也而有史矣。

按道統之統。匪特傳統系統之統。而亦一統正統之統。故攷斥異端。以爲非道。此所謂正統也。而復包括異端。謂其說不外吾道。此所謂一統也。李元綱聖門事業圖第一圖曰。傳道正統。拈出正字。大可玩味。張伯行道統錄總論引古來緒論。起自論語堯曰章。然李氏此圖。朱子中庸章句序皆明立道統之名者。竟缺而不載。唐文如杜牧之書。處州韓吏部孔子

廟碑陰、皮襲美請韓文公配靈太學書、請立孟子爲學科書、文中子碑、最足與程朱論相發、亦未收入。石徂徠集中尤多此意。張氏嘗編定石集、不應不見也。至桑民博道統論有曰：夫子傳之我、蓋與宗元小子等語。如出一轍。張氏知之、必且駭怒、又不特作管制之案而已。

夫言不孤立。託境方生。道不虛明。有爲而發。先聖後聖。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典章制度。可本以見一時之政事。六經義理。九流道術。徵文考獻。亦足窺一時之風氣。道心之微。而歷代人心之危著焉。故不讀儒老名法之著。而徒據相斫之書。不能知七國。不究元祐慶元之學。而徒據繫年之錄。不能知兩宋。龔定菴漢朝儒生行云。後世讀書者。毋向蘭臺尋。蘭臺能書漢朝事。不能盡書漢朝千百心。斷章取義。可資佐證。陽明僅知經之可以示法。實齋僅識經之爲政典。龔定菴古史鉤沈。論僅道諸子之出於史。概不知若經若子若集。皆精神之蛻迹。心理之徵存。綜一代典。莫非史也。管窺鑒擅。局於方隅。求其致廣大而極精微。遂不得不讓黑智兒之心史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舉古今哲學科學之沿革。以推世道人心之演變。亦玄亦史。據義理以知時代 (*So ist die Philosophie ihre Zeit in Gedanken erfasst*)。卽以彼土相當於六經百子者。作歷史觀。II, S. 24.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d. VIII, 復以爲詩歌繪畫之屬。亦莫非與時消息。可覘世運而識民風 (*So dann gehört jedes Kunstwerk seiner Zeit, seinem Volke, seiner Umgebung an*)。 *Ästhetik*, Werke, Bd. X,

20. 眞洞矚圓覽。包舉無遺者矣。特爲拈出。資章氏學者針膏肓起廢疾之助云爾。

【附說二十三】按言公有二意。一謂言由公出。非創於一人。次謂言爲公立。不矜乎一己。前者無著作主名。如風謠民歌是。後者卽具著作主名。而不擅著作主權。實齋論言公所云。古人立言爲公。不矜文詞爲私有以爭名。蓋多指後意而言。前意可參觀 F. B. Gummere: *Beginnings of Poetry*, ch. iv ("Communal origin"); 後意可參觀 J. Burckhardt: *Civiliz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Eng. tr. by S. G. C. Middlemore, p. 129 ("The awakening of personality"), p. 139 ("Modern idea of fame"); F. Brunetière: *Evolution des genres*, pp. 39—40 ("l'anonymité médiévale"); O. Elton: *Modern Studies: "Literary fame"*; *Cambridg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vol. IV, pp. 24—5 ("Plagiarism").

右論隨園詩話各則。非敢好謗前輩。求免貽誤來學。至袁氏才辯縱橫。筆舌伶俐。二百年來。公論已定。硜硜之愚。無損毫末。若夫記事之不可盡信。則讀伍拉訥子批本隨園詩話可知。章實齋書坊刻詩話後已疑隨園記重二樹事之誣。吾郡虞石渠君遊隨園甌北之門。所作燕石詩集一七古題云。

讀甌北集中有子才書來稱桐鄉秀才程春廬拱字畫拜袁揖趙哭蔣三圖。先生詩以復之。按甌北詩集卷三十一

二子才書來有松江秀才張鳳舉畫圖云云。可謂癖好矣。著此以復子才。并託韓寄製君一七古詩。集卷三十五浙二子歌贈張仲雅程春廬兩孝廉。則明言繪圖者爲程。詩鈔載前詩。亦已改作稱。

後閱春廬詩始知

未嘗有此圖。補畫實隨園言。然則隨園之爲是云。其意蓋有在矣。作長歌呈雲崧先生一粲。歌長不錄。據梁山舟頻羅菴遺集游仙詩本十首。隨園誤作十三首。因補三首以足其數。蓋與春廬作圖以實隨園言。厥事略同。然一則無心誤筆。一則有意沽名。品斯下矣。且子才之無徵不信。匪特底下短書爲然。卽高文典冊。宜信今而傳後者。亦俗語不實。布之方策。王述菴春融堂集卷二十四長夏懷人絕句曰。小倉詩境儘芳菲。鉅製穹碑稍見譏。原與時賢供拊掌。休將國史論從違。湖海詩傳卷七袁枚條云。孫君淵如又謂其神道碑墓誌銘諸文。紀事多失實。予謂豈惟失實。并有與諸人家狀多不合者。卽如朱文端公軾。岳將軍鍾琪。李閣學紱。裘文達日修。其文皆有聲有色。然予與岳裘二家之後。俱屬同年。而穆堂先生爲余房師。李少司空友棠之祖。且予兩至江西。見文端後裔。詢之。皆云未嘗請乞。亦未嘗見所作文。蓋子才游屐所至。偶聞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爲志傳。以驚爆時人耳目。初不計信今而傳後也。按此條尙有曰。謝世未久。頗有遺言。吳君嵩梁謂其詩人多指摘云云。方濬師錄服膺語。見續同人集。同卷將心餘致隨園兩書。亦見續同人集。方氏怪心餘集中未載。以爲失漏。錄示心餘孫。屬其補刊。而不肯本之何書。蓋不知當面輸心。覆手爲雨。遙迎竿賸。語不由衷。米芾大全中物。作者本不欲存也。謝枚如甚海隨園。而驟

餘偶錄卷一引述卷此則而駁之云。與家狀不合。即是失實。述卷此語雖解。述卷所集湖海文傳。朱公等四篇俱在。如果不合。不應入選。如可入選。不應有此譏刺之言。蓋述卷與子才以收召門徒相軋。見漢學師承記。心有所蔽。不覺其言之兩歧。

耳。彭尺木二林居文集卷四與袁子才先輩論小倉山房文集書。亦駁其傳狀諸文。舉敘清訛。至謂采道路之傳聞。剽摭紳之餘論。或援甲以當乙。或取李而代桃。且曰。抑凡古人碑志之作。未有不俟其子孫之陳乞。而漫然爲之者。無子孫爲之徵。本末不具。是非瞽亂。愚意大集諸碑誌。非有子孫陳乞者。削之。其本末具者。或爲傳。或爲狀。不具者。或別爲書事云云。

山房尺牘卷六答靖海侯書可知。

王笠舫綠雪堂遺文隨園古文論亦譏子才一碑一傳。好爲神見夢幻之談。取裁北

按述卷選尺木此文入湖海文傳卷四十四。子才數筆不實。爲人所竊。觀小倉

史以爲新云云。蓋誇者必誑。所以自伐也。詔者亦必誑。所以阿人也。誇者亦必詔。己所欲而以施諸人也。爭名於朝。充隱於市者。鑄鼎難窮其類。畫圖莫盡其變。然伎倆不外乎是。子才粧點山林。逢迎冠蓋。其爲人也。兼誇與詔。則其爲書也。不盡不實。復奚足怪。

一九二五年法國神甫白瑞蒙 (Henri Brémont) 夙以精研神祕主義文獻得名。刊詩醇 (La poésie pure) 講義。一時誦者爲之耳目更新。其論貴文外有獨絕之旨。詩中蘊難傳之妙 (L'expression de l'inéfinable)。由音節以求空際之韻。甘回之味。舉凡情景意理。昔人所藉以謀篇託興者。概付唐捐。而一言以蔽曰。詩成文。當如樂和聲。言之不必有物 (Cette expression vide de

sens……Poésie, musique, c'est même chose) 或 La poésie pure, p. 28. 陳義甚高，持論甚辯，蓋五十年來，

法國詩流若魏爾蘭 (Verlaine) 馬拉梅 (Mallarmé) 梵來理 (Valéry) 輩談藝主張，得此爲一

總結。詩醇之名，亦卽本諸梵來理文也。參閱 Valéry: *Varités*. Le série, p. 104: "La poésie pure"; p. 106: "La pureté dernière de notre art." 英國評家

李特 (Herbert Read) 繼作詩態 (*Phases of English Poetry*) 一書，謂詩醇緒論，英美文人已

先發之。因拈雪萊 (Shelley) 詩辯 (*Defence of Poetry*) 蒲 (Poe) 原詩 (*Poetic Principle*)

裴德 (Pater) 論畫派 ("School of Giorgione") 三者爲例。按白瑞蒙詩醇本文曾引裴德附

說 (*Eclaircissement*) 中引蒲 按 René Jalou: "L'idée de poésie pure en France" 文中亦引 *The Rationale of Verse*: "Verse, which cannot be better designated

than as an inferior or less capable music" 謂是馬拉梅之科律。波德萊亞則異於是。見 *Défense de l'homme*, p. 74, 86. 一九二六年又刊祈禱與詩 (*Prière et*

*poésie*) 爲詩醇之續。復引雪萊原未自矜創見。李特窮氣盡力，無補毫末。卽如裴德同時人柯耐

(Edmund Gurney) 所撰不可名言 (*Tertium Quid*) 一書，論詩以悅耳 (*Ear pleasure*) 與

癡心 (*Mind pleasure*) 並舉而歸之於不落理路，神幻無方 (*Unreasonable or magical ele-*

*ment*) 與白瑞蒙議論尤天然湊泊。如先河之於後海，乃竟不知溯及。其寡陋可想見矣。祈禱與詩

編重申不落理路 (*Le rationnel*) 之旨。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來之古典主義，皆排斥無遺。以



爲卽一言半語。偶中肯契。均由開合。非出真知。須至浪漫主義大行。而詩之底蘊。始漸明於世。若馬

尼央 (Charles Magnin) 之言。詩本靈感 (Instinct divinatoire) 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之言。詩具魔力 (Natural magic) 皆其嚆矢。見 *Préface et Poésie*, ch. vii: "Le Romantisme et la restauration de la poésie". 參見 *Le roman*

isme 白序。克洛台爾 (Paul Claudel) 謂吾人性天中。有妙明之神 (Anima où l'âme) 有智巧之

心 (Animus où l'esprit) 詩者神之事。非心之事故。落筆神來之際 (Inspiration) 有我 (Moi)

在而無我 (Je) 執皮毛落盡。洞見真實。與學道者寂而有感。感而遂通之境界。無以異 (Un état

mystique) 來。見 *oh. x, xii*. 按實本 *Lucretius* 參觀附說八、附說二十。 神秘詩秘 (Le mystère Poétique) 其揆一也。藝之極

致。必歸道原。上訴真宰。而與造物者遊。聲詩也。而通於宗教矣。見 *p. III*: "Ainsi tous les mystici-mes naturels ébauchent en cela des"

suraturs—toutes ces expériences ineffables nous montrer- aient obscurément l'Invisible même, l'Être des êtres." 昔亞理斯多德談藝。特標情欲言洩

(Catharsis) 之目。古今聚訟。迄無平釋。宜以宗教家言 (Connotation religieuse) 明之。卽齋心

深己 (Purification) 以對越上帝是也。見 *ch. xvi*. 故詩中之音韻腔調。發而中節。足使誦者心氣平和。

思慮屏息。亦深合心齋之旨。見 *p. 205*: "La rime, les alliterations, la répétition des phrases, les refrains produisent chez le lecteur un apaisement, une purification"

analo- gue." 要而言之。詩人之與神秘。特有間未達 (Mystique évanéscant où manque) 見 *p. 208* 讀者奇

文欣賞心境亦遂與祈禱相通云。<sup>見Pp. 218:</sup> "Chez le parfait poète lui-même, l'expérience poétique le rejoint sans peine, grâce au poète. Etrange et paradoxale nature de la poésie: une prière qui ne prie pas et qui fait prier." 白瑞蒙繁徵廣引自佐厥說於英

國作者舍雪萊裴德外華慈華茨 (Wordsworth) 濟慈 (Keats) 牛曼 (Newman) 白芝浩

(Bagehot) 湯生 (Francis Thompson) 勒斯金 (Ruskin) 邁爾斯 (Frederic Myers) 恩特

喜爾 (Evelyn Underhill) 墨瑞 (J. M. Murry) 等十許人皆有援據尤推服白拉特雷 (A.

C. Bradley) 稱其爲詩而詩 (Poetry for poetry's sake) 之說即自作詩醇所本生平得力於

斯人爲多。<sup>見Pp. 21.</sup>可見李特之僅舉三家眞爲淺測矣然論詩文神妙繫乎韻節而不繫乎詞藻與音

樂同歸者此意實萌芽於二千年前大渥乃西遇斯 (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之屬詞論

(*De compositione verborum*) 參觀 O. S. Baldwin: *Ancient Rhetoric* and *Poetics*, pp. 105, 107, 112 詳諸節。白瑞蒙未免數典忘祖其論詩

不關理未引柯耐心神有別未及裴德之會心集 (*Appreciations*) 因詩見道又未采柏德穆 (Co-

ventry Patmore) 之詩人宗教 (*Religio poetarum*) 按書中第一第三第十二第十三各篇多可與白瑞蒙

平氣息欲來參觀 Bosanquet: *History of Aesthetic*, p. 148. 柏德穆爲名詩人與白瑞蒙同屬舊教不

應披沙簡金而偏失光明大寶珠夫詩醇撫華之書也祈禱與詩探本之書也相輔足爲經緯然考

鏡源流殊未詳覈。裴德謂諸藝造妙皆嚮往於音樂之空靈澹蕩 (All arts aspire to the condi-

tion of music) 其說由來者漸。西洋談藝鼻祖亞理斯多德云：樂在諸藝中最近自然 (Most

imitative of arts) 一語已伏厥根。參見 S. H. Ritcher: Aristotle's Theory of Poetry and Fine Art p. 122; Bosanquet: Three Lectures on Aesthetic, p. 58 於此語之

解釋：白瑞蒙言自浪漫主義行而詩之真蘊始宣。然所引英國浪漫派諸家語皆祇謂詩尙音節。聲文

可以相生。未嘗云舍意成文。因聲立義。如白瑞蒙之主張偏宕。踵事而加厲也。與白瑞蒙相視莫逆

者。乃德國之浪漫派先進 (Ältere Romantik) 茲略徵引以資參驗。瓦根洛特 (W. H. Wac-

kenroder) 談藝遺著 (*Phantasien über Kunst*) 稱音樂爲百凡藝術之精神命脈。宜達性情。

功邁文字。且罕譬以喻曰：有活水於此。滔滔漣漪。其姿無定。其體不居。文字可以稱述而令人得知

其事。不能形容而使人宛視此態也。人心之瞬息變幻亦然。驅遣文字揣稱命名。名猶是也。而心已

非矣。惟音樂行雲流水之致。與心波愛流。足相應接。節錄 Oskar Walzel: Deutsche Romantik. Teil I, Kap. V, 引原書 S. 71. 其藝友

梯克 (Tieck) 說詩。倡聲調卽可以寫心言志。所作幻想集 (*Phantasus*) 末首詩謂：情與思理相

距甚遠。故情之落想結念。悉託聲音 (Liebe denkt in süßen Tönen, / Denn Gedanken stehn

zu fern) 又謂：詩何必言之有物。豈無物便不得有言耶 (Warum soll eben der Inhalt den

Inhalt eines Gedichtes ausmachen?) <sup>凡</sup> <sup>書引</sup> Sternfeld, a. 84. 議論更與法國詩流相近。其名篇如天翻地覆 (*Die verkehrt Welt*) 一首。賦詩諧樂。二而一之。持較後來馬拉梅呼盧 (*Un coup de das jamais n'abolira le hasard*) 之作。亦隱然積水之於層冰也。梯克同輩有諾法烈斯 (Novalis) 才思尤奇逸。<sup>按</sup> Miller-Freienfels: *Psychologie der Kunst*, Bd. I, S. 38N 諾法烈斯與魏爾蘭馬拉梅等同歸於 *Der audirisch-sensorisch Typus* 之第二類。所撰碎金集 (*Frage-rie*) 第一千二百五十六則云。敘事一憑聯想。如夢中景物。宛轉關生。不加組織。作詩亦然。僅有聲音之諧。文字之麗。毫無意義結構。又云。詩之高境。亦如音樂。寓意無窮。婉而可風 (*Erzählungen*, ohne Zusammenhang, jedoch mit Assoziation, wie Traume. Gedichte, bloss wohlklingend und voll schöner Worte, aber auch ohne allen Sinn und Zusammenhang.....

Höchstens kann wahre Poesie einen allegorischen Sinn im grossen haben und eine indirekte Wirkung, wie Musik, tun) <sup>凡</sup> <sup>Werke, hrsg. von H. Friedemann</sup>, Bd. II, S. 221. 與白瑞蒙語若合符節。白瑞蒙謂詩如樂無意。諾法烈斯謂詩如樂寓意。二說似相反而實相成。惟其本無意。故可寓一切意。所謂詩無達詁。以免於固哉高叟者也。<sup>附說二</sup> 第一千二百五十二則云。人常以詩入樂矣。何爲不以樂入詩耶 (*Wenn man manche Gedichte in Musik setzt, warum setzt sie nicht in*

Poesie?)<sup>見S.</sup> 詩醇宗旨一語道盡第一千二百零八則云：詩之感通於神祕之感，皆精微祕密，欲洞鑒深隱，知不可知者，見不可見者，如宗教之能通神格天，發而為先知預言也。(Der Sinn für Poesie hat viel mit dem Sinn für Mystizismus gemein. Er ist der Sinn für das Eigen-tümliche, Personelle, Unbekannte, Geheimnisvolle…… Er stellt das Undarstellbare dar. Er sieht das Unsichtbare, fühlt das Unföhlbare…… Der Sinn für Poesie hat nahe Verwandtschaft mit dem Sinn der Weissagung und dem religiösen, dem Seher-sinn überhaupt)<sup>見S.</sup> 第一千二百二十五則謂眞詩人必不失僧侶心，眞僧侶亦必有詩人心。(Der echte Dichter ist aber immer Priester, so wie der echte Priester immer Dichter geschrieben)<sup>見S.</sup> 此非祈禱與詩之一言以蔽乎？瓦根洛特亦以藝術為宗教梯航，至謂畫苑可作禮拜堂，讀畫如敬對上帝。<sup>見Walzel: Deutsche Romanen, Teil I, Kap. V, 11 所述</sup>於白瑞蒙宗旨先聲以奪，不留餘地矣。碎金集第一千二百零九則謂詩之為詩，不可傳不可說(Unbeschreiblich und indefinissabel)亦遠在讓波(Rimbaud)文字點金(*Alchimie du verbe*)自謂詩傳不傳之隱(Je notais l'inepri-mable)以前，抑德國浪漫派先進之學說，源蓋出於潑洛丁納斯(Plotinus)潑洛丁納斯者，西

方神秘主義之大宗師。其言汪洋茫忽。衆智而以神遇。抱一而與天遊。彼土之莊子也。白瑞蒙雖基督教神甫。而所主張。實出於教外別傳。參觀 Maisie Ward: *Wilfrid Words and the Transition*, vol. II, chap. ix 記舊教中人疑白瑞蒙爲異端。欲擯之出會。詩醇

中固未道潑洛丁納斯。顧爲其支與流裔。則無疑義。譬如無佛之士。辟支緣覺。而解脫無別也。基督教屏棄一切世間法。詩歌乃綺語妄語。尤在深惡痛絕之列。故中世紀僧侶每儕羅馬大詩人於狗曲。偶欲檢桓吉爾或霍瑞斯之篇章。必搔耳作犬態示意。見 I. Disraeli: *Curiosities of Literature*, I, p. 18; B. R. Maitland: *Dark Ages*, p. 408; W.

E. H. Locky: *History of European Morals*, vol. II, p. 202.

奧古斯丁 (Augustine) 少日好讀桓吉爾史詩 (*Aeneid*) 長而

有意淫 (Committed fornication) 之悔。又力詆文章之伴色。揣稱以爲彌近似而大亂真 (Mental fictions) E. B. Rusey, Bk. I. 士都靈 (Tertulian) 亦以文學華言無實 (Unreal) 好之

不啻偷情 (Adultery) 伊西獨爾 (Isidore of Seville) 戒基督教徒毋讀詩。詩能亂心曲而

長淫欲 (Mentem excitant ad incentiva libidinum) 一則見 Spingarn: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 p. 5 引。 戴

迷陽 (Pierre Damien) 至謂識字卽畔道之階。蓋始以文字啓蒙者。厥唯魔鬼也。見 E. Gilson: *Christian Philosophy*, p. 13 引。

舊約全書創世紀第三章第五節載魔鬼誘人祖食智慧果云。汝食之後。將與諸神等 (Eritis sicut Di) 大神一而已 (Deus)。而曰諸神。易單爲多。即隱授人以文法也。余按 Goethe: *Faust* 第一部書齋 (Studium) 節。魔鬼化身爲浮士德。接見學生。誦詞異語。爲書手冊。亦用將與神等一語拉丁文。而改多數爲單數。惜戴迷陽不及見。潑洛丁納斯則不然。以爲世間萬相。皆出神

工而見天心。正可賴以爲天人間之接引。烏可抹殺。故作書深非宗教家 (Gnostiques) 之斷麗

絕聽。空諸緣蘊。

參見 Enneads, II:9: "That the World and the Creator are not evil" (Eng. tr. K. S. Guthrie, I, p. 603-7) & V:8:1 Guthrie, I, p. 352).

而謂好聲色

者。藉感官之美。求道理者。以思辯之術。莫不可爲天人合一之津梁。

參見 Enneads, I:3:1 (Guthrie, I, p. 270-1)

潑洛丁

納斯之所以自異於柏拉圖者。在乎絕聖棄智。柏拉圖之理 (Idea) 乃以智度。潑洛丁納斯之一

(One) 祇以神合。

參見 Enneads, VI, ix, 8-9.

必須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掄擊而智。

參見 Enneads, I:6:5 (Guthrie, I, p. 48 ff.; IV:7:

10 (I, p. 80 ff.); IV:8:1; V:8:10-11; VI:9:11 (I, p. 189) 論 Purification, Ecstasy, Stability 等。

庶幾神明往來。出入入天。白瑞蒙之論旨。無不

於焉包舉矣。然則窮其根柢。白瑞蒙與德國浪漫派先進同出一本。冥契巧合。不亦宜乎。白瑞蒙嘗

游學英國。雖於英國文學。造詣匪深。

參見前引 Maisie Ward 書三章載白瑞蒙作 Mystery de Newman 誤解 He will cut me. 爲人所糾。憤而大爭事。尙熟其文

獻。而似未嘗一究近代德國文學。

按 Prière et poésie, p. 54 係一道 Schiller 之名。而曰。其書讀

(Correspondances) 中雖有寶實 (trésors) 惜余無暇領略 (Pas de

temps de me les assimiler. 註指 Lucien Herr 法文譯本而言。

是以舉例不無近舍湜而遠取居易之弊。亦未見有補隙拾遺

者。竊不自揆。聊爲訂正。至白瑞蒙謂詩之音節。可以釋躁平於。尤與吾國詩教持情志而使無邪之

說相通。卽荀子勸學篇說詩以爲中聲所止之意。其講詩樂相合。或有意過於通。第去厥偏激。則又

儼然嚴儀卿以來神韻派之議論也。滄浪詩話曰。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詩有別趣。非關理

也。按讓波謂詩人須修天眼通 (Il faut se faire voyant) 馬拉梅謂詩乃一祕藏 (Un poème est un mystère) 白瑞蒙以詩祕與神祕並舉。謂詩不涉理。本於神而非本於心。卽此旨也。滄浪詩話曰。以文字爲詩。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終非古詩。陸仲昭詩鏡曰。古人佳處。不在言語間。氣太重。意太深。聲太宏。色太厲。佳而不佳。詩不患無材。而患材之揚。不患無情。而患情之肆。不患無言。而患言之盡。不患無景。而患景之煩。王漁洋居易錄論唐賢三昧集引洞山云。語中無語。名爲活句。達觀云。縱涉唇吻。便落意思。並是死門。故非活路。按諾法烈斯碎金集第二十二百二十四則謂。詩中意理。絕無僅有 (Der Dichter hat bloss mit Begriffen zu thun) 魏爾蘭詩法 (Art poétique) 謂巧言雄辯。詩人所忌。須迴避而斷絕之 (J'uis du plus loin la pinto assassine..... Prends l'éloquence et tords lui son cou!) 白瑞蒙詩醇謂。教誨。敘記。刻劃。感動。皆太著。言說言之太有物。是辯才。不是真詩 (Enseigner, raconter, peindre, donner le frisson et tirer des larmes--impure, en un mot, l'éloquence, entendant par là non pas l'art de beaucoup parler pour ne rien dire, mais bien l'art de parler pour dire quelque chose) 白瑞蒙詩醇謂。教誨。敘記。刻劃。感動。皆太著。言說言之太有物。是辯才。不是真詩 (Enseigner, raconter, peindre, donner le frisson et tirer des larmes--impure, en un mot, l'éloquence, entendant par là non pas l'art de beaucoup parler pour ne rien dire, mais bien l'art de parler pour dire quelque chose) 白瑞蒙詩醇謂。教誨。敘記。刻劃。感動。皆太著。言說言之太有物。是辯才。不是真詩 (Enseigner, raconter, peindre, donner le frisson et tirer des larmes--impure, en un mot, l'éloquence, entendant par là non pas l'art de beaucoup parler pour ne rien dire, mais bien l'art de parler pour dire quelque chose)

白瑞蒙詩醇謂。教誨。敘記。刻劃。感動。皆太著。言說言之太有物。是辯才。不是真詩 (Enseigner, raconter, peindre, donner le frisson et tirer des larmes--impure, en un mot, l'éloquence, entendant par là non pas l'art de beaucoup parler pour ne rien dire, mais bien l'art de parler pour dire quelque chose)

白瑞蒙詩醇謂。教誨。敘記。刻劃。感動。皆太著。言說言之太有物。是辯才。不是真詩 (Enseigner, raconter, peindre, donner le frisson et tirer des larmes--impure, en un mot, l'éloquence, entendant par là non pas l'art de beaucoup parler pour ne rien dire, mais bien l'art de parler pour dire quelque chose)

卽此旨也。滄浪詩話曰。



詩有別材。非關書也。按魏爾蘭謂含聲 (Musique) 與影 (Nuance) 而言。詩祇是掉書袋耳 (Et tout le reste est littérature) 卽此旨也。滄浪詩話曰。語忌直。脈忌露。漁洋師友詩傳續錄曰。嚴儀卿以禪理喻詩。內典所云。不卽不離。不脫不黏。曹洞所謂參活句。是也。香祖筆記曰。余嘗觀荆浩論山水而悟詩家三昧。其言曰。遠人無目。遠水無波。遠山無皴。按魏爾蘭謂佳詩又貼切。又空泛。不著邊際。如水墨暈 (Rien de plus cher que la chanson crise / Où l'Indécis au Précis se joint)。

卽此旨也。滄浪詩話曰。不涉理路。不落言詮。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妙處瑩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

按賓退錄卷二載嚴雲叟評本朝名公詩。王介甫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欲有尋繹。不可得矣。困學紀聞卷十八紀樂城論文。以不帶聲色爲妙。言

有盡而意無窮。一唱三歎之音。詩鏡曰。詩被於樂。聲之也。聲微而韻悠然長逝者。聲之所不得留也。凡情不奇而自法。景不麗而自妙者。韻使之也。食肉者不貴味而貴臭。聞樂者不聞響而聞音。與前所引法德兩國詩流論詩妙入樂不可言傳云云。更如符節之能合。德國小說家方太訥 (T. Fontanes) 云。佳詩乃無物之言。無爲而作。端賴空中之音。亦如善畫全恃相中之色也 (Es has eigentlich keinen rechten Inhalt und ist bloss eine Situation und kein Gedicht, aber das tut nichts. Es hat den Ton, und wie das Kolorit das Bild macht, so macht der Ton

das Gedicht) 120. R. M. Mey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 des 19. Jahrhunderts*, S. 560. 魏爾蘭

比詩境於蟬翼紗幕之後。明眸流睇 (C'est des beaux yeux derrière les voiles) 言其似隱如顯。望之宛在。即之忽稀。正滄浪所謂不可湊泊也。儒伯 (Joubert) 嘗云：佳詩如物之有香。空之有音。純乎氣息 (Les beaux vers sont ceux qui s'exhalent comme des sons ou des parfums) 見 *Pensées*, Titre xxi, 25. 又曰：詩中妙境。每字能如絃上之音。空外餘波。嫋嫋不絕 (Dans le style poétique, chaque mot retentit comme le son d'une lyre, bien montée, et laisse toujours après lui un grand nombre d'ondulations) 38. *Ibid.* 正滄浪所謂一唱三歎。仲昭所謂味之臭。馨之音也。白瑞蒙雖未道儒伯。而儒伯固象徵詩派之遠祖。參見 *Seaisbury: History of Criticism*, Vol. III. p. 190; Jules Lemaitre: *Les contemporains*. Vie série: "Joubert". 新詩與詩第九十五頁有引儒伯半句。全不緊要。蓋弘綱細節。無不不約而同。亦中西文學之奇緣佳遇也哉。伊薩克斯 (J. Isaacs) 論當世英國詩派。開宗明義。乃引十二世紀中國一批評家語。見 *Contemporary Movements in European Literature*, ed. by William Rose & J. Isaacs, p. 24. 以爲頗切今日。予按其文。卽譯滄浪詩話。近代諸公作奇特解會一節。饒卿之膏。洵足以放諸四海。俟諸百世者矣。

【附說二十四】白瑞蒙謂作詩神來之候。破遣我相。與神祕經驗相同。立說甚精。以余觀記

所及。西方詩人中惟勃來克 (Blake) 道此最詳。其密爾敦 (Milton) 一詩。反復言破我。滅我。

之義。如 "I, in my selfhood, am that Satan." & "The Negation,..." 且亦通之於作詩。如 "I come

is a selfhood which must be put off and annihilated away." 且亦通之於作詩。如 "I come in Self-annihilation and the grandeur of Inspiration; To cast off the rotten rags of Memory by Inspiration; To cast aside from Poetry a I that is not Inspiration." 可補白

瑞蒙所引。破我之說。東西神祕宗之常言。莊子齊物論所謂吾喪我。大宗師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秋水所謂大人無己。瑜珈師地論卷六破十六種不如理異論。其四爲計我論。略謂於諸行中假設有我。一爲令世間言說易故。二爲欲隨順諸世間故。三爲欲斷除謂定無我諸怖畏故。四爲宣說自他成就功德過失。令起決定信解心故。如執有實我。則所計我爲即於所見事起薩埵覺。爲異於所見事起薩埵覺耶。爲即於蘊施設有我。爲於諸蘊中。爲蘊外餘處。爲不屬蘊耶。爲與染淨相應而有染淨。爲不與染淨相應而有染淨耶。爲與流轉相相應而有流轉。爲不與流轉相相應而有流轉及止息耶。曰唯曰否。兩不應理。成唯識論卷一亦謂實我實法都無所有。但隨妄情而施設。故說之爲假。五蘊相赴。自心相分別計度。執爲實我。按釋氏破我論證

與休謨要義相同。而立說宗旨則大異。參觀 Hume: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k I, pt iv, sect. 7. 基督教神祕宗大師愛楷脫 (Eckhart) 謂我死

(Abgeschiedenheit) 乃入道之門。德意志神學 (Theologia Germanica) 開卷即以破絕

我相爲天人感會第一義(Soll das Vollkommene in einer Kreatur bekannt werden, das muss Kreativität, Geschaffenheit, Ichheit, Selbstheit und dergleichen alles verloren gehen und zunicht werden) <sup>Paulsen: Einkleidung in die Philosophie, S. 315 引</sup> 巴斯卡爾(Pascal) 力言我最可恨 (Le moi est haïssable) 又曰：虔事上帝，斷滅我相 (La piété chrétienne anéantit le moi) <sup>Pensées, Seconde Partie, Article XVII, lxxxi.</sup> 白瑞蒙所謂有我在而無我執，釋典中亦明此

義。佛法三印，其二曰：諸法無我，謂人空無我，法空無我，其三曰：涅槃寂靜，則又以常樂我淨四事爲境地，成唯識論卷十論大涅槃，謂此雖本來自性清淨，而由客障覆令不顯，真聖道生，斷彼障故，令其相顯，名得涅槃。一切有情皆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宗鏡錄卷三十四云：佛初出世，便欲說圓常之妙門，真我之佛性，爲一切外道皆妄執神我偏十方界，故云無常無樂無我無淨，又二乘及權假菩薩皆住無我之理，以爲究竟，世尊又愍不達，遂乃具說常樂我淨，又引大涅槃經謂：真我佛性，喻如淨刀，諸人或以刀爲羚羊角，或以刀爲黑蛇，爲斷如是諸邪見，<sup>按</sup>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第十二，故如來示現，說於無我，莊子屢言忘我，而在宥篇託廣成子論得道者曰：吾與

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緝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印度奧義書論破小我

(Jīvātman) 參觀 Chāndogya Upanishad, vi Prapāthaka, iii Khanda. 2. 按 Max Müller 著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中譯為 "Living self." 以證大我

(Paramātman) 參觀 Brihadāranyaka, iii Adhyāya, i Brāhmaṇa. 按 Max Müller 著 "Highest Self". 之義尤為詳盡其 *Teitīya*

*Upanishad* 中至分我為五重重膜裹必須剝蕉抽繭。褪蛻淨盡由外而內以得妙樂莊嚴不可思議之我 (Anandamayātman) 參觀 Chāndogya, vii. Prapāthaka, vii-xii Khanda 鑑 Trajñātman. 白瑞蒙二我之說

正是斯義習見常談了無足怪。超除偏執之假我而見涵蓋正遍之真我不獨宗教家言然吾國陸王心學本出於禪西方叔本華 (Schopenhauer) 則得力與義書者甚深。按叔本華論致知窮理最高之

境 ("Die Ideen-Erkenntnis," "Die Betrachtungsart der Dinge unabhängig vom Satze des Grundes"). 其我 (Das reihe Subjekt der Erkenntnis) 蓋宇宙間派主客 (參觀 J. Volkelt: *Schopenhauer*, S. 133). 即與義書大我之變相也。同流合轍固置不論孔子言克己復禮歸仁而又言為仁由己仁所由為

之己與夫克以仁之己分明有二己矣。參觀焦弱侯筆乘續編卷一讀論語卷二支談下答方子及問又方植之漢學商兌卷中之上 康德 (Kant)

論一心同理超我以為公我 (Die transzendente Einheit des Selbstbewusstseins, Das

allgemeinen Selbstbewusstsein) 參觀 Krit. d. reinen Vernunft: "Transz. Ded. d. r. Verstandes Begriffe" [nach Ausg.] §16. 按 W. Windelband: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S. 213 所論 "Logisches Bewusstsein überhaupt" 可相印證。費希脫 (Fichte) 論我與非我皆非究竟惟無盡

我分殊理一為全體大用 (Ichheit überhaupt, Unendliche Ich als Eins und als All

參觀 *Werke*, Bd. I, S. 144. 柏格森 (Bergson) 論寄生我 (Moi parasite) 非根本我 (Moi fondamen-

tal) 參觀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p. 97—8. 識得根本我，端賴直覺。白倫許維克 (L. Brunschvicg) 論

人宜自身體情欲之我 (Le moi organique, psychologique, intérieur ou *homo phaeno-*

*menon*) 進而至於德足以順人情，智足以窮物理之我 (Le moi spirituel ou *homo nou-*

*menon*) 參觀 *Le progrès de la conscience dans la philosophie occidentale*, t. II, ch. xxi, seot. 1—2. 以 *Ego sum* 與 *Ego sum* Cartesius 相較 (見 p. 708) 我之別尤顯。此數家

者派別迥異，平時持論或相矛盾攻錯，又其立說不爲宗教。蚌鏡內照，犀角獨喻，乃出而與宗

教中神祕經驗融合，豈神祕經驗初非神祕，而亦不限於宗教歟？柏格森門下德維讓 (Tan-

cred de Visan) 說象徵詩，早言詩出於根本實在之我 (Le moi fondamental ou concret)

非由於皮相虛空之我 (Le moi superficiel ou abstrait) 參觀 *Walsh: Poètes d'hier et d'aujourd'hui*, p. 361 et suiv. 已在

白瑞蒙以二我說詩之前，與白瑞蒙論詩不合之梵來理 (Valéry) 言藝術家創作鏗而不舍，

慘澹經營中，重重我障 (Personnalité, individualité) 剝除無餘 (Se perçoit comme

nu et dépouillé) 而後我之妙淨本體始見 (Ce moi le plus nu, le moi pur, la cons-

cience pure, la puissance sans objets) 參觀 *Introduction à la Méthode de Léonard de Vinci*, § I. 則又與白瑞蒙不求

合而自合。然則神祕經驗。初非神祕。而亦不必爲宗教家言也。除妄得真。寂而忽照。此卽神來之候。藝術家之會心。科學家之物格。哲學家之悟道。道家之因虛生白。佛家之因定發慧。莫不由此。奧義書屢以睡眠 (Samp. asōd, Svapna) 爲超識入智之門。參觀 *Bṛhadāraṇyaka*, iv na:9-15 & *Chāndogya*, vi Prapāthaka, vii. Khanda: 1-2. 瑜珈師地論卷二十九云。三摩地圓滿成辦。成就神足。如有

足者。能往能還。騰躍勇健。能得能證。世間所有殊勝之法。世殊勝法。說名爲神。有三摩地圓滿成辦。彼心如是清淨鮮白。獲得不動。能往能還。騰躍勇健。能得能證。出世間法。由出世法。最勝自在。是最勝神。彼能證此。故名神足。按此雖係指覺聞地而言。然菩薩之於覺聞獨覺。固如卷三十五所謂八輪菩薩十二種住。隨其次第。類覺聞住。菩薩之於如來。猶如如來。故菩薩智如明眼人。隔於輕微視衆色像。如來智如明眼人。無所障隔。視衆色像。其爲眼用則一。詳見卷五十。成唯識論卷五云。云何

爲定。於所觀境。令心專注不散爲性。依斯便有抉擇智生。蓋調息制感。定入三昧。自然生慧。以不落思惟爲體者。有不可思議之用也。莊子人間世篇曰。仲尼曰。一若志。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子曰。盡矣。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又大宗師篇。顏淵自道坐忘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又天道篇曰。萬物無足撓心。故靜。

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莊子一書。此類語甚多。未始有回。即無我也。以無知知。去知而同大通。即定生慧也。靜則動。動則得。即神足也。皆此物此志也。有我無我之境。地。與德拉闊瓦(H. Delacroix)論神祕經驗相反相成。所謂似明如昧(Clair-obscurité)

似作如受(Ac'ivité-passivité) 參觀 La religion et la foi, p. 247. 實是一理。致知窮理。亦莫不然。 參觀 A. Spaier:

*La pensée concrète*, pp. 245—6, pp. 272—7. 論哲學科學藝術經驗中之似明如昧似作如受。又 Ethel D. Puffer: *Psychology of Beauty*: "Aesthetic Repose", p. 60 ff.) 論宗教哲學藝術經驗。皆以 Loss of personality 爲第一義。例說詳明。凡所引證。茲胥從略。其求學之先。不著成見。則破我矣。治學之際。攝心專揖。則忘我矣。關

尹子一字篇謂道無人無我。如魚見食。即而就之。魚釣斃焉。不知我無我。逐道者亦然。續傳燈

錄卷廿二黃龍晦堂誨善清云。子見貓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據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

無不中。求道亦然。 按禮記射義以狸首爲節。皇侃謂舊解云。狸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狸之取物矣。黃龍語是其的解。歌德有童子撲蝶(Dem Kinde entgegen der Kaefer an

der Blume nicht)之語。見 Eckermans: Gespräche 18, Mai 1824. 參觀。皆喻此境。及夫求治有得。合人心之同然。發物理之必然。雖

由我見。而非徒己見。雖由我獲。而非可自私。放諸四海。俟諸百世。譬如鑿井及泉。鑽石取火。鑽與鑿。我力也。而泉與火。非我力也。斯有我而無我也。故每日神助。莊子所謂鬼神將來舍。蓋雖出於己。而若非己力所及。乃叨天之功也。設削去鬼神等字。則古來慎思明辨之士。道此境者。



正復不眚。朱子語類卷九云。人生天地間都有許多道理。不是自家硬把與他。又不是自家鑿開他肚腸。白放在裏面。宗鏡錄卷六十五謂。聖人正知。雙照有空。不住內外。似谷答聲而絕慮。如鏡鑑象而無心。全色爲眼。常見色而無緣。全眼爲色。恆稱見而非我。眼是我能見。今全爲色。正見之時。卽非我也。巴斯楷爾論窮理之功能曰。雖在我而非我也。(Un être qui soit en nous et qui ne soit pas nous) <sup>「Pensées, Seconde Partie, Article XVII, xlix.</sup> 德比朗 (Maine de Biran) 曰。

顯真明理之作用。雖在於我。不同於我。(L'Esprit de vérité pouvait être en nous sans être nous-mêmes, ou sans s'identifier avec notre propre esprit, notre moi)

耳 Naville: *Maine de Biran*, *sa vie et ses pensées*, p. 377 引。李許頓波克 (Lichten-berg) 曰。人不當言我思。當言彼思 (Man

soll nicht sagen: "Ich denke" sondern: "Es denk.") <sup>「Müller-Freienfels: Psych. d. Kunst, B. I, S. 221 引。」</sup> 白爾娃 (Léon

Bloy) 曰。人稱我有著作才。我不自知也。偶讀吾書。輒覺作書之我勝我遠矣。(Quand on me parle de mes dons d'écrivain ou que j'en parle moi-même aux autres, je ne comprends absolument pas.

Il m'est arrive de relire certains pages de mes livres et d'être écrasé par le sentiment de l'epouvantable supériorité sur moi de celui qui écrit ces pages.) <sup>「Mon Journal août 17, 1898.</sup>

p. 124. 參照 J. E. Downey: *Creative Imagination*, p. 171. 凡所舉詩人小說家創作時若非已出 (not oneself) 諸例。皆不復引。世間學問所證。至有我無我。在我非

我一境而止。惟宗教中之神祕宗。及哲學中之唯心派。更增無我乃是有我。非我而仍卽我一

境。費希脫所謂無盡我。與義書所謂我卽梵 (*Ayam ātmā brahma*) *byāya*, v *Brāhmaṇa*, 19. *Bṛhaṭṭaraṅga*, II Ad-

釋氏所謂不於心外見法。陽明所謂物理不外吾心。皆是此意。故白瑞蒙謂詩祕爲未具足之

神祕也。蓋出世宗教注重虛靜。面壁絕緣。以見不斷滅之清淨自性。如淨眼人。遠離眩翳。以見

淨眼本性。

見瑜珈師地論卷七十六。

守定此心。故所得亦不外此心。先伏一法身真我。故雖破我而仍歸於

我耳。夫洗心藏密。息思止欲。乃有意求無意。決心欲息心。如避影而走日中。伊川泛涪江中流。

老父謂心存誠敬。不若無心。伊川亦謂忘敬。然後無不敬。朱子語類卷九十六論心操之則存。

舍之則亡。曰。司馬子微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他只要得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

不忘。是坐馳也。又卷一百十八云。纔著個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

參觀 Taoists: History, Lib. I, 80.

“Affectatio quietis in tumultum evaluit.”

爲釋老之學者。未嘗無見於斯弊。東坡送柳子玉兼寄其兄子璋道人

七律云。說靜故知猶有動。無閒底處更求忙。卽朱子之意。又戲錢道人兩七絕曰。首斷故應無

斷者。冰銷那復有冰知。主人若苦教儂認。認主人人竟是誰。有主還須更有賓。不如無鏡自無

塵。只從夜半安心後。失卻當年覺痛人。三祖僧璨信心銘曰。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六祖開臥輪

斷思想以長菩提之偈。以爲徒加繫縛。因示偈云。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

作麼長。道家定觀經偈曰：起心欲息，知心起知更煩。調息靜坐，爲者敗之。忘不待坐，心不勞安。心者以動爲性，以實爲用，非靜也。凝而不紛，鑒而不舍，心專則止於所注之物，非安心不動，乃用心不移。如大力者轉巨石，及其未轉，人石相持，視若不動，而此中息息作用，息息消長也。亦非虛也。聚精會神，心與心所注者融會無間，印合不脫，有所寄寓，有所主宰，充盈飽實，自無餘地可容雜念也。陳器之潛室語云：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患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其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見宋元學案卷六十五引。故順世學問，不事三昧心齋者，亦每證此境。管子心術篇曰：靜乃自得，聖人得虛道，去欲則宣，宣則靜，靜則精。精則獨，獨則明，明則神。又曰：思之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參觀呂覽博志篇，精而然之，鬼將告之。荀子解蔽篇曰：治之要在於知道，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

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參前引潛室語，又關尹子五藏篇云：無一心，五藏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劉原父公是弟

子記論見天地之心一條有云：復靜者，言得一也。非死且寐之謂也。周子通書聖第四曰：寂然

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明道定性書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朱子答江德功書曰。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佛老之學。欲致其知。而不知格物。所以致其知。不免於蔽。隔離窮之失。黃式三倣居集經說二靜說云。靜非冥寂。月令事欲靜。類推之。詩琴瑟靜好。簋豆靜嘉。皆以事言。詩靜言思之。類推之。大學定而后能靜。經解潔靜精微。皆以思言。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好惡無所感於外。不思而渾全之。固靜矣。思之得正。好惡不繫於物。亦靜矣。斯數說也。不特深明心之體用。而亦切中出世間宗教神祕經驗之病痛。試以前引管子莊子二家之說相較。則出世間宗教之神祕經驗。與順世間學問之神祕經驗。異同之處。皎然可識。管子所謂鬼神教之。卽莊子所謂鬼神將來舍也。參觀 John Smith: *Discourses, The Spiritual Sensation*: "Reason raised by the mighty force of the Divine Spirit".顧管子曰。思之思之。精氣之極。莊子曰。以無知知。外於心知。蓋一則學思悟三者相輔而行。相依爲用。一則不思不慮。無見無聞。以求大悟。由思學所得之悟。與人生融貫一氣。可落言說。可見應用。而息思斷見之悟。則隔離現世人生。其所印證。亦祇如道書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佛書所謂不可說。不可說而已。按 *Encyclopaedia*, V, iii, 13—14 謂真如不可言說。與義書中屢以非是不可知

覺不可思議等語形容大我 (Atman 與梵 (Brahman)). 見 *Bṛhadāraṇyaka*, II *Adhyāya*, i *Brahmana*; iii *Brahmana*, 6; III *Adhyāya*, iv *Brahmana*, 2; vii *Brahmana*, 23; viii *Brahmana*, 8; ix *Brahmana*; *Adhyāya*, ii *Brahmana*, 4; iv *Brahmana*, 22; v *Brahmana*, 15; *Kaṭha*, I *Adhyāya*, iii *Vallī*, 12. 參見 P. H. Wicks: *Reactions between Dogma and Philosophy*, pp. 287 ff. *Theology of Negation*. x W. P. Montague: *Ways of Knowing*, pp. 63—5. *Positive mysticism vs negative mysticism*. x Delacroix: *La religion et la foi*, p. 250. 謂神祕經驗與 L'extase utilitaire 與 L'extase lyrique 二種。前者求神通法術。尚非神祕真諦。後者所證。不落言說影象 (Vide d'images et de formes) 乃為至境。白瑞蒙亦於 *Nouvelles littéraires*, 8 oct. 1932 論神祕經驗與 Illumination 有別。不絕見聞。

則思有物而悟有主。朱子所謂食可得飽也。屏絕內外。抑遏興會。以陶鍊生金之法。除垢銷煮。

攝受調柔。醫治癰疽之法。利刀剖。周髀謁帖塞圓帛。求圓滿純淨之心。

見瓊珈師地論卷十三卷五十八。四十二章經比之磨。

鏡假截。西方謂為剝葱法 (Peeling the onion)。見 Ing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vol. II, p. 146. 參見 *Enneads*, v, iii, 13—17 論剝去一切 (ἀφ' ἑλε πάντα)。

空洞超脫。必至以無。

所見為悟。以不可有為得。以冥漠混沌為其清淨洞澈。

如莊子知北遊光曜所謂有無無。傳燈錄卷三神光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摩曰。將心來。

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曰。我與汝安心竟。卷三慧能偈曰。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卷四道信問懶融曰。在此作什麼。曰。觀心。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卷七僧問道在何處。惟寬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無我還見否。曰。

無我阿誰求見。卷二十九龍牙頌云。悟了還同未悟人。又答僧問悟後景象曰。如賊入空室。卷三十僧璨信心銘云。不用求真。唯須息見。

譬如恐多食致腹疾。乃絕飲食。移帶。

孔使忘飢也。至於為己太甚而克己。視物太重而絕物。端身正願。安住背念。作青瘀膿爛降脹。

骨鎖諸觀。以息泉塞徑。止煙滅火。病微幻覺。往往因之而起矣。

按心析學派以宗教神祕經驗為人欲 (Libido) 變相。Jung 論 *Phenomena*

thinking 不自主。無實際之效用。超哥隆 (Hypoglogisch) (見 *Psychology of the Unconscious*. Eng. tr. by B. M. Hinkle, pp. 5—11)。皆與宗教神祕經驗有符。所舉例證。多出印度及基督教經典。與此皆雖亦在徵引。

似未細讀。Bhaddaranyaka, V, vi, 真我居心中。小如黍米。而爲萬物主宰。Chandogya, III, xiv, 3 真我居心中。小於米粒芥子。而大於天地。Katha, I, ii, 18 真我不生不滅。小於至微。大於至鉅。萬人心中。息而能行遠。止而能無不至。同書 I, ii, 17 真我居心中。不過如拇指大 (The person not larger than a thumb)。又同書 II, iv, 12 有人居我中。總如拇指 (The person of the size of a thumb)。Śvetāsvatara, V, 8 有人不過拇指大 (Not larger than a thumb)。Jung 書中僅引小於至微大於至鉅一節。說爲馬藏相之變態 (Phallus or "Dwarfed God")。且舉伊甸拇指 (Idsean daotyli) 爲比。(見英譯本 p. 73) 其說之是非姑置不論。而奧義書中明有拇指之喻。胡不引爲證據耶。Bhaddaranyaka, IV, iii, 21: "Now as a man, when embraced by a beloved wife, knows nothing that is without, nothing that is within, thus this person, when embraced by the intelligent Self, knows nothing that is without, nothing that is within." 更比神祕經驗於男女歡媾。了無忌諱。Jung 竟失之眉睫。何哉。竊謂奧義書中此等語。當與孟子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程子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參觀。然出世宗教無所用心而悟。世間學問用心至無可用。遂亦不用心而悟。按此即 Wallas 所謂 Incubation。參觀 Art of Thought, pp. 88—91。又 Keats's Letter to G. and Georgiana Keats, March 19, 1819. 曾作詩中此境最妙者爲 Tennyson: "Perfection in art is perhaps more sudden sometimes than we think, but then the long preparation for it, that unseen germination, that is, what we ignore and forget." 出世宗教之悟比於「室忽明。世間學問之悟。亦似雲開電射。按神祕宗教家如 Bonaventura 所謂 Scintilla 及 Eckhart 所謂 Fünkeln. 皆可與前引科學家 Heilmoltz 所謂 Geisteblitz 參觀。F. Baldensperger: Littérature, p. 19, p. 28 亦引 Michelet 之言 L'éclair de Juillet. X Bu fon 之言 Un petit coup d'électricité 詞意均略合。五燈會元卷十九載佛眼發爐見火而悟。卷二十自同。鑒石見火而悟。謝元見剔燈而悟。亦資比勘。心境又無乎不同。蓋人共此心。心均此理。用心之處萬殊。而用心之途則一名法道德。致知造藝。以至於天人感會。無不須施此心。卽無不能同此理。無不得證此境。或乃曰。此東方人說也。此西方人說也。此陽儒陰釋也。此援墨歸儒也。是不解各

宗各派同用此心而反以此心爲待某宗某派而後可用也。若而人者亦苦不自知其有心矣。心之作用或待某宗而明，必不待某宗而後起也。上舉釋道莊荀皆切己體察之言，初不相爲源委也。余嘗引陸桴亭言，謂禪人所謂悟，儒者喚作物格知至，看得平常云云，歎爲通人卓識。惜其不知道家法家等皆造此境，只是亦別立名目耳。詹姆士（William James）論宗教

有派別之異，而所證神祕經驗則同具四種徵象。

見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pp. 38—2. 按 R. Otto: *West-östliche Mystik*, S. 112,

136, 188 謂神祕經驗必須立學理論，據持根據，未嘗允諸依傍。J. Maréchal 乃謂天主教神祕經驗具有真實性，以其神學完密也。J. Oman 痛駁此說，以爲一切神祕經驗，皆爲之故，均屬徵信。見 *The Natural and the Supernatural*,

pp. 948—9. 惜其不知神祕境界初不限於宗教耳。

按詹姆士書 p. 389, p. 417 又 E. Spranger: *Lebensformen*, S. 252—3 皆謂黑智爾辯證法，即以神祕

經驗納之於論理方式。參觀 J. B. Bury: *Later Roman Empire*, I, p. 13 按 Proclus Hegel of Neo-Platonism. 又 W. Wallace: *Logic of Hegel* p. 386—7; T. Whitaker: *The Neo-Platonists*, 2nd ed. p. 253.

諸凡心注情屬，凝神忘我，渙然微然，願償志畢，皆此境也。

參觀 *Philosophy of Plotinus*, vol. II, p. 154; “The mystical experience is not

necessarily associated with meditation on the being and attributes of God. Any concentrated mental activity may produce it.” 又拙作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Philobiblon*, no. 4,

p. 28. 故古德有參若帝竹篋石磨而悟道者。

按王陽明傳習錄卷下言：曾實用磨格物之說，與錢友三致疾。余亦七日致

疾。陽明年詔弘治五年下亦言：官署多竹，即取竹格之，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蓋陽明以商人參公案之法，求外物之理，南轅北轍，宜其於順世間學問之悟，與出世間宗教之悟，兩無所得也。蓋格物困知記卷下自言：聞老僧舉禪語佛在庭前柏樹子，爲之相思，遂且，攬衣將起，則恍然而悟。後官南康，潯玩備書，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體，非性之理也云云。陽明格竹而致疾，蓋參柏而得悟，二事相反而正相成，用陽明之道，充類至盡，亦祇見自心之

體：非格外物之理，故傳習錄卷下謂花不在心外，草木有人良知也。

瑜珈師地論卷三十論九種心住，攝錄其心，繫在於內，令不散亂。

調順寂靜，專注一趣。朱子語類卷百二十四云：如禪家乾屎橛等語，其上更無意義，又不得別思義理，將此心都禁遏定，久久忽自有明快處，方謂之得。又卷一百二十六云：禪只是一個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

參Plotinus: "The Soul must forsake all that is external, and turn itself wholly to that which is within; it will not allow itself to be distracted by a ything external.... It will not even know itself" (In: Th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vol. II, p. 136).

而捫虱新語卷三佛家悟入條謂：治世語言亦可悟入，晁文元法藏碎金錄好言文字般若，每引詩句以明禪悅。庾闡杜牧張蠟周賀之什無不掎摭，取於白香山者尤多。卷七取李白天懷詩：冥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潘佑獨坐詩：凝神入混茫，萬象成空虛。以爲入道深密。竊觀禪人接引話頭，每取詩人名句爲之。五燈會元卷二十衰覺至謂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卷六復兩引潘佑此語及貫休融神出空寂兩句，以爲一則學道之初，一則學道之成，可見不必參禪，而亦能證禪境。莊子達生篇列子黃帝篇論全於酒，法藏碎金卷三稱酒功德，醉人內外兩全。波德萊亞自云：食麻醉品可獲人神融合 (The-



me-dieu)之境。參閱 Du vin et du haschisch, IV, v; le Paradis artificiel, III, IV. 奧義書以出世間神祕經驗比於男女歡媾。

見前引。近日勞倫斯復自男女愛欲中得出世間神祕經驗。參閱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Introduction by A. Huxley, p. ix ff. "M-

terialistic mysticism". 按如 Browning: now 詩所刻畫者。即 Boethius: Consol. Philos. lib. v. Prosa 6 所言永生經驗。此真勃來克所云一切情感充極至

盡皆可引人入天 (All emotion, if thorough enough, would take one to heaven) 支

諾皋卷下載村人爲僧給日念隴字遂具神通白瑞蒙知以詩歌通之神祕境界而於神祕境

界未能如桴亭之看作平常 (Omnia ex eunt in mysterium) 余故不憚煩而爲推本窮

源如此或曰既平常則何以自己不常覺他人不常道曰平常非即慣常譬如人莫不飲食而

知味者則鮮凝神忘我而自覺則未忘我也及事過境遷亡通莫追勉強揣摩十不得一微茫

渺忽言語道窮故每行而不能知知而不能言不知其然而然莊子天道篇輪扁之對桓公達

生篇呂梁丈夫之答孔子非誕說也詹姆士論神祕經驗特徵一曰易過去 (Transiency)

但丁言神祕經驗不可記憶如作好夢醒後模糊僅覺喜悅參閱 Paradise, Canto XXXIII, 55-60. Inge: Philosophy of Plotinus, Vol.

II, p. 156-7 亦明是節。而著眼處與余大異。亞理斯多德論有創造力之思想亦云無時間性變易不居勿滯於物不

可記憶 (This creative reason thinks eternally. Of this unceasing work of thoug-

ht, however, we retain no memory, because this reason is unaffected by its objects) 見 Aristotle's Psychology,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 Wallace p. 161, p. 272. 且日常人生中固無事不可凝神忘我。龐居士所謂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招賢所謂困即睡。倦即起。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而真能

凝神忘我者。卻不多見。傳燈錄卷六源律師問慧海禪師曰。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飢來吃飯。困來即眠。曰。一切人總如師用功否。師曰。不同。他吃飯時不肯吃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勞倫斯亦謂世人男女歡愛亦心有二用。須索計較。故尠能證如閔如墨。冥漠渾沌 (Nocturnal) 至高之境。是以事雖平常而不易有也。參觀 Plotinus: "All have, but few use" Enneads, I:6:8 in Guthrie's tr., Vol. I. p. 523. R. Bergson: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p. 178: "Mais les moments où nous nous ressaisissons nous-mêmes sont rares." 惟出家修行者。專務靜坐默照。故證會較多且易耳。

【附說二十五】樂無意。故能涵一切意。吾國則嵇中散聲無哀樂論說此最妙。所謂夫唯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戚俱見。聲音以平和為主。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為主。應感而發。奧國漢斯立克 (E. Hanslick) 音樂說 (Vom musikalischen Schönen) 一書中議論中散已先發之。此土古籍中言樂理者。如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樂記論感物形聲。呂氏

春秋精通篇鍾子期論擊磬。尸子下論擊鐘鼓。史記孔子世家師襄子鼓琴。關尹子三極篇論善琴者悲思之心。符於手物。列子湯問篇鍾子期論伯牙鼓琴。中說禮樂篇釣者論文中子鼓琴。譚子化書術化門論聲氣及其他見諸詩文集者。莫不以爲聲音可以寫意達情。知音者卽能觀風達意之人也。至知聲無哀樂之理者。中散以後寥寥無幾。金樓子立言篇謂擗衣聲悲人。此乃秋士悲於心。內外相感。否則無嗟無怨。舊唐書卷二十八音樂志。新唐書卷十一禮樂志皆載貞觀二年定雅樂。太宗答杜淹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張九齡聽箏云。豈是聲能感人。心自不平。劉蛻文泉子山書十八篇之一詳說物無常聲。定其悲歡者。在心不在耳。崔塗聲詩云。歡戚由來恨不平。此中高下本無情。韓娥絕唱唐衢哭。盡是人間第一聲。子華子執中篇亦舉撞鐘彈弦。謂主憂樂者。在內不在外。此外恐無多例。前乎中散者。則劉向說苑善說篇雍門子周以琴說孟嘗君。謂鼓琴不能使之悲。必先憂戚盈胸。然後徐動宮徵。徵揮羽角。則流涕沾衿矣。頗透露中散之意。然中散此文。妙緒紛披。勝義絡繹。研極幾微。剖析毫芒。且悉本體認。無假書傳。自言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理已自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曆不能紀云云。其匠心獨運。空諸依傍。誠亦無愧此言。

黃石齋聲無哀樂辯見黃忠端公全集卷十五。謂聲不能使人哀樂。非聲自無哀樂。實未足以折中散也。

大渥乃西遏斯屬詞論首言詩中用人名地名之效。

參觀 Baldwin: Ancient Rhetoric and Poetic, p. 116.

儒伯論文亦以善

用人名地名爲本領

(*La science des noms*) 見 Pensées Tit. XXII, 10.

白瑞蒙說詩貴思維道斷意行處

絕。詩醇中曾摘法國斷句以示詩中極玄至高之境。如杜柏萊 (Du Bellay) 之 *Telle que sur*

*son char la Bérécythienne* 拉辛 (Racine) 之 *La fille de Minos et Pasiphaë* 耐爾梵爾

(Gerard de Nerval) 之 *La Prince d'Aquitaine à la tour abolie* 皆與標舉復引 *Lorsque*

*Maillart, juge d'enfer, menoit* 一句。按此乃 Clément Marot 詠

*Semblancey* 被禁首句。而爲之說曰。一見此人名。詩味

卽油然而生 (Remarque cette chose singulière: il semble que pour s'accumuler et

éclater ainsi, le courant poétique ait eu besoin de rencontrer le nom de Maillart)

見 Poésie pure, p. 21. 墨諾 (J. M. Murry) 談藝爲白瑞蒙評曰。顧亦略師其意。引彌爾敦 *Jousted in As-*

*pramont, or Montalban* 一句。見 Countries of the Mind, 2nd Series: "Pure Poetry". 李特 (H. Rea) 詩態 (Aspects

of Poetry) 復增廣舉杜立治 *In Xanadu did Kubla Khan* 及白郎寧 *Childe Rolande to*

*the Dark Tower Came* 等句。論之曰。此數語無深意而有妙趣。以其善用前代人名外國地名

(Exotic names) 使讀者悠然生懷古之幽情。思遠之逸致也。按 Paul Souday 意亦如此。參觀 J. Bayond: Esthétique du sentiment,

iv. 余按神祕經驗中常有此事。詹姆斯即云。每有一單字 (Single words) 而能使人翛然若冥接

神明者。因舉 Philadelphia 一地名之於一德國老婦。Chalcedony 一地名之於神學家福斯脫

(Foster) 爲例。見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p. 393. 可見白瑞蒙不過舊事翻新。移以說詩耳。英國傳說。古有老

姬。事天甚虔。一日聞 Mesopotamia 一地名。驚爲奇字。奉持念誦。乃得極樂 (That blessed

word Mesopotamia) 參觀 P. Harvey: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Mesopotamia" 條。 E. Partridge: Dictionary of Slang: "Mesopotamia ring" 條。 文家史

梯芬生 (R. L. Stevenson) 兒時亦覺 Jehovah Tsidkenu 一名。雖不解意義。而聞之心悅。參

H. Walker: The English Essay and Essayists, p. 251. 推厥心理。正復相同。斯亦詩祕通於神祕之一證也。吾國爲唐詩者。早窺

厥旨。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十三地理條云。金長真曰。詩句連地理者。氣象多高壯。因舉庾開府江令

杜工部。儲太祝五言聯爲例。謂皆氣象萬千。意與山川同廓矣。卷二十四明句條云。金觀察云。唐人

詩中用地理者多氣象。余謂明人深得此法。因舉高季迪等十數聯。卷十一中聯條。謂句句填實。不

肯下一游移字面。氣象輝皇。而所舉例句中。則天潢華嶽也。赤社黃河也。梁園漢節也。恆山太嶽也。

元王宋玉也。二陝三秦也。函關華嶽也。皆專名也。爲江西詩者。則不好用人地名。參觀蘇軾詩集卷二十一 四司空曙送曹將軍

批又四十七吳融寄真休原批

此亦唐宋之分界也。唐人作詩，尙有用意，非徒點綴。如陳子昂度荆門望楚起四句云：

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巴國山川盡，荆門烟霧開。每句一地名，而行程層次井然，不爲堆垛。後人

學唐，純取氣象之高，腔殼之大，以專名爲取巧之捷徑。於是桑干斜映千門月，碣石長吹萬里風，大

漠清秋迷隴樹，黃河日落見層城，爲之既累累不休。按之則格格不通。吳修齡醜詆於前。詳見園鐘詩話卷六嚴

海珊微諷於後。按海珊邢臺懷古云：日離滄海遠，雲入太行微。自駐、滄溪登邢州城樓詩：紫氣東盤滄海日，黃河西抱漢關流。弁州過邢州黃榆樹詩：倚樓邪臺過白雲，城頭風雨太行分。及身履其地，方知此景了不相涉。

夫岑嘉州之到來函谷愁中月，歸去礪溪夢裏山，常語耳。而李于鱗古今詩刪評之曰：是三昧語。最

要頓悟。王右丞之欲笑周文歌燕鎬，還輕漢武樂橫汾，惡套也。而于鱗詩刪選之，蓋見人名地名，卽

已眼花撩亂。宋長白所云中聯填實，乃明七子之慣技。趙松雪亦早有是論。溯而更前，則趙行之賓

退錄卷十痛駁吳沆環溪詩話所載張右丞論律詩語。張謂一句能說二件三件四件乃至五件事，

惟少陵能之。宋人至多說四件事，惟其實，是以健。一字虛卽弱云云。此非卽開輟耕錄佩楚軒客談

等書記松雪之說乎。行之乃松雪從伯，顧松雪主張不以行之之駁而變。豈未覩賓退錄耶。松雪論

詩，旣開明七子之先，所作佳聯，如河水南來非禹迹，冀方北去有唐風。懷秋苜蓿總肥宛驪廩，枇杷曾

泣漢嬋娟。開辦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岳王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錢唐懷古均

以人地名作用。陳臥子結有明三百年唐詩之局。其名聯如禹陵風雨思王會。越國山川出霸才。唐

望左徒舊宅猶蘭圃。中散荒園尚竹林。東九天星宿開秦塞。萬國梯航走冀方。東及香祖筆記所

稱之四塞山河歸漢闕。二陵風雨送秦師。石顯上賓居柳市。竇嬰別業在藍田。皆比類人地。爲撐拄

開闢。七子之矯矯者。若空同。大復。庭實。于鱗。元美。茂秦之流。試檢其五七言律詩。幾篇篇有人名地

名。少則二三。多至五六。王漁洋池北偶談取徐禎卿在武昌作云。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高齋今

夜雨。獨臥武昌城。重以桑梓念。淒其江漢情。不知天外雁。何事樂長征。稱爲千古絕調。非太白不能

作。而李蓴客越縵堂日記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云。禎卿此詩。格固高。而乏真詣。既云洞庭。又云

瀟湘。又云江漢。地名錯出。尤爲詩病。按蓴客之言是也。然禎卿詩。蘇州新秋夜寄諸弟。詩高格一葉下。空齋秋思多。漁洋以爲似太白。尙未盡。然漁洋聞蓴客

語。必以爲大殺風景。蓋漁洋所賞。正在地名之歷落有致。故古夫于亭雜錄稱溫飛卿高風漢陽渡。

初日鄧門山。以爲有初唐氣格。高出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一聯之上。池北偶談賞梅宛陵。而

所標者。不過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香祖筆記所舉七律佳聯。神韻淒泊。如高季迪之白下有山

皆遠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曹能始之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程松園之瓜步江空微有

雨。秣陵天遠不宜秋。自作之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作吳天章詩集序。最稱其泉遠漢

祠外雪明秦樹根。至今堯峯上。猶上堯時日等句。皆借專名以助遠神者。池北偶談又云。世謂王右丞雪裏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遼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云云。附說二由是觀之。明七子用地名而不講地理。實遙承右丞。右丞詩如送崔五太守七古十六句中用地名十二。漁洋自作詩。亦好搬弄地名。故吳西穀笏厂詩鈔讀漁洋集戲題云。秦祠漢冢知多少。動費先生雪涕零。張南山聽松廬詩讀漁洋集題語有云。一代正宗兼典雅。開編惟覺地名多。不知典雅正宗。半賴地名也。居易錄漁洋詩話皆記孫仲儒駁所作蜀道詩。高秋華嶽三峯出。曉日潼關四扇開之語。而笑孫爲鼃蹠。蓋祇取遠神。不拘細節。亦荆浩論山水。右丞畫芭蕉之意矣。按三峯四扇之對。隱襲東坡華陰寄子山。三峯已過天橫翠。四扇行看日照扉。紀文達批點李義山詩。隨師東一首評語有曰。漁洋倡爲神韻之說。其流弊乃有有聲無字之誚。夫有聲無字。以求神韻。非詩醇之議論乎。余前言漁洋作詩爲清秀李于鱗。而論詩乃蘊藉鍾伯敬。詩歸評詩。動以說不出爲妙。固亦雅似詩醇。莫名其妙（*L'ineffable*）之旨。而鍾譚祇知向意思深幽中求神。撇下聲韻。不顧其差毫釐而去千里。尺牘新鈔二集卷十五雷士俊與孫豹人書云。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於音調。甚失詩意。譬之於人。猶痞啞也。四庫提要謂陸仲昭詩鏡實際刺



鍾譚。余按詩鏡總論一條云。專尋好意。不理聲格。此中晚唐絕句所以病。亦甚切鍾譚之弊。漁洋則勿然。以神韻合之聲調。不求情思之深切。雖人地名之羌無意義者。亦撷取以助氣象。柳亭詩話明句條詩訣。漁洋固所優爲。然則漁洋選唐詩而名之曰三昧集。殆亦參透于鱗詩刪所謂頓悟三昧。未必取佛經觀自在也。蛛絲馬迹。錫以清秀于鱗之號。不亦宜乎。西方詩人善用專名者。以海錫濕特(Hesiod)之神譜(*Theogony*)爲最先。昆靈(Quintilian)修詞學原理卷十第一章論此詩。即有點名簿之譏(Magna pars eius in nominibus est occupata)。拉丁文中則推桓吉爾。英國特來登(Michael Drayton)之*Polybion*及*Ballad of Agincourt*二篇。亦以善用地名稱。而以其觀於密爾敦之失樂園。即吾國北京之名(Cambalu, seat of Cathaian Can)亦在驅遣中。參觀 Hazlitt: "On Milton's Versification." Hunt: "Far Countries" 一文。又 Tennyson: *A Memoir*, vol. II, p. 251. 惟 Landor: *Imaginary Conversation*: "Southey and Landor" 則殊不以密爾敦之"Rolls of proper names"爲然。以用人名入妙者。則法國維榮(Villon)之*Ballade des dames du temes jadis*爲最著。參觀 E. Gilsou: *Les idées et les lettres*: "Tabl. pour l'histoire du thème littéraire Dbi sunt".巴斯格爾(Pascal)伏爾泰(Voltaire)皆善用人名。*Le goût des noms propres, l'exploitation de leurs physionomies et de leurs sonorités*。參觀 G. Lanson: *L'art de la prose*, p. 80, p. 153, p. 171. 爾俄尤濫雜。參觀 P. Lasserre: *Le Roman*, p. 246-247.古典派祖師鮑羅(Boil-

eau) 鐘花 (*Art poétique*) 第二篇亦論人名有宜入詩者 (Là tous les noms heureux semblent nés pour les vers: / Ulysse, Agamemnon, Oreste, Idoménée, Hélène, Ménélas, Paris, Hector, Enée) 史梯芬生雜記 (*Across the Plains Tuesday*) 有論美國地名云凡不知人名地名聲音之諧美者不足以言文 (None can care for literature in itself who do not take a special pleasure in the sound of names) 顧爾蒙 (Remy de Gourmont) 天賦略 (*Chemin de velours: L'ivresse verbale*) 亦云人名地名而聲弘指僻動人勝於音樂香味 (Quelle musique est comparable à la sonorité pure, ô Cyclamor? Et quelle odeur à tes émanations vierges, ô Sanguisorbe?) 亞爾巴 (Antoine Albalat) 回憶錄 (*Souvenirs de la vie littéraire*) 記莫雷諾斯 (Jean Moréas) 好專名之聲音圓朗者每日反復呼喚至二十遍 (Il répétait vingt fois par jour de simples noms propres dont l'harmonie le ravissait, Comme "Don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 普羅斯脫 (Marcel Proust) 人語 (*Le côté de Guermantes ch. I*) 亦言一家姓之能引遐思近見白立治斯 (Robert Bridges) 詩 (*Erce and Psyche*) 十一行中用希臘女神名三十三搜神記而成點鬼簿矣。

【附說二十六】按九江諸句。見右丞同崔傳答賢弟詩。雪裏芭蕉見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然筆談所引張彥遠畫評。謂王維畫物。不問四時。桃杏蒼蓮。同畫一景云云。則今歷代名畫記中無如許語也。都穆寓意編有云。王維畫伏生像。不兩膝著地用竹簡。乃箕股而坐。憑几伸卷。蓋不拘形似。亦雪中芭蕉之類也。雪中芭蕉一事。自宋以還。爲右丞辯護者甚多。宋朱翌猗覺寮雜記謂右丞不誤。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不苟。明俞弁山樵暇語論此事。引陸安甫叢殘錄云。郭都督鉞近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卷二云。王維畫雪中芭蕉。世以爲逸格。梁徐摛嘗賦之矣。拔殘心於孤翠。植晚飀於冬餘。枝橫風而色碎。葉漬雪而傍枯。則右丞之畫。固有所本乎。松江陸文裕公深嘗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宗鎧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時閩中大雪。四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橫映粉牆。盛開紅花。名美人蕉。乃知冒雪著花。蓋實境也。清尤侗良齋雜說論此云。頃見王阮亭南海集。丁雁水覽園木樨。玉蘭。紅白梅。一時皆花。安知畫之不爲真乎。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南方雪中。實有芭蕉。梁徐摛冬蕉卷心賦云。枝橫風而色碎。葉漬雪而傍枯。王維山中。亦當有之。夢溪筆談。嬾真子。冷齋夜話稱其神悟云云。此種言語。譽西施之顰耳。西施是日。適不曾顰也。

而明謝肇淛文海披沙卷三獨曰。作畫如作詩文。少不檢點。便有紕繆。如王右丞雪中芭蕉。雖閩廣有之。然右丞關中極寒之地。豈容有此耶。畫昭君而有帷帽。畫二疏而有芒屨。畫陶母剪髮而手戴金釧。畫漢祖過沛而有僧。畫鬥牛而尾舉。畫飛雁而頭足俱展。畫擲骰而張口呼六。皆爲識者所指摘。終爲白璧之瑕。此最爲持平之論。漁洋之引右丞。別有用意。趙秋谷談龍錄云。閻百詩是正唐賢三昧集誤字之有關地理者。故阮翁池北偶談謂詩家論興會。道里遠近不必盡合云云。以自解也。

按圖語見潛邱劉記卷五與秋谷書。

余曩遇南北數老宿。皆甚稱陳太初沆詩比興箋。取而觀之。異乎所聞。其書以寄託爲高。示詩之不苟作。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導厥先路。實不出吾郡學者之緒餘而已。常州詞派世所熟知。宋于庭洞簫樓詩紀卷三論詞絕句第一首云。引申自有無窮意。端賴張侯作鄭箋。自註張皋文先生詞選申太白飛卿之意。託興縣遠。不必作者如是。是詞之精者。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按張翰風古詩錄自序謂。詩道之尊。由於情深文明。言近指遠。陸祁孫合肥學舍札記卷二卷三卷五載與翰風說古樂府。陶淵明。江文通。庾子山。李義山。吳梅村詩各則。亦見常州派說詩說詞。同一手眼也。包慎伯於詩。幾無所解。而好妄言詩。每引翰風以自重。藝舟雙楫中與翰風書及爲時人詩序。皆高談詩

教尙微言諷志而不取聲色。蓋當時隱成風會。然屬詞比事。鉤深索隱。卽稍可徵信者。正因傳會拘泥。輾轉輓轉。反至如枚乘所謂銖銖而稱。至石必差。寸寸而度。至丈必過。固哉高叟。以頭巾氣而成羅織經矣。詩傳遺說卷一。朱子云。陳君舉兩年在家中解詩。近有人來說君舉解詩。凡詩中所說男女事。不是說男女。皆是說君臣。未可如此一律。以比興說詩者。不可不聞是言。太初之書。殊苦穿鑿。茲舉其評論之尤誤人者一條。以概其餘。太初論庾信。略云。令狐德棻撰周書。稱子山文浮放輕險。詞賦罪人。第指其少年宮體。齊名孝穆者耳。使其終處清朝。致身通顯。不過黼黻雍容。廣和綺豔。遇合雖極恩榮。文章安能命世。而乃荆吳傾覆。關塞流離。冰蘖之閱既深。豔冶之情頓盡。湘纍之吟。包胥之哭。鍾儀土風。文姬悲憤。固當六季寡儔。奚惟孝穆卻步。斯則境地之曲成。未爲塞翁之不幸者也。又考滕王道作序所云。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卽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二十卷。則是早歲靡靡之音。已燼於冥冥之火。世厄其遇。天就其名。少陵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暮年詞賦動江關。有以也。按此段議論。全襲四庫總目。而加以截搭。總目卷一百四十八。謂庾信駢偶之文。集六朝之大成。導四傑之先路。爲四六宗匠。初在南朝。與徐陵齊名。故李延壽北史文苑傳稱徐庾意淺文匿。王通中說亦謂徐

庾誇誕。令狐德棻周書至斥爲詞賦罪人。然此自指臺城應教之日。二人以宮體相高耳。至信北遷以後。閱歷既久。學問彌深。所作皆華實相扶。情文兼至。抽黃對白。變化自如。非陵之所能及矣。杜甫詩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則諸家之論。甫固不以爲然矣。陳氏所謂境地曲成。未爲不幸。卽趙甌北題元遺山集。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之意。

*but worst to write*  
意正同。

總目引杜詩。專論子山駢文。陳氏以之說子山詩。蓋又本於楊升菴。丹鉛總錄卷

十九云。庾信之詩。爲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陳氏牽合諸意。曲爲之說。無徵失據。不堪一駁。今傳子山集。已絕非滕王道之舊。在南篇什。亦經蒐拾。如和梁簡文帝山池。同泰寺浮屠等詩。開卷皆是。倪魯玉註子山集題詞第一則。卽言此。何得謂早作盡付寒灰乎。見存詩中。研字鍊句。如沈歸愚古詩源所舉精麗圓妥之聯。居十之七八。幾乎俯拾卽是。若其語洗鉛華。感深冰蘖者。數旣勿多。體亦未善。竊謂子山所擅。正在早年結習詠物寫景之篇。門巧出奇。調諧對切。爲五古之後勁。開五律之先路。至於慨身世而痛家國。如陳氏所稱擬詠懷二十七首。雖有骯髒不平之氣。而筆舌木強。其心可嘉。其詞則何稱焉。蓋六

代之詩。深囿於妃偶之習。事對詞稱。德鄰義比。上爲太華三峯。下必潯陽九派。流弊所至。意單語複。史通敘事篇所譏。編字不雙。捶句皆雙。一言足爲二言。三句分爲四句。如舊鐵錢。以兩當一。文若筆。胥然。例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千憂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多士成大業。羣賢濟洪纘。彥和麗詞笑。爲駢枝。後來詩律病。其合掌。子山此詩。抗志希古。上擬步兵。刮除麗藻。參以散句。而結習猶存。積重難革。失所依傍。徒成支弱。如誰知志不就。空有直如絃。憤憤天公曉。精神殊乏少。對君俗人眼。眞興理當無。誰言夢蝴蝶。定自非莊周。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由來千種意。并是桃花源。懷生獨悲此。平生何謂平。洛陽蘇季子。連衡遂不連。寓衡非所寓。安齊獨未安。吉人長爲吉。善人終日善。按子山頗喜爲此體。幾類打諢。如傷王司徒云。定名於此定。全德所以全。傷心賦云。思無量。歸來不歸。從官非官。歸田不。皆稚劣。是底言語。與平日之精警者迥異。其中較流利如榆關斷音信一首。而纖腰減束素。別淚損橫波。恨心終不歇。紅顏無復多等語。亦齊梁時豔情別思之常製耳。若抒寫亡國之痛。遺客之悲。朴直淒壯。勿事雕繪而造妙者。如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眞氣。昏昏有俗心。搖落秋爲氣。南風多死聲。陣雲平不動。秋蓬卷欲飛。殘月如初月。新秋似舊秋。無悶無不悶。有待何可待。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在二十七篇中寥寥無幾。外惟寄徐陵云。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

空聞吹笛悲。沈摯質勁。語少意永。集中最老成之作。僅有此耳。子山詞賦。體物瀏亮。緣情綺靡之作。若春賦、七夕賦、燈賦、對燭賦、鏡賦、鴛鴦賦。皆居南朝所爲。及夫屈體魏周。賦境大變。惟象戲、馬射兩篇。尚仍舊貫。他如小園、竹杖、邛竹杖、枯樹、傷心諸賦。無不託物抒情。寄慨遙深。爲屈子旁通之流。非復荀卿直指之遺。而窮態盡妍於哀江南賦。早作多事白描。晚製善運故實。明麗中出蒼渾。綺縟中有流轉。窮然後工。老而更成。洵非虛說。至其詩歌。則入北以來。未有新聲。反失故步。大致仍歸於早歲之風華靡麗。與詞賦之後勝於前者。爲事不同。總曰論文而不及詩。說本不誤。陳氏所引杜詩。一見詠懷古跡。庾信哀時更蕭瑟。暮年詞賦動江關。一見戲爲六絕句。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皆明指詞賦說。若少陵評子山詩。則春日懷李白固云。清新庾開府。下語極有分寸。楊升菴英雄欺人。混爲一談。陳氏沿襲其訛。不恤造作事實。良可怪歎。總目謂子山北遷以後。文遂與徐孝穆異格。亦未公允。孝穆賦才。自在子山之下。而七言樂府。宛轉多姿。集中與楊僕射、與王僧辯、報伊義尙。在北齊與宗室諸書。意致縱橫。詞氣憤激。曲折盡意。噴薄宣情。亦本家國交集之感。作聲淚俱下之文。如子山之有哀江南賦。擬連珠也。譬如子山擬連珠云。譬之交讓。質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欲死。又慨然成詠云。交讓未全死。梧桐唯半生。卽孝穆



與王僧辯書所謂遊魂已謝，非復全生。餘息空留，非爲全死。同冰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蘇。而徐誥爲更警切。摘文振金石之聲，懷歎極禾黍之感。庾所寄於詩賦者，徐則盡見諸文焉。老而更成，徐亦同然。豈始終爲臺城應教體哉？提要所云，亦一隅之陋見也。子山以工於語言，世間有罪人之稱，地獄亦斷爲罪人作龜身受苦。見法苑珠林，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引，令狐德棻亦作圖羅耶，可發一笑。黃山谷作豔詞，法秀詞以墮人泥犁，世上演牡丹亭一日，壽若十地獄受罪一日，乃知難大生天。

難業文人初不解也。

六代之文，舍簡帖小品外，皆安於儷偶，不能爲單散。亦若詩然。裴子野雕蟲論，李諤上書論文體，皆力斥駢文，而兩作仍以駢文行之。周文帝、孝閔帝詔誥，皆仿尙書，而明帝以後，浸假仍沿時習。一代文章，極起義之宏觀者，惟蘇綽大誥。細按之，貌若點竄典謨，實則排比對偶。尙書本有駢語，如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之類，或四字對四字，六字對六字，未嘗錯綜長短爲對也。大誥則不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襲，惟其可久。此等對句，固無論矣。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不率於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悖於禮讓，則爭奪之萌生。此非駢文排調而何？蓋不特遠遜新莽大誥策命，卽視夏侯孝若昆弟誥，亦益加整齊，非昌黎進學解論尙書所謂渾噩詰屈之風格，幾見其能糠粃魏晉憲章虞夏哉。

一手之作而詩文迥異。厥例甚多。不特庾子山入北後文章也。如唐之陳射洪。於詩有起衰之功。太白古風所謂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也。而伯玉集中文。皆沿六朝儷偶之製。非蕭梁獨孤輩學作古文者比。宋之穆參軍。於文首倡韓柳。爲歐陽先導。而河南集中詩。什九近體。詞纖藻密。了無韓格。反似歐陽所薄之西崑體。英之考萊 (Abraham Cowley) 所爲散文。清真蕭散。下開安迭生 (Addison) 而其詩則纖仄矯揉。約翰生所斥爲玄學詩派者也。參觀 *Lives of the Poets*: "No author ever kept his verse and his prose at a greater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且不特著述爲爾。卽議論亦往往一人之說。是丹非素。時無先後。而判若冰炭。譬如顧亭林。日知錄談藝欲一代之文。而論政乃不欲一代之治。按既有詩文代變條。書不足爲半。律詩不足爲詩。亦概括也。朱竹垞論詩。抑宋尊唐。而論文又抑唐尊宋。參觀與李武會論文書。袁子才言詩。力主新變。因時從俗。而論文又復古墨守。循蹈成規。參觀與孫補之秀才書。與邵厚菴太守論杜茶村文書。德國之萊辛 (Lessing) 既尊沙士比亞爲作劇之登峯造極。參觀 *Hamburgische Dramaturgie*, Den 12ten Februar, 1768.而復稱亞理斯多德之論劇爲天經地義。Ibid. Den 19ten Aprle. 1768. 參觀 Den 9ten Februar, 1768: "Diese [Sophokles, Aristoteles in Widerspruch: aber jene [Cornelle, Racine, Crebillon und Voltaire] desto öftere."法國之伏爾泰 (Voltaire) 一切議論莫不摧枯拉朽。與舊更始。而言文則抱殘守闕。參觀 *Beaumont's History of Criticism* vol. II, p. 518.沙士白利安 (Chatsaub-

riand) 於文爲詞場之急進。論治爲政治之遺頑。參觀 Babbitt: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 p. 61. 英國之拜倫 (By-

ron) 論詩最推古典宗師朴伯 (Pope) 而自作詩爲浪漫派魁首。參觀 Beers: History of English Romantic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69 et seq. 裴德談藝以爲入神之藝必通於樂而最不好以樂爲詩之魏爾蘭。參觀 Arthur Symonds: Figures

*of Several Centuries: "Pater"* 一身且然。何況一代之風會。一國之文明乎。故若南宋詞章之江西詩派。好掉書袋。

以讀破萬卷。無字無來歷。大詔天下。而南宋義理之象山學派。朱子所斥爲江西人橫說者。尊性明

心。以留情傳註爲結塞支離。幾乎說到無言。廢書不讀。二派同出一地。並行於世。按象山與程師簡且力隸江西詩派。 有

明弘正之世。於文學則有李何之復古模擬。於理學則有陽明之師心直覺。二事根本抵牾。竟能

靳不倍。按王龍溪曾舉傲別言記陽明初從李何倡和。既而棄去。 在歐洲之十六世紀。亞里斯多德詩學大盛之年。適爲亞里斯多

德哲學就衰之歲。按爲一五三六年。見 Spingarn: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enaissance, p. 137. 英國十八世紀詩歌。最不講聲音之美。而同

時音樂。造詣空前。參觀 R. Garnett: Age of Dryden, p. 68. 十九世紀浪漫初期。英國文學已爲理想主義之表現。而

英國哲學尙沿經驗派之窠臼。參觀 W. H. Horford in German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p. 81—2. 又 A. O. Bradley: A Miscellany: "English Poetry and German Philo-

*sophy in the Age of Wordsworth"*。按德國文化史中此類歧出之例亦多。Paulsen 論德文。如 Immanuel Kant, S. 19: "Ein Umschwung in der Lebensstimmung und Weltanschauung kündigt sich regelmässig

zuerst in dem ästhetischen Gebiet an". 又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S. 328—9: "Ubrigens ist bemerkenswert dass den Philosophen die Dichter verangetzt waren .... Dem Sturm und Drang in

der Literatur folgt dann der Sturm und Drang in der Philosophie." 今人 Whit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p. 93 (Pelican Books): "To literature we must look if we hope to discover the inward thoughts of a generation" 一節所論用意略同。法國大革命時政論空掃前載而文論抱殘守闕。參觀 L. Bertrand: *La 300 et suiv.* x Baldensperger, *Littérature*, pp. 85 et suiv. 詩畫一律人之常言而吾國六義六法標準絕然不同。學者每東面而

望。不覩西牆南向而視。不見北方。反三舉一。執偏概全。將時代精神。地域影響等名詞。念念有詞。如同禁呪。夫一勺之水。固可以揣知海味。然李文饒品水。則揚子一江。而上下有別矣。知同時之異世。並在之歧。出於孔子一貫之理。莊生大小同異之旨。悉心體會。明其矛盾。而復通以騎驛。徵文考獻。庶有豸乎。

## 補遺

第十三頁山谷詩補註第二十四則。○秦宓遠遊亦云。虎則豹之兄。鷹則鷂之弟。

同頁山谷詩補註第二十五則。○山谷父亞夫次韻和言懷亦云。史解戮人惟戮古。地能埋死只埋愚。

第六三頁有合故樂。仍分故可得而樂。飲食男女皆然。○波德萊亞體會及此。妙筆又足以曲達之。  
*Fus es il "L'amour veut sortir de soi, se confondre avec sa victime, comme le vainqueur avec le vaincu, et cependant conserver des privilèges de conquérants."*

第一一七頁鈍吟曰。詩有活句。○吳修齡圍爐詩話卷一有詩貴活句賤死句一則。謂切題而無寄託者爲死句。卽本鈍吟之說。鈍吟僅知作詩有活句死句之別。而不知讀詩亦有活參死參之分。苟能活參。斯可以作活句。譬如讀春江水暖鴨先知之句。而曰鵝豈不先知。便是死在句下。滄浪所用鏡花水月一喻。卽足爲當機煞活之例。在內典中。此喻屢見不一見。而用法遠悟。例如稱揚諸佛功德經卷上。爲分別一切如夢如水中月幻化之法。用寤衆生。淨飯王涅槃經。世法無常。如幻如化。如

熱時炎。如水中月。說無垢稱經聲聞品第三、一切法性皆虛妄見。如夢如焰所起影象。如水中月。如鏡中像。又同經觀有情品第七、菩薩觀諸有情。如幻師觀所幻事。如觀水中月。觀鏡中象。觀色蕉心。月上女經卷上、諸三世猶如幻化。亦如陽焰。如水中月。方廣大莊嚴經卷五、如水中月。如谷中響。如幻如泡。凡此種種。所以賤之也。而如文殊師利問菩提經、發菩提心者。如鏡中像。如熱時焰。如影如響。如水中月。伽耶經等山頂同。文殊師利問經雜問品第十六、佛從世間出。不著世間。亦有亦無。亦現不現。可取不可取。如水中月。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序品第一、智慧如空。無有邊。應物現形。如水月。凡此種種。又所以尊之也。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序品用前意。而七喻品則用後意。滄浪之說。蓋取後意。夫一事也。而用意相反如此。祇求能罕譬而喻可矣。所謂空中鳥跡也。亦所謂到岸則不戀筏也。參觀雜阿含經卷四十三（一一七二）、增壹阿含經卷二十三（六）、卷三十八（五）、七女經（第四女）、五燈會元卷四（正元）、又大智度論卷四十四釋句義品、卷五十四釋天主品、卷九十五釋七喻品。

第一二三頁詩歸以禪說詩。○鍾譚評詩。割裂字句。附會文義。常語看作妙。淺語說作深。好用幽微、幻、說不出等字。卽禪人所謂不可說、不可說也。其自道手眼尤分明者。如古詩歸卷二伯牙水仙操序曰。學琴三年。精神寂寞。譚評曰。大道妙藝。無精神不可。然精神有用不著處。寂寞字微矣微矣。序曰。刺船而去。譚評曰。大指點。序曰。伯牙心悲。延頸四望。鍾評曰。禪機。又評曰。到此光景。才是精神真。

寂寞處。難言難言。序曰。仰天歎曰。先生將移我情。鍾評曰。悟矣。伯牙大悟頭。立地成佛。畢竟從精神寂寞來。將字妙。頓漸二義俱有。操曰。移形素兮蓬萊山。譚評曰。七字悟頭。又鍾總評曰。古人技藝。各有神化。皆以道情禪觀對之。卷八王齊之念佛三昧詩。二人評語。卷九淵明飲酒詩第三首。悠然見南山句。譚評曰。禪偈。他如唐詩歸卷九評王維嵩丘蘭若。鳥鳴磬。卷十一評王昌齡悲哉行。卷二十評杜甫雙松圖歌。卷二十九評柳宗元石門長老東軒。其例甚多。皆不特以禪說詩。并以讀詩爲參禪。於禪或可借以證悟。而於詩則謬以千里。談藝如此。亦法執理障。昧於捨筏登岸。虛空鳥跡之旨者也。元遺山答俊書記學詩七絕有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下語極有分寸。蓋禪破除文字。更何須詞章之美。詩則非悟不能。悟則通乎禪理。以禪而論。麻三斤。乾矢橛。皆可參。不必金聲玉相之句也。悠然見南山。參作偈語。不特錦上添花。抑且明珠投暗矣。

第一三一頁說圓。○按關尹子語。卽莊子齊物論論五德所謂。五者圓而幾向方。黑智爾語爲 *Ein sich in sich selbst schliessender Kreis*。柏拉圖亦謂。心之運行作圓形 (*The circular movement of the mind*)。Jowett, vol. V, p. 384. 聖奧古斯丁以圓爲形之至美者 (*figura melior videtur*)。Laws, X, 898-8, E. T. (*quod nullam divisionem patiatur*)。<sup>見</sup> *De Quantitate pulchrior*)。以其完整不可分割也。

cap. viii,  
et seq.

釋氏書所謂大圓鏡智。世所習知。復屢以十五夜滿月喻正遍智。如文殊師利問菩提經云。初發心如月新生。行道心如月五日。不退轉心如月十日。補處心如月十四日。如來智慧如月十五日。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十二云。如白分中初二夜月與彼望夕圓明相遠。體無殊。菩薩身光明照耀。對如來前不可倫比。其猶初二與十五月。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報恩品第二。既言四智圓滿。其一爲大圓鏡智。發菩提心品第十一。復詳論菩提心相如圓滿月輪於胸臆上明朗。雜阿含經卷十一之二七六。增壹阿含經卷八之八等皆有此喻。茲不贅。自周濂溪以圓象太極。入明遂成嘲弄之資。至有扁而中空。衝破太極之謔。詳見錢枋分類本野獲編補遺卷三。

第一四五頁。南宋之晚唐與江西詩派。○丁煊跋張弋秋江煙草云。張君專意於詩。每以賈島姚合爲法。清深閒雅。宛有唐人風致。未嘗苟下一字。揆其用力。蓋倍於江西之學云云。亦以二派對舉。戴石屏詩出入江西晚唐間。其望江南詞自嘲有云。賈島形模元自瘦。杜陵言語不妨村。誰解學西崑。以賈島概永嘉派。以杜陵概江西派。正與虛谷批語相發明。

第一四九頁。放翁詩中議論。○曾文清爲放翁之師。其茶山集卷一有五古一章。題曰。陸務觀讀道書。名其齋曰玉笈。略云。賢哉機雲孫。道眼極超勝。殺青貝多葉。收貯腹中竟。慨然發琅函。窗白棐几



淨。三家一以貫。不事頰舌競。蓋於釋道之書皆有所取。尙何攘斥佛老爲哉。豈非一時興到。快意亂道耶。

第一七四頁。遺山論詩絕句施註。○一波纔動萬波隨。施註引白石詩說。按此全用華亭船子和尙偈第二句。參觀山谷詩補註條第四十一又五燈會元卷五。可憐無補費精神。施註引王半山韓子詩。按此卽韓子贈崔立之詩中語。他如祖唐臣愚菴詩。青州荊州兔三窟。古人今人貉一邱。施不知其用東坡過嶺詩。平生不作兔三窟。今古何殊貉一邱。寄楊飛卿。西風白髮三千丈。故國青山一萬重。施不知其用簡齋傷春詩。孤臣霜髮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施之尤謬者爲和仁卿演太白詩意二首註。所謂太白詩者。乃潯陽紫極宮感秋五言古。遺山詩起語云。蕭蕭牕竹動秋聲。紫極深居稱野情。結語云。解道田家酒應熟。詩中只合愛淵明。卽取太白原詩起結語。此詩爲太白五古中最幽微簡遠之作。宋之蘇黃皆有追和。施氏茫不之知。乃附會曰。紫極云者。當卽衍洞淵算法事。註詩而不熟李杜。亦魯莽矣。

第一八〇頁。遺山之於蘇黃。○遺山詩中用蘇句甚多。移居八首卽學東坡。用黃句亦屢見。如閭商卿還山中之翰林濕薪爆竹聲。論詩絕句之出門一笑大江橫是也。贈羅友卿解嘲第二首云。袖中

新句知多少。坡谷前頭敢道無。皆不薄蘇黃之證。學東坡移居第七首結語云。於人雖甚愧。詩亦豈不如。是又不相菲薄不相師之證也。

第二〇九頁。○閻百詩論歐公不學語。亦見潛邱劄記卷一。

第二二一頁。柏梁體入七律。○鄭清之安晚堂集卷十一和林治中雪詩第五首第一句。編猿虺拂。貍獠自註。見爾雅釋獸連文。又漁洋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居易錄諸書所引五七言諸例。頗及禪語。按釋典偈頌中。此例甚多。如鳩摩羅什譯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之雁鵠鳩鵲。俱出妙軟音。支謙譯菩薩本緣經之此身血肉成骨髓肪膏腦。不可備舉。

第二三二頁。曲園之於隨園行事。幾若相師。○按曲園日記殘稿。光緒壬辰三月十六日有謂以鄙人比隨園。亦未敢退居其後。汪穉卿遺著卷四有說名士一文。痛詆曲園。中謂尤可恥者。則一生步趨隨園。而書中多詆隨園。亦見其用心之回邪也云云。

第二三五頁。意境有餘則篇幅見短。○按此意在吾國首發於文心雕龍之隱秀篇。所謂情在詞外曰隱。狀溢目前曰秀。又謂餘味曲包。少陵寄高適岑參三十韻有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終而曰接。即滄浪詩說有盡無窮之旨。按少陵瀟湘雜詩曰。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可參觀。中州集卷四周德卿詩曰。子美神功接混茫。又逕以喻水者喻詩矣。自唐以還。說

詩之偏重神韻者無不引而申之。至在西洋希臘人「Theophrastus」早道此理。<sup>Demetrius: On Style, § 222 (Loeb ed. p. 489)</sup>

：“Not all possible points should be elaborated, but something should be left to the comprehension and inference of the hearer,……left unsaid” etc.

爾後二千年間繼響

無人。J. H. W. Atkins 僅言沙士比亞所見略同而已。

<sup>My Literary Criticism in Antiquity, Vol. I, p. 158.</sup> 所引沙士比亞語出 Henry, V. Act I, Prolog.

以余管窺則十九世紀作者始復發明隱秀含蓄不落言詮之旨。如卡萊爾論象徵曰：語言與靜默協力 (Silence and speech acting together) <sup>My Sartor Resartus, bk III, ch. 3</sup> 裴德論文曰：須留與讀者思量

(leave something to the willing intelligence of the reader) <sup>My Appreciations: “Style”</sup> 及象徵詩派

而此義闡揚無遺蘊足與吾國談藝之說韻頌故馬拉梅反復致意於無言之詩 (le poème tu)

無聲勝有聲 (Le silence, seul luxe après les rimes) 暗示而不直說 (allusif, jamais direct)

等知解 <sup>My Divagations, p. 186, 247, 277, 326.</sup> 即在篇終言外著眼也。朴 (Poe) 祇求篇幅不長 <sup>參觀 Works, ed. Stedman and Woodberry, Vol. VI,</sup>

241. 馬拉梅知詩之妙係乎情韻不匱可謂智過其師者。象徵派詩欲與音樂比美 <sup>參觀 Divagations, pp. 243, 277; Valéry: Variétés, I, p. 197,</sup>

*Journal des Goncourt*, VIII, p. 149 按紀曉嵐評李義山隨師東詩謂神韻派詩有聲無字。陸仲昭詩

鏡曰：詩被於樂聲之也。聲微而韻悠然長逝者。聲之所不得留也。蓋卽白香山無聲勝有聲之說。有

聲無字而復使無聲勝有聲。神韻派及象徵派詩法盡此二語。若夫近代西洋戲劇復有以不落言

證爲尙者。如 D. Amiel 及 J. J. Bernard 所作。斯又隱承沙士比亞餘緒矣。

第二六四頁理趣。○包恢雖道學家。詩學頗深。敝帚稿略卷二答曾子華論詩。亦有狀理則理趣渾然之語。同篇又謂淵明有志於孔子之學。可補附說十九。

第二七七頁釋氏不重文字。○如大方廣寶篋經卷上云。不著文字。不執文字。說無垢稱經聲聞品第三云。法無文字。語言斷故。法無譬說。遠離一切波浪思故。諸有智者。於文字中。不應執著。亦無怖畏。一切言說。皆離性相。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十云。此法唯內所證。非文字語言而能表示。超越一切語言境界。大智度論釋天主品論此尤詳。實爲神祕主義之常談。西籍中亦多有之。

第三〇九頁宋人好比學詩於學禪。○前賢小集拾遺卷四有曾茶山詩一首。集中未收。題爲讀呂居仁舊詩。有懷其人。作詩寄之。略云。學詩如參禪。慎勿參死句。縱橫無不可。乃在歡喜處。又如學仙子。辛苦終不遇。忽然毛骨換。政用口訣故。居仁說活法。大意欲人悟。豈惟如是說。實亦造佳處。其圓如金彈。所向往脫兔。卽余所謂著重詩學工夫。比之參禪學仙。均無不可。金彈云云。可補第一三二頁。又李處權崧菴集卷二戲贈巽老云。學詩如學佛。教外別有傳。悟了更須坐。壁下三十年。包恢敝帚稿略卷二答傅當可論詩一文。兼境界工夫而言。尤可與滄浪發明。以其爲宋末人。後於滄浪。故

不引。

第三一六頁。春秋如法律之斷例。○張九成橫浦心傳錄卷中亦曰。經是法。史是斷。

第三二九頁。潑洛丁納斯以事物色相爲入道楷梯。○余近復細究其書。乃知渠意見頗自相矛盾。蓋神祕主義中每蘊此矛盾。道既超越(Transcendant)而又遍在(Immanent)。遍在故曰道在矢溺。將無佛處來與某甲睡(God is in the mouse as well as in the angel)。超越故又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不可以聲色等求。見如來(Theology of negation)。由前之說。則色相不必揀擇。由後之說。則色相必須破除。世親菩薩金剛仙論卷九云。法身雖不以色聲見聞。而向者色聲。卽此法身妙有體上有彼色聲。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謂上帝多名(Many-named)而亦無名(Nameless)卽此意。有相斯有名矣。

第三三三頁。愛楷脫論破我。○茲據 E. T. C. de B. Evans 英譯本。Sermon III: "Let go thyself": "Forget thyself and flow into the abyss of the First Cause" (I, p. 287; *Sayings* ix: "Renounce thyself and win the prize" (I, p. 419)。

同頁。釋氏破我。與休謨要義相似。○大智度論卷一我聞。一時釋論第二云。問曰。若佛法中言一切無有吾我。云何佛經初頌言。如是我聞。答曰。佛弟子輩雖知無我。隨俗法說我。非實我也。蓋謂說我。

乃語文方便也。休謨亦謂辯論我之有無，乃文字上之疑難，而非哲學上之疑難 (Grammatical rather than philosophical difficulties)

第三三五頁：我○詹姆士亦分 I 與 Me

詳見 *Princ. of Psych.* Vol. I, p. 371 ff. 著 Lalo: *L'Expression de la vie dans l'art*, p. 77. 謂「白瑞蒙之 moi」格郎榮：Grand-

jean) 謂之 je「白瑞蒙之 je」格郎榮謂之 moi「余觀詹姆士 I 與 Me 之別，同格郎榮說，而適為白瑞蒙說之反。」

柏格森創化論闡發真我之諦尤妙，頗得禪理(L'Absolu se révèle en nous, d'essence psychologique)

見 *Vol. cr.*, p. 323. 參閱 Kierkegaard: *Entweder/Oder*: "Das Absolute bin ich selbst als die ewige Personlichkeit"

(Pfleiderer u. Schrempf Uebers. Bd. II, S. 182).

第三三九頁：雖在我而非我○愛楷脫亦申明此意

參閱 *Sermon III*: "Know then, the ideas of these acts are not thine own. I lay no claim thereto... Thou receivest it temporarily" (Evans, vol. I, p. 17).

同頁神祕宗更增非我而仍即我○潑洛丁納斯廣言之 (Cognition and vision as self-consciousness) 參閱 *Enn.* V:3:4 (Guthrie, II, p. 10 sciousness) 96; V:8:11 (Guthrie, I, p. 570).

第三四三頁：陶鍊生金○分別六界經等均有此喻

同頁：悟了還同未悟人○參觀真誥卷八云：學道譬如萬里行，比造所在，寒暑善惡，草木水土，無不經見也。此即白瑞蒙所謂 *Mystique* 非 *illumine*

第三四四頁以電光火光喻悟。○近讀柏拉圖書函有論熟思而後悟一節。乃知在西籍中厥喻肇始於此。  
*Seventh Epistle: "Acquaintance with truth must come... suddenly, like a blaze kindled by a leaping spark" (Eng. tr. by L. A. Post, p. 341).*

第三四五頁黑智爾辨證法本之神祕經驗。○Kierkegaard早言黑智爾欲以論理方式釋經驗中之跳越(Statuierte den Sprung in der Logik)宜其失敗。*Der Begriff der Angst* (Schrempf Uebers.), S. 24.

第三四六頁呆守法麻了心。○雜寶藏經卷九有二例。一爲老比丘朽邁昏塞諸少比丘戲弄之以皮毬打其頭上而語之言。此是須陀洹果。老比丘聞已繫念不散。卽得四果。二爲女人求道請老比丘說法。比丘自知愚闇俟彼女人閉目靜坐棄之而走。女人深心思惟。卽得初果。英詩人丁尼生自言自思其名字繫念不散 (thinking intently of his own name) 能得神祕經驗。詳見

*Tennyson: a Memoir, by his son, vol. II, p. 473-4.*